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二冊目次

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元）蘇天爵輯 元西湖書院刻明修本 〇〇一

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元）蘇天爵輯

元西湖書院刻明修本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元蘇天爵編。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錄。是編刊於元統二年，監察御史王理、國子助教陳旅各爲之序。所錄諸作，自元初迄於延祐，正元文極盛之時。凡分四十有三類，而理序仿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例，區爲十有五類。蓋目錄標其詳，序則撮其綱也。天爵三居史職，預修武宗、文宗實錄，所著自名臣事略外，尚有松廳章奏、春風亭筆記諸書，於當代掌故最爲嫻習，而所作滋溪文集，詞章典雅，亦足追蹤前修，故是編去取精嚴，具有體要。自元興以逮中葉，英華採擷，略備於斯。論者謂與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鼎立而三。然鉉選唐文，因宋白文苑英華；祖謙選北宋文，因江鈿文海，稍稍以諸集附益之耳。天爵是編，無所憑藉，而蔚然媲美，其用力可云勤摯。旅序篇末稱天爵此書所以集輯之意，庶幾同志之士相與博採而嗣錄之，而終元之世，未有人續其書者，可以見其難能矣。葉盛水東日記曰：蘇天爵元文類，元統中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之。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閻高唐、姚牧菴、元清河、馬祖常、元好問之卓卓者，今皆無傳，案祖常石田集、好問遺山集，今皆有傳本，蓋明代不甚行於世，盛偶未見，故其說云然。則所以考勝國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嘗見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陳旅序。此本則有書坊自增考亭書院記、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併高昌偰氏家傳云云。今此本無此三篇，而有陳旅序，蓋猶從至正元刻翻雕也。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至元二年十
二月初六日承奉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崔適承行劄
付准
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
呈據待制謝端脩撰王文燁應奉黄清
老編脩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竊惟
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雖
出於衆手而纂述當備於一家故秦漢
魏晋之文則有文選拔其萃而李唐趙

宋之作則有文粹文鑑擬其英粹在
國朝文章尤盛宜有纂述以傳於時于以敷
宣治政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其於
典冊不爲無補伏覩
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爲國子諸生歷官
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
書爲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賛序記奏
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其文各以
類分號曰
國朝文類雖文字固富於網羅而去取多關

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内刊板印
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
之文煥然可述矣具呈照詳得此本院
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
詳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
於贍學錢糧内鋟梓印行相應具呈照
詳奉此本部議得翰林待制謝端等官
建言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
上項
國朝文類七十卷以一人之力搜訪固甚久

而天下之廣著述方無窮雖非大成可
爲張本若准所言鋟梓刊行以廣其傳
不惟黼黻太平有裨於
昭代抑亦鉛槧相繼可望於後人如蒙准呈
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於錢糧衆多
學校内委官提調刊勒流布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今將文類檢草令收管
實咨順帶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
府今將上項文類隨此發去合下仰照
驗依准

都省咨文內事理施行奉此及申奉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吏馮諒承
行旨揮看詳上項文類紀録著述實關
治體既已委自西湖書院山長計料工
物價錢所需贍學錢遵依
省准明文已行分泒各處除已移牒福
建江東兩道廉訪司催促疾早支撥起
發外其於刋雕謄寫之時若有差訛恐
悮文獻之考憲司合下仰照驗委自本
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
施行奉此又奉
省府劄付仰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
不妨本職校勘繕寫監督刋雕疾早印
造完備更爲催取各各工物價鈔就便
從實銷用具實用過數目開申奉此至
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承奉
江淛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禮部及太常禮儀院書籍損
欽差太祝陳承事賷咨到來於江南行
省所轄學校書院有板籍去處印造裝

褙起解以備檢尋無復闕文之意數內
坐到
國朝文類二部仰依上施行奉此照得
西湖書院申交割到
國朝文類書板於本院安頓點視得內有補
嵌板面慮恐日後板木乾燥脫落卒難
修理有妨印造況中間文字刋寫差訛
如蒙規劃刋修可以傳久不悮觀覽申
乞施行續奉
省府劄付照勘到西湖書院典故書籍
數內
國朝文類見行修補擬合委令師儒之官較
勘明白事爲便益奉此除已委令本院
山長方貟同儒士葉森將刋寫差訛字
様比對較勘明白修理完備印造起解
外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本司
提舉黄奉政關伏見今
中書省蘇參議昨任
奎章閣授經郎編集
國朝文類一部已蒙

中書省移咨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本司刊板印行當職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覩元編集撿草較正得所刊板本第四十一卷内缺少下半卷計一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餘字不曾刊雕又於目錄及各卷内較正得中間九十三板脱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蓋是當間較正之際失於鹵莽以致如此宜從本司刊補改正庶成完書今將缺少板數漏誤字様

錄連在前閲請施行准此儒司今將上項文類板本刊補改正一切完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收管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准此

至正二年二月　日

施淵

國朝文類序

凡文統事大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曆卜祝之事屬于大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于大史後之學者攷六藝之辭發而為文章是故文章稱西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與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

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

氣為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于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

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　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覩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網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為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脩於是亦勤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敷麗以知情性辭賦第一備六百代萃稡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紬訓誥申重其辭以寓式天下萬世則之

詔冊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謝奏議表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戒褒述箴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誣不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油然恢徹其辨不動者鮮矣書啓第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稗于道雜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十朝廷以群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雅其言煒煒然歸其辭其事宣爲諸雜文

第十二累其行事不憖遺之意其辭愍哀辭謚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没而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没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没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删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堙没是可歎也

伯脩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爲之蘇君天爵伯脩其字也世爲眞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威如先生尤邃歷學著大明歷筭法篇以稽其繆失爲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脩而益啓之伯脩博學而文於書無所不讀討求　國朝故實及近代遺事最詳定著名臣事畧若干卷遼金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非有補益于世道者不爲也自翰林脩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元統二年夏四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

國朝文類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

騁於一時顧往往固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桀非可以世論也我　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

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庬蔚光杜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脩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　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摭　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

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竊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

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　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

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録之元統二年五月

五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國朝文類目録上

卷第一
賦
瑟賦　熊朋來
烏木杖賦　姚燧
求志賦　袁裒
畫枯木賦　虞集
傷己賦　馬祖常
感志賦　李好文
騷
白雲辭　劉因
悠然閣辭　袁桷
垂綸亭辭　袁桷
雲山辭　王士熙
卷第二
樂章
郊祀樂章
太廟樂章
社稷樂章
先農樂章

釋奠樂章
四言詩
致樂堂詩　虞集
萬户張公廟堂詩　虞集
卷第三
五言古詩
箕山　元好問
古意　劉祁
懷長源　劉祁
送雷伯威　劉祁

觀主人植槐　李冶
南山有高樹　林景熙
僊臺　劉因
黄金臺　劉因
憑瀛王吟詩臺　劉因
西山　劉因
晨起書事　劉因
種松　劉因
翟節婦詩　劉因
寄蕭徵君惟斗　盧摯

姚嗣輝南楻堂　姚燧
蔚州元氏怡齋　荀宗道
古風　趙孟頫
逸民詩　趙孟頫
有所思　趙孟頫
雜詩　趙孟頫
知非堂夜坐　何中
擬古次韻　安熙
榆林對月　虞集
月出古城東　虞集

寄題周氏水木清華亭　虞集
趙千里出峽圖　虞集
出直次韻　虞集
夜直賦得金鴨燒香　虞集
寄題新治亭　虞集
謚溪書堂爲蘇伯脩賦　虞集
讀伯庸學士上酒詩　貢奎
泗濱堂爲盖善長賦　王結
書上都學宮齋壁　馬祖常
節婦王氏　范梈

范墳詩　李术魯翀
大明宮早朝　胡寛

卷第四

樂府歌行
湘夫人詠　元好問
西樓曲　元好問
征人怨　元好問
塞上曲　元好問
梁園春　元好問
征夫詞　劉祁

征婦詞　劉祁
留春曲　杜瑛
楊白花　李冶
空村謠　楊弘道
羽林行　楊果
金谷行　楊奐
桃源行　劉因
明妃曲　劉因
塞翁行　劉因
武當野老歌　劉因

燕歌行　劉因
白鴈行　劉因
義俠行　王惲
田家謠　魏初
懸瓠城歌　李材
水荒子歌　鮮于樞
湖上曲　鮮于樞
烈婦行　趙孟頫
沉沉行　虞集
車簇簇行　馬祖常

竹枝歌　馬祖常
玉環引　王士熙
早朝行　王士熙
畫馬歌　范梈
蘇小小歌　辛文房
李宮人琵琶引　揭傒斯
舶上謠　宋本
卷第五
七言古詩
鄧州城樓　元好問

弔故宮　杜瑛
巨源相過話舊有感　王磐
有懷梁仲經父　楊奐
金太子允恭墨竹　劉因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劉因
陳氏莊　劉因
渡白溝　劉因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劉因
宋理宗書宮扇　劉因
登荊軻山　劉因

幼安濯足圖　劉因
歸去來圖　劉因
淵明歸來圖　盧摯
淵明圖　尚野
過黃陵廟　李材
金人出塞圖　虞集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虞集
送孟脩兄南歸　虞集
寄鄉友　馬祖常
送蘇公赴嶺北行省郎中　王士熙

萬竹亭　范梈
滋溪書堂　謝端
雜言
觀雷溪　劉因
游郎山　劉因
岳陽樓　張經
松澗圖　鄧文原
離京　李泂
先天觀　范梈
雜體
安南清明集　陳孚

遠游聯句　袁裒

卷第六

五言律詩

春思　張澄
觀物　許衡
趙氏南莊　許衡
晚上易臺　劉因
登武陽　劉因
雜詩　劉因
過奉先　劉因
齋居雜言　何榮祖
寄暢純父治中　姚燧
輿病高崖道中作　姚燧
舟達黃溪　姚燧
發舟青神縣　姚燧
感事　姚燧
次韻書事　安熙
病中齋居　安熙
進詩一首　李孟

岳陽樓待渡　高思恭
泊舟湘岸　李材
游山寺　李材
送蘇子寧北行　袁桷
名酒　虞集
題秋山圖　虞集
送國王朶而只之遼東　虞集
朝廻即事　虞集
石田山居　馬祖常
郎中蘇公哀挽　馬祖常

癸酉除夕　劉汶
早春述懷　劉汶

七言律詩

杏花落後　元好問
長安感懷　楊奐
洛陽懷古　楊果
南京遇仙樓　劉祁
戊辰冬赴試西京　王革
題劉京叔歸潛堂　薛玄
秋思　杜瑛

和家弟誠之詩韻　段克己
雨後漫成　段成己
七月望日思親　許衡
燕城書事　魏璠
送魯齋先生南歸　張易
聞家大參歸　林景熙
挽文丞相　徐世隆
次范葯莊詩韻　宋衜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　劉因
晚眺　劉因
易臺　劉因
望易京　劉因
海南島　劉因
朝回次楊司業韻　吳澂
代祀南岳登祝融峯　趙世延
駕畋柳林隨侍　陳益稷
題許仲仁詩卷　程鉅夫
岳陽樓　郭曾
麻姑壇　郝天挺
都門春日　李材

禁城秋夕　李材
元日賀裴都事朝回　李材
壽杜侍御　李材
和王御史春詩韻　李材
送楊耀卿使雲南　李材
老松怪栢圖　李材
次韻荅友見贈　安熙
留別都城諸公　李京

卷第七

七言律詩

聞擣衣　趙孟頫
溪上　趙孟頫
道場山　趙孟頫
蛾眉亭　趙孟頫
多景樓　趙孟頫
兩華臺　趙孟頫
過岳三墓　趙孟頫
錢唐懷古　趙孟頫
海子御事　趙孟頫
弁山佑聖宮　趙孟頫

城南山堂　趙孟頫
春日言懷　趙孟頫
紀舊游　趙孟頫
東陽八景樓　趙孟頫
贈周景遠田師孟　趙孟頫
金陵懷古　趙孟頫
和周待制朝回詩韻　袁桷
無題次伯庸韻　袁桷
奉題延祐宸翰　鄧文原
題小薛王畫鹿　鄧文原
陪高彥敬游南山　鄧文原
郎中蘇公哀挽　鄧文原
司業李公哀挽　貢奎
王內翰哀挽　張養浩
送袁待制扈從上京　虞集
朝回和周待制韻　虞集
送朱生南歸　虞集
南野亭　虞集
歸蜀　虞集
自仁壽回成都　虞集

謝周南翁　虞集
送李通甫　虞集
御講詩次宋顯夫韻　虞集
試院書亭　馬祖常
題豳風亭　馬祖常
送宋顯夫南歸　馬祖常
駕發　馬祖常
送袁德平歸越　王士熙
送王在中　王士熙
九成宮圖　王士熙

驪山宮圖　王士熙
題鮮于伯幾帖　王士熙
寄上都分省僚友　王士熙
題節婦　王士熙
上京次伯庸學士韻　王士熙
大都雜詩　宋本
姑蘇臺　劉致
綿竹縣治　楊靜
燕中懷古　李源道
宗陽宮翫月　楊載

擬去京師　楊載
貢表諸公脩史　楊載
宿李陵臺　周應極
睢陽懷古　李鳳
周氏慈雲庵　揭傒斯
卷第八
五言絶句
録汴梁宮人語　楊奐
酬昭君怨　楊奐
春日　劉因
石鼎聯句圖　劉因
螻姑　劉因
薔薇　劉因
采薇圖　盧摯
題張尹書巢　吳澂
江州庾樓　賀復孫
錢選宮人圖　安熙
市莊　王結
節婦黄氏　馬祖常
過李陵臺　馬祖常

七言絶句
讀汝南道事　楊奐
明皇擊梧圖　李俊民
過陳司諫墓　劉祁
瀟湘夜雨　李冶
墨海棠　李冶
征南口號　杜瑛
春日雜詠　徒單公履
登北邙山　楊果
村居　楊果

峴山秋晚圖　楊果
太眞教鸚鵡圖　馮渭
覃懷春日　趙復
春晴　劉辰翁
春浦帆歸圖　孟攀鱗
杭州聞角　梁棟
有懷　劉秉忠
風雨圖　許衡
風雨回舟　張孔孫
水僊花　商挺

書事　劉因
山寺早起　劉因
讀史評　劉因
山行　劉因
山家　劉因
寫眞詩卷　劉因
己巳春往均州　宋衜
觀出獵　宋衜
壽陽梅粧圖　王思廉
昭君出塞圖　王思廉

汾亭古意圖　張礎
關山風雨圖　張礎
絶句四首　趙孟頫
錢選畫花　陳儼
題道院　高克恭
無錫山中　高克恭
即事　高克恭
過弋陽　高克恭
過信州　高克恭
過京口　高克恭

寄王總管　李昶
過故縣堌　李昶
杏花始開小酌　安熙
和郭安道治書韻　周馳
遼陽高節婦　王結
秋懷　曹元用
贈李秘監　張養浩
青山白雲圖　虞集
水芙蓉　虞集
木芙蓉　虞集

春雲　虞集
聽雨　虞集
庚午廷試次韻　虞集
曹將軍馬　虞集
寄家書　馬祖常
題柳道傳詩卷　馬祖常
宮詞　馬祖常
孟光舉案圖　王執謙
題甄氏訪山亭　陳觀
清明日游太傅林亭　辛文房

玉簪　張淳
過郝參政墓林　鮑仲華

卷第九

詔赦

即位詔
中統建元詔　王鶚
中統元年五月赦　王鶚
賜高麗國王曆日詔　王鶚
至元改元赦　王鶚
建國號詔　徒單公履
頒授時曆詔　李謙
清冗職詔　李謙
加封五岳四瀆四海詔　閻復
興師征江南諭行省軍官詔　王構
即位詔　王構
五鎮山加封詔　王構
建儲詔　閻復
即位詔　閻復
行銅錢詔
至大三年十月赦　姚燧
即位詔　姚燧

行科舉詔　程鉅夫
即位詔　張士觀
至治改元詔　元明善
命拜住爲右丞相詔　袁桷
諭安南國詔　曹元用
即位改元詔　虞集
即位詔　虞集
親祀南郊赦　虞集
即位詔　虞集

卷第十

冊文

皇后冊文　王磐

皇太子冊文　徒單公履

太祖皇帝加上尊謚冊文　王構

世祖皇帝謚冊文　王構

皇太后玉冊文　陳儼

睿宗皇帝加上尊謚冊文　劉賡

順宗皇帝謚冊文　程鉅夫

皇后冊文　程鉅夫

皇帝尊號玉冊文　姚燧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姚燧

皇太子冊文　閻復

成宗皇帝謚冊文　張士觀

仁宗皇帝謚冊文　張士觀

英宗皇帝謚冊文　袁桷

皇后冊文　袁桷

明宗皇帝謚冊文　虞集

卷第十一

制

加封孔子制　閻復

加封孔子父母制　謝端

追封宣聖夫人制　虞集

追封孟子父母制　張士觀

追封伯夷叔齊制　閻復

封周子爲道國公制　霍希賢

揚庸教授三氏子孫制　楊果

許衡爲懷孟教官制　楊果

降封宋主爲瀛國公制　王磐

丞相史天澤贈謚制　劉元

太保劉秉忠贈謚制　李槃

左丞董文炳贈謚制　李槃

丞相伯顔贈謚制　閻復

丞相阿术贈謚制　閻復

丞相線真贈謚制　閻復

丞相和禮霍孫贈謚制　閻復

翰林承旨王磐贈官制　王之綱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姚燧

元帥紐璘封謚制　姚燧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姚燧

妻札剌而氏封王夫人制 姚燧
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陽 姚燧
妻嗩思蠻公主封王夫人制 姚燧
耶律鈞贈官制 姚燧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姚燧

卷第十二

制

高麗國王封贈祖父母制 王構
趙與芮降封平原郡公制 王構
丞相阿里海牙贈謚制 王構

丞相荅剌罕贈謚制 王構
平章史弼封鄂國公制 王構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 王構
留守段貞贈謚制 王構
播州楊邦憲贈謚制 王構
平章廉希憲封謚制 元明善
參政商挺贈謚制 元明善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元明善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元明善
中丞于璋贈謚制 元明善
中丞崔彧贈謚制 張士觀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丞相卜鄰吉台封河南王制 程鉅夫
高麗國王昛加恩制 張士觀
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 程鉅夫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許衡妻敬氏封國夫人制 鄧文原
丞相拜住贈謚制 袁桷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思州田晃忽而不花贈二代制 馬祖常
太史令王恂贈謚制 王士熙
御史觀音寶贈謚制 李端
丞相伯顏祖考封謚制 宋本
御史大夫相嘉碩利封謚制 謝端

卷第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許衡
班師議 郝經

卷第十四

奏議
立政議　郝經
三本書　陳祐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卷第十五

奏議

諫幸五臺疏　李元禮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建言五事　許約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眞定玉華宮罷遣太常樂議　元永貞

卷第十六

表

東昌路賀平宋表　徐世隆
車駕班師賀表　李冶
賀平宋表　孟祺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進實録表　王惲
進三朝實録表　程鉅夫
翰林國史院陞從一品謝表　程鉅夫
謝賜禮物表　吳澂
進實録表　袁桷
賀登極表　虞集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進實録表　謝端
進經世大典表　歐陽玄

卷第十七

表

賀正旦表　劉敏中
賀冊后表　楊文郁

賀元旦表　姚登孫
賀建儲表　姚登孫
賀聖節表　李之紹
賀聖節表　鄧文原
賀正旦表　盧亘
賀親祀太廟表
賀親祀太廟表　虞集
賀聖節表　虞集
賀正旦表　虞集
賀正旦表　宋本

賀親祀南郊表　謝端

牋

賀正旦牋　夾谷之奇
賀千秋牋　楊文郁
賀千秋牋　袁桷
賀正旦牋　虞集

箴

絅齋箴　鄧文原
慎獨箴　安熙

銘

簡儀銘　姚燧
仰儀銘　姚燧
漏刻鐘銘　姚燧
渾象銘　楊桓
玲瓏儀銘　楊桓
高表銘　楊桓
太史院銘　楊桓
瓶城齋銘　閻復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訥齋銘　吳澂

蘇氏藏書室銘　袁桷
虛室銘　虞集
奎章閣銘　虞集
知許州劉侯民愛銘　李术魯翀
安民尊經堂銘　李术魯翀
儆思齋銘　楊剛中

卷第十八

頌

賈侯脩廟學頌　吳澂
青宮受寶頌　虞集
駐蹕頌　李术魯翀
馮侯去思頌　顧文琛

贊

魯齋先生畫像贊　王磐
書畫像自警　劉因
王允中真贊　劉因
質齋贊　蕭㪺
晦庵先生畫像贊　吳澂
臨川野老自贊　吳澂
李恭公畫像贊　程鉅夫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虞集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　虞集
自贊畫像　虞集
大象圖贊　虞集
橐佗圖贊　虞集
靜脩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默菴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威如蘇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郎中蘇公畫像贊　歐陽玄
潘雲谷墨贊　李泂
李節婦贊　王士熙
國朝文類目錄上

國朝文類目錄中

卷第十九

碑文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曲阜孔子廟碑　閻復
襄陽廟學碑　姚燧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光州孔子新廟碑　馬祖常
真定路宣聖廟碑　孛术魯翀

卷第二十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原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佚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卷第二十一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卷第二十二

碑文

長春宮碑　姚燧

延釐寺碑　姚燧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普慶寺碑　姚燧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卷第二十三

碑文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閻復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元明善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　閻復

卷第二十四

碑文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元明善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元明善

卷第二十五

碑文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劉敏中

駙馬昌王世德碑　張士觀

曹南王世德碑　虞集

卷第二十六

碑文

高昌王世勲碑　虞集

句容郡王世績碑　虞集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勲之碑　馬祖常

卷第二十七

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汴故宮記　楊奐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游龍山記　麻革

餘干州學記　李謹思

平鑾記　陽恪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舍奠禮器記　鄭陶孫

卷第二十八
記
積善記　劉因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退齋記　劉因
鶴菴記　劉因
麟齋記　劉因
汴梁廟學記　姚燧
澧州廟學記　姚燧
千戶所廳壁　姚燧

江漢堂記　姚燧
遐觀堂記　姚燧
卷第二十九
記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檥槎亭記　元明善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虛室記　元明善
萬竹亭記　元明善

濟南龍洞山記　張養浩
邵菴記　袁桷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卷第三十
記
克復堂記　虞集
誠存堂記　虞集
思學齋記　虞集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孝思亭記　虞集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集
尊經堂記　虞集
西山書院記　虞集
鶴山書院記　虞集
張氏新塋記　虞集
御史臺記　虞集
卷第三十一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小圃記　馬祖常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續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都水監事記　宋本
溢溪書堂記　宋本
臨高縣龍壇記　范梈
懷友軒記　杜本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卷第三十二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正統八例總序　楊奐
測圓海鏡序　李冶
大定治績序　王磐
揚紫陽文集序　趙復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新注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六書故序　戴侗
釋奠儀注序　張頦
卷第三十三
序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續後漢書序　郝經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鐘鼎篆韻序　熊朋來
授時曆轉神注式序　楊桓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南唐書序　趙世延
卷第三十四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序江漢先生死序　姚燧
送辛先生序　姚燧
送雷季正序　姚燧
送暢純甫序　姚燧
送李茂卿序　姚燧

送姚嗣輝序　姚燧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序牡丹　姚燧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服制考詳序　吳澂
陸象山語録序　吳澂
元學士文稾序　吳澂
別趙子昻序　吳澂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吳澂
送何太虛北游序　吳澂

卷第三十五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雲南志略序　虞集
杜詩纂例序　虞集
南昌劉應文文稾序　虞集
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汪氏勳德録序　虞集
羅氏族譜序　虞集

蔡孝子詩序　虞集
西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虞集
送李擴序　虞集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序　虞集
送冷敬先序　虞集

卷第三十六

序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送王編脩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卧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周剛善文稾序　馬祖常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大元通制序　孛术魯翀
送揚仲禮序　王士熙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唐律疏義序　柳貫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國朝名臣事略序　歐陽玄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忠史序　歐陽玄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玄
送張文琰序　謝端
太常集禮稾序　李好文
卷第三十七
書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與姚公茂書　楊奐
與竇先生書　許衡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許衡
上宰相書　劉因
與襄陽呂安撫書　宋衜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答董中丞書　吳澂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與烏叔備書　安熙
卷第三十八
說
唯諾說　劉因

權說　何榮祖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致懿亭說　吳澂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蘇君字說　虞槃
題跋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跋趙太常擬試賦稾後　楊奐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牟巘

書張侯言行錄後　徒單公履
記太極圖後　劉因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題党懷英八分書　胡祗遹
卷第三十九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書貢仲章文稾後　吳澂
書邢氏賢行　吳澂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明善

題書學纂要後　袁裒
跋歐書皇甫誕碑後　袁桷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集
書王贊善家傳後　虞集
書玄玄贅稾後　虞集
書王貞言事　虞集
書經筵奏議稾後　虞集
題吳傅朋書及李唐山水　虞集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柳貫

卷第四十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録　君事 治典 賦典
卷第四十一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録　禮典 政典
卷第四十二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録　憲典 工典
卷第四十三
雜著
四經序録　易 書 詩 春秋　吳澂
三禮序録　儀禮 周官 小戴記 大戴記　吳澂
春秋諸國統紀序録　齊履謙
卷第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東西周辨　吳澂
改月數議　張敷言

卷第四十五
雜著
故物譜　元好問
辨遼宋金正統　脩端
讀蔡書漫記　二則　劉因
七觀　袁桷
工獄　宋本
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三首　姚登孫
私試策問　吳澂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廷試策問　袁桷
會試策問　袁桷
廷試策問　袁桷
會試策問　虞集
會試策問　虞集
廷試策問　虞集
廷試策問　虞集

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廷試策問　王士熙
大都鄉試策問　孛术魯翀
鄉試策問　宋本
鄉試策問　歐陽玄
會試策問　歐陽玄
鄉試策問　黄溍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曄
謝解啓　閻復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太廟上梁文　王磐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巳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祭海神文　虞集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祭袁學士文　虞集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林處士哀辭　袁桷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諡議
何忠肅公諡議　虞集
陳文靖公諡議　虞集
姚文公諡議　柳貫
蕭貞敏公諡議　劉致
國朝文類目錄中

國朝文類目錄下

卷第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卷第五十一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南京度支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姚燧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薊州甲局提舉劉君墓誌銘　姚燧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桷
卷第五十三
墓誌銘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卷第五十四
墓誌銘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爲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道源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故金甕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翰林脩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征行百户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卷第五十六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安先生墓表　袁桷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稷山段氏阡表　虞集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張君墓表　宋本

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元故領中書省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卷第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燧
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户張公神道碑　姚燧
潁州萬户邸公神道碑　姚燧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戍守鄧州千户楊公神道碑　姚燧
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浙西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故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槀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卷第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卷第六十七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卷第六十八
神道碑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孛术魯翀
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孛术魯翀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孛术魯翀

卷第六十九

傳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烈婦胡氏傳　王惲

何長者傳　胡長孺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史母程氏傳　袁桷

李節婦傳　揭傒斯

卷第七十

槀城董氏家傳　元明善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張淳傳　元明善

國朝文類目錄下

國朝文類卷第一

賦

琴賦　熊朋來

庖犧氏之創物兮始弦桐以爲琴象雖三之虛中兮戴九梁而洞越弦大衍之五十兮不勝悲而半析浩朱襄之飄風兮益五弦於士達瞽三之爲十有五兮重華作而增八灑有番弦兮或二十而贏七必五五而趣定兮與天數以爲一紛弦樂之殊名兮皆倣此而後出夫是以稱樂器之宗兮莫敢擬大而度長歷炎黃而陶唐兮爲咸池之大章韶以詠而永言兮聲依永乎賡歌之明良及周爲雲和兮友之以龍門空桑想夫制作之妙伶倫吹荻后夔拊手晏龍度左公輸斷右其長爲黃鍾者九兮倍其九以爲首也其商爲頌琴兮其宮以爲雅奏也夫惟琴聲者歌聲之所五絃二十有五兮旋宮具也七弦相爲律兮番弦五也鳳和鳴兮其句也雁行飛兮其柱也歌必取琴兮既歌而語也徒歌曰謠兮徒鼓琴曰步也恒爲堂上之樂兮匏竹在下也名其爲登歌之器兮無故不去也琴徽廢則歌詩者莫之爲譜也是以聖門亟稱於琴自琴以降

豈無他弦而有所不必言爲胡不觀於魯論乎孺悲之所聞點爾之侍坐由也之在門弦歌之聲比瑟以傳又不觀於國風之唐秦乎唐有山樞秦有車鄰皆專言乎鼓瑟不見刪於聖又胡不觀文王之廟祀乎一倡三嘆應弦如見歌呼於穆遺聲盈耳升歌示德合瑟爲以又不觀於周公之禮經乎飲射賓燕禮盛樂備登歌在堂間歌在階或以瑟二或以瑟四堂上侑歌惟瑟而已若廼騶虞貍首間若疊奏鄉樂惟意二南先後燕有房中右弦樂學有宵雅之肄敎皆三於瑟而他弦莫侑此古人之

所甚重今人之所駭笑者也自韓非之妄倫齊人之見擯秦蒙將軍制之而爲箏易京君明變之而爲準新聲代作古意浸泯若廼絲聲之器還數之莫能既侯氏之坎坎師延之罪廢嵇阮守嘯之具秦漢戲鼓之戲於是六合百納絲桐亦改其制太乙天寶弦柱各出其新意其蜀楚之聲不同乎清瑟之調滋異厥有點弦金縷左振右擊檀槽銀粧孤柱四隅立搊月摘竹軋木擸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曠瞶瞶瓠巴拙但見吃陁蘇祗俳優裸裎以助其喧陁都曇臘答急笛悲簫以奮其哅哳覬其指

法則秦箏多摵琵琶多搊空侯多擘柳琴多擊竊比於琴家之猱吟按抑孰若一弦一柱取聲於自然而不假弄手以爲力也弦樂莫先於瑟他弦行世而瑟不行焉是棄其祖而爲支裔之從推其搊而條由枘之萌也若廼道調僊呂託異人之授而律呂每混於俗稱怨湘哭顏疑胡琴之遺徽而曲調倒闕其微聲又孰若一弦七律諸調皆在焉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淡者見操瑟而已嫉章句之儒僅知守詁訓者闇叛詩而自失惟夫陸沈野逸舒湮宣鬱宛其俟命

且以永日人莫我好而吾瑟之僻於是采孤桐兮南山之陽致文梓兮北山之北本以黃鍾度以周尺遂練朱而緪絲鮮繪錦而貴質小弦之纏七十餘二大弦之絲八十有七初促柱以高張乍試手而拂歷始肄蒿華之食載歌寤寐之服但聞誦詩之聲莫知弦指之力逮手熟而習貫益心悅而忘倦爲之歌伐檀若有斲輪乎河岸爲之鼓考槃若有叩槃乎山澗方且陳懿戒以自警聽衛門而無悶賦白駒之逍遙諷淇澳之瑟僩和鄒鳴兮中清寄嶔聲於咏嘆共赤松而調均異湘靈之悲愁傷

流魚之能聽付鼯鼠於不見誦閒情以自欣慶僕人之見詘遂延避俗塵而韜錦且弛弦以回應善言瑟而不鼓思悠悠兮待旦亂曰皇羲肇瑟韶以詠兮姬孔歌詩瑟之盛兮瑟遠詩存歌不傳兮孰能誦詩惟朱弦兮勿求諧世我思古兮解弦弭柱羨昭文不鼓兮

烏木杖賦　姚燧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顙嘗析一杖遺余許爲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勸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爲之聲石與其堅雕結伐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沈歲月俟之化而爲玄要出人爲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竇鞭挽蟻其膚市者一濯已呈蒼枯胥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廷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取覩之內各異色樟柞櫚文杜棄栩赤檀柏柘黃蒲椰棫白與爾漢

里迴爵絕域瀘嶲杉紫儋黎沉褐罽賓鷄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隫茲庶品之爛燗果孰渥以何澤沉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爲白爲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瞳問誰爲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感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爲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子之婦王實雄黑而赤雌姑若悍而難馭終爲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幽延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遠譬只賜竊亦可闢彼炎燧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爲煤必黝而緇因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既久漫湮而爲黧又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飄融之宅也歟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塵其木以臧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靦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木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感予哉史鰌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予應於猛士配几屨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羸介甲而鏗鏘思卷鐵而含賁踊栩侯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繞黑蛇之彿彷噫物之變

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雲霻而騰往也

求志賦

袁褧

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寓情幽怨或述己出處若愍志復志述志之類非一大抵皆假設仿喻依楚語屬辭余老於憂患年垂耳順白首無成因想先世遺業叙次爲求志賦其言曰

稽胚腪之攸淑兮肇啓迹於虞嬀逮流胤於公蒲兮寔掦衍於大姬爰錫胙於汝穎兮廣采壤於餘丈及嬴項之蹶仆兮通宛洛之說辭固守儒以卒業兮闡炎漢之由感鍾厥美其帝傳兮暢奕葉以

演迤歷東都之綿楚兮終江左而隆袁青風邈其復振兮參王謝而並馳棨抱道而質義兮狗石頭以增夷誼推本以篤烈兮謂其信之在茲世悠悠而邈迴兮窃譜諜之莫推跡芳馨之所由兮劬隴畝以窮基值文明之泰亨兮奮德義於海隅汔登名於太常兮翼時意以騄騑振英風於句越兮雍榛蹊而闢之聯魚符於南北兮敞家聲以騰輝方渡江之中阨兮興禮樂於浙𣶒濬伊洛之鴻源兮本沂泗之宗繫始揚武於鷺雍兮嗣冠名於虎陛挺正色而不阿兮粤忠讜乎繼世佩太阿之森鋩

兮壬佞嘆嗟以匿避激㶑淪於頹波兮徒喑嗚而歔欷顈抗言以疏遠兮弘曲學而高位卒滔滔而莫返兮竟奄冉而淪棄悼蕪城之荒蔚兮莽荊榛之翳薈山川鬱其嵯峨兮倪榮華之銷痒耿脩名之炤焯兮齊往哲而超詣乾坤倏其凌薄兮𡾟陵谷之變遷盛衰渺其難諶兮何與仆之後先駕方舟於弱水兮剡畚鍾於石田躬勤瘁以畢歲兮挽吾軔而莫前造窮山之岩客嶔崟兮鄰豺虎之嗥突虓贊汲綠溜於荒谷兮刈菽藿於墳衍離阽危於嬰稚兮紛俶擾而迍蹇覽古人以爲前兮徵往

轍而訊驗仲翁俯首以綰綬兮望之落落以抱關衍東剛以放逐兮宋默默以名宦閔仲翔之通蹇兮屏南交而不返既昭塞之有時兮縱余情而舒卷洒鵠退而蠖伏兮寄余懷於緗簡雷營營而無寐兮精炯炯而申旦縣朽綆於眢井兮悵羸餅而三歎分橡栗於群狙兮心倉兄而不伸泆江海而行邁兮追奔驥之飛塵羌氍毹而寡與兮若眯瞙以問津忽荼毒其重罹兮哽顚連而悲辛髮種種而既童兮齒零落而輪囷叩穹窿於蒼昊兮雲漠漠而奚暾躙九死而一蘇兮屬微息之僅存契靈龜

以貞卜兮惠未食而已湮卒罔罔而迷適兮掩余袂以沾巾謂玄化之窈冥兮爰屏翛乎營魂形彷彿於噩夢兮喻至理之所循俾內省於微躬兮曷怨尤乎天人既爾生之犖确兮秦四體而靡勤仰哺啄以尸居兮媿胼胝之犁黔下不能以備力兮上不足以奉承乎大君徒內愧於願欲兮宜外斂於甄鈞觚不觚而靡用兮固喧父之所云挾章甫以賈粤兮遇侮慢而誰因波澂澂而東駛兮日劉劉而西輪睇脩塗之逾邈兮飲余馬乎江滸佩脂膏以假飾兮頞蹙頞而已沮日懺怨以流盻兮心壹鬱而誰語緣微徑以援援兮察愚智于今古蘭芳馨而自媮兮松流膏而斤斧磨厲兮以殲類兮蟠渾渾而容與登長嘯以夷猶兮康昳潔而觸牾臧抃舞以委誠兮耄失節而罔措微執中以事譬兮色佷佷而俞嫵諒合散之靡常兮豈得喪之有數委吾形於大順兮昭惠迪而內顧踐康莊之夷軌兮黜健羨而罔慕顛天真於玄玄兮鍵靈關以爲固尋至道之所歸兮去性根之蟊螣念英華之難再兮惜吾年之云暮全所守以解驂兮結余轡于馳騖逍遙乎無爲之園兮采芝英以甘茹滌瑕

垢以保躬兮依名德之爲據寄適情於沖漠兮將弭節乎藝圃激玄冥以潄潤兮伏神雀於丹淵掉蒼龍使騰踔兮軼白澤俾潛藏御飈輪以登太淵兮叩招搖以周旋斟瑶池之縹醑兮與大椿而論年嗟舜矢之卒卒兮徒掩抑於逝川精銷委以鮐背兮玄領忽以白顛惟守中以返朴兮詎索隱之是專騁雲霞而游目兮味泰和以自堅屏紛濁以純一兮却智慧而俱捐警夙宵以康神兮祗吾性之所天既命義之靡黜兮置休戚於自然泊虛舟於回渚兮逝將返乎故土問耕鑿於沮溺兮綸陵陽之網緒食所力以保終兮企優游於末路希幼安之靖共兮濯清冷而遊豫風颯颯而凄厲兮凜蒹葭之霜露蹇躑豈其願兮推輪亦吾所深懼求正志之所蘊兮庶無忝於祖武亂曰已矣乎吾誰適與歸荊塗莽莽日耘治兮灌溉根芽長茲盛兮守質養素不傾敧兮外息驕吝內自怡兮明明在上毋我欺兮超然而存無所爲兮誠心不疚允者

畫枯木賦

虞集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

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兮忽機釋而神旋遺衆壞於釐有勒不毁之所全或壑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滲無雨以如晦悅非規而能圓滑黜如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執秋春而論年噫吁嘻彼韋以毛膏膚用丹皆爲流眩順當注次獨何爲託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者耶

傷已賦

馬祖常

嗟余生之多憂兮幾顛躓而數窮誓續言以自見兮力遲士之高風呼夔龍以爲我伻夔使使爲期

何九稼之不一穫兮尚偃蹇而如茲豈剞劂之有不善兮將世德之下賢薦芻茭於宗器兮綴履綦以璣環封豰豨以塊泰岱兮謂汎濫其莫涯冠髫童以弁冕兮問禮意而莫支決大疑於淫鬼兮憑巫傳以度揆顧聖言之譏翦兮指綱維爲械意憫相道之無朋兮去一髮之幾希梶吾車之莫轉兮膠吾口而難辭懲前悔之不憚兮配古道其或可思一旦捨此而改圖兮念後余之病我日浚惡以啓堙兮患世之屛經而好權遭歧蹊之多迷兮世或謂其固然抱昌辭以適與我兮俟來學以偕行

辨百家之糺紛兮孰察余之衷情亂曰我涉大波孰爲航兮我載大塗孰爲箱兮古聲喤喤金石之揚兮世無儀兮

感志賦

李好文

何天地之寥邈兮眇子生之有身履黃坤之博厚兮仰玄覆以無垠　衆金於大冶兮偶形畱夫粹質若莫邪而弗自砥兮固鉛緻之所同服蒙于君之倥侗兮承鞠訓子自宮佩非善而罔繫兮服非惠而匪躬璧余華之申申兮鞠余䲹之容容擷𥫗圃之日精兮濯淤漣之荷華𨚗穠李而弗御兮芳

猶臭其焉加歲翩翩其不君兮首元服以及冠恐罔兩之挾余兮門面墻而無見琴假道于書林兮求孔氏之高明遵文衢之逶迤兮愈多岐之縱橫物微悅而莫適兮從文公而徵詞曰爾神潛而志栖兮終必達大所期果服言以從事兮贏十年而戾之覽天庭以游目兮又欲窮夫四遐觀百氏之原委兮究異說之貞訛泝太初之無始兮循三王之不頗總條理于一聖兮固剬致夫中和泊余有志于古人兮懼脩名之嘿嘿忘濮雕之自信兮擯學優之有得謂青雲其可力而致兮謂時命之可

戈軷余行之吉日兮遂觀國乎上京指閶闔以徑
往兮奄長風而北征睠天都之雄麗兮非下土之
能名信魚龍之所混并兮亦名利者之爲場余旣
初無赫赫兮又何適夫煌煌翾捷步之高才兮豈
扶服之能躅挈桔槔之頫仰兮恐祈榮而離辱夫
何衆之熙熙兮我獨約兮而爲德資葦南以適越
兮固前脩之所爲感殞王羞以燎桂兮囊日索而
焉留有東皆之故居兮盍歸來之爲謀浮輕舟以
南下兮亂海淀之交流返弊廬以窮處兮迄于今
一紀其將及晝于茅於南畝兮齊索綯而未息傷

鵜鴂之原居兮慮鵜鴂之無室遠子荊之有美兮
羌終棄乎草澤余非昧而至愚兮誠有徵乎前哲
闢耕穫于道德兮内懷寶以自珍豈畎畝之足樂
兮閭閻漠而無聞音樊須之請稼兮逦獲請於聖
人摯莫莫其鴻飛兮猶稗米乎有莘溺耦沮之不
反兮又奚足與爲群悲此志之未伸兮秉經德之
不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疚懷亂曰麁之
斯奔兮其足跂跂河魚衝波兮乃窺其尾物終必
反兮有張斯弛往不必求兮來者是族庳不隨阿
兮險不期詭貞途安行兮不易厥止優哉游哉兮
子以自矢

騷

白雲辭二章　劉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
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兮而不
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肅子中立兮四無旁子毋歸
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
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沉玄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
未及兮實懊我心倏萬里兮梢所歆瞻同游兮啓
雲襟于毋歸來兮山幽水深

悠然閣辭　袁桷

鄮之西兮峰巒崒虎豹䖂兮雄姿綬蜿蜒兮紫霓
旌䮾驂兮虹霓之人兮桀阿畏巍峨兮高馳絶虛
覿兮虛明手參差兮以娛棣隆兮示背榮轟兮鑾
喙鑑羅雪兮鄮之區揉有七兮日輿采菊兮黃棠
緝萸兮紫蘂兮冥冥兮夕暉燀獨歸兮擬所思雲
飛英兮山之阜窮子留兮不遐以處秉貞兮神尊
觴彌劇兮盍完山中之樂兮不可以久遲予返兮
悠然

垂綸亭辭　　袁桷

漢滔流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蹇一士兮沈冥垂芒鍼兮不骨以晉明玕兮貝宮朱柯蔚兮青葱魚戢鱗以爲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婧嫽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鉤以違衆兮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兮考銘言子者叟時俗眇其莫同兮永頤訖依夫前聖之所究　宋誠夫聊中人舊見所爲文宗室傳旃兩宮考士得其文不置後果爲進士第一垂綸亭見攻䫋其初云

雲山辭　　王士熙

山氳氳兮出雲叉泠泠兮以雨倏日出兮雲飛山青青兮極浦横浮雲兮水粼粼寒杜若兮采白蘋葺荷宇兮桂爲棟臨江皐兮悵懷人

國朝文類卷第一

國朝文類卷第二

樂章

郊祀樂章

皇帝入中壝出入小次　　黄鍾宮

赫赫有臨洋洋在上克配皇祖於穆來饗肇此大禋乾文弘朗被衮圜丘巍巍玄象

皇帝盥洗　　黄鍾宮

翼翼孝思明德洽禮功格玄穹有光帝始著我精誠潔兹薦洗幣玉攸奠永集嘉祉

皇帝升壇降同　　大呂宮

天行惟健威德御天日月龍章簨虡宮縣葉蘇尚明禋璧蒼圜神之格思香升燔煙

迎神　　圜鍾宮六變

丕哉皇元丕承帝眷報本貴誠于郊啟薦葉嶽載陳雲門六變神之格思來處來燕

初獻盥洗　　黄鍾宮　　隆成之曲

肇禋南郊百神受職齋戒惟先匪馨于稷逦沃逦盥祠壇是陟上帝監觀其儀不忒

初獻升壇降同　　大呂宮　　隆成之曲

於穆圜壇陽郊奠位孔惠孔時吉蠲爲饎降登祇

若百禮既至類言居歆允集熈事
正位配位奠玉幣　黄鍾宮　欽成之曲
謂天蓋高至誠則格克祀克禋駿奔百辟制幣斯
陳植以蒼璧神其降康俾我多益
司徒捧俎　黄鍾宮　寧成之曲
我牲既潔我俎斯實笙鏞克諧籩豆有飶神來宴
娭歆兹明德永錫繁禧如幾如式
昊天上帝位酌獻　黄鍾宮　明成之曲
於昭昊天臨下有赫陶匏薦誠馨聞在德酌言獻
之上靈是格降福孔皆時萬時億

皇地祇位酌獻　大呂宮
至哉坤元與天同德函育群生玄功莫測合饗圜
壇舊典時式申錫無疆聿寧皇國
太祖皇帝位酌獻　黄鍾宮
禮大報本郊定天位皇皇神祖反始克配至德難
名玄功宏濟帝典式敷率育攸曁
皇帝飲福酒　大呂宮
特牲享誠備物循質上帝居歆百神受職皇武昭
宣孝祀芬苾萬福攸同下民陰隲
皇帝出入小次　黄鍾宮

惟天爲大惟帝饗帝以配祖考肅贊靈祉定極崇
功永我昭事升中于天象物畢至
文舞退武舞進　黄鍾宮　和成之曲
羽籥既設載揚玉戚一弛一張匪舒匪棘八音克
諧萬舞有奕永觀厥成純嘏是錫
亞終獻　黄鍾宮　和成之曲
有嚴郊禋恭陳常主大糦是承載祇載肅上帝居
歆馨香既飫惠我無疆介以景福
徹籩豆　大呂宮　寧成之曲
三獻攸終六樂斯備既右饗之徹其有踐洋洋在
上默默靈眷明禋告成於皇錫羡

送神　圜鍾宮　天成之曲
神之來歆如在左右神保聿歸靈斿先後恢恢上
圜無聲無臭日監孔昭思皇多祐
望燎位　黄鍾宮
熈事備成禮文郁郁紫煙聿升靈光下燭神人樂
康永膺戩穀祚我丕平景命有僕
皇帝出中壝　黄鍾宮
泰壇承光寥廓玄曖暢我揚明饗儀惟大九服敬
宣聲教無外皇拜天祐照臨斯届

太廟樂章

皇帝入門　無射宮　順成之曲

熙熙雍雍六合大同維皇有造典禮會通金奏王夏祗欵神宮感格如響嘉氣來叢

皇帝盥洗　無射宮　順成之曲

天德維何如水之清維水內耀配彼天明以滌以濯儀象光晶孝思維則式薦忱誠

皇帝升殿降同　夾鍾宮　順成之曲

皇明燭幽宏時制作宗廟之威降登時若趨以采茨聲容有恪曰藝曰文監玆衎樂

皇帝入小次出同　無射宮　昌寧之曲

於皇神宮象天清明肅肅來止相維公卿威儀孔彰君子攸寧神之休之綏我思成

迎神九成　黃鍾宮　思成之曲

齊明盛服翼翼靈眷禮備多儀樂成九變烝烝孝心若聞且見肹蠁端臨來寧來燕

初獻盥洗　無射宮　肅寧之曲

酌彼行潦維挹其清潔齊以祀祀事昭明肅肅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誠

初獻升殿降同　夾鍾宮　肅寧之曲

祀事有嚴太宮有侐陟降靡遺禮容翼翼籩豆旅陳鍾磬翕繹於昭吉蠲神保是格

司徒捧俎　無射宮　嘉成之曲

色純體全三犧五牲鑾刀屢奏毛炰胾羹神具饗飫聽我磬聲居歆有求胡考之寧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第一室　開成之曲

天扶昌運混一中華爰有真人奮起龍沙際天開宇亘海爲家肇脩禋祀萬世無涯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第二室　武成之曲

神祖創業爰著戎衣聖考撫軍代行天威河南底

定江北來歸貽謀翼子奕葉重輝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第三室　混成之曲

於昭皇祖體健乘乾龍飛應運盛德光前神功耆定澤被垓埏貽厥孫謀何千萬年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第四室　昭成之曲

天啓濬仁須世而昌追惟顯考敢後光揚徽儀肇舉禮備音鏘皇靈鑒止降釐無疆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第五室　慶成之曲

龍潛于淵德昭于天承休基命光被紘埏洋洋如臨籩豆牲牷惟明惟馨皇祚綿延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第六室　守成之曲
天開神聖繼世清寧澤深仁溥樂協韶護宗支嘉
會氣和惟馨繁釐來格永被皇靈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第七室　禧成之曲
紹天鴻業繼世隆平惠孚中國威靖邊庭厥功惟
茂清廟妥靈歆茲明祀福祿來成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第八室　歆成之曲
紹隆前緒運啓文明深仁及物至孝躬行惟皇建
極盛德難名居歆萬祖福祿崇成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第九室　永成之曲

猗那皇明世纘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
塗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第十室　獻成之曲
神聖繼作式是憲章誕興禮樂躬事烝嘗翼翼清
廟燁有耿光于千萬年世仰明良
皇帝飲福酒　夾鍾宮　釐成之曲
穆穆天子禋祀太宮禮成樂備敬徹誠通神胥樂
只錫之醇醲天子萬世福祿無窮
文舞退武舞進　無射宮　肅寧之曲
天生五材孰能去兵恢張鴻業我祖天聲干戈盈

盤濯濯厥靈於赫七德展也大成
亞獻 終獻同　無射宮　肅寧之曲
幽通神明所重精禋清宮肅肅百禮具陳九韶克
諧八佾侁侁靈光昭荅天休日申
徹籩豆　夾鍾宮　豐寧之曲
籩豆芬苾金石鏘鏗禮終三獻樂奏九成有嚴執
事進徹無聲神保聿歸萬福來寧
送神　黃鍾宮　保成之曲
神主在室神靈在天禮成樂闋神返幽玄降福冥
冥百順無愆於皇孝思于萬斯年

皇帝出廟庭　無射宮　昌寧之曲
緝熙維清吉蠲致誠上儀具舉明德薦馨已事而
踆歡通三靈先祖是皇來燕來寧
社稷樂章
降神 二成　林鍾宮　鎮寧之曲 八變
以社以方國有彝典大哉元德基祚綿遠農功萬
世於焉報本顯相默祐降監壇壝
降神 二成　太蔟角　鎮寧之曲
錫民地利厥功甚溥昭代典禮清聲律呂穀旦于
差洋洋來下相此有年根本日固

降神二成　姑洗徵　鎭寧之曲
平厥水土百穀用成長扶景運宜歆德馨五祀爲
大千古舉行感通肸蠁登歌鎭寧
降神二成　南呂羽　鎭寧之曲
幣齊虔脩粢盛告備倉庚坻京緊誰之賜崇壇致
恭幽光孔邇享于精誠休祥畢至
初獻盥洗　太蔟宮　肅寧之曲
禮備樂陳辰良日吉挹彼罇罍馨哉黍稷濯漑揭
虔維巾及罍萬年嚴祀蹌蹌受職
初獻升壇降同　應鍾宮　肅寧之曲

春祈秋報古今彝章民天是資神靈用彰功崇禋
嚴人阜時康雍雍爲儀燔芬苾香
正配位奠玉幣　太蔟宮　億寧之曲
地祇饗德稽古美報幣帛斯陳圭璋式纈載烈載
燔膋羞致告雨暘時若丕圖永保
司徒捧俎　太蔟宮　豐寧之曲
我稼既同群黎徧德我祀如何牲牷孔碩有翼有
嚴隨方布色報功求福其儀不忒
正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異世同德於皇聖造降茲嘉祥衛我大寶生乃烝

民俾德覆壽厥作裸將有相之道
配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以御田祖皇家秩祀有民人焉盍究本始惟叙惟
修誰實介止酒旨且多盛德宜配
亞終獻　太蔟宮　咸寧之曲
以引以翼來處來燕豆籩牲牢有楚有踐庸荅神
休神亦錫羨土穀是依成此醻獻
徹豆　應鍾宮　豐寧之曲
文治脩明相成田功功爲特殊儀爲特隆終如其
初誠則能通明神毋忘時和歲豐

送神　林鍾宮　鎭寧之曲
不屋受陽國所崇敬以興來歲苞秀堅穎雲耕莫
駐神其諦聽景命有僕與國同永
望瘞位　太蔟宮　肅寧之曲
雅奏肅寧鸞鑾降格龍厥玄黃丹誠烜赫肇祀以
歸瞻言咫尺萬年攸介丕承帝德
先農樂章
降神二成　林鍾宮　鎭寧之曲八變
民生斯世食爲之天恭惟大聖盡心於田仲春劭
農明祀吉蠲馨香感神用祈豐年

降神 二成　太簇角　鎭寧之曲
耕種務農振古如玆爰粒烝庶功德茂垂降嘉奏
艱國家攸宜所依惟神肅潔明粢
降神 二成　姑洗徵　鎭寧之曲
俶載平疇農功肇敏千耦耕耘同徂隰畛田祖丕
靈爲仁至盡豐歲穰穰延洪有引
降神 二成　南呂羽　鎭寧之曲
群黎力耕及玆方春錐時東作篤我農人我黍宜
華我稷宜新由天降康永賴明神
初獻盥洗　太簇宮　肅寧之曲

洞酌行潦眞足爲薦奉玆潔淸神在乎前分作甘
霖沾溉芳甸愼于其初誠意攸見
初獻升壇降同　應鍾宮　肅寧之曲
有椒其馨維多且旨式愼爾儀降登庭止黍稷稻
粱民無渴飢神嗜飮食永綏嘉祉
正配位奠玉幣　太簇宮　億寧之曲
奉幣維恭前陳嘉玉聿昭盛儀肅雝純如南畝深
耕麻麥禾菽用祈三登膺受多福
司徒捧俎　大簇宮　豐寧之曲
奉牲孔嘉登俎豐備地官駿奔趨進光輝肥碩薦

享歆此誠意有年斯今均被神賜
正位酌獻　太簇宮　保寧之曲
寶壇巍煌神應如響備腯咸有牲體苾芳洋洋如
在降格來享秉誠罔怠群生瞻仰
配位酌獻　太簇宮　保寧之曲
酒淸斯香牲碩斯大具列觴俎精意先會民命惟
食稼穡毋害我倉萬億神明攸介
亞終獻　太簇宮　咸寧之曲
至誠攸感肸蠁潛通百穀嘉種爰降時豐祈年孔
夙稼穡爲重備歆醴齊載揚歌頌

徹豆　應鍾宮　豐寧之曲
有來雍雍存誠敢匱薦徹不遲靈神攸嗜孔惠孔
時三農是宜眉壽萬歲穀成丕乂
送神　林鍾宮　鎭寧之曲
烝嘗懷保萬靈來唉靈神具醉聿言旋歸歲豐時
和風雨應期皇圖萬年永膺洪禧
望瘞位　太簇宮　肅寧之曲
禮成文備歆受淸祀加牲薦幣陳玉如儀靈御言
旋面陰昭瘞集玆嘉祥常致豐歲
釋奠樂章

降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九變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
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初獻盥洗　姑洗宮　同安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罍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
脩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其維則
初獻升階降同　南呂宮　同安之曲
大哉聖功溥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
庭攝齊委珮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奠幣　南呂宮　明安之曲

圭袞尊崇佩衿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
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繄神之佑
文宣王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惟神監格享于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
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求底隆平
兗國公位酌獻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
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鄒國公位酌獻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
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終獻　姑洗宮　文安之曲
廟成弈弈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於昭經
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
送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
首儒風是宣佑我皇家億載萬年

四言詩

致樂堂詩　虞集

致樂堂者集賢待制周君之所以奉母者也蜀郡

虞集爲之賦詩曰
翼翼新堂有閫有房夫人來居既安既舒既好既
寧載煥載清言闢于門以寫我誠有齊其馬有伉
其軒爲子來者允貴且賢貴容舒遲賢有令儀爾
因爾宗先君之思翁爾兄弟具于嘉旨我飲我食
先君之子詩言柔溫禮言著存我撫我惠先君之
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母疇克致茲周南仲子君子
善頌文則多有又永歌之以導燕喜

萬户張公廟堂詩　虞集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户鎮通州張

公以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以祀公三十年間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爲文章者莫不爲之有所製作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俾予賦之集以爲征緬事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矣通州僻在江海之際其人何自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著夫狂夫首禍之故

成宗皇帝聖明辛致其罪則公所以不肯墮其搆陷必甲冑以死之意亦終不白於通人之將來也故稍原其始而道之庶其有考也詩曰

於赫 世皇並用豪傑一定宇內橐厥戈甲既久既安 成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守持狂夫興謀以動相國曰昔 祖宗咸尚戰克萬方悉來吏皆前能我獨無名曷稱繼承蠢彼西南翳蠻負固聚落八百各統女婦人強善驕馬貝競豪豢豕于牢黃金飾槽取而有之富可足用赫乎功多以世智勇相臣以聞 天子曰嘻有是言哉汝其試之狂謀既售諫言不入既賦軍實弓鉞仍戢餽饟啓行萬里騷然飢危蹈毒未戰已捐番番名將 天子爪士鎮于江滸 天子所使狂夫忌之承制驅之詎恩國謀徒逞厥私將軍慨言死我臣職可陷者身不陷吾直見制鄙庸豈我召兇心知無還況與立功與其矯誣死彼狂手孰與奮擊不喪吾守孤旅轉戰深入不回殺僇既多身卒死之三軍失聲萬士喪氣孰明公心君門萬重褭葦東歸迢遞江壖部曲候迎悲風旆纚民懷其忠士感其義虎奮鷹揚如見其至卜廟得吉東望際海神來妥之有求無壞狂夫辱國 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以大斧狂罪則誅死事奈何褒封哀榮百世不磨豈惟不磨元嗣御史既有兄弟又多孫子奕奕勳門秩秩良材天之報忠豈有涯哉

國朝文類卷第二

國朝文類卷第三

五言古詩

箕山　元好問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跡絶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黄屋貴物外紙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義稟汨利妄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古意　劉祁

庭前有桂樹緑葉何離披秋風動地起飄落將安歸高飛入青雲下飛落汙泥貴賤既偶爾孰爲喜與悲

秋江有芙蓉顔色好鮮潔褰裳欲采折水深不可涉嚴風下飛霜芳艷空凋歇悵望一長嘆臨川無桂檝

懷長源　劉祁

涼月夜如水秋風吹紫蘭獨居悵無聊佳人阻河山河山邈千里相望何時已雲横鴈影沈露下蟲聲起烽火照中州西南殺氣浮君居劉山下果若向時不人生有離别但惜知音絶匣内卧青蛇光芒射秋月汴水碧參差葉飛空樹枝如何相憶處還值暮秋時

送雷伯威　劉祁

朔風起天末落木鳴空山冰霜正凝沍游子百里還出郭送將别徘徊上高原如何睽離情對此芳歲闌壯士志四方不須涕洟瀾人生非山海會面亦不難願子崇明德餘功振文翰長因東南鴻惠我金玉言

觀主人植槐　李冶

主人有佳樹移植庭之隅繁柯雖剪去不敢觸根株朝溉復夕灌乳井幾成枯颯颯角弓詩古人能起予愛樹尚如此愛士當何如

南山有高樹　林景熙

南山有高樹寒烏夜繞之驚秋啼眇眇風撓無寧枝託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低飛觸茅茨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僊臺　劉因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僊臺燕平欲升

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爲煙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巓三山巨鰲戴山人蟣蝨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僊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飢烏今古非一臺浩嘆秋風前

黃金臺　劉因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繞一鳴伊誰爲鼠棄坐見飢烏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馮瀛王吟詩臺　劉因

林巒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柰此汎汎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僊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幾幽何當剷疊嶂一洗它山羞

西山　劉因

西山謾無姿中有羲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煙紛紛後來人暮死爭朝妍勳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晨起書事 丁丑五月廿八日　劉因

蒼星彗明河三月歷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芒誰令月有變飄搖及吾窻須臾日東生有星

環四旁一星當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鮮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爲病周官夢爲祥寤言札諸閽庸俟知者詳

種松　劉因

萬牛來丘山大厦高崔嵬當年誰苦心遺此千歲材手持百松子與之備傾頹殷勤囑造物爲護荒山隈今來見毫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排風雷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戢

戰千頭栽豈不早有望求此良悠哉

瞿節婦詩　劉因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為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瞿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遺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為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瞿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然際烈士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瞿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辯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颯蕭動踈煙千年吟詩臺我我太寧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瞿居甫數十里）

寄蕭徵君惟斗　盧摯

秦中幽勝地迺在終南山磐石負磊磊清泉散潺潺保保古君子疊疊泉石間圖史紛坐隅衡門晝長關種菊餐落英襲芳佩秋蘭道腴德充符怡然有餘歡鳴鶴時一來似愛孫雲閒孤雲不能飛鳴鶴遂空還戢戢桃李艷靜靜松柏寒羲和馭春輝歲晏霜露繁感物有深儆懷哉邈難攀

姚嗣輝南楷堂　姚燧

彼楷有土性生植惟峨峨欒欒干雲姿才與樗散隣匠石過不睨煬夫取蒸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一列十畝陰清溪儀幾春肇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請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早木惡何關人不見樗里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凊斷均無以楷自期上孤明堂晨

蔚州元氏怡齋　苟宗道

八元乃八龍嶷若瓊樹林難兄復難弟感激恩義深室家宛相好如鼓瑟與琴翩翩鴻鴈行鏘鏘鸞鳳音二王一品題價重雙南金終當仕虞朝譪然列華簪要在風俗淳不異古與今他人有兄弟聚散如飛禽閱牆不相能干戈日相尋尺布斗粟謠

行路爲傷心常棣廢已久角弓義湮沉因書怡齋
詩以爲友于箴荊州元氏兄弟八人皆秀而文黄居無間言故榜其所居之室曰怡齋諸名公皆有詩西溪秋澗其首倡也

古風　趙孟頫

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恐難託指事著以
深大義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不至楚狂乃
知音愁來不得語起坐彈吾琴
周衰有戰國紛紛極荆榛黄金聘辯士駟馬迎從
人朝爲刻骨讎暮作歃血親終然志力屈奉身俱
入秦

相如賦大人出語頗奇怪飄然凌雲意過耳誠一
快誇言入無際自覺塵俗隘安知翻成勸何用名
爲戒
自有天地來蓬萊幾清淺人生空嵩首舉世誰得
見瑶臺在何許渺渺煙波遠方舟不可渡使我空
展轉
絶代有佳人被服綺與紈蛾眉秀驪婥吐詞發若
蘭清歌啓皓齒瑶琴發哀彈一彈再三嘆聽者涕
汍瀾借問誰家子爲言本邯鄲
秋風吹庭樹故葉紛已墜明月耿夜長草蟲促經
緯四序若不淹少壯何足貴展轉復展轉寤辟不
能寐昔爲閨中秀今作市門鄙豈無膏與沐甘心
得憔悴
山深多悲風日暮愁我心玄雲降寒雨松柏自哀
吟人生百年後奄然閟重陰念此每不樂天路何
由尋僊人偓佺輩消遥在青岑柰何不爾思委命
重黄金
海中有奇樹粲粲珊瑚枝由來植物性無物可推
移如何石氏子樹之白玉墀洛陽經幾戰金谷久
荒夷徒令千載下聞者爲傷悲

烈風號枯條落葉滿周道原野何蕭索川流亦浩
浩離苦日以遠懷思令人老功名會有時生世苦
不早顧瞻靡所騁憂心愍如擣
浮雲何方來不知竟安之飄飄隨風去汗漫以爲
期自昔功名士往往事驅馳白駒空谷中誰能加
縶維皎皎難見容翻受世妍蚩虛名誠無益不見
斗與箕

逸民詩　趙孟頫

驅車秣駑馬吾將適齊國聞有魯連子倜儻好奇
畫一談秦師走再説聊城拔功成不受賞高舉振

六翮布衣終其身豈復爲世役茫茫千載遠安往訪遺跡躊躇東海上向風長太息
四時相代謝榮耀安足恃瓜田引新蔓不見挑輿李知士解其會遇坎當復止邵生故秦吏乃亦賭茲理賢哉感我懷三嘆不能已
子眞初亦仕歲晚乃逃之區區南昌尉上疏忘其卑忠言不見用耿耿當告誰飄然棄妻子終身與世辭抱關甘貧賤所遺莫我知至今九江濆清風激羣黎神僊信茫昧此士獨不疑孤雲無所在逝水何時歸遐思一矯首悵望無由期

悠悠空山雲泱泱長江流廊廟意不屑山澤聊淹留故人在天位高步追巢由豈曰予無衣辛苦被羊裘東京多節義之子乃其尤窮居雖獨善輔世豈不優
汪汪千頃陂不爲人濁淸道周言行表蕩然無得名誰言牛醫兒乃是人中英當時無閒言後世流德聲思之不可見使我鄙吝萌薄風久已漓此意豈復存時無君子者雖賢寧見稱
南州有高士食力事耕稼優游聊卒歲不矯亦不隘大木行欲顛綈纚豈足賴何爲諸老翁栖栖不皇舍斯其非無見明哲自高邁誰能懸一榻待子來秘駕
鹿門何亭亭不有避世賢鳳雛隱中林卧龍蟠其淵一朝起高翔斯人獨深潛功名不可爲我志久已安一閒耆舊傳使我心悠然
黃鵠羽翼長一擧思千里幼安本中原乘槎走東海舉世方尚同遠引存其志高風流異俗敦禮化鄰鄙子魚平生友胡乃不相委
塵事非所便田園久見招歸來三徑中蔚蔚長蓬蒿雖有荷鋤倦濁酒且陶陶茫茫大化中委運將焉逃唐虞去已遠由來非一朝鬖鬖霜中菊采采忘其勞

有所思 趙孟頫

思與君別來幾見芙蓉花盈盈隔秋水若在天一涯欲涉不可去茫茫足煙霧汀洲多芳草何以采蘅杜靑鳥翔雲間錦書何時還君心雖匪石秪恐凋朱顏朱顏不可再那能不惆悵何如雙翡翠飛去蘭若上

雜詩 趙孟頫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月忽如

玆嚴風動高樹百草俱已衰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捐勿復念出入由化機安得松喬術遨遊毋相違

知非堂夜坐　　何中

前池荷葉深微凉坐來爽人歸一犬吠月上百蟲響余非詒隱淪隙地成偃仰林端斗柄斜撫心獨悽愴

擬古次韻　　安熙

鬱鬱巖下柏青青水中蒲巖前有幽人壯歲常獨居獨居亦何爲不羨春華敷十年掩關卧門庭盡

荒蕪美人殊不來日夕駐軒車

零零白露下巖谷悴芳蘭蘭悴不復辭誰與念時艱堅冰行復至雪深路漫漫愁絕將奈何撫几一長歎

中州有寒士塊然守空堂清貧久有信壯懷殊未央豈不願馳騁冒雪凌風霜振策萬里途超忽追鵬翔永念同懷人渺在天一方悵望不可見慷慨發清商獨歌誰晤語百感摧衷腸人生諒難必且莫徒悲傷

采柏空巖下倚竹荒庭前人生非金石君心詎能堅君心或有渝賤妾終不疏天地一瞬息今古一長途借問離別苦君心竟焉如不見園中樹日日爭華敷秋風一夕至已遂嚴霜枯歲晚不得去山空難久居

崑崙一何高出此無窮河遙遙何所往不啻萬里多一意在朝東日夕無停波遠游計不早壯志成蹉跎夫君不我顧鬱鬱將如何覽物悟物變端居閱年華興來展遐眺緩步空山阿四顧渺塵冉杉柏紛森羅吾樂誠何極憂予獨長嗟恭焉誰晤語一笑空煙蘿

人生有定分所貴能樂天自輕失所守欲進安敢前思君重思君此情誰與宣舉頭見明月顧影徒自憐終當謝塵世洗心聞澗泉

榆林對月　　虞集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昴畢草樹風不起蛩蜩絕啁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蓋白羸驂齕餘棧嫠婦泣空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没驛人趣晨征曈曈曉光發

月出古城東　　虞集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

隆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彀
雕弓

寄題周氏水木清華亭　虞集

中流汎蘭枻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
陰魚游戀芳藻鳥鳴在幽岑爲樂恐易老吾將脫
朝簪

趙千里出峽圖　虞集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
失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岸三
太息

出直次韻　虞集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疏條栖鵲寒衰蕙流螢
冷戀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鍾禁中來白髮聊
自整

夜直賦得金鴨燒香　虞集

黃金鑄爲鴨焚蘭夕殿中窈窕帶斜月逶迤動微
風綺席列珠樹華鐙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
夜終

寄題新冶亭　虞集

窈窕冶亭暮蕭條江南秋汎覽山河外張樂鳳凰
丘公子飛翠蓋美人回綵舟從茲至黃髮樂哉以
忘憂

滋溪書堂爲蘇伯脩賦　虞集

滋原恒伏流春雨川廼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
榮臨深見游鯈仰喬有鳴鸎君子樂在斯齋居託
令名積學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會史存采詩
商頌弁禹穴追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
木有餘情浩然欲浮海歸歟還濯清方舟我爲檝
白髮愧垂纓

讀伯庸學士止酒詩　貢奎

令晨不可出大風吹我帷陋巷泥沮洳空墻雨淋
漓研朱課兒書冥思解羣疑敲門童子來袖有止
酒詩讀之至再三擊節喜且悲若飲以玄酒揖讓
陶唐時峩峩古冠裳執彼璋與圭短褐纔掩脛藜
羹空忘飢風雅久已衰作者微君誰嗟我重景仰
老大將何爲

泗濱堂爲蓋善長賦　王結

秉槎泝河源崑崙高不極揚舲浮沅湘重華阻靈
覿興言游汗漫千里一瞬息靈氛許吉占咸晏果
何適遄歸泗水濱築堂俯晴碧優游弦誦餘燕坐

儼澄寂川流映天光翔泳咸自得悠悠千載心寥寥竟誰識

書上都學宮齋壁　馬祖常

齋居芹宮旁永日少人跡清心慕古躅簡編頗紬繹徒自傷迷民位卑力莫及苟祿亦可羞吾將反蓬蓽

節婦王氏　范梈

妾年四三二始識月團圞十二學女工剌繡如鶯鸞十九嫁夫家事姑施衿鞶夫壻良家兒世籍爲王官雖聯朱紫貴不習綺與紈過庭執詩禮開口若蕙蘭風儀在一時爭作玉人看天地忽降毒摧折青琅玕回首四十春景光若流丸貞心守松柏芳性軼芝蘭落月簾帷曙西風機杼寒沉思往昔事淚下紅闌干豪客至茅屋舉家竄林巒入旁衛病姑身犯白刃攢相向義憐釋視死色無難親知爲嘆息保社爲辛酸欲與上州府爲妾旌門闌妾寔無所願所願在所安婦人往從人阿母涕汍瀾送行遺之語敬順無違歡四偶固有時寧知憂患端辛苦蹈物變豈羨身獨完殷勤謝舊故聞者摧肺肝

范墳詩　李术魯翀

宋蜀郡開國公范鎮景仁謚忠文其一世盛德偉烈光著史籍人固知之其葬在襄城汝安鄉推賢里載東坡集中甚詳襄城故隸汝州翀來訪問故老其墳儼然故在已爲野夫豪農耕爲禾黍之區矣范氏當金季猶有居墳左者自經兵燼不知所存翀事嘆閔故爲作詩以紀其槩幸在官君子知其爲先賢遺壟庶有以處之

忠文拔召英始也跡甚微堂堂薛簡肅旗隼西南飛其人古廉守肯持藥醫歸所得一偉人天下大布衣引以賓王家光映春官闈昭陵宋仁主前星久無輝犯諱言所難雷電每霽威雄哉鍊石手妙補天巍巍丞相江南來雲掩扶桑暉耆德陳苦辭往往阢誘譏諸賢抗章疏弱卒攻堅圍公力斡禹鼎正氣硏黃扉荊舒憤至骨斥語筆自揮贈之以蕙蘭何往無芳菲時公與司馬聲諧玉琴徽解冠挂神武甘老西山薇九寓日脊脊赤子將疇依兩公幸無恙起拯或庶幾嗣君元祐初痛洗前人非民望屬司馬欲遯天爲譏帝命起公臥門久車停騑君實了吾事此外何所希清風溢寰海不啻嚴

陵礒公旣晚家許道德人所腓褒城卜封寵汝潁
皆京圻我來訪遺壠名姓存依俙來仍散兵墟雨
雪無留霏公名在天下豈逐雞露晞誰能禁耕牧
盛事乘新機吾力不足振咸嘆徒歔欷

大明宮早朝　胡寬

蓬萊拂曙色燁煜舒祥光九儀肅清蹕日月開旂
常聖人握金鏡繡衮臨玉堂咸英備雅奏圭璧耀
羣方歡燕洽湛露敷恩奐龍章謳歌聲率土豈樂
逢時康典文極藻繢聲烈昭前王巍巍纘鴻緒萬
年斯無疆

國朝文類卷第三

國朝文類卷第四

樂府歌行

湘夫人詠　元好問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
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
煙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西樓曲　元好問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
瑶瑟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
蕩隨金鞍今年疋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
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
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
為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征人怨　元好問

瀚海風煙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
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元好問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
鴈過一時迴首望南州

梁園春　元好問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龍德宮有玉谿館麗澤燕都西門名）

征夫詞　劉祁

頑陰漠漠秋天黑冷雨蕭蕭和雪滴途中騎士衣裳單半夜銜枚赴靈壁中州近歲雨雪多只因戎馬窺黃河將軍錦帳衣千襲馬上揮鞭傳令急但令飽煖度朝夕一死沙場吾不惜九重日望凱歌歸安知中路行逶迤願將舞女纏頭錦添作征人身上衣

征婦詞　劉祁

青紅熒熒照空壁綺窻月上沙雞泣良人沙塞遠從軍獨妾深閨長太息憶初嫁小嫁君時謂君不晚擁旌麾如何十載尚輿隸東屯西戍長奔馳秋風戎馬臨關路千里持弓關上去公家事急將令嚴兒女私恩那得顧恨妾不為金鞴鞍在君腰下隨風埃恨妾不為龍泉劍在君手內飛光燄慕君不得逐君行翠袖斕斑空血染君不見重瞳鳳駕遊九疑蒼梧望斷猶不歸況今沙場征戰地千人同去幾人回君回不回俱未見妾心如石那可轉

留春曲　杜瑛

絮飛冷屑龍蟠玉花隕香摧鳳銜燭批頰深林叫新綠倚闌人唱留春曲春光欲去如死灰明年暖風吹又來何如日日長相守典衣共醉花前杯殺勸留春春不住白日西馳水東去鏡中絲髮奈老何君當持盃我欲歌

楊白花　李治

帝家迷樓春晝長紫笙吹破百花香蒲萄凝碧琥珀光燕語鶯啼空斷腸枕帷紅淚灑瀟湘玉鏡臺前添午粧茜羅綬帶雙鴛鴦胡蝶趂雪上釵梁千里萬里雲茫茫

空村謠　楊弘道

淒風羊角轉曠野埃塵腥膏血夜為火望際光青熒頹垣俯積灰破屋仰見星蓬蒿塞前路瓦礫堆中庭殺戮餘稚老疲羸行欲倒居空村問汝何以供朝昏氣息僅相屬致詞難遽言往時百餘家今日數人存頃筐長鑱隨日出樹木有皮草有根春磨沃飢火水土仍君恩但恨誅求盡地底官吏有時猶到門

羽林行　楊果

銀鞍白馬鳴玉珂風花三月燕脂坡侍中女夫領

軍子萬金買斷青樓歌少年羽林出名字隨從武
皇偏得意當時事少遊幸多御馬御衣嘗得賜年
年春水復秋山風毛雨血金蓮川歸來宴賀滿宮
醉山呼揺動東南天明昌泰和承平久北人歲獻
蒲萄酒一聲長嘯四海空繁華事往空回首懸瓠
月落城上墻天子死不為降王羽林零落秖君在
白頭辛苦趍路傍腰無長劍手無槍欲語前事涕
滿裳洛陽城下歲華暮秋風秋氣傷金瘡龍門流
出伊河水北望臨潢八千里蔡州新起髑髏臺只
合當年抱君死君家父兄健如虎一旦倉皇變為

鼠錦衣新貴見莫嗤得時失時令人悲

金谷行　楊奐

洛陽園池天下無金谷近在西城隅晉時花草不
復見野人猶解談齊奴齊奴豪奢誰比數酒酣愛
撃珊瑚株後堂春風滿桃李中有一枝名緑珠千
金買歩障百金買氍毹時時吹笛替郎語雲牕霧
户長歡娛層階欲下須人扶豈料一日能捐軀紅
飛玉碎頃刻裏空使行客悲躊躇樓頭小婦感恩
死君臣大義當何如

桃源行　劉因

六王掃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
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
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尚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
舟載入人間世却悔桃花露蹤跡曾聞父老説秦
強不信而今辭亡國盡圖皆識武陵溪飛鴻滅沒
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劉因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
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
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

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是女郎飛鴻不解琵琶
語秖帶離愁歸故鄉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
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
無用妾如何傳去哀弦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
為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劉因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
翁行屯田校尉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
見開長渠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
教陂澤養鳬鶩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鄚國覽風

土鼙鼙撾鼓笛鳴嗚胷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
甘平蕪昔年阻水群盜居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
遺老向人泣前宋監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劉因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
可度但見萬壑空烟霏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
來天作主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夷虜老
人住此今百年自言三世絕人烟往事不聞宣政
後初心欲返羲皇前脯庥為粮豹為席竹樹蒼蒼
歲寒國天分地拆保無憂惟見北風山鬼泣一聲

白鴈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傳語桃源休避世
武陵不似武當深

燕歌行　劉因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
歌燕歌在何處盤礡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
經過青丘遥相連風雨隊荖莪七十齊郡邑百二
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
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
曲終哀思多

白鴈行　劉因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
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
地無留錢萬里江湖想瀟洒佇看春水鴈來還

義俠行　王惲

予為王著作劒歌行繼更曰義俠或詢其所以因
為之解曰彼惡貫盈禍及天下大臣當言天吏得
以顯戮而著處心積慮一旦以計殺之快則快矣
終非正理夫以匹夫之微竊殺生之柄豈非暴豪
邪不謂之俠可乎然大姦大惡凡民罔不憝又以
春秋法論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以義與之

可乎又且以游俠言古今若是者不數人如讓之
止報已私軻之劘軀無成較以此舉于尋常萬萬
也凡人臨小利害尚且顧父母念妻子慮一發不
當且致後患著之心孰謂不及此哉然所以略不
顧藉者正以義激於衷而奮捐一身為輕為天下
除害為重足見天之降衷仁人義士有不得自私
而已者此著之心也何以明之事既露著不去自
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
身成名季路仇牧死而不悔者也故以劒歌易而
為義俠云著字子明益都人少沉毅有膽氣輕財

重義不屑小節嘗爲吏不樂去而從軍後與妖僧
高北行假千夫長歸有此舉死年二十九時至元
十九年壬午歲三月十七日丁丑夜也
君不見悲風蕭蕭易水寒荆軻西去不復還狂圖
秖與螢蛛䕄至今恨骨埋秦關又不見豫讓義所
激漆身呑炭人不識剸軀止酬一已恩三刜襄衣
竟何益超今冠古無與儔堂堂義烈王青州午年
辰月丁丑夜漢允策秘通神謀春坊代作魯兩觀
卯𩲡已褫曾夷猶袖中金鎚斬馬劒談笑馘取姦
臣頭九重天子爲動色萬命拔出顛崖幽陂陁燕

血濟時雨一洗六合妖氛收丈夫百年等一死死
得其所鴻毛輶我知精誠耿不滅白虹貫日霜横
秋潮頭不作子胥怨地下當與龍逢遊長歌落筆
增慨慷覺我髮竪寒颼颼燈前山鬼忽悲歗鐵面
御史君其著（是月拜南臺侍御史故云）

田家謠 魏初

五月軍田未有期不禁烟瘴入枯脾馬頭一骨還
家日只有弓刀似舊時

懸瓠城歌 李材

我經懸瓠城試作懸瓠歎殘灰五百載懸瓠不復

我有唐中葉失馭將退辱進危多詆謗淮西孽雛
手指天百萬官兵不敢傍長安市上晝殺人司隸
走藏魂膽喪晉公一語破紛紜意斷心謀神莫抗
諫書不到雙闕下詔檢初成九天上煌煌日月煥
斧鉞慘慘風雲動鞬韔殿前虓虎神策軍愬武通
類分玉帳夜深雪花大於璧懸瓠城頭血埋仗寒
威方勁弓百鈞淨影不搖旗十丈已因猰㺄山更
沸再發鯨鯢海無浪蔡人不識緋衣兒劒氣磨天
大丞相方城大將拜道左犀甲金戈光炫晃兇嚚
狡衆五十秋白日青天破昏障兒童不遺避介冑

婦女争來沽緑醸入朝論功功有差晉公之功無
與讓英雄事往名器虛栗斯嚅唲竟相尚外藩跋
扈驕將侮中禁深嚴孽臣誑山東何啻百少陽秦
苑洛陽隨板蕩我歌懸瓠辭歌聲頗悲壯嗚呼唐
之覆車將誰尤後人弔古徒哀愴懸瓠城下汝水
流懸瓠城邊牧笛唱懸瓠歌歌已終君不見豊碑
野火化爲土悵望文公及晉公

水荒子歌 鮮于樞

水荒子日日悲歌向城市辭危調苦不忍聞妻孥
散盡餘一身城中米貴丐者衆崎嶇一飽經千門

城中昔食城外米城外人今食城裏耕者漸少田漸荒政恐明年不如此水荒子行歌乞食良不惡猶勝弄兵獄中死
水荒子聽我語忍死休離去鄉土江中風浪大如山蛟鱷吞涎寧貫汝路傍暴客掠人賣性命由他還更苦北風吹霜水返壑稍稍人烟動墟落賑濟欲下逋負除比著當年苦爲樂水荒子區區吏弊何時無聞早還鄉事東作

湖上曲　鮮于樞

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問無語低回忍淚並人船貪得纏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坐令桑濮歌行露

烈婦行　趙孟頫

至元七年冬濱州軍士劉平之戍棗陽與其妻胡俱道宿車下爲虎所得起追及之殺虎脫其夫吾聞之中原賢士大夫如此乃爲感激慷慨作烈婦行以歌之

客車何燁燁夫挽婦爲推問君將安去言往棗陽戍官事有程宿車下夜半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虎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内血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夫死毋與虎生呼兒取刀力與爭虎死於妾心始平男兒節義有如許萬歲千秋可以事明主馮婦下車安足數嗚呼猛虎逢尚可甯成甯成奈何汝

沉沉行　虞集

沉沉天宇玄以黝星河如銀垂近人牛羊漫散草多露大帳中野旁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城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橐鞬月中立

車簇簇行　馬祖常

李陵臺西車簇簇行人夜向灤河宿灤河美酒斗十千牛馬飲者不計錢青旗遙遙出華表滿堂醉客俱年少侑盃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陸離細肋沙羊成體薦共訝高門食三縣白髮從官珥筆行襜袍衝雨桓州城

竹枝歌（京城南粟侯玩芳亭與仲勛子方同賞牡丹）　馬祖常

城南牡丹一百本翰林學士走馬來渡水楊花逐飛燕剪衣雲影覆春臺
粟侯宅中花一團客來飲酒費金錢明朝碧樹春城合恨不江東問酒船

玉環引送伯庸北上　　王士熙

崑山有美璞昆吾有寶刀推雪漉寒氷凝此英瑰瑶團團月長滿晶晶白雲淺似環環無窮㝁㝁人意遠有美天山人皎潔同精神禁垣青春多大珮垂朝紳腰無大羽箭肘有如斗印結束上京行騮駒驟長靷不採珊瑚鉤海深安可求不執水蒼璧漢庭羅公侯愛此玲瓏質題詩贈與客百金一朝傾三年不可得不得只空行山泉琴峽鳴摩挲龍門石憶憶應留情天風北極高歸途踏霜草不惜玉環分只願君還好

早朝行　　王士熙

石城啼烏翻曙光千門萬户開未央丞相珂馬沙堤長奏章催喚東曹郎燕山馹騎朝來到兩澤十分九州報登金馱帛分遠行龍沙士飽無鼓聲閶中龍林珎白玉瑟瑟團屏海波緑曲闌五月櫻桃紅舜琴日日彈薰風

畫馬歌　　范梈

錢君畫人勝畫馬安得名駿妙天下青雲隱約見龍文有意軒昂駛華夏圉官山立頎而驕朱衣黒帶高帽尖問渠掌握詎有此牽控寧知人汝嫌君不見才士受束縛往往因之縱寥廓

蘇小小歌　　辛文房

東流水底西飛魚街得錢塘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開乘油壁車鸚鵡盃殘春樹暗蒲萄瓮冷夜燈虚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李宮人琵琶引　　揭傒斯

茫茫青冢春風裏歳歳春風吹不起傳得琵琶馬上聲古今只有王與李李氏昔在至元中十九辭家來入宮一見世皇稱藝絶珠歌翠舞忽如空君王豈為紅顔惜自是它人彈不得玉觴未擧樂未停一曲便覺千金直廣寒殿裏月流輝太液池頭花發時舊曲半存猶解譜新聲萬變總相宜三十六年猶一日長得君王賜顔色形容漸改病相尋獨抱琵琶空歎息興聖宮中愛更深承恩始得遂歸心時時尚被宮中召強理琵琶弦上音琵琶轉調聲轉澁堂上慈親還佇立回看舊賜淋床頭落花飛絮春風急

舶上謡送伯庸以番貨事奉使閩淛　　宋本

江華江月要才情多病堪憐馬長卿莫向都門折楊柳帝鄉春色不南行

流求真蠟接闍婆日本辰韓蔵貊使番船去時遺
矴石年年到處海無波
朱張死去十年過海寇凋零海賈多南風六月到
岸酒花股篙丁奈樂何
湧金門外是西湖隄上垂楊盡姓蘇作得吳趨阿
誰唱小卿墳上露蘭枯
舊時家近黑橋街三十餘年不往來憑仗使君一
問訊楊梅銀杏幾回開（予以至元廿六年出杭故居東南隅四路巷舊有揭名黑橋居有楊梅古二樹在巨井上）
閩中父老白髭鬚老子風流記得無昔日郎君騎
竹馬如今使者駕輶車（伯庸之先嘗仕閩中）
素馨華畔十八娘炎雲瑞露酌天漿一日供厨三
百顆使君館券莫支羊
薰陸胡椒膃肭齊明珠象齒駭雞犀世間莫作珍
奇看解使英雄價盡低
東海澄清南海涼公厨海錯厭壺觴郎君舊好江
瑤脆水母線明烏賊香
明年歸路蹋陽和鈌胯輕衫剪越羅春風通惠河
頭路還與官家得寶歌

國朝文類卷第四

國朝文類卷第五

七言古詩

鄧州城樓　元好問

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
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
月蒼烟愁自古江山感遊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弔故宮　杜瑛

月上觚稜極壁濕飢烏啄碎琅玕石劫灰飛盡海
揚塵廢殿荒臺土花碧洛陽書生汴梁客一夜春
風頭欲白尊中賴有酒如泉醉倚寒窗破愁寂

巨源相過話舊有感　王磐

中統三年春二月變起青齊帶吳越鯨鯢轉側海
波翻城郭橫尸野流血我時辛苦賊中來兵塵糢
糊眼不開妻孥棄捐豺虎口飛蓬飄轉無根荄天
寒日暮齊河縣破驛荒涼絕烟爨騎行驛馬鈍如
蛙官吏散地無處喚與君此地忽相逢行臺郎中
氣勢雄憫我白頭遭喪亂壯我臨難全孤忠急呼
驛吏具鞍馬使我厄路還亨通明晨相隨濟南去
出入條侯營壘中死生契濶不相棄起居飲食常
相同標山華注日在眼綿歷春草及秋風四郊斫

木桑柘盡灤源飲馬波濤空兕渠腰領膏野草始
見齊魯收烟烽巨源巨源君且坐我欲高歌君可
和往事回頭十五年猶想離魂招楚些身逢喪亂
百憂纏生不成名空老大我依破硯竊恩榮君佐
雄藩世最課流萍蹔聚不吉時且喜相看顏一破
我衰無力

有懷梁仲經父　楊奐

美人熒熒在何處海闊天低隔烟霧珊瑚零落芙
蓉空咫尺相望迷去路翠輦金輿雙鳳凰風吹環
佩聲琅琅壺觴狼籍事已往一日萬里愁茫茫劉

郎竟是誰家客歲晚霜華林葉赤美人熒熒在何
處鴨綠江頭江月白

金太子允恭墨行　劉因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
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
來九馬空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瑶
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
盛時以漢文當世宗興陵爲父明昌子樂事孰與
東宮同文釆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
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藂書紛紛少顏色

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
雙蓮秋聲瀟瀟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亡張蔡公以金實錄歸遺山嘗藏公賸錄此軸亦公得于汴之中祕者公之子中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劉因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
當眼烟欲攪轡秋風前漢家金粟鬱蒼烟江都筆
勢猶翩翩東丹獵騎自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
人秀發長白山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
日四十萬匹如秦川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

青連錢英靈無復汗石馬悲鳴真似泣金僊只今
回首望甘泉汾水繁華鳫影邊奇探竟隨轍跡盡
兀坐究在驊騮先人間若有穆天子我詩當作祁
招篇

陳氏莊　劉因

陳氏園林千户封晴樓水閣園春風翠華當年此
駐蹕太平天子長楊宮浮雲南去繁華歇回首君
園亦灰滅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愁絶今
我獨行尋故基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
哭試賦宗周黍離離（陳氏先父之外家也金章宗每遊獵必宿其家淵明謂先）

父龍山指畝畫事

渡白溝　劉因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厲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英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史臣強解事枉著渠頭汗吾鼓十年鐵硯自磨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海東青鳥去漁陽過鼓鳴地中鶻鵓飛滿梁

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冈更愁苦天教遺壘説向人凍雨頑雲結淒楚古碑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劉因

筆底金鞍有腐契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宋理宗書宮扇　劉因

杭州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晩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烟傷心莫説靖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西風冠蓋散爲烟霧空百錢職錦天留在禍胎要靈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闕百子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雪花大如席雪

花漫漫米栽栽大風起兮奈何

登金剎軻山　劉因

兩山巉巉捕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剎軻館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開誰信生兒爲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還尚俠非史才淵明慣世傷幽懷春秋盗例乆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烟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盃碣石東頭喚羨門六鰲載我三山來

幼安濯足圖　劉因

漢家無復雲臺功生平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
中語此身只有扁舟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辦山
陽封歸來老栢號秋風世路悠悠七十翁乾坤故
物兩足在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大尉有
死不為丕太中丹青白帽凛冰雪高山目送冥飛
鴻為問蘇家好兄弟萬古北海誰真龍長公受文
舉次公受幼安蓋氣質各以類云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歸來荒徑手

自鋤草中恐皇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
歸唐虞平生磊磊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畄有酒
令龐通沾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捲聲嗚嗚

淵明歸來圖　盧摯

留侯晚歲游赤松武侯早歲稱卧龍忘秦扶漢聲
隆隆淵明初非避俗翁兩侯大節將無同鳳秋持
書晉甲子辭肄時露長沙雄王弘何幸奉吾足督
郵能袢平生胷門前五柳春濛濛落絮不與江波
東環堵蕭然吾未窮北牕儘有羲皇風畫圖不盡

千古意詩成一笑浮雲空

淵明歸來圖　尚野

羲皇上人鄉里兒田園將蕪非所思楚聲雖託絕
悲憤高情千古歸來辭歸來忽復河山移忠憤意
切語益微白雲遙遙望不極東籬舊菊西山薇夷
齊寧疑悲耶非况乃貌此遺世姿文行圭璧照方
冊飄然鬢髮空同時子雲擬聖諸儒譏法言美新
吾誰欺考亭夫子春秋筆昭然晉恭日星垂

過黃陵廟　李材

黃陵廟前湘水綠天寒漁郎唱巴曲沙棠舟上月

蒼蒼翠蛟白蜃江茫茫似聞清愁五十柱萬里鴻
飛楓葉暮神鴉翻舞祠門開珠裳玉袖露蕤苔玄
猿晝啼蘿薜影赤鱗夜去芙蓉冷北渚淚痕斑竹
紋南風哀思蒼梧雲山頭古桂秋露碧山下江流
豈終極荒涼揭車雜杜衡靈風自吹煙霧旌輕帆
晚向芳洲泊聊薦蘋羞蕙蘭酌沅有沚兮湘有沱
洞庭木落生層波裴回獨詠騷人歌

金人出塞圖　虞集

海風吹沙如捲濤高為陸磧深為壕築壘其上嚴
周遭名王專居氣振豪肉食湩飲田為遨八月草

白雲颸颸馬食草實輕骨毛加弦試弓復置橐今
日不樂心慅慅什什伍伍呼其曹銀黄兎鶻明繡
袍鶡鴣小管隨鳴鞉背孤向虛出北阜海東之鷙
王不驕錦鞲金鏃紅絨絛按習久蓄思一超是時
晶清天驕絕駕鶩東來雲帖帖去地萬仞天一瞥
離婁屬望目力竭微如聞音鷙一擊東身直上不
回折遂使孤飛一片雲須刻平蕪洒毛血爭誇得
儁頭足恍旌旗先歸向城闕落日悲風起蕭屑烟
塵滿城鼓微咽大酋要王具甘歡三亦欣然沃焦
熱閼支出迎騎小職琵琶雨姬紅頰頰舞歌迭進

醉燭滅穹廬斜轉氈飯月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虞集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叢層巒總含雨
氣潤百谷正受川光溢大牙洲渚善洑洄滄江散
落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
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爲惻我楫孔堅舟孔
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送孟脩兄南歸　虞集

老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
人在每憶中郎淚霑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
宅惟書存兄雖䇲庫實父蔭弟竊餘澤承君恩文
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士郎十歲未知
學嗟我胡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
知奈何憂來唯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歌蜀山
嵯峨歸未得盤盤先隴臨川側碧梧翠竹手自移
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氷兄歸烏帽何
翠翠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寄鄉友　馬祖常

河邊老父念我出遠寄京華書一行謂言白髮今
多少又報南園竹樹荒門前石田秔秫熟犢子新

生走如鹿莫戀官家有俸錢長年作客身如東

送蘇公赴嶺北行省郎中　王士熙

居庸關頭亂山積李陵臺西白沙磧畫省郎官貂
帽側飛雪皚皚馬鞴濕馬蹄雪深遲遲行冷月悽
雲塞垣明鐵甲無光烽不驚萬營角聲如水清明
年四月新草生征人賣劍隴頭耕思君遙遙鴈高
城南風城樓來鴈鳴

萬竹亭　范梈

誰能買山種萬竹殘年請老往巴蜀結亭更在竹
中間四面雲谿寫山藪風敲最覺夜眠清雨洗騰

延秋望綠日吟不限三千字日飲定須過百斛隴西仙翁持斧客散馬涼城行新莿為言令弟隱滄江如此風流天下獨乃家正在鼇茨野東東琅玕繞茅屋方知白眼待時人箕踞科頭自為俗是邦子雲劇博雅閉門草玄食漢祿多緣未識此君心往事微瑕傷白玉使君自是廊廟具方駕前備詎為辱平生抱負勁直節日暮天寒照空谷始我瞻望望不及終我嘆嗟嗟不足乞官倘或從西遊向子亭邊祝黃鵠

滋溪書堂　謝端

趙之川滹浸涞易恒滱泜洨各異出惟滋有溪亦是匹或伏或見刀不容不能百里滹是從混混千里俱朝宗子曩涉河觀湖江踔雲蕩日怒擊撞歸視子滋嶺之瀧是滋名楊子所始有田有廬水之涘有堂三楹庳非侈中經子史堂右左高曾遺子以自課子迺善繼志不惰蒐今撫古扶怯奇泓涵演迤吐為辭副墨往往傳京師贏金青紫世所取滋溪有源子有後斯堂斯書可世守

雜言

觀雷溪　劉因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互回三江瀉天怒合為一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鑿渾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奔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像髣髴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徘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胷中雷穿石誰能窮雹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鄭元筆頭天下水石頭之奇猶見推乃知茲游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拂千年苔為招郎山君共捲長鯨吞江妃為擂靈鼓催赤鯶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聲哀

游郎山　劉因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麥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烟變化神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逼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奚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來雲物颯以凄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蹄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

磯鶚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詩家舊品萬必同畫圖看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騫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烟竿寒萋萋若非酈亭書生此鄉國物色誰肯曾分題道酈元注水經說郎山形勢泉真今涿郡有酈亭其先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着幽人棲頗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樊躡不是先生南游有成約往欲共把白雲挈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㶊賞金芙蕖日觀倒捲青玻瓈風烟回首莫瀟灑南游準擬相招攜

岳陽樓　張經

巴陵形勝甲天下郡治西南有樓曰岳陽盡得巴陵之勝至元丙戌余以監察御史按臨長沙道出巴陵九一往返不暇一登甲午夏備員湖北憲司分司于辰始得以酬平昔之志噫湖山如此造物者何其靳邪因留數語以識歲月云

洞庭一水七百里烟朝月夕皆經過豈知斜陽萬里更有一佳處君山才二盤青螺乾坤有此樓萬古高嵯峨憶昨長江咫尺限南北風烟畫本一日千摩挲今朝快一登恍若驅沉痾生平所羨鑑湖請乃今更覺君恩多湘靈也似知我至時令白鳥來婆娑鐵笛紫荆曲春草黄陵歌江山一醉護不省悲風落日生白波愛山愛水亦非癖奈此日月如飛梭彭蠡銀山推碧海青銅磨武昌雲間嘆黄鶴采石天外愁青蛾詩家割據幾今古元氣發泄天不訶扁舟歸來月一蓑仙槎已候三山阿吾欲乘興觀銀河

題丁氏松澗圖　鄧文原

天目之峯凌紫烟下周林壑紆長川清池斗絶涵

倒景神運直自疏鑿先彼美幽貞廬間房曲奥幸萸荃荅宮手植經幾年靈蚪夭矯今參天門前朝流暮流水但聞激石濺瀬鳴濺濺山人養真衡茅下有書可讀琴可弦意行清澗曲長嘯松風前山月出林高溪花弄春妍仙人欲來夜將半天空鶴唳山凄然飈塵大笑狂馳手口誦丹訣傳真玄我欲從之結隣屋待疏藥圃謀芝田

我本山人素志丘壑獲歸名山爲願畢矣爰以四月十一日離京師是夜抵潞陽慨然賦詩遇慰匡廬隱者併以寄金門諸公爲一噱

云　　李洞
野馬脫羈鞅倏疑天地寬臨風一長鳴風吹散入青冥間頗如魯仲連蹈海不復還又如安期生長留一舄令人看江南浩蕩忽如海落日照耀浮雲關既不能低眉伏氣摧心顏詭遇特達驚冥頑又不能抱書挾策干萬乘調笑日月相迴盤匡廬迢迢接仙山仙翁泛若秋雲閑長松之陰引孤鶴望我不見空長歎采鉛天池津飲淥挑花瀉蒼梧倒影三湘寒赤城霞氣生微瀾鯨鯢翻空海波赤睢色欲上扶桑難人間之樂兮誠不足恃何如歸卧

棲巖巒棲巖巒卧巖穴夜半天風吹酒醒猶有西溪萬年月

先天觀　　范梈

學仙之人與山爲徒往往在台廬之奧湖江之區張公鍊丹作龍虎丹成御氣游六虛後來出者絕代無復有逸人住玄都玄都之壇角井孤上摩萬里之黃鵠下伏千尺之飢驪陰森檜筠自太古斬種力與開闢俱樽桑朝日挂絕壁坐見觀閣青糢糊擘崖控弦寫哀埜秋春雲露之田腴我亦人間山澤臞偶陪時龍賓唐虞有時一醉黃公壚震風三日撼不辭折華不得度弱水揮手始識仙凡殊玉堂學士危與吳遺我茹山之畫圖尋總數户久數息無因置我雙携蒲獨行幽人不受呼掃葉青澗聽啼鳥日暮蘿徑相縈紆相縈紆向何處明朝爲借麻姑鵬我亦騎之上天去

雜體

入安南絕不作詩清明感事集句　　陳孚

十里宜春下苑花五年寒食住京華自憐慣識金蓮燭奉使虛隨八月槎

回首扶桑銅柱標芙蓉帳暖度春宵清明寒食誰

家哭折戟沉沙鐵未消

水流花謝兩無情獨上高樓望帝京閑憶金明池上路人生看得幾清明

江東行客思悠哉不盡長江袞袞來寒食清明都過了鷓鴣飛上越王臺

台州城濶海冥冥人踏金鰲背上行獨在異鄉爲異客無花無酒過清明

慈母年高鶴髮垂鄉書無鴈到家遲初過寒食一百六一日思親十二時

共藉棃花作寒食盂光舉案與眉齊越裳翡翠無

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寒食家家出古城滿川風雨看潮生八千里外飄
零客起向朱櫻樹下行
一百五日寒食雨風光別我苦吟身尚書氣與秋
天香同是天涯流落人
海上乘槎上紫氛清明時節雨紛紛虎牙銅柱皆
傾倒水盡天南不見雲

遠遊聯句 壬寅冬與伯長同留姑蘇時伯長將赴都 袁裒

海鷗跨南雲一去決浩蕩宛駒踏北雪絕足追周
象 楠 宵征車載脂明發燈在幌行邁念悄悄離愁

懷養養 裒 違吳始棲浙過越猶指掌虹綱結長思
羯鼓促新響觴至不復辭 楠 駑退誰能彷明堂企
棟梁武庫須脩蕩材同瑚璉英 裒 學媿蓬蒿長大
施朱弦清小薦金莖流雲間鶴孤唳 楠 天外鴻橫
上曉舲斫輕冰午店憩平壤追攀瞰烟濤 裒 涉歷
走塵鞅清淮橋蝃蝀薄霧褁驪駿風臺牛一鳴 楠
日觀雞三唱圖桑沃如蓋宿草亂若緌青帘客沽
酒 裒 素鬣漁收網心覷洙泗流眼豁恆岱爽追程
騎侵雲 楠 勸耕農植杖俗厚喜豐登氣俠存慨慷
伊河既東流 裒 維斗復北仰誰云風土殊始覺宇
宙廣骨聳終超騰神清誰懭恍鈞天夢豈眞 楠 廣
寒步空想銖衣入閶闔芥粒視北塊千官紫府崇
九奏彤庭暢摛文剪金炬 裒 晨家擁天仗清都蹈
咫尺弱水疊方丈絳旗雲霧開寶扇日月晃仁聲
被八表 楠 德意昭翠柱泥檢拯封崇芬馥嚴肸蠁
瑞氣藹重重森階瞻兩兩驂峯出天廚 裒 襄饌錫
中帑鳴珂接俊彥正笏遠偏賞德人笑采芝適客
棄拾橡茅茲要有方 楠 矢來本無獨湘纍但瓊詞
越相憶金像遺訣氣徒憤得計身何從豈如及承
平相與窮昭朗君行出飄風我滯心悒怏輕霜著

衰帽 裒 微雪留草莽離歌出蒹葭古甕卸盆盎兇
登匪一獲從至激孤獎城南燈火深 楠 塞北音書
駐春風漸拔拂臘水將滉漾詩成愈加險酒盡未
為殫雙眸秋水炯 裒 累語春波盪經行度崎危交
友希倜儻羈遊窮荒遠客憐薺倫光陰尺璧重
楠 事業千金賞行還鴈塔題復覩鴻都榜時來戒
步窘事至勿技癢脂牽本九近 裒 鐵石乃忠讜詞
林納疵癸書田討荒穢列仙會儒癯羣公極吏飽
陸生強吚嚶陶令終骯髒清心百壬避正色上帝
饗徒為捧心施莫學畫眉敞功名要無心造物端

有相行行遂初志操持記疇曩

國朝文類卷第五

國朝文類卷第六

五言律詩

春思　張澄

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

觀物　許衡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趙氏南莊　許衡

曉起北窻涼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麥裏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茅堂

晚上易臺　劉因

遺臺連廢壘落日晟遥岑海嶺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　劉因

朝遊樊子舘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碣石

生斷虹雲淡白返照雨疎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
愴情

雜詩　　劉因

堯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
封採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蔓麻腥黄犢巖居一
老農

聞昔蜚狐口奇兵入擣虚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
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説戰
爭初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
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
他年

關嶺通山後風謡柔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
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粮西風如有約乘興即
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睒帽竹溜細通
厨霜栗千封戸雲屏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鹿是
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
身江山資寇盜田畝化荆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

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
行膝穿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圖茅奄如畫可惜是
逃亡

過奉先　　劉因

閏遼承宋統此志亦雄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
摧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
上來

齋居雜言　　何榮祖

名教無窮樂真知在暮年中庸萬事畢太極一心
全世事頻觀易人情靜看天與來時有句率爾亦
飄然

寄暢純父治中　　姚燧

欲聞真息耗無使梓潼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
開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遥憶牛頭寺思親日
幾廻

輿病高崖道中作　　姚燧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皈
奔瘴鬼偏凌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秪覺白
頭新

舟達黄溪　姚燧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萋華兼露白檉葉未霜紅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姚燧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深披對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悅傷

感事　姚燧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

山取謗因饞惡貪權失巧閑此行雖鐵甲未足比熱顏

次韻書事　安熙

野性元孤潔無朋儘自皤業荒聞道淺靜久閱人多靈鳳寧棲枳冥鴻本避羅南遊有高興何處是滄波

病中齋居雜詩　安熙

多病交游少相看動浹辰賦詩聊遣興觀化足怡神問字有知己過門無俗人伊誰同此樂顧卜許東鄰

進詩一首　李孟

十年陪顧問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慚見事遲長城何自壞孤注莫相疑辟穀求仙者高明百世師

岳陽樓待渡　高思恭

楚水凝千里湘雲隔萬層城高秋浦月星雜夜船燈旅泥天誰管年光鴈可憑殷勤澹山色相送過巴陵

泊舟湘岸　李材

長沙今在眼青草舊知名二月風檣疾三湘雪浪

平藤深帝子廟花發定王城莫艤江南岸啼鵑處處聲

遊山寺　李材

行行行復止行到白雲間見客意不俗逢僧心便閑細泉分别澗小逕入他山擬借禪房榻追遊信宿還

送蘇子寧赴嶺北行省郎中　袁桷

貂帽護寒沙氷天闊歲華斷溪馳聽水密雪犬行車雲盡難尋鴈春深未識花昔人奇絶處八月鮮乘槎

往歲經游地寒蕪碧𡼨深雲開山後陣水咽隴頭吟雪白氈房重天青羽撒沉重華新雨露悲喜候車音

名酒　虞集

名酒不可得幽華誰送來秋霜垂鬢髮夕照在樓臺盡日山公醉何年庾信廻喚人吹玉笛移席坐蒼苔

題秋山圖　虞集

峯廻留深隱天清襲素袍棲身斷人蹟游目送鴻毛樹挂栖崖鶩藤懸飲子猱龍眠石澗冷虎嘯樹

根牢木客吟時共山樵奕處遭浮雲過水盡孤月挾霜高羽使來三島胎仙舞九皐左招玉斧飲右攬赤松遨空色收寥廓歷聲起繹騷彈琴遺古散載酒棹輕舠遂向圖中見誰能世外逃乘槎幾月至一泛九秋濤

送國王朶而只之遼東　虞集

太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公奕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宫鹿幣金遺酎熊侯筭失中河山仍鐵券寳玉右瑚弓投筆鄒枚秀揚荂荀綰雄寒雲依碣石涑雨灑遼東戎器橐藏盡賢書奏納同大夫勞贄御惇史采民風

朝廻即事　虞集

宫樹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閶道雲氣轉蓬萊畫漏沉沉鼓晨尊灎灎盃香霏簾底霧樂隱殿前雷祥瑞儀曹奏珍淳尚食催舞廷分鷺序跋獻過龍媒融雪微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廻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朝雨西閣待門開

石田山居　馬祖常

甲子人愁雨河田麥巳丹歲凶捐瘠衆天遠禱祠

難賈客還沽酒王孫自飽食更憐蠶面黑征戍出桑乾

積雨衣裳濕愁人是麥田泥將深没馬霧欲墮飛鳶爨火勞薪盡家居老屋穿墻根雜蛙蚓擬買蟹雜船

光山楓製錦潢浦荻飛綿秫熟何論酒魚來不計錢卜隣多野老求藥有神仙爲客留羹筍清晨步石田

四月淮天雨清林蔭碧池筍香隣瓮酒禽響客牕

蕘田鼓春迎社鄉巫夜賽祠漸知飄泊久自覺是農師

無麥夫何極吾憂隴畝空豈能驅盜賊得忍竄兒童奈麥充腸熟樵蘇救口窮無端縣小吏召役到疲癃

作客何多意淮南即是家自牽蘿屋小不正葛巾斜書嬾眠尤熟詩來酒更賒春天雲嫵媚相對坐鷗沙

竟日無賓主山房一禿翁竹光浮書碧花藥颭春紅田父分雞䊮鄰僧與鶴籠時行親杖屨未覺坐書空

淮南窮僻地先世有林廬花曙鳴山鳥芹春躍岸魚鼓琴仙度曲鍊杏客傳書朋舊如相覓休嗔禮法疎

郎中蘇公哀挽　馬祖常

墓門翁仲泣秋草九原深身世書盈屋鄉園樹滿林故人多執紼令子蚤冠簪曾作陽關曲今成薤露吟

癸酉除夕　劉汶

此夕何多感明朝過六旬乾坤又元統人物少咸淳酒厭山杯渌梅傷水國春燈前曾戲綵回首一沾巾

早春述懷　劉汶

春與年年別窮隨日日增眼明貪夜讀事少忘晨興倦鳥猶還木潛魚已陟冰栖遲唯故轍無夢到飛騰

七言律詩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元好問

纈䙡能醫病頰肥鶯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賣酒青林寒食過明粧高燭貴心違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長安感懷　楊奐

此心直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空擊楫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泰陵夜露滴金莖漢殿秋落日酒醒雙淚眼幾時清渭向西流

洛陽懷古　楊果

洛陽雲樹鬱崔嵬落日行人首重回山勢忽從平野斷河聲偏到故宮哀五噫擬逐梁鴻去六印休誇李子來惆悵青槐舊時路年年無數野棠開

南京遇仙樓　劉祁

倚天突兀聳高樓樓上人家白玉鉤落日笙歌迷
汴水春風燈火似揚州仙人已去名空在豪客同
來醉未休獨倚朱闌望明月鶯旗依約認重游

戊辰冬赴試西京　王華

慣攀蒼龍曉漏鍾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影迎
初日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儀鸞成異世此身雖
在已衰翁嗟回五十年前夢再著麻衣待至公

題劉京叔歸潜堂　薛玄

獨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波
心月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熊羆勞應夢肯教猿
鶴怨移文近來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秋思　杜瑛

壯心忽忽劇懸旌秋氣能令客子驚白鴈不聞雲
外過清霜先向鬢邊生銅駝巷陌周東土金鳳樓
臺鄴北城千古繁華俱一夢空餘草木戰風聲

和家弟誠之詩韻　段克己

欲歸誰不遣君歸却恨歸來事事違烽火未休家
信少山川良是故人稀黃金入手還能散白雪盈
頭不肯飛試問春愁都幾許長江滾滾日暉暉

雨後漫成　段成己

羈思紛紛不易裁晚涼扶病獨登臺翩翩幽鳥避
人去殷殷輕雷送雨來已拚此身閑裏老且將笑
口酒邊開安車待聘非吾事休作姑山隱逸猜

七月望日思親　許衡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堂夜靜燈
前語蔬圃春深膝下嬉將爲百年供色養豈期一
日變生離太山爲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燕城書事　魏璠

山勢回環西北高強燕自古出英豪地連雲朔偏
宜馬人襲衣冠盡帶刀塵暗玉樓無鳳宿雲埋金
水似龍韜可憐一片繁華地空見春風長綠蒿

送魯齋先生南歸　張易

袞袞諸公入省闈先生承詔獨南歸道逢時否貧
何病老得身閑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風三
月故山薇到家已及鬣生日布穀催耕隴麥肥

聞家大參南歸　林景熙

濱死孤臣雪滿顛氷氊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
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
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挽文丞相　徐世隆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皇封
齒日忠於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
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次范葯莊韻　宋衜

家近西湖六月涼蘭舟桂酾芰荷缸海門潮上波
濤壯天竺風來草木香今日悲秋吟楚些它年著
論辯兵亡君才位置聞人說宜侍詩仙七寶牀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　劉因

古金大定間人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置
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以遜

辭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熟惟食菽
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是天所食者不
可易也監察御史按行郡邑聞其行上之不報其
爲人蓋亦近於聖學之所謂狷史家之所謂獨行
者歟先父每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故鄉人至今
能道之古死無後其丘壠已爲樵牧區今過其居
亦莽焉荆棘中矣不覺感嘆夫發潛德而紀先賢
實後生之責也顧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先父之
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
公論書宿風流尚典刑感事重吟梟繹集懷賢誰
築聘君亭還家游子悲千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曉眺　劉因

巖姿濃淡似吾詩雲點青山學鬢絲老樹遺臺秋
最早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
來前古誰本爲登臨解陶寫豈知搖落更堪悲

易臺　劉因

望中孤鳥入消沉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河山有
燕趙百年風氣尚遼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
隨人意深無限霜松動巖壑天教搖落助清吟

望易京　劉因

亂山西下鬱岩嶤還我燕南避世謡天作高秋何
索寞雲生故壘自飄蕭誰教神器歸群盜只見金
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

海南鳥　劉因

越鳥群飛朔漠濱氣攙千古見真純紀千風景今
如此故國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
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兵兒是木人

朝回再次楊司業韻　吳澂

風吹仙樂下瑤臺閶闔中間翠輦來雲擁紅光千

丈遠日行黃道九天開百官星拱環金闕萬壽聲廻進玉盃共覩太平新氣象四方犴獄長春苔

代祀南嶽登祝融峯　趙世延

天風吹我躡雲根一覽群山蟻垤紛瀛海波翻初日上石壇人語半空聞炎荒作鎮荆吳遠元氣流形天地分何日東書煨芋室狐峰絕頂看浮雲

駕畋柳林隨侍　陳益稷

仙仗平明擁翠華景陽鍾發海東霞千官捧日臨春殿萬騎屯雲動曉沙白鶻韝翻山霧薄黃龍旗拂柳風斜太平氣象民同樂南北梯航共一家

題許仲仁詩卷　程鉅夫

殘雪詞林退食時小牕開卷鬢如絲音傳正始誰同調氣逼元和稍自持文字不隨前輩盡風流却許後人知霜清日冷梅花瘦獨對爐熏看欲癡

岳陽樓　梁曾

樓前秋水健帆開樓上涼風舞袖廻萬里舟航通鳥道四時雲雨護龍堆江山如此不一醉歲月幾何能再來欲問老髯求鐵笛月中吹上紫荆臺

題麻姑壇　郝天挺

路入雲關仙境佳瓊田瑤草帶烟霞貯經洞古無遺檢養藥爐存失舊砂青鳥不傳金母信紫鸞應返玉皇家巖扉不掩春長在開盡碧桃千樹花

都門春日　李材

綺陌香塵逐玉珂彤樓花暗弄雲和光風已轉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掛管絃鳴曙早水亭簾幕受寒多少年易感傷春思喚取青娥對酒歌

禁城秋夕　李材

絳宮星淡海無波九陌猶聞動玉珂閶闔微雲藏夕漏建章明月挂秋河此身天地流萍遠故國關山落木多欲聽鈞天塵夢隔紫簫吹盡桂婆娑

元日賀裴都事朝廻　李材

海上瓊樓接五城人間歌吹近蓬瀛雲移豹尾旂旌動日射螭頭劒佩明拜舞盡隨仙仗入退歸遙認玉珂鳴欣欣百草含春意得傍東君暖處生

壽杜侍御　李材

黃閣老臣躔婺谷法冠蒼佩陪霓旌八龍委蛇搖春雨一鶚搏控明秋毫華勳玉冊耀天府雄章銀筆翻雲濤舉觴獻壽碧桃晚南極正與文星高

和王御史春詩韻　李材

鶯啼燕語花漸稀天明海碧涵晴暉洛陽臺榭春

色在山陰衣冠昔人非夢雲何處繖瑤席舞雪誰家裁紵衣獨有倚闌無限思迢迢煙草暮鴻飛

送省郎楊燿卿使雲南　李材

飄颻使節出金閨郭隗臺前暫解攜天入五溪無雁到地經三峽有猿啼子雲舊里風煙在太尉家聲日月齊後夜客槎何處望秋河迢遞碧雲低

席上賦老松恠栢圖　李材

仙人解衣盤薄贏造化慘澹秋毫端枝柯千仞入層溪笙簫萬壑鳴鸞鶯端堂中日月不可老壁上雷雨何時乾我來醉卧北窗下夢跨黃鵠天風寒

次韻苔友見贈　安熙

高山流水趣何深萬古千秋一素琴白石清泉成雅志光風霽月負初心伏龍應羨雲生谷獨鶴不驚鴉滿林無用楚夫宜揣分商家元自有甘霖

留別都城諸公　李京

蒼龍雙闕鬱岧嶢曾侍鵷鸞趁早朝往事已隨塵滾滾虛名贏得鬢蕭蕭長林豐草空相憶瘴雨蠻煙苦見招借問都門門外柳爲誰留著最長條

國朝文類卷第六

國朝文類卷第七

七言律詩

聞擣衣　趙孟頫

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苜蓿總肥宛騕褭枇杷曾泣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昔何待他年始惘然

溪上　趙孟頫

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問園田學種瓜

道場山　趙孟頫

絕頂清秋凌翠煙登臨應費酒如川平生能着幾兩屐負郭何須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雙溪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壁有路何當緣

蛾眉亭　趙孟頫

天門日湧大江來牛渚風生萬壑哀青眼故人攜酒共兩眉今日爲君開蒼崖直下蛟龍吼白浪橫空鸛鶴迴南望青山懷李白沙頭官渡苦相催

多景樓　趙孟頫

層頭官閣幾時脩繞檻長江萬古流白露已零秋

草綠斜陽雖好暮雲稠平南籌策張華得治內人才葛亮優景物未窮登覽興角聲孤起筧城秋

雨華臺 劉因王故人劉叔亮墓 趙孟頫

雨華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煙入望中人物車書南北混江山襟帶古今同昆蟲未蟄霜先霣鳳鳥不鳴江自東綠髮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冢酹西風

過岳王墓 趙孟頫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凉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錢唐懷古 趙孟頫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游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海子卽事 趙孟頫

白水青林引興多紅裙翠黛奈愁何底從暮醉兼朝醉聊復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老魚吹浪動新荷餘不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釣蓑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趙孟頫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心觸處閒猶欠抱琴來託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城南山堂 趙孟頫

手種青松一萬栽草堂留在翠屏隈推窓綠樹排簷入臨水紅桃對鏡開春雉雊迎朝日出暝禽啼傍夕陽來山妻也有幽棲意數日遲留不肯廻

春日言懷 趙孟頫

點點飛花欲送春萋萋芳草政愁人黃蜂釀蜜經營急紫燕銜泥來去頻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逆不長貧久知來富都無益但喜論詩若有神

紀舊游 趙孟頫

二月江南鶯亂飛雜花開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妬舞衣金鴨焚香川上暝畫船撾鼓月中歸如今寂寞東風裏把酒無言對夕暉

東陽八景樓 趙孟頫

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闖遊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瓈合南去千峰紫翠圍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贈周景遠田師孟 趙孟頫

與子同客帝王州一日不見如三秋風高氣肅鴈

聲急天晴日暖蛛絲游籬下黄花爲誰好水邊紅樹令人愁世間萬事可撥遣日日痛飲醉即休

金陵懷古　趙孟頫

銅雀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烟花樓閣西風裏錦綉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溪城秋色催遲暮愁對黄雲没斷鴻

和周待制朝迴詩韻　袁桷

雉尾高張擁玉皇彤庭金榜粲明光舞階飛絮呈滕六執戟傳臚轉阿香珠帽蕭蕭雙窈窕翠旌雲影互方洋侍臣誰近前階立願紀堯年化日長

蛾眉班肅整皇皇恰匝松陰漏午光舞翻當軒催進酒袁函登陛促傳香六龍捧御雲中日三象輪琛績外洋欲識兩宮清淨理薰風殿角漏初長

無題次伯庸韻　袁桷

金縷歌殘月滿江玉顏曾憶侍油幢象床雲重恩專壹鯨錦波翻賜疊雙春淺政宜氊作幕夜涼深恨蝕爲窻浣紗可是無虛匹側足寒溪濺石淙翠簾匝匝護朱光千葉宮桃滿院香閬苑有鸞通尺素虛橋無鵲寄流黄上林賦罷歸巴蜀與慶詞工誦夜郎不是月中親度曲世人那解聽霓裳

相期來似石城潮日望晴虹結絲橋却月眉愁歌漸遠淩波步近意非遥抽琴有恨迴清角疊袖無壓轉綠腰弄玉最憐隨鳳去秋來誰與伴吹簫白髮詞臣兩耳垂華腴堆笏頤牛豐宮娥引燭催麻日院吏傳更寫制時蠟撚化生秋夕賜翠標疊勝歳華移低頭欲説唐朝舊願侍虞皇進玉巵

奉題延祐宸翰　鄧文原

欽惟　仁宗上承祖武蒐羅俊彥求治靡寧尤尊禮儒臣務敦風化由是治書侍御史臣郭貫擢禮部尚書凡在選者六人惟貫進秩有加親灑宸翰

昭示龍光忝備臣僚咸增鼓舞集賢直學士臣鄧文原謹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宵旰需賢表薦紳秩宗首選賛華勛官聯天府璇璣象帝闡河圖琬琰文曾聽蕭韶瞻曉日仰攀弓劒泣秋雲小臣作頌稱仁聖湛露承恩未足云

題小薛王畫鹿　鄧文原

禮樂河間雅好儒曾陪校獵奉鑾輿畫長靈囿觀遊後政暇嘉賓燕集餘蛺蝶圖工人去久騶虞詩好化行初宗藩翰墨留珍賞憑仗相如賦子虛

陪高彥敬游南山　鄧文原

不到南山又一年離離秋草㬠寒泉東林蕭散開
蓮社西晉風流棹酒船古寺雲烟終日合長松風
雨半空懸謝公未了登臨興故向禪房借榻眠

郎中蘇公哀挽 志道　　鄧文原

塞垣重鎮雪雲堆畫諾人稱幕府才流馬道窮逢
歲儉涸魚民病得春回陽關猶記歌三疊杜老依
成賦八哀夜靜燕臺山月冷秪疑化鶴一歸來

司業禮公哀挽 元禮　　貢奎

山立庭紳縱衆觀名高真不愧儒冠文章清廟藏
琛玉勳業烏臺鎮羽翰謇直朝端知有子貧憐身
後似無官百年耆舊彫零盡展卷哀辭忍淚看

王内翰哀挽 惲　　張養浩

東髮耽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先朝十老今
餘幾當代三王獨數君李賀屢煩韓愈駕羊曇空
阻謝安墳玉堂冢宰人何在落日淇川滿白雲

送袁侍制扈從上京　　虞集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無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
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櫜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
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獨有揚雄賦最高

朝廻和周侍制韻　　虞集

三十六竿吹鳳皇九重春色絢天光卿雲微動旌
旗暖湛露初晞草木香貝葉神師東夾領金輿馴
象北泮洋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送朱生南歸　　虞集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爲我問臨川幾家橘柚霜
垂屋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游憐遠道試從父
老說豐年寒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題南野亭　　虞集

門外烟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横北極知
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游留客釣上林鶯
轉把杯聽莫誇韋曲花無賴獨擅終南雨後青

歸蜀　　虞集

我到成都住五日駟馬橋下春水生過江相送荷
主意還鄉不留非我情鸕鷀輕筏下溪足鸜鵒小
窻呼客名頼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自仁壽廻成都　　虞集

還鄉思速去鄉遲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留看題
壁字山僧打送捨田碑胡桃笻竹南方要盧橘枇
杷上國知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三顧欲何之

謝周南翁　　虞集

使過池陽開上日好懷浩蕩爲君開江千維楫車馬集亭上持盃風雨來通夜魚龍聽語竟明年能驚憶朝廻九華秋色翠可食爲問謫仙安在哉

送李通甫赴湖南行省都事　虞集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瑣文書簡雨過滄洲杜若新應共庾公揮扇坐每尋崔顥賦詩頻三公舊掾多爲相行見廻車載繡茵

御溝詩次宋顯夫韻　虞集

御溝雪融三月初鳧鷖鴻鴈總來居蒲桃水綠可爲酒楊柳條青堪貫魚逶迤天河起箕尾滉漾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傍飛燕隄上風來濕舞裾翠輦時留金騕褭錦波不着玉芙蕖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予

試院書事　馬祖常

棘闈粉署隔重墻校藝分官屬正郎五夜風簾燒蠟燭九天冰樹刻龍香周旋接武尚書履供帳留茵御史床臚唱閤門春色曙侍臣應奏慶雲章

題光山縣孔宰疏風亭　馬祖常

光山近在故山西樹滿岡頭稻滿畦隣屋讀書相教授社祠醉酒共提携水牛礪角嫌畊少野蠒抽絲喜價低春雨行田無從吏獨騎扇馬畏青泥

送宋顯夫南歸　馬祖常

琵琶溝北識君初藉甚才華二十餘欲賦兎園干孝邸不因狗監進相如瀟湘路熟逢知已韋杜天低望故居携幼歸來拜丘壟南遊莫戀武昌魚

駕發　馬祖常

蒼龍對闕夾天閽秋駕凌晨出國門十萬貔貅騎騕褭一雙日月繡旗旛講蒐獵較黃羊圈錫宴恩沾白獸尊赫矣漢家人物盛馬卿有賦在文園

送袁德平歸越　王士熙

平湖如鏡靜秋波禹穴西風捲碧蘿狂客有船都載酒道人無字不籠鵝床頭舊笏青雲近窻下殘編白雪多燕市塵深拂衣去海門何處問漁蓑

送王在中代祀秦蜀山川　王士熙

太華雲連蜀棧低柳花三月紫騮嘶香浮曉露金盤濕旛拂春烟絳節齊策牘當年登桂苑詞林後夜趁芝泥長安遊客應無數誰共王褒頌碧雞

題郭忠恕九成宮圖　王士熙

鐵馬歸來定太平九成宮殿暑風清龍蟠古洞長藏雨鳳入層臺自度笙畫棟塵空巢燕去蒼崖雲

掩路碑横秦川忽向丹青見塊夢依稀識化城

驪山宮圖　王士熙

翠領含烟曉仗催五家車騎入朝來千峯雲散歌樓合十月霜晴浴殿開烽火空臺留草樹荔支長路認塵埃月中人去青山在始信昆明有刼灰

題鮮于伯幾與仇康訪帖　王士熙

三生文采趙公子四海聲名仇使君彈琴不作廣陵散焚香遥駐博山雲玉署春來鸎漫語繡衣人去鴈空聞龍蛇兩紙光如玉即是安西與右軍帖其之語曰趙公子明日欲過寒舍看書畫康訪相公能一來焚香彈琴亦佳趙公子子昂也後亦有跋

帖康訪字彦中今其子公柏御史寶藏此帖

寄上都分省僚友　王士熙

天上風清暑盡消尚方仙隊按雲韶白鵝海水生鷹獵紅藥山岡詐馬朝涼入賜衣飄細葛醉題歌扇濕輕綃河堤楊柳休傷別八月星槎到鵲橋

畫省薫風松樹陰合歡花下日沉沉腐儒無補漫獨坐故人不來勞寸心紫極三台光景接洪鈞萬象歲年深灤江回首九天上誰傍香爐聽舜琴

題節婦　王士熙

寒窓機杼泣秋風鏡影鉛雲不汝同明月有光生夜白貞松無夢妬春紅羅襦舊繡天吳折綠綺離弦海鶴空陌上行人指華表閉門疎雨落梧桐

上京次伯庸學士韻　王士熙

侍臣催講御階西雲靜觚稜曉色低天闕神州畢兩漢地連碣石轉三齊含香晝永閑青瑣視草堂幽濕紫泥最憶東山老松樹秋風應有鶴來栖

大都雜詩　宋本

抛却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畫闌九陌橋如月綠影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王中朝才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繡錯繁華徧九衢上林辭賦漢西都朱門細娉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翊皇圖東鄰白面生紈綺笑殺揚雄即一區

瀝瀟曉月墮蒼烟十一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珞瞿曇寺豪竹哀絲瑇瑁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嵩呼祝堯年

形勢全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玄武鈎陳騰王氣白麟赤鴈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生

姑蘇臺　劉致

麋鹿應知易代頻吳越誰唱不堪聞捧心臺晴黎花月抉目門深薜荔雲江闊水犀歐冶劒氣騰金虎闔廬墳計然已死鴟夷逝寂寞五湖西日曛

綿竹縣治　楊靜

通衢砌石蘚生鱗三兩人家屋宇新嚴子有祠存故里魏公無第與比隣傳訛共說千年樹問話那逢百歲人回首向來佳麗地暮雲斜日紫薇春

燕中懷古　李源道

荆卿墓上草離離郭隗臺邊對落暉戰國山川秋氣壯中原豪傑曉星稀乾坤納納無人識南北年

年有鴈飛說似瀘溝橋畔柳安排青眼送將歸

宗陽宮翫月　楊載

老君臺上涼如水坐看氷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蛟龍並起承金牓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擬去京師　楊載

囊衣橐載道傍車人事匆匆歲欲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鴈相呼蘋菁散漫根猶美桑柘蕭條葉正枯却上高丘重回首五雲繚繞帝王都

貢袁諸公修史　楊載

詔編國史有程期正是諸郎儤直時虎士守門宮窈窈鷄人傳箭漏遲遲窻閒夜雨銷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才大各稱天下士書成當繼古人爲

宿李陵臺　周應極

曠野平蕪入壯懷征鞍小駐李陵臺關河萬里秋風晚霜月一天鴻鴈來持節蘇卿眞壯士開邊漢武亦奇才千年懷古無窮意且向郵亭酌酒盃

睢陽懷古　李鳯

睢陽城郭刼灰餘風景蕭條市井疎堤接汴梁分驛路地連齊魯幾兵車張巡戰壘沙沉戟闕伯提

封草滿墟珍重開元遺寺在石幢猶刻魯公書

周氏慈雲菴　揭傒斯

韓阿松栢對烟飛丞相文章入鳳池華屋青山春掩冉浮雲流水暮逶迤哺烏時拂巖花落馴鹿長環宰樹悲唯有慈孫禁垣裏年年南望不勝忍

國朝文類卷七

國朝文類卷第八

五言絶句

錄汴梁宮人語　楊奐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床
前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
身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慇懃上玉
階
翠翹珠掻背小殿夜藏鈎蓦地羊車至低頭笑不
休

内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
寒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
錢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
時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内人催步輦不候景陽
鐘
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
盃
聖躬香閣内只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
肌
今日天顔喜東朝内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
回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年更不
來
從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薰
香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挍似有心
情

爲道圍城久粧奩鬭犒軍入春渾斷絶飢苦不堪
聞
監國推梁邸初頭静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宮
時
別殿弓刀響倉黃挾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
粧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針線記得在窻
間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

生

酬昭君怨　楊奐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繡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

春日　劉因

游絲困無力欲起重悠揚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石鼎聯句圖　劉因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訢

螻蛄　劉因

後利前還溢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兎尾即此見羲文

薔薇　劉因

色染女真黃露凝天水碧花間日月長朝暮閱兩國

采薇圖　盧摯

脈藥求長年孰與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

題張尹書巢　吳澂

食息不離書令尹非蠹魚騰身出巢外綱簡不如
吾

醯雞甕裏天露蟬殼外身此巢何處著六合一微
塵

題江州庾樓　賀復孫

宿鳥歸天盡浮雲薄暮開淮山青數點不肯過江來

錢選宮人圖　安熙

露冷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悵望碧雲深

市莊　王結

市莊主人踏門徵詩短歌六章用塞雅命其卒章之亂聊示莞爾之謔云躬畊之暇擊壤緩歌抱膝微吟亦足以超然於天壤間也

烏府振弘規鳳閣司婉畫退食休別墅逍遥古樂
國

沃若成都桑斕斑青門瓜隱顯亮殊途高致惟一
家

晨鍾趨朝班日旰遊市莊兩兒帶經鋤弈世流芳
芳

若人孔氏徒臺閣揚清風休日植杖耘高揖荷篠
翁

城居匪湫隘桑果連畛畦吾廬有高與何必空山
棲

老我縛塵纓山林渺遐想羨君市有莊取魚兼熊
掌

節婦黃氏　馬祖常

白日松臺闕青山石椁沉千年哭夫淚下入九泉深

過李陵臺　馬祖常

蹛林閭野祭漢室議門誅辛苦樓蘭將淒涼太史書

七言絶句

讀汝南遺事　楊奐

軹道牽羊事已非更堪行酒著青衣裹頭婢子那知此爭逐君王烈焰歸

六朝江水故依然隅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温無遠略竟留王猛佐符堅

明皇擊梧圖　李俊民

不使梨園弟子知太平音在鳳凰枝一朝野鹿銜

花去長恨秋風葉落時

過陳司諫墓　劉祁

鸞坡烏府舊遊空三尺孤墳野寺中猶有憂時心不死墓門昨夜起秋風

瀟湘夜雨　李冶

遠寺孤舟墮渺茫雨聲一夜滿瀟湘黃陵渡口風波暗多少征人說故鄉

墨海棠　李冶

漢宮愁絶冷煙敲一醮劉郎兩鬢絲甲帳夜寒銀燭短六銖雲帔獨來時

征南口號　杜瑛

春早雲南麥已黃瀘江烝霧水如湯馬蹄半帶陰山雪變作人天六月涼

春日雜詠　徒單公履

東風簾幕半塵埃歌舞臺空晝不開試問雙飛新燕子今年社日爲誰來

登北邙山　楊果

干戈叢裏過壬辰原上纍纍冢墓新寒食清明幾家哭問來都是陣亡人

魏家池館姚家宅佳卉而今採作薪水北水南三

二月舊時多少看花人

村居　楊果

草堂有燕賀新成沙渚無鷗續舊盟湍徑落紅風掃靜一渠春碧雨添平

春波淡淡捲寒漪長日蕭蕭靜竹扉村舍蠶催桑葉大山田鹿食麥苗稀

峴山秋晚圖　楊果

江水江花遠大堤太平歌舞習家池而今風景那堪畫落日空城鳥雀悲

太真教鸚鵡圖　馮渭

溫泉賜浴意融怡猶念寧王玉笛吹却怕能言泄幽事丁寧愼勿語人知

覃懐春日　趙復

江南江北半浮生蹤跡居然水上萍竹雞啼罷山雨黒蠶子生時桑柘青

春晴　劉辰翁

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無因化作千胡蝶西蜀東呉欵欵歸

新燕池塘緑雨肥初晴未暖日光微角巾猶帶花梢濕繞倚闌干見絮飛

春浦帆歸圖　孟攀鱗

涵空水色碧於苔照眼山光翠作堆疑是桃花源上客輕舟天外得春來

杭州聞角　梁棟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江南第一州

有懐　劉秉忠

雨過幽庭長緑苔東風時爲掃塵埃無人曾見春來處門外桃花只自開

風雨圖　許衡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塗風雨横倉惶何處覓前村

風雨廻舟　張孔孫

風雨來時撥棹迴濟川心事有誰知停舟且做江湖夢浪靜風恬未是遲

水仙花　商挺

海上三山璧月明人間誰識許飛瓊秋風吹上青鸞背來散天香與素英

明月珠衣翡翠裳氷肌玉骨自清涼不隨王母瑶池去來侍維摩病几傍

書事　劉因

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横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畔聽啼鵑

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歳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舘儒冠爭看宋師臣

風節南朝若不伸泝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此是黄河最上源

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

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

山寺早起　劉因

松窗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
已去半簾紅雨落無聲

讀史評　劉因

記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

山行　劉因

西崦人家竹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
才見流盡巖花春不知

山家　劉因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
門望鵲聲先我到山家

寫真詩卷　劉因

龍祠嶽廟盡冠巾雨露何關土木身不是二程窮
物理誰從一髪辨天真

己巳春往均州　宋衜

武當卻立翠屏新碧玉溶溶漢水奔如畫江山千
古在城闉幾度戰塵昏

觀出獵　宋衜

金鈚染血犬銜毛倒臂蒼鷹掣錦絛紅日下山秋
塞闊齊驅野樂陣雲高

平原馬首鷹行齊狡兔深藏鳥不飛環立傳觴人
半醉斜欹貂帽雪中歸

壽陽梅莊圖錢選畫　王思廉

一聲白鴈度江潮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亡
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

昭君出塞圖　王思廉

黃沙堆雪暗龍庭馬上琵琶掩淚聽漢室御戎無
上策錯教紅粉怨丹青

汾亭古意圖　張䃳

漢家宮闕白雲秋魏國川原過鴈愁萬古松風一
茅舍不隨華屋變山丘

關山風雨圖　張䃳

山氣凝寒雨不開江濤拍岸雪成堆漁翁慣識風
波惡天際孤舟已早迴

絶句四首　趙孟頫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温燕子不來花
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湘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暑氣微庭院日長賓

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搖落山川草樹稀白雲時送鴈南飛苦無綠酒酬佳日猶有黃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楊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鴈過江南江北總多情

錢選畫花　陳儼

霅翁夙號老詞客亂後却工花寫生寓意豈求顏色似錢塘風物記昇平

題道院　高克恭

綠陰無際壓春苔爲愛幽深手自栽風月早知煩

耳目不教春筍過墻來

草色痕迂遶兩楹蚤陰才過午陰清斜陽又送西軒影一就移床待月生

無錫山中留題　高克恭

山深自昔無車馬道在何曾畏虎狼秖恐閑人來看竹淋漓醉墨汚新墻

即事　高克恭

古木陰中生白烟忽從石上見流泉閑隨屈曲尋源去直到人家竹塢邊

過弋陽　高克恭

雷聲驅雨過山西山腹雲根似剡齊日暮牧兒歸不得料應白水漲前溪

過信州　高克恭

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攙馬過春光更比路人忙

過京口　高克恭

北來朋友不如鴻幾箇西飛幾箇東多少登臨舊臺觀闌干閑在夕陽中

寄王總管　李昶

華陽東下古梁州五馬旌旗擁上游腸斷寒江衣

帶水令人空望鎮南樓

過故縣垻　李昶

憲宗皇帝射臺高氣壓蠻江萬丈濤王輦不歸巖樹冷白雲何處醉蟠桃

杏花始開小酌　安熙

生紅和露滴胭脂又到芳春寂寞時便擬提壺花下醉却愁羞殺背陰枝

杖藜吟遶去還來收拾春光入酒盃自是風花要題品等閑蜂蝶莫相猜

和郭安道治書韻　周馳

西風吹起白頭波半夜扁舟掠岸過不向長橋酤
一醉滿天明月奈秋何
君醉淋漓我浩歌古人爲恨復如何秋來幾日渾
無賴已有新霜着芰荷
江間小艇數能乘活計今如船子僧近喜老妻能
斫膾欲令稚子學扳罾
久客思歸歸未能題書附與遠遊僧吳松江上鱸
魚美何處人家不下罾

遼陽高節婦　王結

天東長白近蓬瀛縹緲仙人王雪清鳳去紫簫聲

巳絶青鸞獨跨上瑶京

秋懷　曹元用

沙磧秋高宛馬肥哀笳一曲塞雲飛南都兒輩應
相念過盡征鴻猶未歸

贈李祕監至治間曾畫御容　張養浩

封章曾拜殿廷間凜凜丰儀肅九關廻首橋山淚
成血逢君不忍問龍顏

青山白雲圖　虞集

獨向山中訪隱君行窮千澗水沄沄仙家更在空
青外只許人間禮白雲

水芙容　虞集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
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木芙容　虞集

九月襄王燕渚宮霓旌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
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春雲　虞集

春雲冉冉度宮城樓雪初融水半生行過御溝成
久立舉頭枝上有啼鶯
雨裏輕塵道半乾朝廻隨處借花看墻東千樹垂

楊柳飛絮時來近馬鞍

聽雨　虞集

屛風圍暖髮毿毿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
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
何處宅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無端繞屋長
松樹盡把風聲作雨聲

庚午廷試次韻　虞集

侍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
花合傳勑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移　聖主自觀新

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曹將軍馬　虞集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疋昭陵風雨夜聞嘶

寄家書　馬祖常

春雲閣雨花泥少池上波平飛白鳥蓟中河外盡天涯蓮葉圓時身到家

題柳道傳詩卷　馬祖常

九曲珠穿蟻度絲雙環鏡透月輪虧人間自有鵷鸞侶早奏蕭韶見鳳儀

宮詞　馬祖常

華清水殿繡芙蓉金龠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鍾

銀床井冷露溥溥半臂薰衣剗辟寒不恨長門冬夜永小奴休報蟻羅單

長門月轉漏聲催自熨寒衣減帶圍休怕宮家嫌體弱細腰曾是楚王妃

合宮舟泛濯龍池端午爭懸百綵絲新賜承恩脂粉碓上陽不敢妬娥眉

繭館繅絲濕翠翹夫人纖指織龍綃羅襦雙珮清晨響只恐君王有晏朝

八姨粉翠錫千緡脂盝新粧百寶勺白髮上陽宮女老補衣重折繡麒麟

卯酒微微解宿酲催花羯鼓報新聲君王好錫承恩宴辛苦邊頭百將營

露蘭研粉壽陽粧奩内新燒百刻香圓舌教成鸚鵡語偷將玉笛送寧王

銀河七夕渡雙星桐樹逢秋葉未零萬歲君王當宁坐妾身不願命如萍

花氣烝霞淑景明望仙樓上看彈箏李謩吹笛宮

牆外學得梨園第幾聲

孟光舉案圖　王執謙

白髮梁鴻與世乖賴逢光也配其才五噫歌罷愁無奈不覺春從案上來

題甄氏訪山亭　陳觀

水流花落石生雲日靜風喧草欲薰老去風流猶未減一丘一壑要平分

雨後西山翡翠堆結亭直欲近巖隈從今記取溪頭路一日須來一百迴

清明日遊太傅林亭　辛文房

隔水園林丞相宅路人猶記種花時可憐總被風
吹盡不許遊人折一枝

玉簪　　張淳

開軒俯瞰碧雲衢白筆含香半吐鬚帶露折來何
處可膽瓶秋水澹如無

過郝參政墓林　　鮑仲華

茂林喬梓上干雲禁葉曾沾雨露恩萬古西山青
不斷鳥啼花落幾黃昏

國朝文類卷第八

國朝文類卷第九

詔赦

即位詔 庚申年四月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
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
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
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
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
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
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

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馹騎
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
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
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
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
太祖嫡孫之中　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
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
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　祖訓傳國大典於
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
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

屬時多艱若涉淵氷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飢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歷數攸歸欽應 上天之命勲親斯託敢忘 列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中統建元詔 王鶚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

載擴丕圖稽 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號為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權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后於戲秉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予至懷

中統元年正月赦 王鶚

我國家
列祖肇基 先皇繼統惟圖日闢於疆宇未免歲耀於兵威事有當為時難遽已朕獲承丕祚已降德音念士卒暴露者久之而人民離散者多矣干戈載戢田里俾安不期同氣之中俄有鬩墻之侮顧其沖幼敢啓茲謀皆被熒讒相濟以惡彼既階於禍亂此當應以師徒朕惟 父母兄弟之親 宗廟社稷之重遣使敦諭至于再三亂紀執迷曾無少革以致宗族共怒戈甲乃興重念兵方弭而復徵民甫休而再擾危疑未釋反側不安詿誤者至

及於無辜拘囚者或生於不測非朕本意盡然傷心宜推曠蕩之恩普示哀矜之意於戲悛心或啓忍加管蔡之刑內難既平迓續成康之治

賜高麗國王曆日詔 中統五年正月 王鶚

諭高麗國王 植獻歲發春式遘三陽之會對時育物宜同一視之仁睠爾外邦忠於內附肇因正旦庸展賀儀方使介之還歸須策書之播告今賜卿中統五年曆日一道卿其若稽古典敬授民時勸彼東嵎之氓勤於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用康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至元改元赦 中統五年八月　王鶚

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慶基內難未戢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賴　天地之畀矜暨　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於戲否往泰來迓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

建國號詔 至元八年十一月　徒單公履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

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頒授時曆詔 至元十七年六月　李謙

自古有國牧民之君必以欽天授時爲立治之本黃帝堯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爲日官者皆世守其業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聖之術每置閏於歲終古法蓋殫廢矣由

兩漢而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因仍沿襲以迄于今夫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今命太史院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其度數之真積年日法皆所不取庶幾脗合天運而永終無弊乃者新曆告成賜名曰授時曆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頒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清冗職詔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　李謙

惟我

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未暇舉

行迨予圖大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
公議法前代之彝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
紀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内外之分日益
月增官冗人濫眘勑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
承比聞近侍之言謂蓋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
壅上聞苟尚蹈匪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
規於戲官不必備惟其人朕恪守已成之憲爾尚
克勤于乃事卿永肩圖報之心

加封五嶽四瀆四海詔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 閻復

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宇
之内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荅
靈貺可加上東嶽爲天齊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
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
貞玄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爲廣
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
瀆清源善濟王東海 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
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仍各遣
官詣祠致告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

興師征江南諭行省官軍詔 王構

爰自

太祖皇帝以來彼宋與我使介交通殆非一次彼
此曲直之事亦所共知不必歷舉迨我
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師次鄂渚彼賈似
道遣宋京詣我近臣博都歡前河南路經略使趙
璧請罷兵息民願奉歲幣于我朕以國之大事宗
親在上必須入討用報而還即位之始追憶是言
乃命翰林侍講學士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
之計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惟和與戰宜嗣報音
其何與於使哉而乃執之卒不復命至如留此一
二行李於此何損於彼何益以致師出連年邊境
之間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
陽被圍五年旅拒王師義當不貸朕先有成命果
能出降許以不死是既降附之後朕不食言悉全
其命冀宋悔過或啓今圖而乃迷執罔有悛心所
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爾等水陸並進爾
等當布告遐邇夫以天下爲事爰及干戈自古有
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若彼界軍民官吏人等去
逆效順與衆來降或別立奇功者驗等第官賞遷
擢其所附軍民宜嚴勅將士毋得妄行殺掠父母
妻孥家口毋致分散仍加賑給令得存濟其或固

拒弗從及迎敵者僇戮何疑

即位詔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 王構

朕惟
太祖聖武皇帝受 天明命肇造區夏 聖聖相承光
熙前緒迨我
先皇帝體元居正以來然後典章文物大備臨御
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略厚澤深
仁有以衍 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 昭考早正儲
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缺望顧惟眇質仰荷
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

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
賢戚畹官僚之舊謂 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
曠體承 先皇帝夙昔付託之意合辭推戴誠切
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尚念 先朝
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勳
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

五鎮山加封詔 大德三年 王構

朕惟九州之有鎮山三代以爲常祀嶽瀆四海加
封爰自于先朝疆理羣方同饗宜遵於舊制乃眷
粹靈之懿其增號秩之華今加上東鎮沂山曰元
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曰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曰
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曰貞德廣寧王中鎮
霍山曰崇德應靈王地德恒安功協成于奄奠民
生感阜治浸格于隆平仍命所在有司以時致祭
務盡精嚴尚冀歆承益孚嘉貺

建儲詔 大德九年六月 閻復

惟我
太祖聖武皇帝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規模宏遠預建儲嗣式
與古合朕恪遵 祖宗成憲允協昆弟僉言立嫡子

德壽爲皇太子茲有日矣比者遠近宗親復以爲
請又中書百司及諸老臣請授冊寶昭示中外朕
俯從衆願於今月五日授以皇太子寶所有冊禮
其如常制屬茲盛舉宜布新恩於戲慶衍無疆既
正名於國本仁同一視尚均福於黎元

即位詔 大德十一年五月 閻復

昔我
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
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内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
祚朕曰 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

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遽
聞宮車晏駕適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勲相與定策
於和林咸以朕為
世祖曾孫之嫡　裕皇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
大寶朕謙讓未遑至于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
復請於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為不軌賴　祖宗之靈
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禀命　太后恭行天罰內
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　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
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
任大守重若涉淵氷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而更

始於戲丕承丕顯敢忘持守之心于蕃于宣勉效
忠勤之力共毗新政聿底隆平

行銅錢詔至大二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
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
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
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
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姚燧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　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
太祖為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
睿宗仁孝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
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
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察八而蓋愆前人
盡率部衆歸命闕庭及闊闊出謀為非覬未忍置
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刹上為　列聖報德冥

冥下為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　聖母
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
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
予治期底隆平

即位詔至大四年三月　姚燧

惟昔　先帝事
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
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
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

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　先帝奄棄天
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繩既有成命非與
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
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
是用經時今則上奉　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
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
位乃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
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
政事完澤李道復辟從新拯治其可爲令法程拯
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乃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
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弼替朕命

行科舉詔　皇慶二年十一月　程鉅夫

惟我　祖宗以神武定天下
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才之
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
承丕祚繼志述事　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
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
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
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
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
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眞
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即位詔　延祐七年三月　張士觀

洪惟
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
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以聖繼聖迨我
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羣生君臨萬國十年于茲
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本協謀宗親授予册
寶方春宮之與政遽　昭考之賓天諸王貴戚元
勳碩輔咸謂朕宜體　先皇帝付託之重

皇太后擁佑之慈既深繫於人心詎可虛於神器
合辭勸進誠意交孚乃於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
於大明殿誕受惟新之命膺推在宥之恩尚念
祖宗丕緒持守維艱萬幾之繁罔敢暇逸更賴遠
近勳戚左右臣鄰咸一乃心以輔予治

至治改元詔　元明善

朕祇遹詒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
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被服衮冕恭詣
于　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
用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

始可改延祐八年爲至治元年於戲奉先思孝式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肆廣錫民之福

命拜住爲右丞相詔至治二年十二月　袁桷

帝王之職在論一相于以表正百司綱領庶績朕纘承丕緒厲精圖治然而澤有所未洽政有所未舉豈委任之道有遺闕歟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拜住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一新機務使邪正異途海㝢乂寧以復中統至元之治於戲朝廷旣正著端本澄源之功風俗斯醇廣摩義漸仁之化

諭安南國詔　曹元用

諭安南國世子陳日熿我國家誕膺景命撫綏萬邦德澤普加靡間夷夏乃者先朝奄棄臣民朕以裕皇嫡孫爲宗戚大臣之所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承天叙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歲爲泰定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賫詔往諭爾國賜爾授時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内附有年矣我國家遇卿甚厚以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累發兵相侵朕爲之惻然于中不知卿何爲至是豈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民俾各得其所卿其體予至懷戒飭士衆慎保乂民俾毋忘爾累世忠順之意

即位改元詔　虞集

洪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授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皇帝之後　成宗皇帝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帖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于寶位使　英皇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剌沙烏伯都剌等專擅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　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

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遠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 祖宗開創之艱恐墜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

即位詔 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 虞集

惟昔 上天啓我

太祖皇帝肇造帝業 列聖相承

世祖皇帝既大一統即建儲貳而我

裕皇天不假年 成宗入繼才十餘載我 皇考

武宗皇帝歸膺大寶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

仁廟居東宮遂嗣宸極甫及 英皇降割我家晉邸違盟構逆據有神器天示譴告竟隕厥身於是

宗戚舊臣協謀以舉義正名以討罪揆諸統緒屬在眇躬朕興念大兄播遷朔漠以賢以長曆數宜歸力拒羣言至于再四乃曰艱難之際天位久虛則衆志弗固恐隳大業朕雖從請而臨御秉初志之不移是以固讓之詔始頒奉迎之使已遣尋命阿納忒納失里燕帖木兒奉皇帝寶璽遠迓于途受寶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寶朕幸釋重負實獲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駕而 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雪道里遼遠自春徂秋懷艱阻於歷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弗慎屢爽節宣信使往來相望於道路彼此思見交切於衷懷八月一日大駕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對之有期獨兼程而先進相見之頃悲喜交集何數日之間而宮車弗駕國家多難遽至於斯念之痛心以夜繼旦諸王大

臣以爲 祖宗基業之隆 先帝付託之重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請即正位以安九有朕以 先皇帝奄棄方新摧怛何忍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伏闕者三日皆宗社大計乃以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于上都可大赦天下於戲戡定之餘莫急乎與民休息丕變之道莫大乎使民知義亦惟爾中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稱朕意

親祀南郊赦 至順元年十二月 虞集

朕膺昊天之成命承聖祖之貽謀祗纘丕基于今三載統萬幾之兢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

嚴報祀安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衮冕致明
禋于南郊尊我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
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曠蕩之恩用洽溥天之慶
於戲來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廣鴻
寧之福

即位詔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啓闢疆宇
世祖皇帝統壹萬方　列聖相承法度明著我

曲律皇帝入纂大統修舉庶政動合成法授大寶
位于　普顏篤皇帝以及　格堅皇帝曆數之歸
寔當在我　忽都篤皇帝　扎牙篤皇帝而各播
越遼遠時則有若燕帖木兒建義效忠戡平內難
以定邦國協恭推戴　扎牙篤皇帝登位之始即
以讓兄之詔明告天下隨奉璽綬遠迓　忽都篤
皇帝朔方言旋奄棄臣庶　扎牙篤皇帝薦正宸
極仁義之至視民如傷恩澤霶霈無間遠邇顧育
眇躬尤篤慈愛賓天之日　皇后傳扎牙篤皇帝
顧命於太師太平王右丞相荅剌罕燕帖木兒太
保浚寧王知樞密院事伯顏等謂聖體彌留益推
固讓之初志以宗社之重屬諸大兄　忽都篤皇
帝之世嫡乃遣使召諸王宗親以十月一日來會
大都與宗王大臣同奉遺詔揆諸成憲宜御神器
以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
大赦天下於戲肆予沖人託于天下臣民之上任
大守重若涉淵氷尚賴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
乃職思盡厥忠嘉與億兆之民共保隆平之治

國朝文類卷第九

冊文

皇后冊文　　王磐

維至元十年歲次癸酉三月甲寅朔十三日丙寅
皇帝若曰天地合德故能覆載萬物而不遺日月並明所以照臨六合而無外至哉夫婦之大義實配陰陽之兩儀咨爾皇后弘吉烈氏戚里名家元勳貴族備儀率禮令德來嬪自朕奉藩之初至于踐阼之日明識遠慮裨益宏多雖褘翟正位于長秋而典冊未先于大禮茲者文臣敷奏寔愜朕心

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安童持節授爾玉冊寶章備物充庭式遵古典於戲恭順接下九族形雍睦之風儉素相高萬世衍靈長之福服茲寵命益懋徽猷

皇太子冊文　　徒單公履

皇帝若曰咨爾皇太子裕宗廟諱仰惟
太祖聖武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
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不爲顧立家嫡遂啓爭端朕上遵　祖宗弘遠之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從燕邸立爾爲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謀爾其奉承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於躬行可謂不負爾所託矣尚其戒哉式勿替朕命

太祖皇帝加上尊號冊文　　王構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某月某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恢皇綱廓帝紘建萬世無疆之業鋪宏休揚偉績邁累朝已定之規式當

繼統之元盍有稱天之誄孝弗忘于率履制庸謹于加崇欽惟
太祖聖武皇帝陛下淵量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羈策以馭豪英惟解衣推食于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玄符顯握諸部悉平黃鉞載麾百城隨下齊土兼收于夏孽餘波克殄于金源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追于湯武灝灝爾其爲訓道允協于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者四焉囊括殊封而統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祗見於太宮恒僾臨于端扆祚垂鴻于錫裕尚期昭報之申牒鏤

王以增煇鼓緩彌文之舉謹遣某官某奉玉冊玉
寶加上尊謚曰
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　太祖伏惟威靈昭假
景貺潛臻闡繹吾元與天並久

世祖皇帝謚冊文　王構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
戊午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臣聞繼志述
事非盡孝無以致其誠表行誄功非定謚無以稱
其實肆邦彝之具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
先皇帝膺籙受圖體元立統蚤從藩邸茂著徽稱
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畧則遠役用衆智獨斷于
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内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
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
御迨踰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
恩加降附愼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
示包荒之量擴咸猷之鴻鬯沛膏澤之醇醲方其
泰運漸亨戢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
氛祲開渙號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
雷厲風飛不足以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
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

創宇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靈肅陳兵衛白
旄黃鉞時則親廵犀甲雕弧止於不用其聖德弗
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蓋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
服者大是用升崇吉祔揆卜剛辰謹遣攝太尉臣
兀都帶奉冊寶上尊謚曰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　世祖伏惟睿靈俯垂
昭鑒思皇多祜錫羨無疆

皇太后冊文　陳儼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十一月丁未朔
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自家而國治道
必有所先立愛惟親君德莫加於孝況恩深於鞠
我而禮重於正名歷代以來令儀可考人子之職
所在天下之母宜尊恭惟
聖母聖善本乎天資靜專法乎地道上以奉宗祏
之重下以叙倫紀之常助我前人守卷耳憂勤之
志保予沖子成思齊雝肅之風肆神器之有歸知
孫謀之素定畀付雖由於曆數規模一出於庭闈
是用率籲衆心章明鉅慶不勝拳拳大願謹奉冊
寶上尊稱曰
皇太后伏惟長信穆穆周宗綿綿備洛書之錫福

璨慈極之儀天瑶圖寶運於萬斯年誠歡誠抃稽
首再拜

睿宗皇帝加上尊謚冊文　劉賡

伏以詣泰壇而請命有稱天以誄之文薦清廟而
致嚴蓋若昔相承之典剛辰爰卜遺美載揚欽惟
睿宗景襄皇帝孝友溫恭聰明濬哲屬我家肇造
于朔土佐　聖祖遄征于四方逮天討之奉行致皇
威之遠暢金源假兩河之息天水渝通好之盟遂
移秦隴之師粤有褒斜之舉既平南鄭順流而東
再涉襄江自天而下乃眷三峯之捷實開萬世之

基啓既亡而齒則寒虢可伐而虞不臘適英文之
違豫圖中夏之底寧毋作神羞請以身代爰俟金
縢之啓已知寶祚之歸迪我後人紹茲明命徽稱
顯號雖已擬諸形容玉檢金泥尚未遑於潤色奉
玉冊玉寶加上尊謚曰
仁聖景襄皇帝廟號　睿宗伏惟端臨宸座誕受
鴻名億萬斯年永錫繁祉

順宗皇帝謚冊文　程鉅夫

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顯親所
以爲子追遠所以厚民矧必百世祀而位弗隆爲
天子父而養弗逮是宜稱秩以達純誠欽惟
皇考皇帝淵穆有容神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
於兩宮宜君宜王膺具瞻於四海當璧之祥未卜
棄蹝之跡已遥興言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對越有
成之命夙夜惟寅昭哉玄德之升聖矣生知之異
衍莫衍於昌後嗣而有天下孝莫孝於配前烈而
茂本支念茲繼體之初益切中心之慕謹遣攝太
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昭聖衍孝皇帝廟號　順宗伏惟明明降鑒序于
祖宗攸躋攸寧永錫祚胤

皇后冊文　程鉅夫

維皇慶二年歲次癸丑三月辛卯朔越十有六日
丙午
皇帝若曰朕荷　天地祖宗之祐
皇太后之訓嗣大歷服思底于治必立元配表正
六宮咨爾弘吉剌氏寔我家世戚嫡嗣所自出積
德流慶肆啓爾來嬪于朕淑慎孝恭令譽昭聞承
命慈闈爰正爾位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禿忽
魯授爾玉冊玉寶命爾爲皇后惟天地定位萬物
以生日月並照萬國以明君后合德萬化以成上以

事　上帝奉　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爲朕内助
惟爾之賢其求念厥德履中體順俾　聖母暨子一
人以寧豈惟爾嘉天亦求相念爾共享我有國欽哉

皇帝尊號王册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
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
謹言昔我
世祖既平交趾貿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
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主西北岸然
憑遒阻倫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

讋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親其
宗親包荒有年　成宗繼序慣久驁頑天鑒昭明
於　裕皇孫獨異　陛下授以
太祖皇帝信寳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
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闃寒冽之鄉
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奬厲諸軍脩明法制簡
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飢洸洸汔汔
士氣日作睿筭伐謀待冠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
行霆馳雷擊大北其羣虜巳不矜日愼一日始終
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
出奇盡襄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鼎鼎降
口百萬致茲教寧平四十年未請之梗成兩　祖宗
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顒
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
昔治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
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　列聖
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祼太室還蹕龍
興徘徊
太祖龍旂九斿剗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
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

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與九庭臣悉大賚之
問歲不登既賑既恤慶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
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掛一漏萬并覩
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玉
册玉寳上尊號曰
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
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册文　　姚燧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
申嗣皇帝臣某臣伏思

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遺體顧踐丕
基惟事　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
隆名盛典辯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
欽惟
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
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
役以義割恩纖史其行迨輙河陽永懷彌切親至
五臺禱于佛乘尚憑陰隲早遂振旅殷闕是崇霧
覬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策儲皇
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
斷安敉内訌往歲鑾輅再輙五臺淨供大脩以畢
夙願極心爲臣天壽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
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煦慈
百倍爲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
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
上帝禋于　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
皇太后陛下慶隮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曆菲躬
是保慈訓是承

皇太子冊文　閻復

皇帝若曰　祖宗聖緒恭承丕顯之謨兄弟懿親宜
正元良之號立天下之大本示天下以至公咨爾
皇太子（仁廟御名）德器淵深英姿玉粹武奮清宮之偉
績文參定策之殊勳豈特華萼交輝之情式相好
矣其在鼎鬯守成之治須汝贊之故於連枝同氣
之間付以監國撫軍之任茲上承於　母意蓋允出
於朕心已於六月朔旦面授爾皇太子金寶今復
遣攝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爾玉冊維寵命
之荐膺尚謙恭而自牧益盡寧親之孝益勤事上
之忠以敦九族内睦之風以衍億祀無疆之慶

成宗皇帝謚冊文　張士觀

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稱天以誄表
名實之至公法日而名庶形容之可擬維帝王之
有謚蓋今古之彝章欽惟
大行皇帝稟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當
裕考龍升之後承
世皇燕翼之謀武威肅鎮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
夏業業謹盈成之戒愉愉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
兵邊釁弭而苗頑格遣直指之使皇澤宣而民瘼
除九族形敦睦之風萬國洽隆平之治爰酌奉常

之議用昭吉祔之文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冊寶
上尊謚曰
欽文廣孝皇帝廟號　成宗伏惟睿靈在天孚鑒
逮下茂膺典冊錫羨邦家

仁宗皇帝謚冊文　張士觀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八月丁未朔粤十日丙辰
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謚而
知其行著王者之丕稱禋于廟而誄于郊寔邦家
之彝典錐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
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

大行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初大德之陟遐生
内釁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神器於幾危
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英聲揚
溢四海尋被　武皇之歷試納于大麓以弗迷由
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　裕廟主鬯之遺
隆奉養　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為月
恒日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聖人博愛
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
惻怛於宸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
以勵天下之忠臨御十年始終一德身衛斯文

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詒多遺美屬休
崇於吉祔用祗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
協造廷之請是諏剛日備舉縟儀謹遣攝太尉某
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聖文欽孝皇帝廟號　仁宗伏冀睿靈俯垂歆鑒
流光有永錫羨無疆

英宗皇帝謚冊文　袁桷

伏以瑶圖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陞
于太室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
以傳信史欽惟

大行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於嗣位之
初彤庭祗畏廣儀注於灋朝之際清廟肅雝絶封
勑以杜憸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
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
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著謹遣攝大尉
其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睿聖文孝皇帝廟號　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
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

皇后冊文　袁桷

皇帝若曰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内治于以奉承

宗祧化成天下朕嗣大歷服祇循憲章宜資配助用
彰位號咨爾皇后弘吉剌氏淑愼柔嘉遵道是行
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寔生元子國本斯建興龍亶
鎭介子紹封爰若臨御之初贊畫計慮僉相維多
正位中宮天人協祥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旭
邁傑授爾玉冊寶章坤順承天人道攸則表正母
儀萬邦是覿惟躬儉節用則微音是嗣惟求賢審
官則私謁靡干匡朕德格朕心實爲有頌詩書所
稱罔專美于前代隆敬孜初終有慶尚其念哉以
膺爾景命

明宗皇帝謚冊文　虞集

臣聞統必有宗生當得以致其護廟必有主殁思
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詩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
歌而逖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
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
常猶閔生靈而愼動庶來蘇於徯戴爰戡定以奉
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
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
揚謹遣攝太尉其官其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伏冀睿慈俯回歆假
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國朝文類卷第十

國朝文類卷第十一

制

加封孔子制（大德十一年九月） 閻復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篡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加封孔子父母制（至順元年） 謝端

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冑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隆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　啓聖王夫人

封宣聖夫人制 虞集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廼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娘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追封孟子父母制（延祐三年七月） 張士觀

朕惟繇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追封伯夷叔齊制 閻復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乎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肅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封周子爲道國公制　霍希賢

蓋聞孟軻既没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眞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

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芾賁寵命之斯承

楊庸教授三氏子孫制 中統元年九月　楊果

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

許衡爲懷孟教官制　楊果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益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向風眞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喪斯文以弼予治

降封宋主爲瀛國公制　王磐

時逢屯否嶽瀆分疆運値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裔據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

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靡不來庭聲六合而混同豈一方之獨異用慰徯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㬎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誤國之誅斥群小浮海之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

丞相史天澤贈謚制　劉元

周制以八統詔王必先旌故漢官以列爵馭下亦
自報功古有彛章朕玆申勸故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史天澤性資貞亮器宇
沉雄自開國以將三軍妙契淮陰之略至分茅而
推千乘甚高孤竹之風況結知於累朝迫總戎於
四紀及朕纂承之始克齊輔相之良內秉國均無
競機于右府外清邊祲幾授鉞于齋壇可謂威惠
之交孚抑亦忠勤之備至繼以荊襄之蠢重煩汴
省之趨惟時壯猷行策功而飲至不圖晚志遽引
年以謝歸中言齒德之尊端愈典刑之益命開府

第協贊廟謨方就佚于尊罍復遺憂于邊閫異貸
偉筭用一遐陬顧上游之濟師方倚坐籌之勝俾
中途之病華莫収卧護之勳弗飾厥終曷旌延續
宜表出群之行進登符六之階於戱國步方新天
不慭遺于一老閔章加襚卿其永賁于九原營魂
有知歆予異渥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謚忠武公

太保劉秉忠贈謚制　　李槃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義而遇
臣思篤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祿大
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劉秉忠學窺天人識貫今
古遂沖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潛藩稔聞高論
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之書蓋將舉天下措諸安
以成爲主者果於毅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
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
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難剴切數百奏
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任於舊人誰謂旻天不
慭遺於一老興言及此何日忘之載惟台輔之尊
厥有泉扃之貴是用錫之綸命峻一品之華階
以衮衣躋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荅殊勳惟爾
英靈識予哀寵可贈儀同三司大傅謚文貞公

左丞董文炳贈謚制　　李槃

折衝禦侮誠社稷之良臣崇德報功實國家之令
典途雖殊於生死禮當極於哀榮故資德大夫中
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董文炳王佐之才將家之
子自出宰於劇縣嘗入侍於潛藩山路間關謁戎
輅遠趨於六詔風濤洶湧扈龍舟首渡於三江迨
招降兩浙之新民撫定七閩之故地大小數百戰
奮不顧身勤勞三十年厥有成績往者睢陽城下
父巳歿於兵鋒比來揚子橋邊男復終於王事一門

忠孝萬古芳香及茲幹事而回方以不次而待何言中路殲我良人蓋非卿孰佐於朕躬而獨朕悉知於卿意弗須異數爲慰永懷其陞一品之榮以賁九泉之隧倘其有識歆此無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

丞相伯顏贈謚制　閻復

天下大統不嗜殺則一之聖主弘功蓋必資於賢者昔在至元之際方隆混一之期有來命世之奇材懋建殊常之偉績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伯顏崆峒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

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降當其聲鶴湔渝盟之罪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肆不易恩威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教遂覃於百粤遠朕纂承之始益申推戴之誠永懷社稷之宗臣宜侈河山之高爵於戲曹侍中江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亦至矣可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丞相阿术贈謚制　閻復

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細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謚武宣阿术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廼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扶襄漢而下江南爲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於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丞相線真贈謚制　閻復

蕭曹翊漢素非閥閱之家房杜匡唐卒乏鈞衡之嗣眷　先朝之碩輔綿累世之芳猷永懷弼亮之賢膺示褒崇之禮太傅錄軍國重事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完澤之父故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宣徽使線真禀靈河嶽著象星辰應明良千載之期萃忠孝一門之慶梯天力競元戎冀鶉首之郊扶日功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規位望冠於百僚利澤施

於四海躬承
世祖肇隆中統之丕圖子侍
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具瞻之重宜昭先德之華維垣進秩於上台列爵仍疏於大國錫號著勳庸之偉易名申節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卹典非由於汝請表南宮雲臺之像旣彰異渥於宗臣指天下泰山之安抑助貞勤於上宰尚服休命永播英聲可特贈宣忠保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追封秦益國公謚忠獻

丞相和理霍孫贈謚制　　閻復

北方間氣寔生命世之材黃閣清風蓋出登瀛之選慨英靈之已往當卹典之崇頒故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和理霍孫呱接元勳慶鍾全德早躋鼇峯之首誕披雲漢之章開闢賢關爲司徒而敷五教更張化瑟位冢宰以統百官恢揚累世之洪休新美至元之大政掄才如崔祐甫之廣絜己有張忠定之剛著績熙朝旣闡文明之治疏封列國宜居禮義之鄉可贈保德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齊魯國公謚文忠

翰林承旨王磐贈官制　　王之綱

崇德報功恩靡忘於先正易名節惠禮具載於彝章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領集賢院事致仕王磐志大以剛識明而遠惟根本培埴於內者確乎不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出處無愧於心窮達不易其守潛知逆黨星言發青社之謀明斥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出于藩則用蘇民氣入視草則允契宸衷贊大議於南堂摛清芬於簡冊諫止東伐奮不顧身請復外臺毅然抗疏是以皇祖篤褒嘉之眷昭考垂飫賜之勤正有待於乞言何遽陳於謝事榮歸梓里庶

衍椿齡朕方嗣服於丕基天不憖遺於一老追惟往行惕用興懷俾超進於孤卿仍具頒於寵數於戲千古淵源之學蔑以踰脩一生忠義之心諒無愧軾顧二賢已曆於美謚而兩字宜媲於前休精爽如存欽承不昧可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忠公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王裕而金相

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
休休焉有容觴觴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
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
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户外
者列纓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
不失善良鶴鳴九皐而聲聞于高鳳翔千仞必德
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
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
曆本於筭日月而送迎縣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
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虖在爾身有垂

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　成廟納書
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
用申錫審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　贈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仍謚文正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姚燧

惟　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
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
京等路兵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識
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

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
祖南首遂尾魏亦擁左而塞右膺齊背泰語其跋
後於四方數豈我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
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
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
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可贈其官
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姚燧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
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

爲選鋒迅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
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閫求可居
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
秉鉞辭拒循墻即下令於轅門已折衝於尊俎握
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
動影勇頗牧之非四策孫吳之可方入阽危則膺
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麾堅城
每摧如斯宣力於　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
年弗永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
置户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即封式魂

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其官追封蜀國公諡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諡制　姚燧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禭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爲可或遺安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嶽召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閫外賈勇籌邊爲

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

世祖投江以尺籌不返三苗報效之私寤寐不置

百其身以奚恤一廼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東旋鉞以啟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馹之捷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紀群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頭萃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于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衮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於臣鄰忠斯勸矣

尚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諡武敏

妻扎剌而氏封王夫人制　姚燧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

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故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爲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

敏王其故妻扎剌而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婉德不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娘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貴玄壤曷慰貞魂可封順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陽王制　姚燧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訏謨廟堂爲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

揮使塔剌哈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
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
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
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
之原居以右相統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
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脩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
所倚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
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
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
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爲改

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慙於周魯
方歌功於清廟儼委蛻於玄閟豈意少者沒而老
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漢比
誓爾後均胙乎淇陽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
東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
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諡爲懷忠昭德佐治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妻嶷思竇公主封王夫人制　姚燧

朕自踐阼于今三年洪惟天地　祖宗之佑陰陽和
平星緯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于
群工凡嘗執政柄理者必追錫及于三世而伉儷
之賢亦與嘉褒於戲是曠代之典也具官塔剌哈
妻某毓秀朱邸作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
順著稱壼範閨闈相厥夫子爲世英宰而芳蘭早
萎不終榮顯懿彼宗戚失此女師開吉壤於淇陽
正邦君之顯位服我新寵安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姚燧

臣克厥艱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
忠眷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
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

大學士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
東平路工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
遼室之遺苗徧死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
家而又詒嗣續善詩禮之敦於以見平生受紈袴
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乎饋肆乎五
禁振衣罔于千仞奉先惟孝雖耆耋於禴祠也親
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
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於九齡自爲國之
三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衮寵即封用
昭章於疑墓嘉誄以副殊渥罔遺可特贈昭文館大

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謚莊愼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姚燧
昔我
太祖皇帝之奮舉漠北也東渡西旆分甸南服昭
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
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
故高麗王王瞮深察機運舉國內嚮事會之來間
不容髮自非秉志端愨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
屬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
命將致討于時冰雪冱寒饋餉不通而瞮乃能供
時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俾濟師徒
往殄殘冠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與邦莫
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
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其韙歟是宜追崇上
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可贈敦信明義
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
崇德報功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
章酬我舊勲同茲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曾祖

母柳氏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
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
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
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又祖宗而
臣之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
謂之甥既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
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
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
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
孝爲忠易戚以惠禮樂刑政之脩者典章文物皆
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
帝女之降釐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
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
於南面迨叛王挻身於遼水出選兵壓卵以泰山
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於三紀而享年
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穀之
是似則斯人沒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
而極矣夫既封玄莵之墓表滄渤以爲襟何必刑
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魄膚服恤章可

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
馬高麗國王謚忠烈
三韓爲國五季巳王雖居東溟之濱實享南面之
樂田其先有功於
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
世皇即公宮而命釐方穠青軒之桃李俄凄白露
於蒹葭眷懷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
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泒天
潢以舜妃癸比之胥明爲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

娩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巳纘其父
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
大封曷彰尊屬於戲最他邦之道里距比闕以五
千稼近甸之河山盡東秦其十二明靈可作殊報
是膺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國朝文類卷第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十二

制

高麗國王封贈祖父母制　王構

洪惟我　祖天錫勇智正萬邦迺眷爾家世篤忠貞
有成績蓋本深而末茂其德厚者流光開府儀同
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
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祖故高麗王王
植祗訓向方飭躬迪吉佩服儒雅奮勵材猷初父
命之親承以土宜而入貢會　桓肅西巡于川徼而
世皇南撫于江壖亟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

迨屯以求內訌仍遘于家艱號渙其中還納旋膺
于晝接中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
必中于事機造次弗忘于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
來家嗣之良蘊降展親示渥特殊于它姓服勤尊
主輸誠益拱于中天不諱是征屢爲先導奉朝斯
謹罔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允資于碩輔有爲
有守昔戡濟之功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著盍
旌舊哲肅貢嘉稱太師維垣爵以馭其貴君子如
祉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彝之舉於
戲匪報也永爲好也恩隨寵檢以疊疏惟有之是

以似之承與鴨江而並遠可贈端誠奉化保慶亮節康濟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諡忠敬

昭令德于前人爵已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王母恩特侈于再傳具官高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東藩作儷比闕聯姻不墜替圭功有武公之父子親承盟鐨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彰夙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爲貴壻況有賢孫諄襲請疏之來聞赫奕徽彝之並舉鳳綍鸞檢翟茀魚軒於戲重莫重于傳家有懿含飴之訓榮

莫榮于錫號往歆加檚之章可追封高麗王妃

趙與芮降封平原郡公制　王構

我國家法天立統稽古象賢武定方維馨聲猷之益廣恩加降附宜寵數之無隆廼睠耆英其敷制冊趙與芮身端而行治識遠而量夷曩在南邦屬爲近戚儼若典刑之舊翕然位望之尊阻鄰好以弗修知天心之厭楚棄官榮而高蹈俾王子之去殷幾年退處於鄉閭庶事靡聞于朝著執吾信使惟彼權姦爰與問罪之師用慰徯蘇之望江左之連城不守始奉表以請降浙東之遺老雖存亦挈族而來覲然制有上下等威之別而情無親疎遠近之殊分土惟三爵已崇于而主降級以兩名未正于爾躬是用晉以文階貴之華綬天秩亞上公之貴月卿躋太府之班於戲辨宗伯之九儀王者所以示綏懷之禮兼洪範之五福人臣所以全安養之榮茂對寵光往堅素履可授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大司農平原郡公

丞相阿里海牙贈謚制　王構

朕惟不世之主膺不世之運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方一統之宏開有六師之分董鄂漢順流而下

勢甚建瓴荊湖堅壁者多事猶掣肘儻弗資其雄畧其何籌于遐方故光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里海牙端慤而跡通聰明而果銳禁廷久侍簡眷良深朝政參知獮諾有賴遭明時建長策機決于十年之先殄餘孽芟群凶威行于萬里之外下江陵以爲之根本破長沙以潰其腹心外梗咸除率虎旅平吞于桂海降旌隨竪故龍驤直抵于錢塘待惟黻衮之加煥若雲章之諭錫賚榮多于貴近勞還位亞于侯王忠於國惠於民靡不用其至也報爾功崇爾德孰能與於此哉雖當年左

揆之特升顧今日彝章之未舉佇遂圖形之制彌
深撫髀之思爵首冠于台司封乃疏于舊國曰武
以旌其戰伐曰定以著其和平名則易之期百千
世禮之同者惟一二臣於戲周宋爲鐔石城爲鋒
朕仰繼皇王之大武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卿允爲
宗社之元勳尚冀英靈永言歆格可特贈佐平南
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楚
國公謚武定

丞相荅剌罕贈謚制　王構

予欲宣力四方所賴人才之叶助天不憖遺一老
其何治化之成能故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荅剌
罕嶽瀆英靈乾坤間氣執德弘而信道篤䂓身正
而格物深判宗寺兼示恩威奠藩封于磐石之固
坐廟堂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位不以內
外爲重輕事不以險夷爲去就廓神明之蘊有窒
皆通推惻隱之心靡寃不釋惟獎善疾邪之太甚
故積憂成恙以相仍言仁義如魏文貞寧恤儉徒
之巧沮佩安危若韓忠獻詎容神器之它攘刃游
于批大郤之餘器別于遇盤根之際離綱未綴一
誠堅抗群嚚泰運重開百慮竟如素策顧嗣基之

伊始其佐命者惟卿載纘武功出膺邊寄馹介不
煩于屢駕袞衣佇俟于來歸云胡馳訃之聞遽爾
輟朝之慟雖卿之所守匪生而存匪死而亡然政
有或疑奚究而問奚取而決詢之輿議揆以舊章
眞王超異姓之封顯秩冠上公之貴治典教典並
以褒崇東平廣平用俾尊美嗚呼國家之講制度
一二臣式克似之天理之在人心百千世不能易
也永言孚格以啓方來可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平章史弼封鄂國公制　王構

嗣德罔不在初粵彝章之具舉舊人丕克遠省時
偉績之特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
調諸衛屯田事史弼器博而用周志剛而行敏早
繇禁籞出總戎行英明蓋本乎天資方略悉合于
古法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盪之功撫疲黎
猶保稚嬰允矣著綏懷之效始自淮襄之百戰迄
于嶺海之同風顧宣力之獨多其推誠則弗替終
始　三朝之眷賜環屢歷于宸班優游六藝之文緩
帶雅稱于儒將是宜貴之華綬衍以眞封以酬旣
往之勞以示惟新之渥於戲功臣圖象秩盍冠於

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圖報稱祗服訓
言可特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昔有先正曁事　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于
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
之塗任其社稷之重計于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
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
拘于一例恩特侈于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
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
以淵識弘謨爲國耆蔡以清彝素檢爲時楷儀曉

萬事安輿同式群工壹統畧周旋必禮溫溫維德
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于宸慮
宣澤丕應于天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
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覩風俗
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
時耆壽其誰與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
道親傳　文祖之謨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　先朝
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
衣仍袞黼棠陰未徙胙延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
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政化

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往欽茲
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　　王構
朕尊　祖敬　宗升崇嚴謚推恩錫類孚告明廷鴻文
鉅冊之參備縟典彝儀之詢考叶成厥事允賴耆
儒迹先德之繇來盍惠術之同衍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姚燧父楨名門甲姓
偉望通才初與長公聯芳于西洛繼爲膚使持節
於南壖以拯濟生靈爲心以撥揚茂異爲任芟艱

危而靡恤期德澤之丕揚所全活者幾千人若昔
鄧公之河役其往依者五百室非惟李氏之義門
奚我生之弗辰竟以死而勤事風雨憂時之略有
鬱于中畱奮名世之規以貽于後匯之深流之濬
培之厚發之弘嚴潔雄深文獨高于衆作光明正
大學載修于宗傳況密旨之親承時洪謨之叶贊
成吾孝治緊爾義方既因其親以及人之親故尊
所教俾掌邦之教而先兄後弟繼文以忠以章節惠
之文以示遺經之報於戲貞風千古藹然不磨眷
靈光太史一家嗣者無慙漢司馬求言介止式克

歆茲可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曾國公諡
忠獻

留守段貞贈諡制　　王構

藩司留務漢高隆端本之規垂作共工虞舜迪有邦之訓昔　聖皇之在御稽往古以建官惟時亮功朕其跡渥通奉大夫大都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大都屯田事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段國幹故父銀青光祿大夫司徒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大都屯田事提調大都留守司少府監事貞際亨隆之運效乃所長襲通敏之

休善於其職端莊恪慎周密疏通心休休焉如有容器渾渾兮靡可限卜澗瀍食惟洛議首定於遷都象天漢揆之宮勳屢書于考室應叢機則曲當奮奇略以無前審勢度材六司之事興矣攻金刮玉一器而工聚焉歷華貫凡十七階翼皇基于億萬載慨生存之莫復宜褒諡之薦崇以衍封腴以疇勤濟於戲紫微丹闕非徒示壯麗之威鯁論直言無復見典刑之舊尚其英爽式克欽承可特贈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國公諡武宣

播州楊邦憲贈諡制　　王構

朕惟牂牁重鎮介巴渝之間世其守者曰楊氏自唐涉宋代不乏人嚮者邦憲審於去就挈版圖內附　世祖皇帝寵嘉之逮朕纂服嗣子漢英率先群牧述職來庭以父歿未諡乞褒贈夫爵以馭其貴諡以成其美治古之道也況　先朝屏翰之臣邈在一方而能綏輯其民不失常業餉兵增戍屢效忠勤如邦憲者不以易名可乎於戲據德論功惟彝章之具舉有子承考尚奕世之彌光可贈其官諡敏惠

平章廉希憲贈諡制　　元明善

惟我　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賚良弼為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予名爵之崇顧斯實靳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廉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已西靖秦蜀東極青齊比清遼碣南鎮荊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鎖大忠進大儒摧大姦恥身弗及伊周恥君未邁堯舜

言昔賢之所難爲人臣之不敢疑然三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憖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玆二美凜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文正

參政商挺贈謚制　元明善

若稽 世祖聖神廣運徵聘英賢釐理天下時則有若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商挺以王佐之

才濟經世之學越自候服召列潛藩迨臨寶祚尉爲謀臣四鎭秦蜀而銷急變靖大亂武文迭效再入中書樞密而弘帝業固邦本啓沃寀深凡中統名臣卒備飾終之典矧爾斷國十有七謨遺勅在耳朕曷敢私是用製勲號定美謚躋之極官胙之吉壤於戲道積于躬君子之美利也賞延于世帝王之大賚也服玆丕顯休命爾後人與有榮耀焉可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定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元明善

昔 聖祖歸自武昌啓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贊宗戚叶從無何僭逆之餘輒作睦梁之態誰其將指先二使以遄征事則從權果群凶之畢殄興言及此軫念久之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庶務而洞察其幾學貫三才而不滯于用既輸誠于佐陝亦盡瘁于行東撤蓬戍之藩籬淨纖氛于雲棧易舟裳而冠帶渺一介于滄溟凡危衡[illegible]煦之突來必大義純誠而自處故平生之偉績恒簡在于宸衷宥密八年險夷一致謙謙素履具見于典刑婉

娩良籌每資于匡翼賜第之留未久引年之請彌堅雖旁裔不忘泰府之游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在今日孰堪倚重顧舊臣寧使如卿特示崇褒盍申異渥於戲迫世以章平之訓有蔚其華疏封於趙魏之才所遜者厚朕將示勸卿其欽承可特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元明善

大裘無文可用致饗良王韞璞孰窺至玏緬懷遺逸之民邁種渾圜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

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
父昕畎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
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為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
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
終追遠分茅宜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
之願亶茲異渥寵爾營魂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追封趙國公謚宣懿
駿命握乾誕啓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
光想風雲之會匪常嘅日月之流如駛爰加顯號
以慰故臣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効節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俊
被褐潛弥弃書學劒戎馬折衝之未憖志已出塵
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日獨立中山於虓虓之
際兩復眞定於擾攘之間釋兵為農所活者衆延
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閔生前之語虎
頭食肉終有期沒後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
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彰
異數於戲脩祖廟陳宗器在予君臣之交孚光王
室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斁精爽不昧寵渥其承
可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仍謚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為佐命之
殊謂竹帛曷能以旣其勳絶坐席猶足以優其禮
惟　祖有訓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
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忠獻文炳正大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
官蓋壘綴之畢杖策從軍絶食望翠華之遠刑輕
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埤垸益
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心政在養民
市不易肆辟國可方於姬奭活人何減於曹彬積

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之
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王圖之
建深深喬木之思格于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
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列
國掌武韜建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
終古永譽於戲英才間出足為邦家之立基盛德
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頒明制尚慰靈魂可加
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中丞于璋贈謚制　元明善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殁猶不
朽睠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中丞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熈洽慶雲甘露
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鷙咸伏結
深知于 世祖參大政于 武皇澄清每振
于憲綱動靜允維于國體逮朕嗣服召卿來廷賜
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象專玆白簡行軺寬南顧
之憂遽何馳訃之聞盍有崇褒之渥於戱劉寬長
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
事乖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贈推
誠肅政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
公謚文簡

中丞崔彧贈謚制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卹
典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
崔彧山川間氣簪紱名家俾司綿絶之儀繼被瀛
洲之選靡縣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遂擢置於
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寢宮嬪之議罷征日本之
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
柄忍容義甬之姦抑聚歛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
過文昌之府肯僉省察之司于琴瑟更張之初贊
匕鬯主器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爲之日適 先帝重
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堯在朝廷不可無
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渙絲綸活人命
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繫憲臺
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
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話言之尚在想風采之
如存求孚于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太
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混一之期有開于眞主怓攘之寄允賴於忠臣其
器博則用延周其才全則效斯著顧奏捷獨多于
群帥而疇庸豈限于彝章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兼後衛親軍都指
揮使李庭宣力襄樊振威嶺海甫師干之歷試俄
斧鉞之升崇劒敵萬人縱横制變衡當一面出入
如神納之牛腹而獲生載貫登陴之勇蔽以馬韉
而捷鶩嶠爭執訊之能其韜鈐動合于昔賢故聲
烈特聞于今日至于亳
聖祖東除僣孽所向無前翼 先朝西奠遐陬其猶

克壯決策于未然而策無遺者審幾之先見而幾則灼然緬懷熊豹之姿忍聽鼓鼙之奏生也加封之弗遠名焉節惠以爲宜於戲黼冕桓圭昭其文昭其度玉符麟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如存寵光無斁可特贈推忠保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益國公謚武毅

丞相卜憐吉台封河南王制　　程鉅夫

撫帝業之艱難爰思將帥啓功臣之盟誓宜及子孫浴爾在廷聽予作誥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

氣和勳名克篤於前人藩翰久勤於外服昔將平於內難茨大授艱方深計於中途卿獨決進志存弼亮身佩安危所謂社稷之臣盍享尊榮之報乃復煩於機務非示寵於忠良是用命汝襲諸侯王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覲允資重望坐鎮一方於戲表河之南念茲乃祖乃父爲國之屏敬哉有土有民永建厥家毋棄朕命

高麗國王昛加恩制　　張士觀

咨爾高麗國王王昛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於先猷久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賓日之方男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祀之傳肆陞右揆之階光應上台之象茲荐頒於寵數其益厲於忠勤動惟一德之懷居必正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竝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特加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

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　　程鉅夫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祿大夫安南國王遙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陳益稷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世皇蒙天地之德而賜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受粲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即阼亟其來庭是用加新秩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職於戚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肩一心可加金紫光祿大夫安南國王依前遙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為元氣卿之忠蓋朕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彝常世閥廊廟宗工早揔戎旃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播文學政事之臣左右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如其初太清儀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子新服嘉乃舊勳謇謇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類多裨益贖雖謁告爽尚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壁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鄧文原

魯國有真儒寔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猶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贊襄之道由爾內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肩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啓迪於後人

丞相拜住贈謚制　袁桷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龍御日輻說見於中衢愍死難以成仁攷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右丞相拜住鼎彝王社閥閱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國是炳蓍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為可則斥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絕私謁懸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愉諫愈深選賢與能奸黨滋懼變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搖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在貞惠易名姑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噫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為鉏麑之賢念此藎傷恩斯優渥可贈清忠一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
忠獻

平章不忽木贈諡制　盧亘

朕疑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世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之君臣同德夙夜盡心協贊機衡融景化於瞬息之頃深謀廊廟致太平於期月之間禮樂以之而興隆陰陽由之而順序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不忽木明允篤誠溫文廉讓研精聖道得先儒

淵秘之傳藻勵忠規承
世皇簡注之渥薦膺器使揚歷清華博物洽聞而守以正經德迪慮而不近名屬熙朝更化之初開明堂垂拱而治升居台鉉俾罄訏謨一澄苛弊之源大洗姦諛之迹事至立斷言為天下之公知無不為寸實王者之佐攬群材而並進理萬變而不疑弘沃聖衷誕孚辰告翊　先帝獲尊之際輟元臣分陝之行再入秉鈞遽聞辭疾弥綸軍國閔勞機務之煩提挈憲綱坐見朝廷之肅儀號隆福之偎馭旋驚梁壞而山摧寧不百年遂亡一鑑備觀規摹之盛可謂社稷之臣肆予撫軍言還懷茲懿德當宁而嘆恨不同時圖高容於雲臺丹青罔旣詠裴度於丘禱柱石徒衰是用寵以帝傳之崇賜以周公之諡肅起具臣之勸允為儒者之光繄爾英靈歆茲明命可特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貞

忠州田晃忽而不花封二代制　馬祖常

國家外建藩屏以靖遠人責其宣布懷柔之惠能使恩威並流而一方清謐者稽于國典可不賞勞乎具官某父某官某向膺朝寵勤庸服官戮力小

心不聞有過乃教忠於嗣息得襲慶於世家茲朕所不忘者也故命追褒異數階秩一品有靈在幽尚迪爾後

比屬有司考禮于卹典矣而婦人之貴當視其夫子焉況有鵲巢汝墳之懿能行於其閨門衽席之間者乎具官某母某氏女儀柔婉來嬪辨族相其宗事珩璜有節又能篤生令子服予疆埸撫綏之勞湯沐衍封胙以列國其尚歆承休寵利爾後昆以延饋祀之無已哉

朕以孝治天下凡人臣之親悉命因其班列之次

功庸之等以爲寵數之異焉具官祖父某官某昔備官使輯綏邊氓頗著惠懷有譽南服夫天之施仁於物無間朕敢不法天已哉宥密之司階品爲貴啓爾後人保兹終吉

先王制禮婦人之義飲食衣服祭祀而已非有與於外事也然或婦道母德可以表率宗族而成其夫子者顧宜有以顯貴之也具官祖母某氏早躬組紃克遵女戒作配令族柔閑有儀惟時聞孫扞我邊圉膺被爵禄光寵于時而爾可不疏封鄉國以廣彤管之訓乎賁書在門其告泉壤

太史令王恂贈謚制　王士熙

洪惟　世祖致治三代之隆總攬群英得人一時之盛碩儒既徃卹制宜加故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雅德端方醇資淵懿學邃天人之祕運親神聖之逢嘉謀嘉猷有則入告于后先知先覺又將下被于民參儲闈調護之勤聞政府機密之奏望重漢廷之園綺職專堯典之羲和改曆授時日月星辰之順軌崇術造士詩書禮樂以移風太平立邦家之基正節折姦邪之氣朕承景命爾不同朝比觀嗣子之陳冞切思賢之感章披雲漢識裕皇舊學之初誓指山河啓昭代新封于後華蹟公衮謚易佳名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于生死九原可作尚哀榮于始終罔昧其承以昌厥績可贈推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文肅

御史觀音寶贈謚制　李端

見危授命乃臣子之至忠崇德報功寔國家之令典表兹奇節沛以新恩故監察御史觀音寶以才大夫爲眞御史蚤給事于宿衛每供職于諫言彈輸向日之誠益厲飛霜之烈實封奏疏欲竭力以

回天寇逼姦人竟交譏而蠹國互激雷霆之怒誤罹斧鉞之誅凜雖死以猶生諒無善之不報於戲紫垣垂象正執法於星辰青簡流芳求争光於日月尚期貞魄服我寵章可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漁陽郡公謚貞愍

丞相伯顔祖考封謚制　宋本

元宰立功懋賛千年之運大廷敷號紹開奕世之封溯流窮源積善必慶故中書右丞相伯顔祖考故千夫長阿剌沉毅而彊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奮蛇矛而深入亳征蜀道裹馬革以長終賢勞

夙著於生平陰騭益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闢中土而大同地隅江淮獨東南之未下迺生孫子一我寰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之典位既登於師傅秩並進於階勲胙土分茅易名節惠于以舉公朝之憲度于以嚴私室之烝嘗於戲王父抱孫事業誕敷於閥閱天子建德恩光永賁於幽潜尚其有靈服之無斁可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

御史大夫相嘉碩利封謚制　謝端

列爵之等以馭貴孰加於諸侯王元勲之胄而象

賢宜膺於三錫命云胡殄瘁之蚤重予盡傷之懐故榮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相嘉碩利鍾純美之資負經濟之畧粤若迺祖相我世皇始成混一之功末受顧託之命襲其善慶惟時聞孫不階父師之訓而忠孝夙成篤於君臣之誼而夷險一致居給舍則伏蒲而抗論司宥密則彊本以折衝河汴交流分廟堂之重寄東南都會長端憲之崇班皆能綏輯士民肅清綱紀甘棠之愛遺澤猶新喬木之家清風未愍夫既世濟厥美而不天假之年緊淮陽之故圻爾先世之胙土迺啓封而陞秩仍節行而易名具之賛書賁于幽壤於戲霖雨舟楫之用雖不究於當時河山帶礪之盟尚益昌於爾後英爽来遠服茲寵靈可

國朝文類卷第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　聖聽

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

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　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　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

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飾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

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

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

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禿髮烏孤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漢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黄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 祖宗失其機於前 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

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討 聖謨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 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

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遺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遺

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内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足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三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爲

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　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欵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

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

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

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

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眞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況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

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廪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婞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之諂人於過失然後發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才畋于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下旣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卽位之始多發美言詔

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擧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擧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

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
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
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
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户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

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
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
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
税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
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
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
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
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

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
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
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
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
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
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
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

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
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
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
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
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
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
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
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
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
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胷中

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
下之要道旣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
泛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
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
然聞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
夕不知其有倦且息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
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
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
不惟不知生財而取財之睹又害於生財也縱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
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教義以養其心則不

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
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使則令自行業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
民勿使擾害蠶毆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
懇論而督行之六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
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
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
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
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它皆
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

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愼微五 定民志崇退讓 愼喜怒去佞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
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一人
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
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
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
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

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愼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
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
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
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
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
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
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
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
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

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不信

班師議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遠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遠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較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

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纘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子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

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
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
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
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
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
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
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
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文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
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
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

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
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如進
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如不退當
速進而不進　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
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
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
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
守知我國疵闕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
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
船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黄津渡

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
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扺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
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
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
健櫓突過浒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
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
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下欲攻城
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

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
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
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
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
得城曰彼守城者秪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
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
乎益禁殺人藹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
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
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

窺覘關隴隔絶旭烈大王病民諸蕃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槎串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秪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殿下以

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馹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鎭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十四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已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瘵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群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饗而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

涎放飯流歠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饑之復至矣至於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饑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垂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

光大烱燠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
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
皆為草木禽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
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
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
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
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
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救甘為懦懦者
可為惆笑也國家先有天下歸歷四紀恢拓疆宇

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遑
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
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
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
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
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
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
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
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
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赧赧
天下莫不慴伏當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
作推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
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
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為
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
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
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

明君之出　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
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
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污吏濫官黜責殆遍其
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
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
之幾又失也今
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
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
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
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

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歴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脩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

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脩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

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伏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 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

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

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
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 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
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 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
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挈會比隆
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術
納貴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
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
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
死無恨

三本書 至元五年十月上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
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諱傳
哥大王也技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 陛下 陛下任臣以
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 陛下之官食
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數陳
國計効死以報 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 陛下
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貰以不死俾開
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
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 陛下賜以燕閒之暇

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
聖鑑矣惟 陛下仁聖義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
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
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
聖朝之興也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
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 聖朝實
生 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
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爛
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

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
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
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或謂天命 陛下啓太平之
運者有四民望 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
列而言之 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
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 陛下揚
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 陛下即位之
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
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 陛下削藩鎮
有擧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

之域也臣故曰天命 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
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
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
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
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
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
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
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
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
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

以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
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二故授
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
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 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
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
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
賴 陛下斷自 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藩鎮
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 陛下守
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
律令者 太祖之法令也 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

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
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
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
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
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
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 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
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
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

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
搖邦本自固矣 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
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
乎願 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
三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 陛下勵精
為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
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
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
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
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脩軍政

嚴武備閱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强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黜貴近退姦邪絶臣下之威福强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静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 陛下之手 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

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 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

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然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廼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顔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

日而待不足爲 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聰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謗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 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皋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 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 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

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與攻訐之風於朝廷
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
之口也惟 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
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
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
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
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
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
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
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 陛下求之與否
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
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
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
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
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
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
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
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
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

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
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
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
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
之其致之之術固有罩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
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
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
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
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
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須降
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
外繼以門䕃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
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
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雖丕變政
化日新 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
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 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
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
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
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强大將不利於社稷

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

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户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

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爍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氷拆地之冬將見嚴酷癘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荅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
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　陛下文明之時

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　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鎭遏姦邪畢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

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滌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

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卒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贓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權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為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

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三疋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厭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

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群小所沮以致大事墮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

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嘆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

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旣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

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爲甚也夫財

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慮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

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旣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横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
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値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

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旣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兹待罪而已

國朝文類卷第十四

奏議

諫幸五臺疏 元貞二年五月上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
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剏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

者矣又聞 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 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 陛下即位以來遵守 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費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
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
聖體 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
神上以循 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
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待祈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惓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復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竊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摘拾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案蓋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社稷下有係乎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謚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自勸定制則官自守脩武則先卹兵嚴試則可勸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似涉於繁蕪統論難悉條析易陳所有建白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伏請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

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
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
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
感應欽覩
皇上仁心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
祖宗之鴻業於進御之閒當以王食宜乎掌衛者
爲先至於酒醴固是糓麥所釀然更乞於進御
之際命近侍臣隣思一獻百拜之義則天下生
靈不勝幸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欽惟 聖上仁慈
孝敬度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
事於南郊親祼于太室則天地荅貺神明降禧
薄海內外咸仰聖德太平之福群生幸甚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
是也觀闕盤鬱城雉繚環 祖宗之所御黎庶之
所瞻今 聖主謙德彌恭尚居東宮之舊竊慮民
物觀聽有所未喻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
夏統體天地何以言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
則萬物被光群生仰明
一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

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況欽遇 聖上
文明之主如科舉取士吏員降等之類屢復古
制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使後世無所鑒觀則
於國家太平禮樂之盛實爲闕遺且夫群臣奏
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珮玉儼然左
右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
如蒙聞奏命中書省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
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
明生民之福也
一古之爲治蓋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
有道之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欽惟
聖上君德昭然孝慈純備嚮居潛邸招致天下
儒學之臣延納海內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
聖性故踐位以來進儒術而抑吏道却珍禽而
絕游畋清心寡欲民物豐阜其用儒之效固已
驗矣獨未聞今皇儲左右天下儒學之臣有幾
海內知名之士有幾也伏願憲臺聞奏乞賜依
準治古之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皇太子視
學齒冑之禮明示天下教化之本雖道德之躬
仁孝溫文固已篤至然聞見習熟又在薰陶此

實係國家萬世之福早職先上疏特請選擇師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然區區之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書亦日佐大臣決理政務伏　請聞奏設立律學筭學博士命隨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門吏人欲求轉補三府掾史者就其所業於律學筭學博士之前應試依科舉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官知舉每一周歲試舉一次則三府有得人之實下無躁進營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

身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預照會施行則立賢無方公道不偏

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東浙東荊南山東四道並爲無用徒月費俸廩坐養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路分總管達魯花赤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名鈐轄數路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數路官府牽制煩複無益於事

一諸翼軍官自萬戶下至百戶子弟承襲父兄之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兵法武藝如家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兵法中者陞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許承襲如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於各翼或不敘或戶絕等缺空相應名闕內擢用如此庶使武備不弛軍政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爲體不輕必若今日難於更張則四方宣力老將既已病死承襲驕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馬爲華好一旦直欲冒矢石執干戈以犯勍敵不惟本人自取肝腦塗地從軍將吏死復何辜早職歷觀前古之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於太平之世竊慮

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比者　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雜人等如洗宗攝江元呂華亦受司空司徒切慮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

一親民之官守令爲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懼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蓋此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間轉充是

役卑職頊居田畝嘗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
級子無廕叙原此初心謂之無頼而令竊弄府
州司縣之權剥刻單弱以肥其孥良可憫嘆如
蒙聞奏命中書省除各路存畱官經歴知事照
磨外其餘革去請參酌古制令各州判官僉書
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文簿實爲官制不紊
體統稍均人既有名事自不苟爲條於民不細
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
毫銖一失利害懸絶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
平居使之順其逸樂略其深文密法而不責其
小廉曲謹然後效死也易是爲御將之道夫將
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
重則可倚倚之而不效則名而殺之無輕名之
理今近歲連名北邊大將似涉輕易古語云臨
敵易將非策也竊慮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漢軍征戍嶺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
其所屬軍官利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指軍
人北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産厚息借貸準折還
納終致破産不敢有詞夫以世襲軍官蠶食部

下行伍深可哀痛今後如蒙將在嶺海及瘴汀
等數處征戍軍人果有病患除官爲看醫外其
貧苦闕用之人比及取發封裝以來宜令本處
有司約量借放封裝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
或應借貸而不借貸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
道廉訪司體察究治如此庶不致中原軍户日
瘵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
教閲練習武藝膂力訓養精鋭則萬一應卒得
用仍除鎮衛守把外不令與官貟作工蓋造役
使勞苦辛甚
一太常定謚古今美制欲使姦人知懼於死後
善人有勸於生前近歲謚號之稱不公殊甚如
今後太常定謚不公宜令監察御史糾彈庶使
輿情稍伸國典不曠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四民則以農爲次百貨則
以穀爲首操布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
爲急焉而近年工商滛侈游手衆多驅壠畝之
業就市井之末蓋爲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
乞將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管諸軍奥魯總

管知府知州縣尹專勸農事事既歸一功仍可就更講究重穀勸農之方晝一開坐行下有司遵守如民有馬牛驢畜迹損食踐田苗并彼此爭告田土疆界不實等罪名及民間婚姻債負拖欠金銀資財許得以穀贖罪準折輕賫之類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官等就於見在錢糧內撥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申不實者許廉訪司體察如此旌異慰勞行之數年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約

伏覩　世祖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

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切惟官有未備政有未舉正賴後聖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具畢張其所以輔成先朝之弘規者多矣然於天朝盛典顧尚有未暇舉行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切有管見五事伏冀采擇一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也三曰祀勳臣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道統也五曰廣薦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具呈御史臺聞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名韋處厚路隋爲侍讀命講詩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

世祖皇帝嘗令左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於政事者進講　裕皇在東宮時亦嘗令賓客宋衜日講尚書今　聖上崇尚儒雅厲精求治凡可以與太平者莫不舉行惟經筵之制未能復古縱有爲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講侍讀就充是職殊不知其職所掌實不同也今莫

若於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大義理精明者二員俾爲經筵講讀官於經史中擇有補於世道時政者進講不必屑屑於章句但舉其大義質諸政事明天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子小人之辨學術邪正之分又選近臣二員領其事伺　聖上清燕爲之引進導達或半月一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　世祖嘉言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之進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略類爲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

讀一二條次及經史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其職即漢之諫議大夫與近世左右司諫正言也考之前代并隸中書省古之賢君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使諫是以能成至治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今百司庶府已備獨諫官猶未設誠爲曠典伏望於廷臣中選其色溫氣和進止從容明先王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沽名不矯亢以立異者二員俾爲諫議大夫使之開陳治道啓

沃聖心此誠當今要務也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況吾 皇聰明仁聖不以爲難必能賞諫臣以來天下之善言矣
三曰祀勳臣大禘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尹也盤庚告羣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知功臣配享實始於殷孔安國曰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於三時爲大也孔穎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其所事之君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此功臣配享之見於經者也故唐以房玄齡高士廉屈突通配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熈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配享之見於史者也欽惟我朝自
太祖皇帝肇起朔方奄有區宇開國元勳皆蒙古大臣表表見於世者甚多今國家除薦新外十月上旬大祭誠合古者冬祭大烝之禮宜以功臣配享不惟不忘舊勳實有以勉厲羣臣雖

古人泰山若礪黃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令近臣講究 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於所事 列帝之庭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陞孟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于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道統之傳於是得其序矣故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雖

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教所係此當因而不當
革者也今京師廟學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
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奚有是理
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
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丞
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
不過一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
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同軌同文豈
容南北之理各異也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
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

竊以爲不然蓋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
也父爲庶僚子爲宰職各以其德與勳也如遇
朝會殿庭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之子上哉
殊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
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
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
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
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
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
無窮矣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
顧其用之者何如爾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
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
故唐之人才爲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
於科目也宋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拔
蘇洵於眉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顥於西洛而寘
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
才之盛職此之由今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
有司以防姦欺設邏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
拘小節固不以爲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

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
賢中人已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
體用者安肯決裳辱於三場競是非於寸晷哉
當於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
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
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
賢之美溢於唐虞矣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於宗廟蓋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
樂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代漢暨唐宋靡不由之洪惟

聖元龍興朔陲　聖聖相承積德累功百有餘年
大經大法固已追遠唐虞三代而宗廟未有一定
之制方　聖天子繼統之初衆正登庸之日定一
代不刊之典而爲萬世法程正在今日適兹新廟
告成奉遷伊邇其合於禮而宜於今者固當議而
行之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孫毓曰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
彦曰后稷居中昭處於東穆處於西古者父子不
並坐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親疏之序而使不亂
也兄弟共爲一世昭皆爲昭穆皆爲穆七世而止

唐增爲九世十一室趙宋因之爲十二室世有定
數而室無定數其室次以西爲上太祖居西夾之
東爲第一室以下各序昭穆次第西東　聖朝取唐宋
之制定爲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爲六世
太祖居中爲第一室爲一世
睿宗居西爲第二室爲一世
世祖又西爲第三室爲一世
裕宗又西爲第四室爲一世
順宗居太祖之東爲第五世
成宗又東爲第六室兄弟二室爲一世

武宗又東爲第七室
仁宗又東爲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於東壁近
南兄弟二室爲一世故八室止爲六世其制頗與
賈公彦后稷居中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
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爲夾
室安奉
太祖皇帝爲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
太祖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彦
昭穆次序而列之也父爲昭子爲穆則
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爲昭之第一世

世祖居西爲穆之第一世
裕宗居東爲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
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
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二世
英宗居西爲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
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苟或如此則昭穆分
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脗合事宜誠一代不刊之
典可爲萬世法程也若以舊廟爲累朝定依室次
於新廟遷安則　顯宗躋　順宗之上爲東之第一
室居　裕宗之下則爲西之第五室　顯宗之室

定而　英宗之室始可議焉蓋　顯宗在東則
仁宗以下更無餘室　顯宗在西則　英宗當祔
仁宗之下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書曰逆祀及
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然僖公猶
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況未嘗正位者乎
若以此言之則　成宗宜居上　順宗次之
顯宗又次之若以國家兄弟長次言之則　顯宗
固當居上　順宗次之　成宗又次之　英宗居
西祔　裕宗之下則兄躋弟上猶爲逆祀而孫居

父祖之上可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尚
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
宗廟亦居東方蓋謂之所當然也豈有建宗廟之
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者乎
且如今之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
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
東者復尚左矣公私大小燕會亦然但人不之察
耳致職居博士宗廟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
體重宜從使院詳酌行移集議取自
聖裁

眞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貞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
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
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
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
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
黷於祭祀時爲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
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
可謂至矣而　睿宗皇帝神御別在眞定路玉華
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

太祖皇帝　世祖皇帝　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
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
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
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
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
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
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
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國朝文類卷第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十六

表

東昌路賀平宋表　　徐世隆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即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
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旣東西之被兼愛豈南北之分初遣文臣播告方國昭示包荒之量絕無陵弱之心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尚遺蜂蠆之毒

蠢爾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荊襄再駕而降鄂岳蘄黃面縛江池心歸鐵甕之堅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闕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茲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未有今日飛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　天子萬年之壽

車駕班師賀表 中統元年九月為真定康宣撫作　李冶

臣某等言伏為逆黨悉平車駕迴鑾者黃鉞耀威果凶徒之一掃翠華旋軫遂明詔之載頒率土皆臣普天同慶伏以周之熙朝而造管叔武庚之役漢之盛世而行淮南濟北之誅事豈樂為兵非得已屬者逆屬相煽狂童恣行潛包禍心構成內難惟聖人必欲去害肆　天子所以有征爰興問罪之師庸示安民之勇靈旗順指醜類畢殲衣暫試於一戎月連飛於三捷春生秋殺玄化何私天動星迴鴻鈞自斡宗祧鞏固永孚無疆之休日月貞明足為群目之用此蓋
皇帝陛下運膺千載道貫九皇雄斷電馳廟謨洞

徹旣多筭以勝小筭況至仁而伐不仁是宜氛祲廓清車書混一大統會歸於中統太平今睹於開平凡在陶甄疇非鼓舞臣某等忝以守官於蕃翰不獲稱慶於闕庭想迎六尺之輿遙祝萬年之壽

賀平宋表　　孟祺

臣伯顏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
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

帶月支之國隳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
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
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
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
奏之言還輙姦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
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盗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
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
于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
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
表烽煙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

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
阿剌罕取道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
朮阿荅海等忝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既成
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
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
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
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
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崛強心在四郊之横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竪其宋國主率諸大臣
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

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
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玆惟睿筭卓冠前王視
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
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
陳虎拜之詞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
或失愆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爲之未密
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
聞踈闊蓋由年拘積筭日括周分不知闕測以考

眞率多傅會以求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
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
變通欽惟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
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
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景夜則揆度中星
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朓朒精思密索討本窮
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爲要旨
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曆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
式一十三卷曆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

上進于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敎旨

進實錄表　王惲

典謨述堯舜之功令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
問宣昭粤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
況大業豐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丕揚洪惟
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
民植根幹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
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瀛
水鼎定上都革弊政以惟新擴同仁而一視規模

宏遠朝野清明內則肇建宗祧創設臺省修擧政
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師徒申嚴邊將布揚威德
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
朴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攬權綱綜覈名實賞罰
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寓達茹群雄入彀削
平下土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教實朔南之暨梯
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學校而勸農桑
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
之文鑿所有而讎戰功不待討而救民之聽言擇
善明德緩刑欽福錫民遇灾知懼得洪範惟皇之
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職蓋
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
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
功開天立極者三千五年立經陳紀者二萬餘事
以謙讓弗遑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
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丕鑒觀於成憲思
適駿於先聲渙詔下臣俾爲實錄屯心宗祐凝孝
享壇開館局而增置官僚敕群司而大紬圖籍編
摩既富搜訪加詳采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
之注張皇初業增未見於罕聞承奉綸音俾蠲繁

而就簡俯殫管見仰體宸衷盡略虛文一存實事
其際會征伐文物典章粲焉列三代之英蔚爾開
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姦佞之臣版
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謹依條據粗致無遺
今具所修成
世祖皇帝實錄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聖訓
六卷九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爲二百七十帙用黃
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
顧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勉進蕪辭愿庶幾於一
得冒瀆　聖聽不勝驚惶

進三朝實錄表 皇慶元年十月進　程鉅夫

一人御極聿嚴金匱之藏　三后在天實監王堂
之紀粤若稽古克底成書欽惟
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温文睿哲統之垂業之創念
昔繼承功以著德以彰在茲纂錄首崇筆削之任
式宏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才非良史繫年繫
月豈足盡於先朝作典作謨庶有徵於今日臣等
以所編成
順宗皇帝實錄一卷
成宗皇帝實錄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詔錄七卷

武宗皇帝實錄五十卷事目七卷制詔錄三卷總
計一百三十四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翰林國史院陞從一品謝表　程鉅夫

天開文運治載睹於熙朝地切詞林恩比崇於極
品群情胥悅斯道增華欽惟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聖由天縱禮儒臣而加異相
古所無進院秩以示優自今伊始親授銀章之重
益爲玉署之榮臣等學愧前修位陞往代典謨訓
誥敢忘黼黻之勤元首股肱願效賡歌之盛

謝賜禮物表　吳澂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逮及
於老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
過厚揆分何堪俯瀝悃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揚
賤士樵牧孤蹤幼誦孔氏之遺書無繇見道長值
朝家之興運有幸爲民愧碌碌之謭才乏卓卓之
奇節以言其文章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
識凡庸自甘晦迹於深山豈覬發身於昭代大鈞
靡不覆燾小物亦預陶鎔惟
成宗法至元首賁丘園之隱歷
武宗遠延祐洊升館閣之華

先帝擢之禁林
今皇處以經幄講讀古訓對揚耿光誤蒙　上聖
之簡知得厠群賢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
之年而螻蟻微誠莫展驅馳之志外之弗能効勤
勞於郡縣內之弗能裨謀議於廟堂糜廪粟費俸
錢素餐甚矣辱高位速官謗清論凜然因負采薪
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葵藿常戀闕庭柰景
迫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補於國況又耄耋
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茲蓋欽遇
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汨沒於

泥塗欲俾寸草沾濡於雨露閔憐周恤固君父惻隱之仁悃欵控陳乃臣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貺實蹤踖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之大惠全其一介之小廉豈是歡榮等如祗受臣棲遲畎畝旣難強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誓當竭精神而報上所賜鈔定段疋除已嚮闕謝恩外未敢欽受謹奉表辭謝以聞

進實録表 至治三年二月進　　袁桷

十年御極聿修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筆祗成信史上徹　宸旒洪惟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仁靜根心温恭合德詩書造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爲師嚴官規而限禄諏經作則稽古鑑今著龜定主鬯之公棫樸薦奉璋之報宜登琬琰永祕縑緗欽惟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陛下纂切羹牆令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

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閲歷歲年已深慙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臣某等所編成

仁宗皇帝實録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詔録一十三卷總計九十卷繕寫已畢用黄羅袱封全謹具進呈

賀登極表　　虞集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歷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

天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

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　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賛成能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獨與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允將圖治慎在

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
迹可以鑑觀爰洽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
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兹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
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
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
不稱兹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踈守其師說
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
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
昔人之嘆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數氈廣

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茂開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
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尊誦說之司雖
竊恩榮愈增憂責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
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選方舉服
猶虞水旱之爲災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伏必
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
瑣末於芻蕘俾益消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
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
雖未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

稱萬壽

進實録表 至順元年五月進　　謝端

瑶圖啓運新元會之重熙金匱紬書述先朝之顯
烈素慚載筆今幸成編洪惟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德洽堪輿恩覃動植制禮作
樂粲乎宗廟之儀登明選公秩若朝廷之紀四年
無前之盛治兆民至今而永懷惟删定之公乃可
稱於信史固纂修之久將有俟於明時欽惟
皇帝陛下適駿有聲學若稽古謂文武之道必方
冊而後傳而堯舜之心在典謨而可舉彰繼述之

善志大揚厲之洪休蓋尊所聞莫匪爾極臣等事
微四繫學愧三長煥乎文章無能名其爲大寫之
琬琰庶有補於將來臣等所編成
英宗皇帝實録四十卷事目八卷制誥録二卷總
計五十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三月進　　歐陽玄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
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録之間足見彌綸
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于
以著當代之設施于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

命龍朔纘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
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
未歸於簡牘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
躬親萬幾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
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
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編勅官寺發掌故之舊章
倣周禮之六官作　皇朝之大典臣其叨承旨喻
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爲本而文爲輔百
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

在鴻儒之纖作謹繕寫　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
十卷目録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
成帙隨表以聞伏取進止

國朝文類卷第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十七

表

賀正旦表　劉敏中

曆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受圖貢四
方之賀欽均朝野慶洽天人中賀剛健體元寬仁
育物董官常而敷聖訓炳如日月之臨恤民隱而
降德音翕叶地天之泰至和斯應景福惟新臣等
夙被寵榮忝司端揆無尺寸效仰裨財成輔相之
功願億萬年永享伴奐優游之樂

賀冊后表　楊文郁

聖德日新端齊家以身之本坤元位正備臨軒發
冊之儀慶溢九重歡騰四表中賀受天成命遵
祖詒謀謂王教攸基莫若人倫之重然治道之至
庶資内治之勤昭法象於軒星崇聲明於掖披以
賛蘋蘩之孝理以協　太毋之徽音臣等服在近
司顒觀盛際道符羲易占順承載物之亨願擬堯
封申冨壽多男之祝

賀元旦表　姚登孫

寳曆晨開恩誕敷於朔紀瑶池春滿慶先輯於
東朝日月清華神民闓懌中賀道符乾統躬撘皇

圖懿範難名備聖人之全德仁規妙運濟天下於
太寧壽並兩儀福延萬世臣等班聯文石職忝膠
庠仰測卦爻喜三陽之通泰俯陳歌頌奉億載之
怡愉

賀建儲表　姚登孫

坤元居上挾皇統於中天震器有歸衍孫謀於奕
世神人闓懌河岳清寧中賀聖德難名徽音夙著
心游太極兩儀妙玄範之功身佑三朝九鼎重宗
磐之勢適春宮之肇建知景命之永延臣等嘉與
諸儒欣逢盛典日月啓重光之運幸圜照臨華嵩

開萬壽之期惟歷歌頌

賀聖節表　李之紹

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瑶光貫月開上聖之貞
符盛德在秋昊天有命中賀聰明稽古孝友根心
丕顯文謨端拱嚴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理之
中挨震夙之昌辰卜豐穰于今歲璇璣肇紀玉斗
儲祥臣等肅謹班聯遥瞻粹穆宣昭鴻業載賡七
月之詩看定武功願繼萬年之雅

賀聖節表　鄧文原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寵綏神樞受介福於王
毋頠稜瑞靄闢闔臚傳中賀誕紹鴻圖丕承駿命
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
拱當立經陳紀之始為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
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賡文王有聲
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之壽慶祝華嵩

賀正旦表　盧亘

瑶圖星拱禮盛三元璇宇天臨權同九有煥宸文
於懿範洽聖孝於英猷中賀迪喆徽柔濬哲淵靖
崇勳廟社消群慝而佑顯謨決策宮闈定神器而
凝景命妙用夙諧於坤載大明參懋於乾剛臣等

久玷中書肅承內治儀新鴻號深仁昭被於綿區
嘉錫隆禧慈訓永光於汗簡

賀親祀太廟表　延祐七年

九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盛禮告成
於清廟群方胥贊百辟交孚中賀剛健日新聰明
時憲祖有功宗有德衍歷服之無疆車同軌書同
文底蒸民之作乂奕晃華昭於日月笙鏞和協于
神人崇億載之洪基舉累朝之曠典臣等忝司政
府肅侍齋宮遂豆駿奔仰宣室受釐之慶衣冠稱
賀效華封祝聖之誠

賀親祀太廟表 天曆元年 虞集

寶曆在躬祇服 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神人交暢 中賀 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徯戴密繇於天授帥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會龍章之盛簫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衡依光宸極群工述職賛文治之成功萬壽曆符受明禋之純嘏

賀聖節表 虞集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舉治象更新 中賀 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賀正旦表 虞集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為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 中賀 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遺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賛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賀正旦表 宋本

泰元神筴天開六甲之端北斗帝車星直三朝之旦立政伊始與時皆新 中賀 睿知有臨明哲作則萬機初振熙鴻號於紀年九廟載安被龍光於宗黨誕啓用材之路式推澤物之仁臣等身際昌辰首班著位風行雷動賡歌殊愧於古初日升月恒善頌惟先於壽考

賀親祀南郊表 至順元年 謝端

四方于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功成治定禮備樂和 中賀 端拱無為純一不二肇舉明禋之典載嚴升配之文大呂黃鍾音協雲門之奏鎮圭繅藉輝聯蒼璧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雲之疊見穹示集貺宗社蒙休臣等叨佐清朝欣覩熙事列圜壇之八陛幸陪漢畤以侍祠陳泰階之六符願舉兕觴而上壽

牋

賀正旦牋 夾谷之奇

位拱少陽仗簇黃麾之曉氣瞻大簇祥開青禁之

春邦本益隆輿情胥慶 中賀 仰遵聖訓參決政機執中傳精一之心作貳毓元良之望重明繼照陰邪常遏於未形九四在淵陽德克潛於已著兹履端之云始宜介福之孔多某等素乏長材叨居端尹星輝海潤莫酬沾被之恩月恒日外第祝綿延之筭

賀千秋牋　楊文郁

陽常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爲長男載啓亨嘉之會慶鍾甲觀歡溢寰區 中賀 克哲克明允文允武春坊翊喜茂隆邦本之貞曉寢問安長

奉天顏之喜兹臨彌月之節宜膺百順之祥臣等竊備詞官進趨庭賀幸聞樂府奉重暉重潤之章請合輿情上俾熾俾昌之壽

賀千秋牋　袁桷

心依宸極前星耀於明堂卯爲春門大電環于甲觀盛德集福至和儲祥 中賀 體仁法元師古合道温恭事　帝密輔相以生成問學積躬益緝熙而光大疇咨黃髮之彥庸佐青闈之規茂對誕辰宜膺純嘏某等肅聽儲禁忝職詞林鶴駕陳儀喜承頒於兩殿鴻圖衍慶願介壽於千秋

賀正旦牋　虞集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秉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 中賀 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内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洪禧某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歌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樂既醉太平之運

箴

絅齋箴　鄧文原

元坦使君以絅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

作箴曰

維古哲人德美内植揚休弗矜反躬藏密在易坤厚含章可貞明夷莅衆用晦而明善歛淵潛志無衒飾辟諸褐褆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内視歉如匪崇澆爲以眩群愚鼓鍾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瘁繄南郭子尚絅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慎獨箴　安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斁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曰愼獨自此精之萬物並育毫髮有間天理弗存利

欲紛拏厥心則昏於乎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銘

簡儀銘　姚燧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從横天常衺帶三辰內循黄赤道交其中四遊煩仰鈞篇九今改爲皆析而異鯀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榘應鍰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羸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干隅若十二子五環

三旋四衡挈爲兩綴闚距隨捩畱還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賾攷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濟簡而中用客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倚歟

皇元發帝之藴畀厥羲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姚燧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兊也振溉不洩緣以澮也正位辨方日子卦也横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末旋機杖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歛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淺赤道高人所戴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

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遠也將窺天眹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黄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鐘銘　姚燧

靈臺設簴巍以尊元閟大呂非其鼻摯贖筈鼓手自煩宮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圜一圍折柳樊黙

首時作時饔飧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
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
道此源凝熙帝績高羲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
之舌愼莫捫轂響誰其代天言

渾象銘　楊桓

於昭　聖皇德惟天希容察乾坤動符化幾乃命
太史考順求違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碁布星
次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
匱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術取外圍反而觀
之其趣同歸體雖至約用足明

天外觀天之裏合象之背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
化無窮不出户内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
聖皇夙夜睿思先天天合後天奉時先後惟天
聖皇無爲

玲瓏儀銘　楊桓

天體圜穹三辰在中星雖紀度天實無窮天度之
數環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因星而步推日
而得月次十二往來盈虧五星參差進退有期判
爲寒暑分爲四時太史司天咸用周知制諸法象
各有攸施萃於用者玲瓏其儀十萬餘目經緯均
布與天同體協規應矩徧體虛明中外宣露玄象
森羅莫計其數宿離有次太極有度人由中闚目
即而喻先哲實繁兹制猶未逮我皇元其作始備
實因於理匪鑿于智于萬斯年寶之無墜

高表銘　楊桓

聖人修政唯農是本農之所見時則爲準過與不
及民安究之動措由中聖人授之時在於天術何
以得制器求之乃見天則日月周運閏餘歲成盈
虛消息在表斯徵分至既辨氣序乃會朔晦一定
弦望由對爰庚斯曆用詔民時百工允治庶績用

熙表中以正圭平以直不言而諭與時偕極天德
芃芃參以明焉民生皡皡振以興焉惟昔八尺景
促分容爲用雖可每艱辨析　聖皇御極百度惟
新乃五其昔其用益神表高之法先哲匪憚其顛
景虛取的是患表梁上陳景符下依符竅得梁景
辰精微揆月有方闞几是映几限容光圭表交應
器術之密推步之精歷古于今斯畢其能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　聖皇儀刑在其左右仁民育物以
對天祐眉壽萬年寶兹悠久

太史院銘　楊桓

天厭下土之亂眷求聖哲以作民主
太祖聖武皇帝應運挺生以神武戡除禍難遂定
皇元之寶命　累聖肖德增功纘烈逮今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稟資聖神自潛
藩邸躬率師旅有征無戰天心人心攸屬攸係及
位中國大建都邑任賢使能分設百官政教既行
乃制禮作樂廟享　祖宗仍遣將帥四征未臣始統
一六合周臨天際端居無為飛潛動植仁惠溥霑
民既無事唯夫耕女織工器商貨自勞衣食　聖慮
周悉凡厚民生者無不為之以農事為四民衣食

之本既設有司以董其勤又思為振舉之務乃立
太史院以講明天道敬授民時為至元十三年
上以循用大明曆久而失當欲釐其制以太子贊善
臣王恂業精算術凡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進退見
伏昏曉中星以應四時者悉付其推演尋遷太史
令以都水監臣郭守敬穎悟天運妙於制度凡儀
象表漏考日時步星躔者悉付規矩之尋授同知
太史事曆成遷太史令以前中書左丞臣許衡為
命世之賢凡研究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教領之
輔以集賢學士臣楊恭懿其提挈綱維始終弼成

者實前中書左丞轉大司農臣張文謙尋以昭文
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凡工役土木金石悉付行
工部尚書兼少府監臣段貞以經度之凡儀象表
漏文飾匠制之美者悉付大司徒臣阿你哥十六
年春擇美地得都邑東墉下始治役垣縱二百布
武橫減四之一中起靈臺餘十丈為層三中下皆
周以廡其下面日中室為官府以總聽院政長曰
令次同知院事次僉院事以宰輔之重領於上者
無定員其屬有主事有令譯史有幹事有庫局之
司左右考室以會司屬議凡推測星曆諸生七十

人涖以三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
有副有掌曆分集於朝室二曰測驗其官有靈臺
郎有監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挈壺正有司辰
郎分集於夕室凡器用出納於陰室中層離室以
列景曜巽室以措渾天壺漏坤室以措渾天象
蓋天圖震兌二室以圖南北異方渾天蓋天之隱
見坎室以位太歲乾室以貯天文測驗書艮室以
貯古今推算曆法臺顛設簡仰二儀正方案其簡
儀下靈臺之左別為小臺際蕃周廡以華四外上
措玲瓏渾儀靈臺之右立高表表前為堂表北其

石圭圭面刻度景丈尺寸分圭旁夾以連溝可圭
上露天日為度景計靈臺之前東西隅置印曆工
作局次南神廚筭學設位如上初改曆之議既行
即遣官四遠測景以相參驗若高麗瓊崖成都和
林蓋擬羲和仲叔之命又自上都南五千里中若
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以求遠近之數
十七年冬至以新曆進遷官賞賚有差十八年頒
行之十九年以祕書少監臣趙秉温遷昭文館學
士知太史院事明年啓 皇太子旨以諭德臣李謙
撰曆議二十一年以左侍儀奉御臣阿剌渾薩理

遷集賢學士尋遷大學士並兼太史院事遂以二
十三年春同進曆經屬共二十一卷仍以餘書未
成者奏以臣桓與其議若曆經曆式等序若表漏
儀象等銘臣桓既冒言矣又拜手稽首原立院之
初序而銘曰

天鑑下民亂靡有定孰能一之聖哲受命
太祖神武始開乾坤刱業垂法以貽後昆纘緒紹
功剗除妖昏逮今 聖皇天錫勇智內修法度外
遣將帥伐皐弔民罔越厥志炎方歸命赦其後至
武功告成萬國來萃同軌同文重譯奉贄小大悉
臣師旅以寧思與萬方永保太平黎民定居蕃息
生生為衣而蠶為食而耕士勸其賢工勸其能關
阨夜開商旅通行民雖克勤罔適天宜匡之翼之
以煩 聖思乃立太史法遵黎羲欽若天道敬授民
時教其動作時種時穫教其趨向是宜是吉五禮
之舉選時為日代卜代筮不勞龜筴期措斯民康
壽之域民祝 聖皇眉壽萬年民祝 聖皇五福
駢臻民祝 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
時雨時暘化育秋春蕩蕩巍巍盛德何言天覆地
載太平無垠

瓶城齋銘 為淮東憲司知事凌德庸作 閻復

利慾之兵或隳吾城躁厲之機或發吾瓶壘其守
不若脩仁義之干櫓金其緘不若篤聖賢之說鈐
若然則城何懼於脫扃瓶何患乎建瓴哉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
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
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曾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
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

戒荒

訥齋銘　吳澂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斂於行近仁者歟是爲君子儒非小人儒

蘇氏藏書室銘　袁桷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文奚宣析理日繁直致行傳謂默足以通絕其知聞敵爲執持道焉執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楹剖決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芳不蹟仰止元聖學海

彌溢

虛室銘　虞集

天地萬物寓形太虛何有非實虛則俱無有室非虛何名虛室室有毀成而虛無成無受毀質室之在虛無不加廓有不加窒善居室者反同於虛萬古一息

奎章閣銘　虞集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等奉勑刻銘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躭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知許州劉侯民愛銘　李术魯翀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田浦城劉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劉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愻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譔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斬然閒無雜謁其在敵爲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揖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舒徐刃嬰而節解吏無稽牘

獄無柅訟不尚苛猛而稟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覺隆獎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爲之倡谿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效及終三年諸軍藪牧外丘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郟農貿穀市儈連郡豪儌糴外關擅輕重以售嫚弱胥因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負糴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摧衂民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杖大驅數人法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春穀價勃

湧首發私庾大縮價聽民糴募富民粟數萬斛出
糶市廛糴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閱斂賦與
之夏雨戕麥得請出郡廩積年鼠耗蠹朵薄價紓
民春夏徂秋無凋瘵者明年薦饑羸莩狼戾請省
出公緡賑之民爲蘇中統抵大德九所立有司法
程討閱簿書彙帙度實而據守不踏故勇於拯民
而善禦其害省大核屯田臨潁郾艾口民稻田三
百頃人有說省曰此古屯也可復募之下侯按實
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隆平生息之
道也業此皆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省不韙

以兵民恫瘝之狀迭陳不可卒止宣徽歲遣使征
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
令縣民大書其法於堊壁恵遂止程約五縣縣賦
齊均九出錢縣官市物民間曰和買民產所有猶
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苦督責無敢拒
貪肆者亦陰幸漁獵雖痿痛其民不恤侯深患之
土有均賦之苟無之抗簡覆陳不乂不止鄢陵扶
溝產紅藍猝不時買萬鉅時其地年歉而藍霧民
大驚蹙省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之
是不獨仁於許又有以仁其隣也省檄論因荆南

時荆楚大水民飢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墊省移
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囿於近又有以
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而果哀矜惻怛未始不行
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解池
齊鹽止襄藉樹石河之南堧鏕以畫鹽之法葉令
妄徙而北侵襄民近百家嗾漕屬以其法酷穽之
兩縣飛狀鬪辯葉引陝漕合攻襄中以危法時侯
偕省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摧葉復石舊疆民底寧
河南先民蹂土曠田價至弱雖有質鬻而契券闊
略鹵莽遠令民日生集叢蔡讙莽盡化膏沃價倍

十百鬪鬩滋熾參吏舞法孔穴莽出至有綿曠歲
時而莫之決者侯既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僞佑
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爲衰民葛英女嫁
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撣嚴其舅姑而私寘外者
宣家令妻教婿族事如其女遂魂他屍者歸婿不
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情立出民
有以計誣害其同行者訟縣醉亡楮緡千獄逮人
數十訊不白屢讞州至擾地以慟覘色詐立屈之
決因南陽主婦告奴酖其夫三日死榜楚極慘毒
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爭獄

侯有究立貫之其聽決多此類也禱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囂唄無益一不取齋祓精壹以走群望靈既昭荅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擁香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社尉廨僻遠為創築近郡治使與庫傳狴犴相連峙徼循捍衛弭患無形三皇庳立民極令天下通祠而舊郡祠陋丕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檜栢六十四本築室藏書購塑工體先賢貌影自濂溪及紫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案屬厚贐禮去者於侯又寂豐終讓却之始終銖髮

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曄曄獄放風紀屢倚用之軋強鋤暴在人所不敢為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下讋伏知甫至談者偉異之名聲籍籍上游諸公多譽藉之交剡騰薦不一二數士論稱奉法恤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爵字裕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遷許風岸嶄立器度凝遠春秋方強遷用未既加忠孝豈弟出天稟能以學濟之揣平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與國名庭瑞皆仕焉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推先郡既不忍弭忘侯德

兩公倡率之人彌咨歎其公去郡既叙其詳乃撮而詩之庸冀郡人寥邈之思辭曰

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飢以實燠我餔我鳴柚於家田壘在野緊我窘蹟均恫其身膏以雨澤煦吾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政離萌棄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蒙顯顯侯教載之縉紳煌煌侯勞來之孰匪人哉而玩侯法將難安之我用是恕善遷而施天下之兼穿獨吾私一郡是淹車聲轔轔民莫侯攬有堅其豫鑄配琬琰鼎鼎其來疇兄侯蹟

跂予望之其永無極

安氏尊經堂銘　李术魯翀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徹揚予其銘之於在古昔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暨蒼姬氏四術廼崇詩書禮樂順古範鎔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救之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蓍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則二禪三繼曰帝曰王典謨訓誥明我天常志欲有言刑於詠謌雅頌得所神人以和王綱失維列侯遞霸其敢僭踰筆討無赦是謂四府其用不窮大禮大樂升降汗隆宇宙有經終古莫忒

民無能名功載人極鼎鼎儒者相與守之孰吾堯桀相與梏之曾子思孟荀董王韓周程張朱以達聖元不息不泯皇衷民彝其有能奮立百世師安氏東垣世以儒名味道之醇服義之精百氏護闢寧不有當處宜下陳經無二上至小無内至大無外晦不加顯不加泰風雨震凌帡幪是屋六籍鳳峙疇匪雌伏安父之嗣伯仲叔季稱子跽孫繩繩繼繼豈徒藏之斯務明之豈徒尊之斯務勤之其徒之賢蘇伯脩甫將以所聞往相告語多歧亡羊克敬克念無或怠隳請以銘鑑

儼思齋銘　楊剛中

理究斯明爲殊爲同學求斯詳疇初疇終匪心斯圖何彰弗豪既端爾容既肅爾躬寘疑虛遊視遺聽空思而以斯無微不通跛倚踞欹必弛于中嬌咲躁言必隳而功戒哉無忘惟道之融

國朝文類卷第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十八

頌

賈侯修廟學頌　吳澂

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作京城於大興府之北其祖社朝市之位經緯塗軌之制宏規遠謨前代所未有也至元二十四年設國子監命立孔子廟暨順德忠獻王哈剌哈孫相成宗始克繼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賈侯董其役廟在東北緯塗之南北東經塗之東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尋東西十楹者三左右翼之廣亦如之衡達於兩廡兩廡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門崇九仞有四尺脩半之廣十有一步門東門西之廡各廣五十有二步外門左右爲齋宿之室以間計各十有五神廚神庫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間計各七殿而廡廡而門外至於外門内至於廚庫凡四百七十有八楹肇謀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功於大德十年之秋于時設官教國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丞相以爲未稱興崇文教之實也乃營國學於廟之西中之堂爲監前以公廨後以燕處旁有東西夾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

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
庫庫之前爲六館東西嚮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
助教居中以莅之館南而東而西爲兩塾以屬于
門屋四周通百間踰年而成不獨聖師之宮巍然
爲天下之極而首善之學亦偉然聳天下之望遠
邇來觀靡不驚駭嘆羨其高壯宏敞蓋微丞相其
孰能贊承　聖天子之德意而徹貫侯亦孰能闢張
賢宰相之盛心哉侯之董役也晨夕督視不避風
雨寒暑措置分畫一一心計指授工師莫能違焉
陞本部侍郎又陞本部尚書出領他處營造事身

雖在外心未能忘廟學也至大二年還朝拜户部
尚書首詣廟學環匝顧瞻如其家然嗚呼世之居
官者大率簿書期會刀筆筐篋是務知政治之有
原名教之可宗者幾何人哉人咸以爲迂而侯拳
拳汲汲惟恐或後蓋其資識卓矣侯少時爲憲府
屬憲長誣其副柄國者仇正直欲置之死數十人
皆將連坐證佐迫於拷掠悉附和以成其誣侯與
在數中獨守正不阿徇淹繫三載卒不變移受誣
者藉是得脫自户部尚書而參議省事也會有羅
織之獄侯議詳讞大忤時宰幾與同罪賴救解以

免嗚呼侯之爲人如此宜其於聖道儒術深有契
也非資識之過人而能之乎侯每以范文正期國
學諸生激閻而愧輙面赤汗下夫文正之爲文正
無他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耳嗚
呼安得人人不負侯之所期者哉侯名馴字致道濟
南鄒平人將歸其鄉故著侯之所以有績於廟學
者爲頌至大四年三月朔國子監丞吳澂敘詩曰
於赫皇元澤彌八埏翼翼京師風化攸先孔道曷
明千古日月　帝曰廟之以對光烈顯允庬臣欽
輔神孫祖訓是承往聖是遵相謂而馴而職而職乃

基乃構乃墁乃甓侯秖相言弗懈以虔新宮巍巍有
倬其翬宮墻之西學官爰作我宏爾居爾懋爾學
爾士來游四方具瞻爾則匪遥像貌睟嚴恂恂貫
侯克毅克敏孰挫其廉敦混其畛一正不阿百折
不回族斯紛紛剸之恢恢廟學之崇　天子之德
丞相之功貫侯之力　右十章章四句

青宮受寳頌　虞集

天曆二年六月己酉　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臣等
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
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膺異謂之子賢是

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仁文之資知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 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内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亢益進而上庸知退夫而仲尼之賛上九曰唯聖人

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 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延閣之顧問覩逢盛禮寔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 皇儲文武聖明於赫 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脩遠 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傒來 皇儲有思載思載騖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 毋即安次于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既渥差坰于牧繁纓濯濯 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奉賓來趨維時范金龍光上燭匪舊以新景命攸屬寶玦自南道琇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洽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駐驆頌

孛术魯翀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即位脩明

世祖皇帝隆平故事以故東平忠憲王之孫司徒忠簡王之子拜住丞相中書至治元年詔若曰忠憲朔我 世皇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其勅詞臣即王所有范陽采地朔南康莊碑之昭示悠久冬刻銘既完十有二月丞相承詔蔵事凡犒工勞衆郡邑無所擾饋賀無所受 天子遣使牲牢之饗秬鬯之禋數異禮隆不一而止父老聚觀或至感泣明年春正月 帝幸涿州至碑所重瞳凝竚顧瞻有懷秋九月幸易州還丙午帳殿碑垣之南駐輦御殿 上顧丞相若曰汝祖考之績之盛世載帝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

故也丞相頓首謝翌日既旦大宮饌已　上步自
帳殿御金椅座碑右丞相稱觴獻萬歲壽從臣以
次進觴天顔和怡甚久廼去丞相諭翀曰
皇上眷我祖考至此不刻以志則未有以稱汝其
銘之翀祇栗奉命用敢敘曰
太祖皇帝開創大業忠宣王孔溫窟哇太師魯國
忠武王木華黎佐佑神謨拓定疆宇繼世國王皆
著大功忠憲王綠國王世冑年十有八嶷然以鉅
德大人相　世廟統六合舉百度厎雍熙仁覆天
下以垂大猷以迪來哲　皇上念垂統之艱難守
成之不易懷往烈慰股肱聖度淵深非一介臣能
闚萬一敢即所聞見以獻頌曰
赫赫　聖明嗣大寶位　祖武斯繩昭我皇制慨
想先正執佐我家奮夷八紘帝業以華昔我
太祖疆理萬國忠宣忠武功高輔翼雷雨方屯忠
武迅掃華夏之民國王蔭襟巍巍　世皇幅員既
同弼成治隆忠憲之功奕奕忠憲虎變莫測年未
及冠烜著明烈端冕正笏不動色聲儁傑在職儒
碩在廷何昧不昭何墜不舉何絕不紹何遠不睹
三十年間再秉鈞軸天極地蟠乾匪亭毒至元始

終中外人心大耋齠童締慕至今天日清明終古
莫晦柱石廟廊宗社永賴相國今誰忠憲胤嗣民
之望之忠憲是繼克繼克庸滋益光大一以至公
熙我天載　帝謂侍臣丞相之賢家世所因其勅
詞垣于忠憲勛大侈以文配永河山以竦見聞涿
鹿范陽王有采食山川蒼蒼北拱　帝極蛟螭盤
拏大纛負之德音不斁神訶護之六龍翱翔馭日
霄漢再狩郊坰目此銘篆淵鑑昭回駐驆永懷廓
清煙霾以霽九垓從臣愰煌千乘萬騎能不激昂
以勵忠義世世奕契生此德門君臣道合豈徒示
恩忠憲來雲源源裔裔臣頌盍刊丕告無既

馮侯去思頌　顧文琛

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攷輿地圖舉天下縣邑
民數之繁者陞為州置賢守臣以幸百姓於是越
之諸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為會稽郡其民剽
輕漢嘗以貴近臣為之守猶或不振輯報闘罷自
唐以來越為雄藩諸暨為劇縣尤號難治侯始至
州訪民疾苦知姦猾為民害由是嚴為之禁里社
長有藏匿者同其罪姦猾望風引避民賴以安鄉
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為苦侯洞察其姦令

民得自陳訴積年弊欵一旦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以私謁莫夜禱于侯者侯輒斥去之邦之士嘖嘖稱廉侯聞笑曰廉士大夫常分也廉恥道喪久矣吾豈詭衆哉吾求以不負吾所學耳凡豪猾撓法者必痛加摧抑無少假借既不逞則群怨之侯不爲動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

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其所以詘姦豪而伸孱懦者甚於爲州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也或曰班固序漢循吏五人而龔黃爲之最如龔黃者獨不可爲侯比乎僕應之曰漢循吏易能也馮侯未易能也漢郡地方千里太守秩二千石考最者輒入爲九卿次不失爲三輔位尊而權任專故其道易行其化易成而其事可勉而至也今自州而上有會府有部刺史方伯連率而知州官五品秩不滿五百石制其權而撓其政者非一獨馮侯毅然不爲利疚不爲勢詘齗齗於必行其志然則龔黃爲馮侯之所易馮侯爲龔黃之所難烏可比哉衆皆諱然稱善則相率請爲文以頌侯德頌曰

蕞爾曁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　帝拔輿圖介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弊衣邦人還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子子惟姦是屏惟弱是扶因俾苞苴累我名節爾氷雖淸我行惟潔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讙呼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止爾農爾商　帝憫下人病于荐飢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

貳其政侯拜稽首臣冀唯命我民有言侯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敢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不磨視我茲刻

贊

魯齋先生畫像贊　王磐

氣和而志剛外圜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書畫像自贊　劉因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王允中眞贊　劉因

甚未老鬢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雖衰顔胡爲而壯耶凜然横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戮禍一身然規循黙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質齋贊　蕭㪺

國子助教祁君子京以質名齋自爲記且銘之

時宗工秀人題詠盡其義矣齋人蕭㪺援其遺而爲贊曰

上古聖神仰觀俯察旁及鳥獸取象維八書契干戈登降控揭化成之具於焉以盛巍乎煥乎重華位陟文命誕敷懋昭大德視民如傷于湯有光姬情孔思謨訓洋洋經綸三極時維至文世變風移覆其質云世之謂文古所無有游夏言行昭昭可考絺章繪句錦心繡口充棟汗牛世用曷取蔽天之明窒人之靈縣政迮廣既斯以成卓哉祁君矜世之病質以自居求盡其性如彼流泉截浚厥源彼華彼實載殖厥根如貴尚白循循勿勿立德立言成己成物

晦庵先生畫像贊　吳澂

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

臨川野老自贊　吳澂

身形瘦削春林獨鶴眼睛閃爍秋霄一鶚遠絕塵滓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

李秦公畫像贊　程鉅夫

歷觀宰輔久無儒者潛龍羽翼公乃大雅　帝曰

蕃學汝逆相予眞儒之效此其權輿熈運方開明良起喜如龍如雲如魚如水任以天下可謂大臣勞謙得士淸静寧民想其風采金玉珪璧賜之畫圖式是百辟豈惟丹青盛德形容尚友凌煙黄閣淸風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虞集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發蒙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　虞集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

史公諱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廿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尊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與州有帝廟門勝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象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

荆王脩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王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象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象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録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官遺象斯在國廢時遷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自贊畫象　虞集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歘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大象圖贊　虞集

皇帝畫天象圖賜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某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有偉馴象貢自南域峰葦鏤錫路車是服維　皇在輿游目於式任重持安眂力知德蘇閑以思寫之几格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聰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包犧受圖布書遠取不遺以啓神易擬玆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槖佗圖贊　虞集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不居其康輯乘爲鄭有服維

佗礵內戴嶭　纛旃帷旁𦨭軏篳鞹軋軋千里載泉
于槖黃頭羔裘騎引顛却　人習見聞　聖獨有作
深宮穆清思詔勑伪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
稷于邦式廓裏粮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
允若

靜修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微㸃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
鄙鼓瑟之聲於　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
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虖麒麟鳳皇固
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

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
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默庵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開
西三鱣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
於伯仲之一塤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玄酒醇而
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
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咸如蘇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
深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蘇公畫像贊　歐陽玄

維子寧父爲名卿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既合於
古詎諧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屋家嗃嗃在國
諤諤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讜言屢忤權相晚
著惠愛足食邊鎮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
嗣自造秀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原可作孰敢吏
雲

潘雲谷畢贊　李泂

徂徠松雲盱玄谷道人屋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

杵熟道人嘩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實
氣星漢燭貢之奎章月在櫝龍光淋漓九字福

李節婦馮靜君贊　王士熙

古之稱節婦人者不特織紝組紃而已良人不夭
未亡殆存出生氣于寒灰之中死者得妥生者已
傳其家嗚嘑馮氏百世猶考

國朝文類卷第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十九

碑文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
皇帝若曰我元膺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
命作之君師
世祖混一區宇亟脩文教　成宗建廟學
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

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爲國子祭酒選
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孫荅剌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脩廊齋廬庖庫爲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祖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蓋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
命大臣攝事　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廣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與賢能於是崇宇峻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

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
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　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

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
胄子弗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
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財
當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
從聖道旣明渙號旣加我　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
牖民翼翼乾乾　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齊
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猶
罔不由賢天錫　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
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
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惟　帝時憲惟

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曲阜孔子廟碑　閻復

聖上嗣服之初紹述　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
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
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
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
孫寧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
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
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于金季之
亂闕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
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
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
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
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
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
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
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
方今
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

守臣者敢不對敭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
緡衆翕然助之傭二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
材於野梁棟檯桷櫨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
積石數百石至稱是露階甃砌咸足用爲郡政之
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
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蔵
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矗重簷亢以層
基繚以脩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
有位黼坐旣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
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

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冑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旣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

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毖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 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

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數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 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越汴周禮在魯烝哉 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

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汎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糅之民而殊其籍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從之無有所與

者將百年於此矣

世祖詔卽闕里聚孔顔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古而獲見之今者也陛下繼體前皇之遠猷舉廢未修之典封衍聖公璽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胄學聖人之徒覆毓漸濡德澤至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城也金社既墟嘗歸吾元由於忽棄不戍故宋切兼爲閫北門殆四十年

世祖徵兵天下不忍徼利一旦以開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圈獸待其自斃五年迺下則其受大兵也爲家久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閫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郊籍既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所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夙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令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田基民覬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俾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譁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籩豆鐘鼓有踐與節人之來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秪畏矣然嘗過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配食顔子捘曾子於諸子以是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顔氏並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顔孟而異曾思漸還首請黜之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

後一俟爲憲河南是時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柱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止顔孟自今以觀顔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死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歳爲聞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顔子前死有聖人者存未嘗爲書曾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

至今爲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議立顏路曾晳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鄉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之南已配享者可不請而黜則江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夫制度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幸國家遑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侯礱石求銘奉議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駒實分刺是郡亦以侯嘗勤懇宜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爲哉子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賢堯舜遠猶未晚言聖人之所由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焉則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部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宋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草木鳥獸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爲者也故惟善其始終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恃頑時匪無學士曰

介冑以扞大刑遑事俎豆皇輿既逾壇南海涯顧爲土中襟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域惟廟弊軋不稱瞻式帝奮文教誕誥優優于學迺才如攉仰稄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畫義遠成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廬亦奚以間闕里即居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方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　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

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
都之志矣故
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迺俾貴臣子弟十八
人先入就學城新剏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
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
壖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
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爲京學
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
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
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俸入爲寮寀倡然後大家

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庀徒
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
絺構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
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
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
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爲都邑故嘗用
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
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
父師以檟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
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

之上矣
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
學故當時勳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
豆之爲懿顯崇昏庸之爲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庠
遂序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
之士踵武而出暨
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
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　列聖仁涵義揉百年
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爲武衛之服
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

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爲一家師孔穎達博
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
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
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
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
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
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
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
焉而尨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
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肆

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食以勵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 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寃而起矣提擧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譬巡監院兀都䁅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旣爲言正充郞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㬮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峩峩璪弁之瑳濟爾象犧鎗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 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柚河浮厥柏是尋是斲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儀玄統龍衣衎我先師旣右享之采芹于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甍蕃甍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膴仕以媚于 天子有鑾華鐘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顯多士旣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闓闓迺承迺宣御劂迺専虞庠連連王士安安祗國維賢 天子萬年

光州孔子新廟碑　　馬祖常

光州旣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爾先子爲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久圮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禾之服不彰要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欂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備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其等一二人辱守兹土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伐木陶瓦木朴陶良以錢庀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鋈錮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爲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爲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爲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爲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

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

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

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今

皇帝正位　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襃崇父叔梁紇可封啓聖王母顔氏可封啓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

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人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州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詎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爲首焉茲序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誦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爲聾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於天匪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

大帝在位翕以敷施考妣啓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武昭我州易教作廟維喬梗柟梓柏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鏘其神洋洋牖茲顓蒙闇而日章淮嶽諸谷會流爲潢南瀆其鄂州名爲光光在百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爲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民豈忘之

真定路宣聖廟碑　　李术魯翀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土地人民奉我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綴未即叙龍集丁未勑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殿廡闢賓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

世皇即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為諸
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
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
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
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抶環合左右翔峙
作杏壇于殿之北神廚于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
楹柾循序森立甓埏絺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
思忽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
台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提其綱
賔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

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贍思狀來請志其績翀嘗
貳憲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略曰
真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
王公與孟軻相上下真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
悖也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
子侯恒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
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真定固神明
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
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
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寖窮天人之道

至矣廼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
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
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
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
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抹之終賴其言道不墜
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
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
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
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鎮股肱郡也帝堯
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

士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
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
報君父於是乎在廼賦詩以慰鎮人士曰
太行之山滹池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
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恒山嶙嶙滹水
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蒼蒼帝
堯相望於赫
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
德出潛萬方既曙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
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恒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

宇久未今覩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
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恒嶽惟士也確順
我先覺來門於牆來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
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圜冠方屨天地之度侃侃誾
誾天天申申如日之昫如躬之覩既儼既翼臨汝
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
人曰止其誰敢爾顒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
天子之光

國朝文類卷第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毖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為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脩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巳溺懋于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勤躬胝胈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接艱

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緊帝之
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于東土世
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服習
聲教遡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
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者禎祥神兹顧享
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
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
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豈是寧謐　列聖纘承用
弘兹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
棟宇傾圮官爲繕完若江浙所理聖王之祀宜莫

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荐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
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
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
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㮧風雨歆
壓薉冕紼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
適年更爲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
之私賀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庀具傭役惟時鉏荒
斧堅民士競勸龍石以墄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
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貢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
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
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
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
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
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湮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
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
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與究諸力行者使
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撫庶徵推致五行其言
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
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

聖上纘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
協贊襄盖將絜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具孚
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妥靈兹土嘉歆德馨亦
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浙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
同圭璧斯皇翩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
是藏維是横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壃帝
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
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
荒乃堂乃構迷宇周墉吉蠲來享雲斾龍章緊帝

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芡粱永佑皇圖儲
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吴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鋗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

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今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吴真人曰此眞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眞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之隅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旣醉止錫我繁祉庚有稻粱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傚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旣長婉娩聽從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婿以歸邑人侯氏之子士溫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溫亦賢子弟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絕著稱雲朔閒

夫人始入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閑雅皆悅以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溫卒居憂哀毀踰禮旣免喪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煢獨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寖衰　皇元
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偪徙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搶攘南渡夫人携幼孤裹糇從之草行露宿未嘗汚强暴虧婦節旣渡河寓

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不輟二子亦頴悟絶人能動心忍性卓卓自樹立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爲宗室完顏公所知公事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帥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静軍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没王事一子曰玠慶驍勇善騎射由武選仕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行間擢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乘釁躡我腹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

子曰瑛甲午歳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孫玠瑛處瀕死者數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今皆死國難惴惴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不絶如綫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適歳饑乏食宋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亡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遂款附人頼以生范陽人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爲裨將公死子良雅不爲宋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意陳兵脅宿民悉内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
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爲京東行省仍領歸

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家焉某年月日夫人齋沐易服召玠瑛立床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脩身齊家汝宜勉之語絶挽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某年月日葬于睢陽大陳村之别墅夫人慈祥樂易接下以仁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玠瑛

力學爲儒佐大府縻好爵聲光洋溢享甘旨之養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　今上初即位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是以聞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敕臣松年爲之銘銘曰

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人有猷有守愛從弱齡喪其嘉耦煢然弔影將彼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鷄鳴膠膠不替風雨栢舟摇摇載罹寒暑金德既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秉鉞偕殁王事偕有休

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粵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侍于夫人敫敫林烏受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章以訊來裔

兗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冀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固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

蕩摩又豈閡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坱圠旁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挾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禴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寠者奏技盖聚嘗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願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屩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萬戶揔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爲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瀦水植蓮客來游者憩息有亭東爲石矼周爲繚垣對

樹嘉木合陰成列巳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旣來請文夫何讓焉廼爲詩以俾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皷以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子廟翼翼兮子趨皷擊皷兮問年秫盈疇兮秫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年汜布濩兮霈四海充無

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箓聿新孰謂捐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巋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胷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

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睠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脩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別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趍向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于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忝産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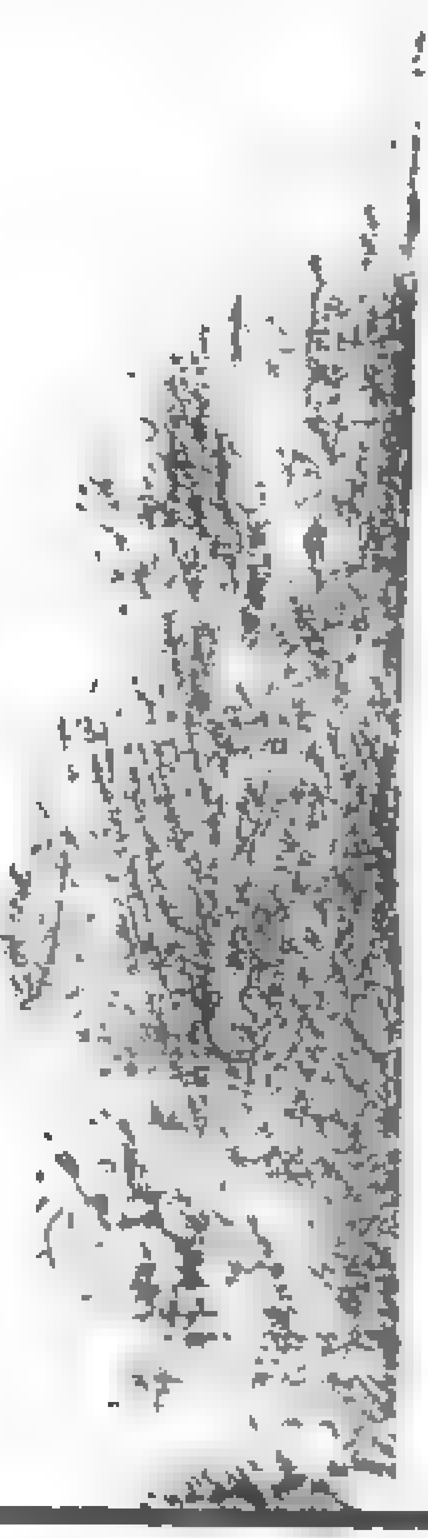
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為秦博士辟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

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欽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晁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論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為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肅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

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　榮從祀孔廟
徧于寰區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鄒墓攸在礪世作
程沉沉玄扃體魄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壞
必葺適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
碑有銘祓之弦歌用侑爾牲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變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為廟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

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請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允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

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
夏甚盛强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
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
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
於公為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
四王妃愛其顓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
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
璮為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闕璮繫闔門獄中
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與魯總
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

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
符丞相伯顔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鎮戰艦
絶臨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
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
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
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
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
從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湖西以地遠
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闕都元帥府
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

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
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
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
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吴浚軍十萬南豐浚
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
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
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濼軍復其州而還隆
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
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
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

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
溜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
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
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
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
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
梅循英德與嶺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
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
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
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賓政陸秀夫抱衛王蹈

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
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
朝京師 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
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
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
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
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
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
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
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

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遂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拒王以公殿賊閉來平關傳樂考矢射公貫膝負
創奪關出境以毒發甍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
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嗚呼其
亦勤已後甍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
晉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
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
顧言我死必無計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
銜哀摧慟毁絶且 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
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棄吾目不瞑下泉矣
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
也計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
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
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
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 哭服喪嗚呼死而精
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
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
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
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
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
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
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
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
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泉星
匿耀王孫始卑祖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
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蠢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

天子肆汝從父奔告　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寔向用
公決決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陛陛公將
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
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柬
維是武庚狂志復啟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
及公賡奮擊與鬭四年崖山蔚克血其鱷鯢南海
無波蕆焉罰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
兵而于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
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
自已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

測風洋冒殘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
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
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較弓綿力犀甲敗兩避來
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
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抱鼓鼓格鬬比死冠纓不顧
裹轉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廼今還
歸粉篆丹旐兆夢悠悠魂䰟逶遠致身移忠維孝
其本黼扆思之録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
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
邃筵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
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毁何以麗牲樂石栽栽太史
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
縣聲震河朔及歸　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
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蹴積水立城戍開
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
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
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
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

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
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　皇慶元年獻武
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
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
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
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

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
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
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閔其病重煩以政
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
則就焉有問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
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
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
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
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

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
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
甫定蒙古軍所過輙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
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
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
保定云
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
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
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氊帳於忠武忠武曰汝

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
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
致死生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
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
王軍王曰吾固受敎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
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
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死降兩賊將璮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
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

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
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
入宿衛 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
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
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
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
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輙免之
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 上前曰臣以爲爲朝
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 上曰何說也
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壇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粮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

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横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

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

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説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隃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驛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　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

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
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
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
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
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
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嚮反迎刺之應手頓殪
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呌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
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
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
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儁焉於是宋將張世

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
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
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
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䟦亳州萬户亳
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
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
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
顔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
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

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
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
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既歸朝
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
持書往諭守將叛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
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
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
鏑王撫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
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
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

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
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
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
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
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
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
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
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朂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孼未息延命海渚奉辭遠征無所事於衣帶
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

命者則臣得其職矣　上壯之出上方寶劒名甲聽
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曰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
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
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
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
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
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
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
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
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

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
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
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
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
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
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
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
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
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

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
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
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處無所容矣世傑有
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
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
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
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
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亟
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
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

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
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
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
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
交作頃刻幷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
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
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
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
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
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

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技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鎧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

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偉軀如畫眸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畧絶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恩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辦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　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溥録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

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臣則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

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

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

曰

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粵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未顛草偃有仆無拒　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著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扣閽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風疾神丞相傳言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勿膚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

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綱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說炎紀横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鯨鯢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舄佩圭盛服在躬維兹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

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不顧求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

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烝嵩浮
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
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頎頎我
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鉦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與
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咊嗟皆耄庶士孰
知其乇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逺深蔵虧群譊切膺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披奸率庸不假豪駿臨軒待
之命遞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
倉猝䖏深誅速罪人斯得 聖明嗣統車塵徐徐亦
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手 帝衷以世師
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
臣李衎芳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
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
太祖聖武皇帝當蔿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
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 帝之
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
脩身 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
言又以訓諸皇子者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
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
極爲太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
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
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
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
以其日直筆故得蒐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
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讋故
萃衆智驅群雄誅而鬪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
彼己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
事至殺也矧我
太祖天戈所直無敢攖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
國之社桃與臣妾億兆蒼耆以生之黔首不啻疾
風之振林槁非面夫祝桑蒙氾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廣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
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

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
爲而成功其事之殺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
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
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
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之言已陰契
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
己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
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雷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
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喋血於戰
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荅閑之沙漠自崑崙四年

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凓
裹皽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勤有
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　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
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
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
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
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
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
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

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
散處九州統馭其手　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
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乎右
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
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
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
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
其時　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
李志常不請則宜以
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

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輙報
可豈天固存　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
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
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
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
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
請命者文亦極矣又屢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今
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
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

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　先皇之開醮祠者
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受竟柅而止自今其惟
以　先皇成命從事是
世祖獨未究者
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
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
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矣
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
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
之以寶冠薦之以王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
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若孫輿雲
仍其來亡極者爲　陛下祈永萬年當何如也
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劃平下土既奠南
邦西陲未疆鼛鼓鼛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
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
飛之騑确确其艱孰灼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
黃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嵛載舉于于其
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敷腎腸爲告悃悃莫匪
至言身國之本維　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予

訓史書虎符寵綬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
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
物宏　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眞子孫
衆有一絶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
曰不然
太祖皇之矧我
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
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膚之有嚴
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
劖穹臣拜稽首　二祖之功豈人不志維　帝欽崇驅

馬飛康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
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
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兊弦
王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
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縣不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
請于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福
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

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
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橐衆役顧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
維之而時其饔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
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
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
學士劉賡書徵士蕭斢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
爲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敎不是徵而燧之命寔繇
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
而言曰在昔

憲廟大封宗室以
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
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
至長安營于素滻之西蠡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
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
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齎咨嘖嘖以爲有國
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
時擁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下涼于蜀
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棊錯於是聞者靡不
輿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磎竭蹶如恐于

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祖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
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
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
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
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薨其國明年詔遣今王
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户
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二千春秋之服
紵縑爲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長親之未聞者於
吉王未始至歲維開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

稽諸地志寔漢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吏
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謁畧畔矣
六盤又樂蟠之謁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
時平則列置盖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
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
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耦于於茲及平而
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驆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遺
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
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
將不千里其藩輔 天子寛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
恒遠之宫而弗遑處爲 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
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慺慺
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主考妣亦
與薦焉爲中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
何枚是數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
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
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祢是忠勤而孝
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
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華之爲嶽寔王封内嶽祠

之門揭爲宣甃則表寺之名莫延甃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多貲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
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宫金並一氣頡頏
上下静供之脩衆與必篤佛遊悠久其言斯存孰
爲其言百世甞孫 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閒邇遠
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袪連出禬並
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廟指
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 帝閒其先面勢畧畔八
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則帝師京師時寺門楣
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𡑞 帝之

餘必王是及 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
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
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
成宗既祔廟矣而惟 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
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册納諸廟中尊

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遹之爲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群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踐踰躬擐甲冑北寇厎平實艱實棘時有顧言皇曾考妣 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 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剎憑依佛乘上爲祉聖薦福冥冥慈闡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己卿曹其矜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卜勑行工曹覽其外垣爲屋弇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榱題梲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算楯檻衡縱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宇屬之後殿庫庾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

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劃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釐日廩月餼坤維爲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如何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恭貴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誄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備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汝寶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督集矣且勑臣燧汝文之碑臣嘗以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乎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 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 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知建大剎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爲祉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

他日過之睹是煥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懌曰畢
吾願者眞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
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曽不
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嚮人之身王
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
維昔 天子寫梓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
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飢佚汝餉于茲
三年大立細揹垂欲落之而陟配天
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衘未究其在傳次乃勑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勑爲前古
有是而其所無 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
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
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
皇帝爲 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
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 大帝建極當至元
乙酉方廿有八年 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
蓼上以慰安 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育邸
順考成廟之不夭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
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
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允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
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
智晦明以藏其用 大帝才之謂政于家則曰于
婦是諶投大遺艱不言意兪廿九年
順考陟方又二年 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於
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
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桴鼓一鳴召至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
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兮億萬年大
德二年詔 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
今皇上一焉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
撫之食焉而粟息焉而齋又何有無而增益之會
太官荅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薄臧獲數千指
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獻
之隆福宮 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
今皇上四年 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
妥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内未至而還乃與今
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
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内難諆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
珍殲大慝清宫以待
武宗之至旣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
今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
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
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玆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
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
爲二堂行宇翼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壘

甓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
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
會市爲列肆月収僦贏寺須是資大抵橅擬
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陛陀
之崇題楶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
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宫帑旣其落
上淨供之脩薦福冥冥或者
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玆崇報必反而酬陰
隲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
今皇握黄圖以貿丹扆其大則天其晟則雷霆其不
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 裕聖一世而
止其孝思逺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礱
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
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
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爲説終爾膚近不能深
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岺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夾金鋪雕礎瞿瞿其
瞻劇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宫
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

裕聖報德是求惟我 裕聖爲烈無競
大帝遐征儲席虚正時我
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
位畀據其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宫居深安
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
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
下爲以天下爲誰尊 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
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 皇上之
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
上即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剌吉封皇姊大長公主
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之日主謂王曰應
昌有土肇自
太祖皇帝成於
世祖　裕皇而　順宗皇帝今
上篤親睦之誼承　成宗　武宗惇叙之志以有今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自出
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佛寺于
宮之東曰報恩盡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示

無極　上以命詞臣臣鉅夫謹按
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勳有
分地約世婚而　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
世祖
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
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兒尚帝季女囊加真
公主未幾陞府爲路十四年帖木兒北征有大勳
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貞元年封濟寧王主爲皇
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弴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乃
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

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弴不剌魯王建今嗣
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爲之傅
以輔之爲之群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剌氏維古
塗山有娀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
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庾經之室棲碑之亭金
碧焜華棼橑宏密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
必出乎已一夫一役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
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演祝讃梵唄洋溢諸佛
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
亦宜乎洪惟　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

與佛一德皇妹嗣王克求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
乘宜　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
斁積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歟盛哉臣鉅
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　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剌忠武洸洸佐定
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寔生昭睿相
我　世皇光天之下德威仁彊應昌既邦魯國是
王貳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
分職乃紀乃綱娩娩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
于　祖宗洎我　聖母澤溥恩隆何以報之佛法

是崇廼集群材廼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列屋周阿丹題藻棁電轉星羅彤雲承霤翠霧凝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翦和寒松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盤石其宗礪山帶河 聖母萬年 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是親會朝茲為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剗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縣是定為上都大興為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須以成化俗儆蒙繄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為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粤惟 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今上皇帝北巡狩四上都首幸華嚴若曰 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届止其以 先帝所搆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列賜吳田

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桷竊以為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慾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為物爲變至於摩盪轇轕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欣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

有旨矣　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慇濟群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桷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緻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群生厥性有恒驕驁忿鬪失常是行沉晲昏惑孰

安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静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珎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瑶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毫稱單觀心掉膽摧相旣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曁于　仁皇益闡乘教維
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澍沐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名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隷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尚書王士弘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嚮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

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蒞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旣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廼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鐘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床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

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
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
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
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
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飛躍之自
玆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
麗於天光耀煕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
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
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
諸 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
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勴乎此也玆寺
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鴻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
見矣於戱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圮或斁彞則延睠明哲是保是
翼俾久而安弗遹以遜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
吉土此惟輿宅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
在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
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闢明堂受天之曆
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
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募
瞻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慧
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
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珠貝金璧凡

爲汝故我施無惜無畄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
我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
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

碑文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内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　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　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

瀘所過望風欵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傅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解經畧之　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戸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隷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荅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
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荏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
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温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烏虖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　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臣於幾微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爲之騷動

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莅習再駕而後取之其
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
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
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
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李盟之
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鐫朱始磨之崖紀無能名
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
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哉矣
臣事
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

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粤西南
陬水駛山峕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致息蠕蠕勾萌
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鳶繄誰之恩聖祖神孫武
烈文謨漸被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
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點蒼蒼蒼禹迹堯
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顔作善降祥嗟爾
耄倪視此勿忘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閻復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寧三公得人鼎
祚以隆蓋力莫競於柱天勲莫高於靖亂忠莫大
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月呂魯公自乃祖
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間猶星之有台
山之有嶽皦公阿爾剌人小字王昔追至貴顯寵
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孛端
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
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里之好祖博爾木贈
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
父孛欒解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謚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廣平王家分地故以

封之武忠志意沉雄善戰知兵
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履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
出無往弗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
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
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
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
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既交約畢命勝敵無
或退步武忠縶馬於腰跽而引滿方寸不離故處
太祖推其膽勇嘗潰圍於怯列
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

雪張髭裘以翳及旦雪深數尺龍頻弗露武忠植
立通夕足跡宛然不移顛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
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
太祖不見急趍輜重則御勤已還卧憇車中聞武
忠至曰此天賚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
夫人蔑里乞真不廢丘嫂禮皇子察哈爵出鎮西
域有旨從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
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王音謂
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武忠既老以病薨
太祖悼痛如喪所親初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

戰所中途護視不啻如已子長率父兵襲爵萬夫
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
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宸極猶車之
有輪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鰲奠九土柱天之力競
矣貞憲王月呂魯公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
際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
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厖厚解御
服銀貂以貺國朝重天官内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侍宴内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未幾拜
御史大夫江南既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

路爲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
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
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撿底公言風憲所以戢
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公事上遇下一
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
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
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
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
以獻詔選乘輿所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
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

酋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
顏餘燼哈丹秃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
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衆大衂酋長逍去
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
黑龍江徑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
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
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
平靖亂之勲偉矣詔憫其勞賜内府七寶冠帶以
旌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中命禦邊杭海二十
九年加録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

禀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
右三十年
今上皇帝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
裕考所佩儲闈舊璽詔從之鼎湖上仙公奉鑾馭
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
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以虛宗祧
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旣有所歸王爲宗盟之
長奚俟而弗言王遽曰
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
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
民共戴之誠成　先皇付託之意扶日之忠至矣
上卽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尚方玉帶寶服還鎮
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　兩宮錫宴酬酢
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嘗賜侍宴
之服曰只孫照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
自餘奇珍祕寶賞賚弗可殫紀還鎮有期不幸遘
疾以十一月十八日薨於賜第之正寢雨木氷者
連日春秋五十有四　上聞之震悼不已敕有司
給喪賻賵有加刻香木爲棺錮以金銀北葬於怯
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

依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御史大夫
追封廣平王謚曰貞憲祖妣蔑里乞真妣完顔氏
及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真
先卒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成奉先述繼
之美子男三人曰木剌忽曰脫隣曰禿土哈女三
人曰失鄰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
丞長壽曰不蘭兮適宣政使沓失蠻之子泉府少
卿不列禿曰班真在室木剌忽年未及冠詔選
皇彌甥女八都馬妻之仍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
弟禿赤爲御史大夫九年春有詔爲公植碑通達
載揚丕績事下翰林爲文臣復竊惟伊尹相湯伊
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伋嗣封大國載在方冊
以爲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世載德師垣萃於一
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佐宜無以讓以之
勸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作銘不獨表異
渥於宗臣尚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肇基天挺神武祝栗驤龍崆峒嘯虎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矯矯武忠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
禦侮力竭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勳伐繼樹命
佐商周德符伊呂鼇斷立極奮揚啓土元祚如天

忠力可柱顯允貞憲事予
世祖綱振烏臺望崇紫府冠起東藩天戈奮擧公
在前鋒氣盈一鼓敢以虜憂遺之君父駕至中途
公已退虜一　帝所華爐復然餘勇再
賈威乘破竹敗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天語
勞公賞錫繁夥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鎭朔方殫
歷虎旅日贊重明龍飛九五乃冠台躔乃執圭班
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
城遽傳相杵當宁蠱傷行路悽楚褒德賞功恩洽
施普續紀金石家聯簪組咨爾後人無替成矩奉

山如礪黃河如帶爵以永傳焜燿千古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元明善

粵若稽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滅
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
金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渾曰博兒
朮曰木華里及即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世
故朝廷議功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
月赤察兒姓許愼氏曾大父即博兒渾也自
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

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戶後封
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鐵
騩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
佐　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爲懋薨
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
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秃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失
烈門王之父也恒鎭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遘
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石氏金宰相女也

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王之父薨誓不
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貿貌英偉望
之如神
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閔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
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
矣即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奉
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
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
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愼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

而遲其官可代線真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兼領尚膳院光祿寺二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上討反者于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勍賊逆命敢禦天戈　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
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櫜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二十七年桑

葛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荅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　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葛黃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磑別墅賞其清彊桑葛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畬丁溪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剌合孫荅剌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　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　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年　上以王佐命

元勳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推姦薦賢遷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
成宗皇帝登極制曰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謨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晋王甘麻剌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

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
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
謀皋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
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
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
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
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
矣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報使許
其臣附衆議爲允既遣始以事聞 上曰公深識機
宜既而馬兀合剌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

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
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
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
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
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
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
武宗入踐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薦立武功朕嘉
賴焉察八兒女燕鐵木兒帝室之胤今以妻公賜
公以 世祖宴幞 成宗御輦及幞人樂工海東
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

懷携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
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
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欵徹使不我異
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
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
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 上曰是謀甚
善公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
禿苦滅欲奔欵徹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
於是北邊以寧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 祖宗常爲
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

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又多今立和
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録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
藩將領實瞻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
替所服四年王入朝
今上皇帝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
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于大都私第之正
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
皇太后賻鈔二萬五千貫 上敕少府以香木爲棺
給驛馬百送葬北地 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

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太常臣請謚忠武宰
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抹開公主宗王
斡赤孫女也遜真公主宗王塔察兒孫女魯王
脫脫女兒也燕鐵木兒公主既察八兒女也赤鄰
別速氏千戶玉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剌兒氏忽
都台扎剌兒氏右丞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
王夫人子男七人曰塔剌海夫人赤鄰所生端良
剛毅有古大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
勇大將軍左都威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
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

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
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遷知樞密院事
武宗即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
裕宗皇帝
裕聖皇后為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
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
嘗學樞密宣徽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薛又
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敕曰
卿元勳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

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
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已利之謂臣
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
上悅而允六月拜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
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
脩國史師保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
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
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
懷來以疾薨贈智威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
柱國追封淇陽王謚輝武夫人朔思鑾公主宗王

察帶孫女也里千公主宗王失禿兒女齊王八
不沙女兒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淇陽
王夫人曰馬剌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為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忽赤
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効節於大
敵臣羞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大
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澤公主宗
王月魯女也梭兒合公主宗王斡羅思女也完踶
斤宣徽使怯烈女也曰佩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
時裕聖皇后命侍

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　今上淵潛時領府
中四怯薛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
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
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呂求賜者多矣臣願還
田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階開府兼尚服
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大師兼前衛親軍都指
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尚服
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　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
我家公之輔朕克兼克謹小心範物今旌德錄功
爵公為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

領事多恒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　上曰公
辭之良是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白文豹二年
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錄軍國重事五月妥
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
分忠武王黃金五　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
五段　上曰特賜大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
醲賞何可滂沛臣家准奏十月　上命為尚書省
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所請乞請新
命　上悅其誠聽焉　今上之初詔曰公輔　先帝
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怯薛皇慶

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
司夫人八藍荅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送禿
兒也不干抹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
曰奴剌丁並也遜真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伯都庶
出女七人曰也遜真為千戶怯薛夫人曰蒙哥為
魯王妥牙赤妃曰闊闊失為　宗王小薛妃曰校台
為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朱適曰寶奴為
宗王徹徹禿妃孫男五人曰鐵木兒也不干丞相子
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奉大夫通政使
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塔者

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
曰八迭兒為宗王沙剌班妃曰奴只罕為親王翔思
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為越王阿剌荅夫里妃曰卯兒
罕白班丹俱幼曾孫一人朶烈不花鐵木兒也不
干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
故淇陽忠武王其視故廣平王月兒魯為之建碑都
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
事珪書丹翰林學士曹篆額臣既受命懼不克
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斂衽而論
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邇畏威懷德者蓋許

慎氏與有力焉惟許慎氏五世六王六太師始終
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爲父
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爲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
宜乎男婚帝族女嬪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巖
巖焉韡韡焉世有令臣蓋將與天朝胥慶于億萬
年臣不敏敢稽首而爲之銘詞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維聖創業賢臣與之雄家開
國孝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
太祖實啓帝圖桓桓淇王爲帝前驅淇王子孫四
世惟肖猗忠武王克忠克孝表揚忠武始事

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視猶股肱親猶腹心我
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臣肆其欺姦廷爭面指
群罪不睱舉賢於側才足經國猷諸方伯竟爲良
弼　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北有
金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部伍嘗師衣
食予士毋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
投戈自縛執迷孰敵敵人有言昔也狂醒使我盜
兵蒙與天爭　天子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罪
天晠　帝曰公功進爵爲王旅力尚强求清我疆驅
馬來朝告我　今皇一疾不起兩宮震悼飾終旣備
登嗣之良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皆王女女皆王
妃古亦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武純烈烈
大勳與日同曜淇陽真封子孫世紹忠武神靈從
帝遊天勒詩貞石垂美萬年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　　閻復

大德九年秋七月詔謚故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
爲高唐忠獻王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
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爲高唐王妃祖駙馬孛
要合爲高唐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
爲齊國大長公主父駙馬愛不花爲高唐武襄王

妣皇姑月烈爲齊國大長公主忠獻王前尚皇姊
忽荅的美實追封齊國大長公主繼尚皇女愛失
里追封齊國公主從介弟高唐王朮忽難請也恭
承郊典命府屬王元舉狀先世勳德謁銘麗牲之
碑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鴈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
汪古部人世爲部長亡金塹山爲界以限南北忠
武王一軍阨其衝
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
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忠武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忠武素料

太祖智勇終成大事決意歸之部衆或有異議忠
武不從即遣麾下將禿里必荅思齎酒六榼送卓
忽難於
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
太祖祭而後飲衆爵者三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
亂性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 上詔忠武異
日吾有天下爰汝之報天實監之且約同征帶陽
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天兵下中原
忠武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嚮昔異議所
害長子不顏昔班死焉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

之偕猶子鎮國夜遁至界垣門已閉詐於守者縋
垣以登逃難雲中
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暇洽也雲
中既下詔求王妃二子得獲賜䘏孤嫠甚渥鎮國
至封北平王授金印武毅自齠齓
太祖攜征西域還年十七鎮國已卒繼封北平王
尚齊國大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
忽荅鎮國之子聶古䚟亦封北平王尚
睿宗皇帝女獨木干公主略地江淮殁於戎事詔
以興州户民千計給葬其户至今隸王府齊國大

長公主明慧有智畧 祖宗征伐四出嘗攝留務軍
國大政率諸稟而後行師出無内顧之憂公主之
力居多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
鞠育之恩不啻已出子男三人長君不花仲武襄
王季拙里不花君不花尚
定宗皇帝長女葉里迷失公主從
憲宗皇帝伐宋至釣魚山宋人堅壁不下我師環
攻宋卒乘壁而詬傍有坐而張蓋者以謂弧矢莫
我及也君不花素善鞭箭射之以顛遂拔其壘三
子曰囊加觧曰丘鄰察曰安童丘鄰察尚宗王阿

直吉女回鶻公主國朝之制凡宗室之女皆稱公
主武襄雖貴爲帝壻揔戎日多家居日少中統初
釁起鬩牆敗叛將闊不花於按檀火爾歡獲其屬
鎮海濟南之役環城當南面寇數出南門禦以勁
兵輒援内寇以至授首還率所部從大軍伐叛西
北敗叛王之黨撒里蠻於孔吉烈數日之間會戰
凡七俘獲甚衆撒里蠻尋復來歸拙里不花鎮雲
南而卒子火思丹尚宗王卜羅出女竹忽真公主
武襄所尚齊國大長公主
世祖皇帝季女也生四子長忠獻王次也先海迷

失早世次阿里八觮眈嗜儒術尚宗王完澤女奴倫公主今高唐王尚宗王兀魯觮女葉絲于真公主早卒再尚宗王奈剌不花女阿實禿忽魯公主女三人必扎匣爲　皇兄晉王妃葉里彎爲宗王按攤不花妃忽都魯爲河間王也木干妃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騎千餘併行旬日追及之時天盛暑將戰北風大起衆請勿戰王曰盛暑得風天贊我也策馬以先大

敗敵軍殺掠殆盡叛王以十餘騎竄是役也王身中三矢一矛斷其髮凱旋詔賞黃金二鎰白金千鎰　聖上御極之初特頒金印封高唐王駙馬封王蓋自王家始王以西北未庭請往征之詔初不允請至再三方許之將行誓曰邊塵不清義不旋轡大德改元夏四月與敵遇於伯牙思或謂俟大軍畢至戰未晚也王曰丈夫爲國死敵寔以衆爲於是鼓譟而進大破敵軍殺傷甚衆擒將卒百餘人以獻詔嘉其勇果賜以
先皇所御貂裘寶鞍繒錦七百介冑兵器有差二

年秋諸王將帥會于邊共籌邊事咸謂往歲敵無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候騎至者甚寡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兵備不可弛也衆不以爲然王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彼衆我寡三戰三却之王乘勝追奔逐北深入險地後騎莫繼不虞馬傷而仆至陷敵域敵初待以壻禮數欲誘降應對之際皆效忠保御之語又欲妻之以女曰吾不覩　皇太后慈顔非
聖上面命不敢爲壻卒不能奪其志　上憫王陷敵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蓋臣曰阿昔思往在

戎陣嘗識王於險衆推其可用乃遣使敵一見王於稠人中首問兩宮萬安次問嗣子安否語未竟輒爲左右所蔽翌日遣還王竟以不屈而終嗚呼昔忠武以一旅之衆經綸草昧去僞歸真繼以北平父子武襄昆仲被堅執鋭畢命邊陲以死勤事至王凡四世矣蓋王平生潛心聖學綱常之分了然於胸中知義重於生故臨難無苟免可謂無忝爾祖矣至於世締國姻奕葉封王河山帶礪子孫世爵聖朝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初王之北也世子主安甫脫襁褓詔以其弟朮忽難才識英偉

授以金印玉帶海東白鶻封高唐王襲爵之後恪
守父祖成業撫民御衆境内乂安時齊國公主卒
已久凡王之珍服秘玩悉令謹厚者掌之以需世
子成立又慨兄死節及先德闇而弗彰俾元舉走
京師列其事以聞光荷封謚之號其孝友敦睦雖
儒素承家有不迨焉嗚呼賢哉銘曰
大祖聖武握乾綱風飛雷厲起朔方忠武華胄踵
後唐疆界南北司壕隍有國西北名帶陽射日之
弧期共張告以偽謀呑厥疆孤忠竟爲寇所戕
帝聞其死久盡傷世姻汝締寵渥彰鎮國金鈕何煒

煌武毅繼踵服王章子復尚主發戎行一門三將
迨武襄東殄海寇斧其吭北禦邊舋平閼貓偉哉
高唐忠獻王外孫衍慶毓天潢帝姬再降惠澤滂
尊師重道興郡庠俗衽金革北方强禮義一變齊
魯鄉英風勁氣直以剛捐軀報國分所當千載烈
日橫秋霜河山誓爵奕葉昌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四

碑文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元明善

皇帝嗣寶曆御宸極拜大司徒栢柱爲中書左丞
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温兀答推忠効節保大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賜碑額曰
元勲世德廟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
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東平忠憲王

開國元勲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遠
猗歟盛哉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念功臣宣
忠之亟勉丞相奮庸之恭歟臣承詔猥當執筆謹
按東平王世家忠憲王諱安同姓扎剌爾氏五世
祖是爲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
太祖皇帝起兵與乃蠻人戰我師敗績七騎走利
追兵尾及困乏絶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歳
犢驅炙其肉啖
太祖太祖馬斃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巳馬濟
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是爲

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佐
太祖定天下號爲四傑
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
馬韉蔽　太祖卧且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太祖從三十騎行𡼏谷間遇群盜突射忠武三發
三殪徐撤馬韉障
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
可罕忌　太祖嚴兵襲我我得其謀
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鋭迎擊王可罕敗走死諸部
以次服　太祖即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户二乃以

忠武爲左萬户從破金師二十萬于野狐嶺北師
由紫荆口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
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
行迤南盡委經畧金主奔汴忠武建牙雲燕南平
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中原之地盡爲國守四
十年間無役不從無戰不在破國覆邑惜殺禁剽
風降景附懷仁歸義癸未三月薨于聞喜遺命以
未滅金爲恨子曰孛魯忠憲王曽祖也嗣國王
奉詔討夏攻銀宥二州斬甲首數萬禽大將塔海
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一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
都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東安戊子三月薨于鴈
山子七人塔思嗣國王忠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
自許奮曰大丈夫受恩明主要須決機兩陣之間
取功名以報國家庶不墮我先烈
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
將從戰金師于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顔
合達樞密移剌蒲兀朝行在所　上顧之曰先帝肆
天功建鴻業諸國悉皆臣妾獨爾東南鴟張一隅
朕欲援桴鼓衆親擊爲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
逮先臣武然奉　天子威靈汛掃淮浙取彼山川歸

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攻爾不煩大駕蹕瀑
之地上喜曰塔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
征拔宋襄陽侵郢陷光州略安慶己亥三月薨第
三子曰覇都魯忠憲王父也
憲宗皇帝命佐
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諭江淮人帥師與
世祖會鄂渚　憲宗崩内難方訌
世祖以武靖總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寳嘗曰朕居
此以臨天下覇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與論形勢之
地武靖曰帝者必居中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

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漢左控燕齊右挾韓晉
大王必欲佐天子一大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于
燕故有此旨未幾薨于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
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
武靖夫人弘吉烈氏
昭睿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
人長即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國王
女二人長適國戚木蘇次適大傅淮安忠武王伯
顔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
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太夫人入

朝　皇后一日　上適叩及忠憲太夫人起奏曰妾
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器也
上曰以何期之太夫人曰朝田必求見公論天下
事未嘗目一輕淺謂然也以是　上默四年反者平
執叛黨千餘人論之如法　上問曰朕欲悉死此黨
時年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　陛下且甫定
神器不推曠蕩之恩顧奮私憾殺無罪人何以安
反側　上驚曰少年何以得老成語鄉言誠開朕懷
千人皆生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
食四千戶辭曰蒙爾宋竊號江南方宏聖略奮神

武以臣謬膺宰相獻笑三方宋屠生侮　上改容有
間曰熟思無以踰卿其勿辭奏請燕王省可中書
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議中書事衡辭以疾
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及還壽思累日不釋
上特召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卿所
陳語使達朕衡對曰丞相資識聰敏雅有定操稽
古獻議即解要領臣敢不竭愚鑿有四年奏曰碩
德如姚樞董三二人可議中書省事　上曰此輩固
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尚書省乃先奏忠憲三
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提倡言曰安同國之柱石一

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
擬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規襄樊廟
謨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尚書省宣奏如制其大政
令大章程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尚書臣違詔徑
行　上曰阿合馬恃朕信用敢爾自專敕尚書如前
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飢盜熾若不顯戮無以
威衆奏曰盜犯強竊當罪重輕一切處死法何以
立罪入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
皇后弘吉烈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
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合馬欺國害民

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奏擬非
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
子北平王出鎮北圍遂留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
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 上召入勞之留語卧
內四皷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
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
世榮略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
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齊柄用
治期可立而待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喜
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

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如大夫玉速鐵木兒丞相伯
顏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
沮撓能者進能善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
下之大策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為治哉其年世
榮敗中書條上世榮所為掊克諸事詔皆罷之奏
漕司諸官 上曰平章右丞固取朕裁餘皆汝事顧
欲一一相煩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比覺聖意欲
倚近習為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
射罪從上賜奈何近習伺間抵隙援引姦黨曰某
人與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書曰準勑施行臣謂

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 上者
幸 陛下察之 上曰卿言甚是妄奏者入上其名
二十四年 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
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
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
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 上悼惜久
之曰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
護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只闌禿之
先塋忠憲王嶷然若山莫捫其高湛然若淵莫測

其深其粹如玉其精如金其嚴如秋其溫如春夷
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皆不動年十八入
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
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竇學士默尤傑者也立
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剷除苛虐
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
內寧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 天子嘉之曰安同為
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
樞機以宗社尊安為己任以民物阜豐為己責一
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

開一閤延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得失亹亹應接不倦而請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廚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者乃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望而尊敬每早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未介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至有失聲者曰賢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加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今爵封謚以及父武靖王夫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兀都台嗣掌環衛　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

常寺事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

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婦篤思刺氏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即今丞相女孫一人適淮安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囊家帶之子同僉樞密院事相嘉碩利丞相幼從太夫人鞠育稍長兼事華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

武宗嗣掌環衛

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遷榮祿大夫大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陟百揆自初仕介特不阿剛廉有制衆已有忠憲王之望及作相上輔　聖主下率群僚恪司彝憲壹殉至公明嚴峻潔苞苴自絕方爾謀叶八座道即天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論曰忠憲王襲累葉之勲抱絕倫之德膺

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致寧收效所

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絜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乎其始出鎮世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斡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已若夫紀竹帛銘鍾鼎光在邦家不得騰實同里而垂休華夏播烈蠻夷未必不在斯文其辭曰

正統天靳不永以畀猗維帝元眷命無已烈烈
太祖衆始一旅四傑起輔如龍如虎敵師陸梁走
撻之楚諸部大人崩角啓厥侃侃忠武秉鉞專征
薄伐遠覃至于海城戮頑植愿百邑告寧乃趙乃
魏自燕南兵𦈡釁歸明血戰晉并斬關入秦咸鳳
莫京取厥鯢鯨耄倪不驚金人扼河踞蹄偷生有
據上游帝建九斿有開輿圖帝撫八州於穆
世皇繳出東方爰相忠憲抒誠進良兩相廿年萬
彙皆昌徵車四馳元老奏康更褒迭進無材不揚
文物其章化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

公而守也正巍然山立賞淑罰慝風行萬國定知
誰力忠憲之職
世皇之德緊今丞相相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有
比何以熙載第思盡己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安
物阜海寓晏清布寫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維
孫儀刑在履之貞在繼之靈文武三相聖輔三帝
光輝接日勲庸蓋世維元世萬維帝葉千維無窮
年尚徵相賢尋河可源度岱可巔苟稽爲遠靡趾
方邊景行其全不在斯鐫不在斯鐫奚求夫傳質
之自天風雲與宣文鏤貞石炳燿山川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元明善

天以正統命帝元
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朮木華黎博兒忽赤老
溫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有天下
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盡
有荆揚益三州之野
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
相伯顔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雋功
偉烈寔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之於其
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萬

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謹按
太傅淮安忠武王諱伯顔姓八隣氏蒙古部人曾
祖考述律哥圖以其兵從
太祖討定諸部嘗爲千夫長贈推忠贊治功臣太
尉開府儀同三司柱國追封淮安郡王謚武定祖
考阿剌嗣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從
憲宗皇帝征蜀卒于軍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考
曉古台佐宗王旭烈開西域執國事以洊贈崇仁
迪慶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淮安王謚武靖至元初年王奉使　天子
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
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恒出廷臣上由是
上愈益賢之勑中書右丞相安同女弟
昭睿順聖皇后姊之女女王若曰爲伯顔婦不懈
爾氏矣拜光禄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
朝野晏清號爲極治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年
持節奉玉册立燕王爲皇太子十一年復拜左丞
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
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

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啓行薄郢
州溧水滛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
此潢潦耶度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郢城恃江爲
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潜由平江堰盪舟而過
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乎
章阿朮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
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
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黄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
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欵遣别帥受之
降阿朮公使右丞阿里海牙來期渡江不答明日

又來又不答阿朮公自來王曰此大事也　主上委
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潜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
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
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
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鷂千艘
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
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
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
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
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我師既渡

江將佐咸賀王曰　天子威靈阿朮武勇將校用命
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
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
牙守之規取荆湖王與阿朮公等東兵興國蘄黄
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
以池州來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
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
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無筭太平寧國建康無
爲鎮巢皆送欵籥請城主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
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飢發醫起病人大歡喜曰

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
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
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語使者
曰詔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十二年七月詔王入
朝進右丞相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以阿朮為
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
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十月王馳至鎮江
分軍三進參政阿剌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
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
安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逋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

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阿
剌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
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皐亭山宋主遣其臣齎
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
室封府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
衛羅易官府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
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左丞
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
全后于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㬎為瀛國公遣大
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陛下

成算阿朮效力臣具員而已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
州增食户為六千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宗王失
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
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剌吉
走死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伯
顏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皇太子次舍必
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
死是年得誅罪勅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
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
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

律詔王代揔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
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二十四年宗
王乃顏將反報者遝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往
至其境輙賜驛人乃顏讌王王以大義語乃顏乃
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趍出與其從者潛分三
道以遁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迹遂脫追騎
以其實聞從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
漢法戰金剛奴搭不帶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
能陣而走及禽乃顏王之謀畫居多二十六年加
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揔北軍討叛王明里

鐵木兒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
馳書開諭明里鐵木兒其人奉書以泣有詣王于
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兒魯那演代之居王大同
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
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
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
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
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
可禽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畏失海都誰任其
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

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三十年十二
月驛召至大同　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駕遣
使召　成宗于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
請日在鳴暮鍾日出鳴晨鍾問其故對曰防變起
也王曰汝將爲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内府
銀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也王曰盜何時無今以
誰命誅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四月
成宗即皇帝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覲王有違言王
按劒陳　祖宗寶訓述所以立
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加

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
事　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
兩壁美酒我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
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
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
於國事爲完三院遂罷是歲十二月薨于京師甘
棠里第春秋五十有九遣重臣來賵勑百官送葬
送者盡哀葬于白只剌山之先塋夫人別宿真即
扎剌爾氏封淮安王夫人再娶斗奴氏生三男子
買的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囊加台通奉大夫樞

密副使朶真普未仕俱卒副樞娶丞相興元王孫
中政使賈尚之女生一男子一女子男相嘉碩利
正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女適資德大夫大都留
守晃兀兒不華王薨
成宗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仁宗皇帝賜鈔十萬貫畀江浙省臣廟祀臨安
皇上勑建碑于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命
大臣之碑命臣明善製其刻文臣聞忠武王天質
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

恐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慍莫測恒負天下
之重以神器尊安爲務仁視群品無間親踈義使
英材無比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
一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
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一卒
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
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
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連出總師無
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
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弼成

正統騰耀始日力扶寶運播烈終年請即是而作
頌頌曰
世祖聖神地翕天開陽施陰闔鼓盪風雷駕馭群
才鞭笞九垓糞掃兇菑祥慶有來糾糾雄豪英英
俊髦欒世之遭隨時之逃或秉樞機或建旗旄纓
冠自獻文奮武招維忠武王胥會明良雄圖遠韻
聖度恢張制曰伊賢當吏天子左官諸侯奚爾器
使乃命之相乃命之將爰資弼亮爰資闢盪嗟茲
中土鼎峙三主既殄其二一也無武天生聖人登
之良臣頸組厥君稽顙軍門東涉扶桑西跡虞淵

北盡窮髮南極玄蠻咸受正朔龔我衣冠委勳不
居歸衛帝廬出總北師馬騰士娛輿目睢盱望入
中書鉅材乃儲埴運是須肅將天威欽而登殿揚
命群王群王自慎策　帝御天下拜登讌是日徵王
慶會我受始知
世祖神我先見故抑王庸留垂後憲稽其一德始
終交盡矜誠兩朝力殫無靳進官三公心不增隆
追爵一王道不加崇維王達節高抱孤忠維王獻
能茂建元功紀勳竹帛鑄銘鼎鍾並日不滅與國
無窮勒臣作頌勒之貞石昭示萬國來著臣則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五

碑文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劉敏中

故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順德忠獻王答剌罕旣薨之五年皇慶改元之秋　上詔中書故丞相答剌罕弼亮三朝功多不可以不顯其相地盧溝通達旁勒碑焉且詔臣敏中撰文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為尤難是以古之聖王得一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褒崇之表異之示不可忘其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藏鼎彝之勒麟閣雲臺之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也我　元聖聖相承天佑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才之得於斯為盛若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則忠獻王其人乎　上之所以眷眷焉不忘而王之所以荷此表異之渥也宜矣嗚呼聖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于茲焉見之臣謹按王諱哈剌哈孫朔方人其族為斡羅那氏襲號

答剌罕曾祖考諱啓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祖考諱博理察贈協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毅考諱囊加台贈宣忠効御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愍曾祖妣哈剌真氏祖妣完者氏妣脫魯哈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重厚有英才遇　太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襲之遽告　帝為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并其衆以功擢千戶錫號答剌罕時官制惟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勳戚不與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　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答剌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是後所下郡國由奉聖大同至陝西西域土番雲南遼東未嘗不從摧堅蹈強以死力自效壬辰　太宗皇帝略地河南忠武間出太行反擊燕有功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毅也以勇銳服衆從　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錫分邑順德病薨二子次為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從　憲宗皇帝伐

蜀多勞績戊午薨于軍於是王甫及歲而識悟異
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國書問儒者談
輒喜至元壬申
世祖皇帝録勲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答剌罕長
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蹶傷面上直如
常　帝命醫視眷益重明年秋九月　帝御萬壽山
王侍賜金段諭曰汝先世勲大朕且大用汝又明
年春丁毋夫人憂哀毁踰禮是冬十月　帝獵三不
剌歸語皇太子曰荅剌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乙
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乙酉拜大宗正賜

珠衣一襲時郡縣因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
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
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群鬬
毆膺房二人死近臣以變聞　帝怒亟遣王治止坐
其首鬬者京師有以偽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王
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賫就
糴有司撫為姦欲没其進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
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為柄臣擅威福
益横知王惡己忌之數曲為邀致竟不一往其家
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王

以多事奏請江南因亦隸大宗正莅決王曰彼間
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　帝是之而止辛
卯　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荅
剌罕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　帝曰彼地朕
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賜以玉帶授榮
禄大夫湖廣省平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
掖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
两江蠻獠布溪峒間虺蛇起伏跳踉小戾則相讎
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
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革錢粟刑獄

井井有條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没湖湘殆二十
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隸江
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群盜皆與
為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旋卒寘於
死遠近震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管
姦宼伺發溪峒以閧壬辰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
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
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
帝以為然及還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
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

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
謀也又發湖湘富民屯田廣西爲圖交趾計王以
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密奏吏抱劵
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
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
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爲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
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閩諸朝
到于今便之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末末世爲
徵王曰衰弊之政聖朝可行邪竟奏罷常澧辰等
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爲之賑䘏凡災

皆如之甲午春正月　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
虞境內寧肅大德戊戌九月朝　成宗皇帝于上
都　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
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爲變入爲
中書左丞相加銀青榮祿大夫杭之耆庶伏地攀
泣馬不得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
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
晦年穀豐歉采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
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
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

重名爵爲務京師先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
王喟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廟學
肖躬爲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爲學官奏遣
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禮久未
遑王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或者議倡言
世祖皇帝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　陛下未有
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婦國弗率
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
諭向化茍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
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

而還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
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徼名首釁陷失士馬
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拜中
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王常言治道先守令
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
丁憂婚娉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
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　帝疾連歲
權移中闈群邪交煽勢焰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
得逞事以無撓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
置僚屬奏修三朝皇后及宗室功臣傳冬十有一

月　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諸藩
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寢御晚駕時
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臥閤下理幾
務如故中闈以姦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
其事密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　武宗
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爲動內外懔懔視王以
安會　今上皇帝　皇太后至自懷姦臣希中旨
謀爲不軌三月王贊　今上皇太后擒滅其黨發
使迎　武宗四月　今上皇太后如上都王繼往
五月　武宗即大位加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錄軍

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賜以　憲廟所御
白貂裘寶帶未幾加太傅賜第見其子脫歡近侍
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
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爲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
十五萬緡黃金羸十二鎰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
百端乳馬六十疋　皇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
百端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徇壞竊屏息
行旅爲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
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
食遠者阨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

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
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
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
歲糴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規利繆出納囊槖滋弊
久矣立法以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爲經理歲
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
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
大治至大改元戊申　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
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　皇太后
今上咸有賜焉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

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
勉此間金穀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　帝驚愕命
醫偕其子脫歡行以閏月某日薨于和林所居之
正寢春秋五十又二天雨木冰連日　帝大傷悼
遣近臣慰諭其子賜賻錢五萬緡　今上賻錢二
萬五千緡敕大興尹買葬地昌平陽山南之原曰使
天下後世知吾賢相耳乃胥議爲石塚柩至以是
月二十有九日葬焉近而朝著遠而士民以及四
方慟哭流涕嗟悼懷慕及奠于家者無有已也明
年己酉八月有封謚之命先配孫都氏繼室扎剌

兒氏昭列氏扎剌兒氏怯列氏並追封順德王夫
人一子即脫歡由近侍爲太子賓客　今上御極
遷御史中丞進大夫官榮祿大夫襲號答剌罕博
貫經史特立正言得風憲體皇慶改元壬子制加
王曾祖考而下三世爵謚大夫之母完者氏封順
德太夫人王爲人神宇靖偉簡脩重寡言不見喜慍
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
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
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發矢殪數人敵披靡遁
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

湯文武之爲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歎曰
人生不知書可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
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
事業之見于世剛明正大巍巍煒燁如此嗚呼古
所謂大臣者王爲無愧矣臣旣述其事乃繫之以
詩曰
漢有文成難制將變元有忠武患去未見挾聖承
天偉績共貫忠武有孫維王忠獻維嶽降靈維王
以生雲風類從近列以升穆穆
世皇群材權衡孰大予任王予是稱利器所施宗

正焉始挺然鶚立獄平政理朝有巨姦王不以齒
有媚不答姦氣爲褫　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陝之鼎
司曰汝往鎭霜肅露濡化行若馳島蠻海夷悅服
熙熙移杭未旬入總大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懸
者自懲善者相慶百度釐釐咸統于正　成宗上
仙田邪謫張勢挾中闈構謀非常王翊潛龍寔彼
斧斯伊霍之重頼其胥匡　武皇嘉之康錫三接
朔方往撫有聞赫赫一夕隕星山圮棟折遄歸之
望竟莫爾傒　天子曰嘻斯何人斯何紓予思其
碑而辭大書深刻九達是向尚千萬年監此良相

駙馬昌王世德碑　張士觀

至治元年十二月癸亥制贈駙馬昌王阿失高祖
孛秃爲推忠宣力佐命開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謚忠武高祖妣
公主帖木倫公主果真並追封昌國大長公主曾
祖鎖兒哈宣忠保大翊運開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謚忠定曾祖
妣公主不海罕追封昌國大長公主祖扎忽兒陳
推誠靖遠佐運賛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駙
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謚忠靖祖妣公主也孫

真追封昌國大長公主父忽憐効忠保德輔運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謚忠宣妣公主伯牙倫公主卜蘭奚並追封昌國大長公主公主益里海涯追封皇姑昌國大長公主既頒卹典又詔翰林文諸石臣士觀祇奉明詔按世系王族爲亦啓列氏以小字阿失行忠武蚤逢興運從

太祖皇帝起朔方同諸豪傑飲水于黑河要結盟誓經啓疆宇切　太祖遣使四方詢訪人情至忠武所時忠武止畜一牝羊烹其羔迎勞使者又以

使者馬瘠易以己之良馬使回併烹牝羊餞之使者復命具以忠武誠欵對　上嘉之遂以皇妹帖木倫公主下嫁寔生忠定帖木倫公主歿繼尚皇女果真公主嘗從征乃蠻翊衛左右未始少離

上閔其勞以所獲戸民多賜其部我師既破長城右遣國王木華黎經略北京左遣忠武規取阿八合亦馬合等城所得漢民即賜忠武且諭旨曰諸部各遣子弟入侍時火魯剌帶哈兒八台違旨命忠武提兵千人誅之以令衆復以所隷百姓賜之迨　上征河西扈蹕戎行備著勤勞師未旋鼎湖上仙甫旬日忠武亦卒　太宗震悼不已曰孛禿事我　皇考宣力良多今已云亡送還本土遂葬於乞只兒仍禁其地三年如國家制忠定繼起擢爲萬戸尚宗女不海罕公主總戎南征攻嘉州破之師還卒于道忠靖從　定宗皇帝討平萬奴有功尚宗女也孫真公主忠宣先尚　憲宗女伯牙倫公主以失列吉叛屢著戰功繼尚宗女卜蘭奚公主征乃顏扈從乘輿忠勤備至　世祖憐之賜名霸突霸突譯云驍勇也維亦啓列氏世篤忠貞積慶流祉至王益大王生資英果年十五已能從征

乃顏躬擐行陣至今不懈卻敵奏功者屢矣是以尚宗女撒兒塔陳公主歲辛丑與都哇戰射中其足敗之　成宗録其功以皇女益里海涯公主下嫁是生　今上皇后及晉王妃亦憐真八剌繼尚

憲宗女孫買的公主　武宗即位襲爲萬戸賞賚優渥頒金印封昌王仍置王府迨　仁宗朝賜文豹及海東青白鶻歲以爲常　今上即位賜楮幣二萬定西馬及七寶帶各一　太皇太后繼賜楮幣萬定子七人曰失剌渾台尚宗王木南子東亦勤真公主撒兒塔陳公主出也曰監藏八剌曰阿

剌納失里買的公主出也曰塔海曰汝奴朶兒只
監藏朶兒只臣竊惟由漢以來言世家者必曰袁
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載在方策以爲
美談王家由高曾以來載德象賢忠事我朝至於
奕世封王一門尚主國家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
矣其寵貴視袁氏鄧氏宜無少讓而隆名偉績則
又過之以之銘鍾鼎書竹帛其誰曰不然臣士觀
謹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於皇聖元受命于天群雄入彀載造坤乾忠武崛
起儷景同龢翼佐王烈執鋭被堅矯矯忠定奮其
才賢光依日月躬屬櫜鞬四征弗庭所向無前在
定宗世孼豎擾邊乃命忠靖廑蹕周旋與謀帷幄
奏捷戎軒忠宣繼之不懈益虔却敵伐叛智勇兼
全篤生昌王于蕃于宣靖氛沙漠志力益殫惟
帝念勞追卹其先何以寵之國姻世聯何以貴之王
爵世延詔紀金石誓有河山特以表忠千載永傳

曹南王世德碑　虞集

中書右丞相臣某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
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迭兒
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平章

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
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
又多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
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
威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
定撥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追封曹南王謚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
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
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
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
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
列母脫端潤潤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
夫人制下有勑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
歲月著文于碑臣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扎剌兒台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
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
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

之生才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撒自其幼年已在
宿衛爲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
又爲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愼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
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陜西之役
攻城辟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千繼爲火
而赤博而赤曆其父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岳
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潤出忽都禿太子
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

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
而也柳千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
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
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陜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
擒光壽大帥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柳千代之
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
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
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
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
伯顔孛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觧兒渾都海興兵

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
之北至昔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
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二年濟南帥李
璮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衆次老倉
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
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以舊官將其軍至元
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十一年
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下
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
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

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
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
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
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
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
擒宋將張八及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
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
丞相伯顔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師師東渡浙
取越明台温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
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

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歩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所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 上嘉其功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

天子從之迺賜玉帶弓矢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摠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受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摠其軍如故後二年 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于天

下道過汴梁今大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師行庚戌進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九月庚申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壬申 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迭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剌赤渾

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昌平縣東白浮村師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衂摠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摠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撤

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
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五月　上之上都
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十月癸卯　皇帝若
曰也速迭兒屬藥韓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
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十一月丙寅
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
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
呼　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
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
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論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

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
決志積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
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横亘中原故將委忠
君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
且遠矣　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舊
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歷數之
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
廷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
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
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

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　太祖受命自天　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赫一是萬國虎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
興承國肇基廼執干戈廼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
奔奏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揭桓毅益信以崇
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殲兼弱攻昧
我師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
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　世皇是輔肅
肅南征絶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　世皇御
天於鑠如日式圍不遺聲教廼訖于時出師有專

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裳衛載兵遡江薄海列
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闢柵兒嬉
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廼會元戎于城之
下孿孿孱發解璽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
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
以序升入覲　天子龍光是承　天子曰嘻蠢彼
海裔爾相予左帥士以濟臨涯揚舲海若弭靈天
不慭遺亟賓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
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
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

其猶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　聖皇賞
功寶玉鷹馬還長其鎮爲國召虎頌頌爾軍何以
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
公今王三世之祜豐碑列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
勸忠勿忘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六

碑文

高昌王世勳碑　虞集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
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
太祖皇帝寔賛興運勳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繼令德以勸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集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荅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荅哈言天靈山也南

有石山曰胡力荅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
其國曰和林之盛彊以有此山盍壞其山以弱之
乃告諸的斤曰旣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
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
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
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
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諸交州而
居焉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
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
者百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

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
其國主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太祖嘉
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
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鎻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
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
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
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剌的斤嗣
爲亦都護將探馬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
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　世祖
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

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
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
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
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
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
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
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
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
諸孫何以不我歸且爾祖嘗尚主矣爾能以女歸
我我則休兵不然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

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之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
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
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
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
還鎭火州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
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
請兵北征以復父讎　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
以公主曰不魯罕　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

尚其妹曰八卜叉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
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吐
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跡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
押西護司之官　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
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内郡
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叉公主薨
尚公主曰兀剌眞安西王阿難答之女也領兵火
州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

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籛吉皆八卜叉公
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朶兒只思
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覲備宿衛又
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
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
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
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里同領甘
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
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
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

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旋趣至京師戮
力削平大難鎮湖廣時左轄相媢而害政人所弗
堪至是有旨執而俘之乃更爲申抹於　上曰是
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
德量芬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
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
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
讓其弟籛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
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

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
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
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
清愼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己
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
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
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
勳爲宜敢再拜系之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兹高昌列國率賦寳

王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嘻天啓爾
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褰難介冑十千維旅以從
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解朝夕邦之世臣食
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突來虔劉以殘
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
言寇來寔竊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
紓難義有絕燮　皇用咨歎寇退乃完　天子撫
之華帛載金焠斯瀓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
寧我　皇錫之福于廬于勵任譬犄之矢盡衆殲
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

道　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
麗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　武皇纘
武賸爾舊服節旄印綬仍護其鄰乃稽王封在時
仁宗旂纛舒舒刻章以膚廷即永昌幕府斯建將
星宵隕亦既即遠穸木陰陰閟歷歲時顧瞻徘徊
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
享佩玉璆琚婧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
雝雝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
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
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褒賞亦爲進見退息儆于

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申明哲以孚噓欷有懷永
昌之墟　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
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句容郡王世績碑　虞集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
本於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
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爲爪牙
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
以內爲天子之所信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
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
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
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
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
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
其人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
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訥思
太祖皇帝征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訥思遣使諭
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訥思老不能理其國歲
丁酉亦訥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
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强勇見信
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湩以供玉食馬湩尚黑者國
人謂黑爲哈剌故別號其人曰哈剌赤日見親近
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訥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
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
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
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祖宗興龍之故地至
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

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
敗其將朶兒赤延於納蘭不剌以所掠諸部還四
月只兒瓦䚟搆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
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脫木懼而引去遂
滅只兒瓦䚟六月逐其兵於禿剌河八月又敗之
斡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
伐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
吉踰金山擒扎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
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
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

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
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
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户給
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
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剌
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
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隷之二十
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
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

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
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
勝剌哈王獲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剌
哈以離之他日勝剌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
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剌哈計不得行
未幾有詔召勝剌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
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
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
爲先驅引大兵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兀剌河與也
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之詔王沿河而

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
之大獲乃顏畜牧俘畔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
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剌魯萬戶府
是歲王子劄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
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
佩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羆之士入則操
刀匕以事割烹執鸞杓以進湩飲親幸委任已見
如此時 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
餘黨於哈剌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
里王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
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鎭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
十六年海都軍叛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
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
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伏兵殲之七月 世祖
親巡北邊召見王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
患難者飮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
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 上親征遂
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

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
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戶千爲
哈剌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
督賦而劄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
兀里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
哈剌赤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
玉帶金帶名鶻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瀚塔海邊
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
三千有詔進取乞里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

日盡取其衆留兵鎭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
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
將孛羅察 成宗皇帝卽位詔之曰北邊事重其
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冬召入朝有加賜别賜其
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三年
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
之王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
等王以朝 上解御衣以賜大德元年拜銀青榮
禄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

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
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
曰荅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
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
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
不知所爲爭起就馬王麾師畢渡澇水泊岸木柵
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
帳還次阿雷河與李伯拔都之軍相遇李伯拔都
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李
伯陣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蹴之

李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李
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
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
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
擊盡覆其軍斂逭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衣賜
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
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
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
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斡魯思等
犯邊王迎敵於潤客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

擣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
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
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
又敗績戰之三日都哇之兵西至與我大軍相持
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
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
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
聞　上使御史大夫禿赤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
可扎魯火赤禿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
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

功第一無異辭於是　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
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
年秋入朝　上親喻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
蹟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
御衣一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拜驃騎
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
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
謀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

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　世祖之嫡孫也
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
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　祖宗意可見
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好使吾士民老者
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
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
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
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
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渾

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訃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
撫朔方且十餘年矣海都約木忽兒明里帖木兒
自　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
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强勇精鋭臣父子用之
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
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
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黃金
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

大武帳一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
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至
大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一黃金二百五
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　上曰　世祖
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
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
以卿有足疾故賜比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
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
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

至殿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寳之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
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
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
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
刺王者王擲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
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
不干忽都帖木兒戰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
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扎亦兒之地　上聞之
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

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
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
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
王父子沉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慓疾有
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
應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
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
赴忠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
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

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
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
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
謚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
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
武毅妻曰太塔你扎只剌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
曰囊加真瓮吉剌真也曰阿八倫瓮吉剌真也曰
塔倫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
人長曰塔察兒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
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

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
軍建康廬饒等處哈剌赤戶達魯花赤六曰歡差
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
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兼大都屯田事八
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創
兀兒之妻察吉兒公主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
塔兒真也曰也仙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
剌真塔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畧
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
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荅剌罕右丞

相四曰撒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
闌遺少監蚤卒六曰荅里太禧宗禋院使七曰潑
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禿兒駙馬弟
太忽禿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剌王三曰訥只
罕適沙藍朶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
木兒王臣集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斿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
桓奮興遹伐遠攻羣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子孫
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于本根執披則

離孰固以存赫赫　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
往不庭顧兹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
挺爲綦彊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
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
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
蒐爾帥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潼孔腴衽金以居
鳴箭以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
吷孰爲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取
窜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闘死父子百戰從
於宗藩或拔或援我国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

力困于外心服于内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
稽以朝　成宗王䕶其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
我太平桓桓　武皇實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
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冑作嬪五世王封世
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
接于太平今王之疆　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
殊特勒勲北郊昭示萬國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勲之碑　馬祖常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忠孝世臣戴予中興
功在社稷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示無極焉臣
聞帝王受命天必儲瓌偉絶世之資將相之才與
之會遇以成大業如我
太祖　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爲一世
之用者豈非天哉天曆元年戊辰　皇帝將正大
位天人合應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八月四日甲午
率勇士十七人兵皆露刃建大義於禁中廼誓於
衆曰　武宗皇帝有聖子二人孝恭仁文天下大
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手
捽平章烏伯都剌伯顔察兒縛之分命勇士執諸

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録印符空百司皆入
内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里董瓦等乘遽迎
皇帝于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
者接踵於道左矣癸卯弟撒敦子唐其世皆棄其
妻孥來　皇帝以是月之甲辰發中興以丁巳至
京師比至浹旬之間兩以左右嬌稱使者南來者
云駕巳次近郊諸王及河南省臣萬户各以兵從
民勿譁驚北來者云　皇帝大兄且至於是中外
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王禪將北軍
軍揄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趣撒敦馳入營壁

衆潰追之懷來戊辰獻入千門鎮闕撒敦赴之戰
剿東敗之十有三日壬申　上即皇帝位于大明殿
受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
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
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
雜采二千疋白鶻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
東出薊討禿滿迭兒平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
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居庸關略大口丙子裹
糧趍揄河未戰聞大駕出宮將親督將士亟請見
上奏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願　陛下班師撫安

黎庶　上旋還宮明日丁丑指揮使忽都不花塔
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陰構變未發事覺械三人
送闕下斬之己卯與王禪前軍戰揄可勒之追殘
兵於紅橋北阿剌帖木兒槍刺馬前盤馬斫之刃
中左臂部曲和尚斫忽都帖木兒亦中臂二人皆
驍捷將也會日晡就宿戰所庚辰　上聞之遣使
賜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隔紅橋水爲營辛巳
合兵鏖戰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人夜二鼓盡
呼稗將阿剌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使將百騎風
上大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敵自蹂躪至旦始悟

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
列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
出其後南向八都兒脫脫木兒出其前北向鼓譟
大呼吹銅角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
射且乃西走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
兵于昌平北　上遣賜上尊酒諭旨曰丞相每與
敵戰親冒矢石脫不虞奈宗社何以大將旗鼓督
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敢後者臣論以軍法
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履徒跣
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發也速

解兒也不倫撒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
温台闊克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撒敦
進以大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
孛羅帖木兒蒙古荅失牙失帖木兒撒兒討温四
大將縛兩手載於馬鞍獻上　天子斬之降者萬
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脫木兒遮虎北口要其
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及禿滿迭兒驅萬
人薄我戲向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丑朔日晡彼
方憩馬我軍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渡潞水而逃
庚寅各而水陳兵不戰辛卯宵遣我軍渡潞水襲

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也先帖木兒朶羅觧及禿滿迭兒塔海血戰擅子山棗林唐其世從殺太平於陣中餘夜遁甲午撒敦脫脫木兒將兵追捕乙未諸侯王忽剌觧指揮使阿剌帖木兒安童自紫荆口犯良鄉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忽剌觧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者塡道入見　天子無矜容焉　上大悅己亥進封答剌罕太平王以其地爲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爲印章以寵賚之珠對衣實帶一具答剌罕華言世貸之也

禿滿迭兒復入虎北口戰檀州南殲之萬戶哈剌那海以戲下兵降殺禿滿迭兒函首京師誅忽剌觧阿剌帖木兒安童朶羅觧搭海於國門之外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廼起兵嚮關平曰　皇帝正大統於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倒剌沙因首請死十月二十有二日庚戌奉　皇帝璽來上天下業遂定明年己巳　上固讓位於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撒迪致讓奉迎三月戊辰丞相護　皇帝璽於北土　明宗皇帝嘉之拜太師官階如前迨　明廟上賓　皇帝游昇大位一

戚之閒爲　天子佐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外淸謐華夏乂寧者茲非天儲其才使與受命之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未奏　上詔賜定策元勳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啓運曰皇考武皇御極維昌靈在天維祥神在廟維享右厥聖子弗畋以逸弗燕于室海上浴日車環周遠陰隱我民上帝監觀儲茲師臣維茲師臣出將入相戴我　天子征伐揖讓桓桓于于有丞有徐露刃袒呼虎旅疾趨建義禁中群疑未同縛三臣誓言於

公曰大統之傳　武皇帝有子天序秩秩孰敢于紀　聖祖明訓封建伯叔分地車旗屏翰外服嬖臣萌芽交搆我家神怒而憤民恫而嗟于徒于旅闕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斧地官金帛司馬介冑于時廷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軍容大施拒其重關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峙戰守攻具潢池弄兵悉衆來赴載同我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巘地赭褫衣跣徒日降萬夫號泣草閒丐其完膂　皇帝曰嘻丞相汝勞晝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守　帝祉驍將賈勇及我弟與子十月日吉

來上玉璽茲臣暨顛泥首就死蔑茲海寓登世萬千矢辭貞石元勲之宣元勲之宣開國江壖子孫保之維善慶弗愆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七

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備且有贓賕之鄗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

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
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
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
于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
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
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
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
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
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
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絶人

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
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
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
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
渠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
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汴故宮記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
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
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
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
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
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
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
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
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
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
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
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
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

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鍾在西
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内侍局内侍之
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宫中則曰撒合
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
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
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
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
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
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
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

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滌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
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
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
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
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
藏宣徽東曰　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
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
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
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
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

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
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
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
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
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
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
內正北尚甆局尚甆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
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
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
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
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
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
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户珠璧華麗之飾則
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
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
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
展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

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
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
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
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爲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
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
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
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
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構召匠計
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既協
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

夫神怙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幷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絶粮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部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絶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

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尚來者無忽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巳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華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脉遂斷絶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滞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斷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王鑒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巳游矣惟龍山爲絶勝姑缺兹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泓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埭出嶄然露圭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

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揖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瀦者焉泧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緣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瀹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揷林益多杉檜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鼯松鼠䀿人衣袖又

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遠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恠石嶙峗巧鬭試一臨之毛骨森竪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谿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廻乃徑北嶺登菩

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群木皆翠杉簷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酣談辯鋒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

於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客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顏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嶔崟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貫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槩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暮廼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

之巧秀女几之婉嫕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窔淵邃樹林薈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餘干州學記

李謹思

餘干旣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
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靳陰誘也春秋歲
祀尙顧歆玆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
明年爲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佐
競勸爲士翕然佐之旣鳩旣僝其材貞且良其棟
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繚之以闌楯飾
之以朱碧重門棨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
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
成爲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
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旻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

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子弟
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
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橫
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
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
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
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遠契之功以化
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膚敏者皆爲周有
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
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猶

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
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
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爲
刱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
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
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
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
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
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爲魯
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

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借漢以明
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
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甞語人以其故而孟
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
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
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
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
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
郊欲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
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於魯達

于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踣而旁奮暫寄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天可以囅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伯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嗟殷士其逋播而爲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祼將而爲膚敏者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發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咸具焉非邦舊游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

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特筆并書之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　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蠭起今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頃居之萬頃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爲施溶知州既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爲寇歲在甲午　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悛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唆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諸軍前驅調又起集山猺狑狫以爲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

令畫圖以進即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唆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朶落解倪全田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爲一即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

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厎定而西北窮邊部落華心内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見有州施溶既降又叛昏

迷不恭　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勲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洤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洤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有六簋如簠之數爐一鐙二檠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堇洤袛事顧茲器非慶明年考朱文公釋奠禮改爲之十有一月方君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鳩工吏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天澤朱鳴謙録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夔俞眞卿會計吏直學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魏埜沈伯祥獮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公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夔舊有淮

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閒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鄒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叙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鑱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與劉踣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

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僞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爲侯乃使與噲等伍安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

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以見帝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爲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侯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籍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

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爲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

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蜂爲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爲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挂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鼉鼓淵淵兮雜奏笙篪牲牷肥腯兮清酒載醴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

之返兮風爲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暘得暘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既醉祗報麻兮何千萬祀

舍奠禮器記　　鄭陶孫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設尊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陬列正配酌尊位爲尊二獻比象南各以一崇明水統之獻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

從享殿上下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爲親三獻代神祭已奠之故正配爲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篚各一承幣坫各一承祝豆十籩如之從殺其六簠二簋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東階之東盥手盥爵罍洗勺帨各一爵篚三帨篚二皆所以嚴神事也飲福爵坫賜胙俎豆各一識以別之之神人不可以共器也大略如是於禮則未敢言備姑以故宋祀式言之爾若淮以北則故金亦惟因汴宋之舊然而淮以北用武歲久遺制弗全不若淮以南被兵日淺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所損益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古尊罍俎豆刳木陶瓦而已中古惟求是圖至於範金近世或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能惟籩篚俎以竹以木無儉侈之殊侯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否而爲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皆於廩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今行中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孫始至覈之則設尊無有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

亦缺錫以繼銅猶復缺五之一議從旁郡致工將補之有袖舍奠禮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趙公汝棋守宣城日所作而錄諸梓者也其圖則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於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博古獻象罍以爲尊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尊皆有罍尊以戕獻而罍則酌以自酢者也以罍代尊於義未允又司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爲有沙飾者有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反其音以素何率皆以臆魏太和間青州於土中

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晉儒之説以爲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是亦揣摩非得於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其形智也儻刳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絶其脊以施勺既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褻人之用器且不宜然況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刳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啓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

負而譌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容齋睹一犧尊乃犧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鑒者以爲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爲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説及王黼所收又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特未詳古人制器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榮甫來範金爲太尊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爲全形負尊於

背餘皆從趙録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爲正配酌尊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以充從享成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熱必以鼎遂作羊豕鼎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之爲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坫四十有二祝坫五又飲福爵坫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又賜胙豆一簠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千四百四十斤有奇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鈔二百六十支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木俎四十籩二百六十有八塗髹之其費百二十貫有

奇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坫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籩視豆損一簠百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罍二洗二篚十俎百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縣學書院缺者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攸當述之者往往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用否尚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暇也工雖能持己編書以自見其所蓄模範於圖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古制則已苟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曷若

并形狀而今之猶爲同於俗也噫自孟氏有今樂猶古樂之論不善讀者類失其旨韶濩豈與鄭衛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舊款取周尺授刊工使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工仍各識歲月其唇其腹其尻以迄于成涓辰舋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位所陳使寘殿北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聽藏之庫奮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損益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八月朔浙水東鄭陶孫記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八

記

揲蓍記　劉因

蓍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蓍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

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

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二實
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
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
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
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
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
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後西其消長則其
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
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
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

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
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
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
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為奇者
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
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
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
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
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
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

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
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
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
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
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
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
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
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
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
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

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為多
老陽為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
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
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
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
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
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
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
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
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

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
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强求合
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
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
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
而上自綷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
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
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
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
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

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
而分屬爲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
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
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
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
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
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
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
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
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

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
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
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
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
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
然于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
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
成說旣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
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旣著之筮說
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

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
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
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
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
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
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
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
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進得之也六
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
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

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説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積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積成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

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蹙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

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良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

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變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盈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疏而不得疏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槖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

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在于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宜真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變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

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因記

鶴菴記　劉因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閎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子之於

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趍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

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說此數者於鶴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記

麟齋記　劉因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

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闢闕之戒見聖人之拳拳

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其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

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覓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於以修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

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貿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倚歸宿之差何嘗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

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貫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己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或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

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諡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諡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聖至今遵之爲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諡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尭舜二帝也寔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顔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顔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

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蒧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

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
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
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
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
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
必其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
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
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
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
學禮之臣必有能擇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

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
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
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
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
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
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殿宮屋也其
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揚中書忠肅公來董括
册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
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
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半壁淪汴注之堧曾

頖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搖屋困於撐拄自
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
某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
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閻閣都高某副
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
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
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務學文之力
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
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
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姚燧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
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
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闔
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
删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
亡嘗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
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
曰金聲玉振之閣後　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壞

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
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
典屯希曾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
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嬴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
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村集工責校官
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
賈仁僉事蔣其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
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
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侶之故曰王屋
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

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
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
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
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
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
之在兩閒無閒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
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
而加汚隆國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
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
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衞之爲州南澧千

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
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
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
郡江陵澧去西南爲遥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
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脩門
是皆不可既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
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
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
而今也料次户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
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

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
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
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
賴　皇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
洙泗也然嘗至其地焉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損
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洙士之化要
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
荒而洙泗匹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
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
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

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
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甜至書于鄧之南陽書院楚
梓堂

千戶所廳壁記　姚燧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
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帥徵發之政無文移惟
遣伻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
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𥃩冥君長千夫洛陽鳴皐
山下縣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

不然於其私居
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
帥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歛是一軍之祿
買田為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
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
乎此者必有所儆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
居敬亭曰觀德縣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
乃滿子堅為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
之道者為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
有精神寃寃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

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
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
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
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
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乃應事接物無有外
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
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
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
明足以燭須髮塵芥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此
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

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
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
將宿兵日益耗亡裔縣紈袴之子制外閫為無賴
墮窳之人備前驅為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
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濟乎古人見其然故歲寓
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備之於俎豆
之中雖有頑驁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
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
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
拜揖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郤兼弣弛張之度矢

有揖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鉤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楅及楅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翮有舉偃筭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隨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闢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

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負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
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其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于

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 皇上践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慶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書曩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爵子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
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薨有今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

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諜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書訪而夕惰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後蟬冕報　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蒐鼂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

當爲襟討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翕翕乎敬捉以明也相語以爲記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轍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貫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圍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户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

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陁然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與之以是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翕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陁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盍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

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歟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捐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堂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况捐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

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嶲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怕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弃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耽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雖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雖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九

記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

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眞有見也非眞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漬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

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檥樓亭記　元明善

汉人張君錫氏作檥槎之亭志恠者云海與天河
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徵而慕之故以名亭昔
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
于鄂衛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内犇劉中息
於水腹奪晶于覆衙漸于崢或再月不得抵所止
舟師候祥盲風焱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柁
敗淼無厎矣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
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怵于見猶
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
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環燕千里無湖江

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
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
有擇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
功亟詫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壓驚風漠無蹤
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
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
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
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為地體幷水而載之者天也
地不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乎實大舟運大水其
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

又誰知果不幷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
無也無又何待於檥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
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
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
曠矣其情盍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刳小游
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
載道為之檝時為之驅泊之於義湊繫之於德端
若然兹大舟之寶而不洩託大水之運而不覆渢
渢乎瀲瀲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與
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皐
門也新作者改舊刱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
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皐門應門路門今之州
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
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奕於春秋
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温榆水之陽有古城
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
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敏蔚為饒郡郡城據亢奕
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

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爲耻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税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其將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制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雘斂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漵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霽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葱佳氣之間舉情大悦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廼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與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書爲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勸民者爲春秋之所貶

君子愼諸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武昌擁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襟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粮鍜兵岌爲邊壘

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于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乃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鎭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舉曰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如詔與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丞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間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㫾斾皆視儀度尊豆鐘磬不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剏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者廢而入於豪奪徹剏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龜趺于埋中別致貞碑于湖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衆心一公奏廢完美期奉天明恩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作謬昔上直翰林昌敢咈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

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以來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敎夫學非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絜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劒辟國顓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謚增秩若稽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夫道不玄邈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周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容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立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真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簪裳入學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顒顒然巖巖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末學

者游藝以獻春官乃骫骳乃譸張聱焉無所入也憯焉善距來也穹壓華題資爾燕閒德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倏其不遏吾爾愿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爲國家之屛之翰也將自今日

虛室記　　元明善

居室而強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非古而從焉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闇於理也嘗試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琯參差地中以宗黃鐘之長由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掇二十八字爲母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雷奮地中雲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回宣脉沐達于無垠入於無際氣即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厲則鼓盪衆竅和則噓撓萬植洶洶焉逢逢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厖雜而茫茫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茫茫者亦

無體块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關之旋非有間也而地翕之人物子於兩間陰陽司其生死旦夜一瞑眡也開閉一成虧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也指一草而質焉句于土中甲于地上牙葉枝幹而華實又生也指一隹而質焉卵也縠也餓而烏也烏復卵而縠也大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水也毋氣氣上潤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含日月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謂地無體含火水石土以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

應凡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實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太初合乎自然故強居室以名殆將勉夫無我也元子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地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巳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若曰人皆取實己獨取虛芒乎芴乎歸然而有餘者耶

萬竹亭記

元明善

李君仲淵由蜀省貟外郎入為監察御史余別十五歲相寄文事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歡也間爲余言成都之樂買屋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雙茨周所居植竹竹無慮十萬箇搆亭竹間覆之白茅名曰萬竹竹不止萬而曰萬志盈數也亭之西雪山嵯峨玉立霄漢東則泯江之支洪流達海

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而去與江會每風日清美目因境豁塵慮冰釋神情散朗超然遺世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入清音幽思以宣蕭如也或雪或月亭與竹盡宜吾兄弟時相過而愛亭甚日對哦夜對床者春與秋多將棄官歸老矣君爲吾弟記之仲淵三兄弟而兄若弟未之前識也嘗讀其兄伯誠之文見其文知其賢矣獨未知叔行觀是志尚人賢可想一門兄弟彬彬其先大夫之賢又可得矣王子淵司馬長卿揚子雲以及蘇明允父子暉當代而名後世殆蜀材之芳華

茂實慕者有所震也仲淵兄弟生關中官學三川
又將老成都焉者得非居其鄉慕其人而髮其茂
芳掇其華實歟不爾竹何地無也雖然成都自古
受兵最慘入我版圖以來今六七十年上之所以
者定休養者至矣肆仲淵兄弟保安無戒思永令
圖使丁當時攻戰之殺且見斬竹以爲捷徑溪以
爲塿尚亭乎哉尚對哦對床乎哉果得老乎時正
當感國家承平之澤也余嘗思假一役過潼華繼
觀三輔道漢中以覽全蜀浮江遨吳楚而歸邂逅
見仲淵比駢問叔行於蘇茨登萬竹亭雙仲淵之

今言然後厠賢兄弟間猶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也
茲爲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斯游之能遂與否
也遂後百千年豈不爲萬竹亭之嘉話哉

濟南龍洞山記　張養浩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爲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
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
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曰靈惠公
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
居之蹊錦屏抵佛刹山嶢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
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人周鐫佛像甚夥世
兵逃亂者多此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
透迤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
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極闇非燭不能往即命
僕燃束炬前導初焉若高闊可步未幾俯首焉未
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
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
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illegible]且重以煙遂反聽
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以
出余強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
恐然余適居前倏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

身若魚縱爲者始豁然以出如是僅里所旣會
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
喜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且陳其狼狽狀者惟
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動見衆皆病
亦陽懼爲殆其謀於外即舉酒酌究者人二盃雖
雅不酒必使之釂名曰定心飲余因默憶昔韓文
公登華山窮絕頂悸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爲白
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由今觀之則
韓文公之咷猶信嗚呼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
較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墜溺不弔其

爲戒詎止辱身不可忘竊覔嗣至者或不知誤及
此故記其事以告焉游洞中者某官某洞之外坐
而宴飲者某官某凡十一人

邵菴記　　袁桷

蜀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爲菴廬焉溫凊之隙則怡
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備粹且
深中而虛之若璧而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
闢以動止其溫燥也裼以舒其清焉其淒厲也燠
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掩其動夜報
其靜不巧飾于外擾萬物之會以極其榮觀者焉

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蹬而
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
形益顯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摶至控伏囿
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悠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
其尊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
激不隨順其隆汚儒者之準也吾將䇿其廬曰邵
菴何如桷曰可乎哉言無鄙乎夫敦厚而靈明君
之先也峻簡而潔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
以張莫窮其鄉黽黽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
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俾簡而不倚其取諸
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廼觴以祝之
介其休明烟烟熅熅維道之門悃悃欵欵維德之
本美哉廬乎足以爲求居乎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
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
家先儒以爲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主動必由
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說位宰相故終身
不得復進夫孔子殁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
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

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脩身爲治國
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
聖人之旨其言奥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
見道未明竊以爲過矣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
猶爲有疵況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
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
可興三代之治劉向以爲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
也眞知言哉按漢書董子廣川人廣川屬漢冀都
郡今景州蓨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
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北門道右

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　國朝大德初縣人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曆元年承務郎縣尹呂君思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衢湫隘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東有崇臺三丈傑閣二層舊爲官僚游憩之所遂新其弊仆定爲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某月落成事修祀事循舊無縣學呂君又葉講堂祠下爲東西兩齋命教諭劉徽擢主董子祠事朔望先謁孔子廟次則及焉又爲孔子像置之社學使民知所向慕呂君字仲實平定州人由國子伴讀擢進士第補同知遼州事以母憂去官終喪而有循之命清勤無私臨事明決訟十年不絕者諄諭以理輙兩已之子愛其民事集而民不擾咸畏威懷惠境内大治安陵道士以久旱持盧師蛇名小青者至郡僚羅拜以禱君怒欲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免後數日乃雨其不惑於邪如是余與乃父廉訪君昔聯仕憲臺今嘉其有子而能官也故爲作董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

猗之土平原膴膴爰有哲人兮道傳千古道傳千古兮爲紀爲綱徽猷允塞兮嘉言孔彰天旣佑我猗兮篤生元哲不克取而師兮是曰自絕胥臺兮巍巍傑閣兮翬飛神靈兮有託祀事兮無違想高風兮如在期進德兮逾勸繼自今兮毋怨毋怠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九

記

克復堂記　虞集

克己復禮之説在聖門惟顔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溟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

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絶於智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説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誠存堂記　虞集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

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斵必純澤構締必堅緻曲執必周正户牖必疏達温凊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孳孳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奧深鄉明内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敘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静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

以窒曒曒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窮卻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郡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諗者已張誓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集記

思學齋記　虞集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容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遡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它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

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知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

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知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絶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絶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欝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遠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

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闕而敎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討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徼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庳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遠變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庀工

撤而新之凡爲堂三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朞告成則其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者儒宋楊椿傳熙宋文富莅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變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變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强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

而大槩智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倫舉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微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户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予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併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

子瞻黄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在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

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其親此爲其親拜於墓下者孰爲其親之子孰爲其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集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隷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官學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形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

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而事有所據特教之跡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耻巽懦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比其沒

也垂二十載不復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誠不侔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東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

若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巳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巳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逮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慾然有千載之歎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敬恭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以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尊經堂記　虞集

吳君伯厚之上世受學於陸文安公文安公題其堂曰經德而爲之記歲久堂不存伯厚之父更築之不敢仍舊名易之曰尊經堂盖言尊敬奉持夫經德之訓也它日伯厚述其先人之意而求集記之集謝不敏至于再三則爲之記曰昔者嘗聞之人有常尊莫尊於天國有常尊莫尊於君家有常尊莫尊於親是三者尊之不可踰者也而孰知吾之有自尊其尊者盖有所受之矣故能以眇然稊米之身而與天地參立以贊其功用而代其不及者焉雖其氣欲之感千汩萬變而與上古聖神之所同者終有所不泯亦終不爲禽獸鬼蜮之歸者良由此耳今具耳目口鼻手足心思之體而忽然易之失其所常尊之者焉其亦不思之甚矣是故夙興夜寐以匪解也靜養動存以無貳也樂行憂違無時而不奉以周旋也生順死寧以終始無違也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嗚呼昔之君子盖莫不尊之也夫故夫前而千古後而千古億兆之人豈不能以尊此也哉容有所未知也未知則必求諸其先知者焉舍往聖之立言行事奚適矣然而以言乎事則至簡也以言乎言則至微也以億兆衆人之資而欲求往聖於至微至簡至難也是故即此而反求近思以得

之者善學之能事也自此而誦說援引愈詳而愈遠者支離之流弊也故必有脫然真知其可尊而尊之焉則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江河同其行寒暑同其信孰得而易之孰得而禦之也哉後之志高材疏者樂其超詣之速而遽忘其反思密察之功槩以一言蔽其學茫洋澷落幾入於狂簡之域而不自反賊害本心反有甚於經綂語言文字者此豈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知天命而不畏者哉故使迂儒曲士指其末而目以異端之歸則

亦無恠其然矣嗚呼必有明識之士出入其間而歴知異同之故流弊之害慨然反而求之有以盡其心體之大而致其用焉天地弗違也鬼神無間也此豈非振世之豪傑者乎伯厚誠不移於習俗不怵於時尚奉承乃祖乃父之訓而尊其所尊者焉歸乎江山之上搢紳先生必有能爲伯厚言之者延祐元年四月朔記

西山書院記　虞集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

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賜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安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眞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常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知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

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修撰承事郎虞集記

鶴山書院記　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黄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斈者傳焉顔子
没其斈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微
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
南周氏始有以継顔子之絶學傳至程伯淳氏而正叔
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
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顔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
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尓然則所
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宋元晦氏論定諸君子
之言而集其成盖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

邪説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
苟全及其禁示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
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乎玆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
華父氏起于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説於擁廢
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
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揚其傳非直爲之名
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賛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
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
之歳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
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莱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

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
呉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
復見諸　聖明之朝哉今天下斈校並與凡儒先之所
經歴往往列爲斈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
之灌莽莫之剪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
大父實塟於呉先廬在焉頗規爲講誦之舍奉
祠先君子而推明其斈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
秋延来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説至順
元年八月乙亥
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某官某得侍左右因

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
聞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
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
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克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
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
六言垂範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
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来
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所授受
以類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

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

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蕪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于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

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託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

張氏新塋記　虞集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張公諱文謙字仲謙世爲順德沙河人大父諱宇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文懿公父諱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簡懿公皆塋沙河之蓋里公之子榮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晏次曰奉議大夫侍儀引進使杲次曰某官昇孫曰承事郎曹州判官孝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州孝則曾孫曰某至元二十年三月壬申公薨塋先塋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薄也中心慊焉以世家仕

於朝為大臣不得在鄉里至治元年自陜西以病歸老數徵用輒謝不赴家居十年購得善地郡城西八里曰董村掘深六十尺始及泉嘆曰吾親而得藏於斯也庶乎其可以無悔焉爾矣卜得天曆三年四月某日吉將奉柩還焉魏國夫人劉氏祔張氏新塋肇諸此使孝則來京師謁太史集徵文以識之集嘗觀於
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愊深厚知為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秉忠學術通神明

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為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為謀臣在
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
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稟而內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為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頌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已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曆象之授人時凡出於公之所為者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具見神道碑文集輒掇其關於國家治教之大者而表之如此云

御史臺記　虞集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
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未

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内臺徵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顔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踈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詘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内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歟

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蠧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莫

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内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莅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

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歳月則有學故在謹記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爲淮東行五百里合瀰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驃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迺爲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芭竹蒼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萑葦門屋覆之以茨歳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貰貣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國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橫縱爲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絙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

美淮注四通春陽土脉亦僨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菔蔓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稍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茎葉以侑廩米之饋餾吾於世資盖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學子汪琯曰鑄鐵作齒綴于横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爲治小圃記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櫜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爲小心寅畏趍走奉命罔敢少息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爲從容載筆給軺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爲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爲賢者也至治三年汝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實扈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屬以偕上日懼謭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内外清謐臣隣廉恥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循慎且簡閒爲民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而爲謌詩以形容　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憙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　上之召必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是歲六月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馬祖常記

續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令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德藉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不謀之始去去閣爲若是而終

將碑者蓋天下行省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若郡邑數十百守令廉墨哲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以良民吏獲知於上歷顯要來參預吾省政事故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思企及則吾江浙數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之人耋語壯壯語弱弱語稺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曰是固然然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媢夫人乎曰吾儕小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嬿賢者不避吾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嬿遂已曰昔

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碑女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即碎其事之傳固不可遏而足以警識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贏糧主進以遣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無不可故來頽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未邑洊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山林負固肅劫爲公覺皆就禽且勸分振乏民得不死殍不魚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鋌視民田多少爲賦貧者或鬻求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貧者如故往往被箠楚破家負責逋逃公一責諸

田今所主家貧者悉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敎繩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爲簿帳始終相治民獲其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民異屬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有司欺細民細民畏之過守令其卒羣聚爲害或訟之有司舉令甲召其偏裨共鞫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無可奈何邑戍卒許来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吏語其長曰若兵爲凶害速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然且具若姓名以御史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之其

長皇恐索来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落間亦必白始敢出雞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溪側忽羊角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吏吾鬭長老言羊角風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之孔子廟壞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奉錢率僚友與儒之富者買田供祭祀饍羞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楫貪而險以贓罷居里中無以生偵民有少不平嗾其

訟佐之請謁己彔緣自資且旣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蠧民梗政莫敢何問公發其姦杖之棲法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書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暘災福必應有羣虎縣無爲絶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尤甚嚣奔無所施公絜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嗇夫上言有異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留此徵於神者曰若此巳乎曰公之卹民隱理民利病甚多故吏耆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日老以耄

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耄壯弱稚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以能舉其迹多少爲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徼俗厚矣政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績溪之人然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二十二年來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者而朝廷拔循良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不旣美乎予初第時巳聞公廉直精吏事爲閩人入翰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事積忤權姦爲忮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

大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議都省事予爲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爲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翅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第以其貴富爲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媢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爲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公名毅字彦弘睢陽人泰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子嘗觴其會心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輙留數十日雖頗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夥往往閒官府里巷事爲可厭別買小山敖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来候終歲無通刺者其奇勝岑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裵回忘歸暮就宿亭中既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數數念君爲能自適蓋親大林丘山者莫樵牧農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昧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跰胝股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秖見其苦常試問

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愜心目髙深耶知者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然不得如君者恒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涪稠人中必振拔自奮求尺寸名託九族儕類西東馳騖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况良田美池否則甃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獵飢發積撥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自適之樂奪矣君爵禄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鬪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納屐策杖脩

然往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畧具酒茗資笑樂種稑豚雞播若字如干巻置不省於是山林可愛而玩者若皆効奇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夫能致君則其園田詎皆無奇是非君擅有斯樂不讓人不即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茲日載星入曹局治文書往往不遑食暮歸脫冠帶惛然兟兟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既以賢君又恨樵牧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以記諾之三食新炙茀果其子鼎亭游京師復以君意趣亭歸乃追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華而記之所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即行田間蹊蹕膝眇上若緣山實小阜躡而上平舞杉數十章秀竦可愛前臨溪闊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拔水泚然歷沙石灣碰激瀏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邐亭半出溪上三楹頗加黝堊潔以雅亭右山麓有篠赤棘中得微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中人傳龍嘗起於是摎條灌肆繞之水淨淥兩旱不登耗旱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月朝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故宋朝散大夫秘閣脩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於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剄事載宋野史湖湘閭父老亦能道之公衞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校官劉佀上言提舉儒學

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
盡心所事一宜祠衞爲公鄕校鄕校嘗出忠義人
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
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旟祖初尉縣當
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繇
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宋州衡守令丞畦
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
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民大去餘
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逹城中招散亡以守
閏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絶湘來

攻穆君提兵水東岸揚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
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衡卒以完公薦諸朝
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
衡民又嘗賴以活佀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
提舉官報行廷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
工畢佀之父溥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
乎當歲己未　憲廟親幸蜀
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
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犄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
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

安王伯顔受命南伐郢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
戰及陽羅敗艸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
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己雖得名位
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己屋室奴
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
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
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
明白偉特盖鮮　累聖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
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
衡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

内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慤與天兵戰高
邑被禽怒罵不屈以死其子萬汝招撫使良貴孫
十人長讜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
事至元六年慤次子良弼以秘書監使日本將行
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
實以事在前朝無禆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
乞聖慈矜憫　上曰人臣各爲其主父忠於所事雖
在前朝亦朕心所嘉況有賢子爲吾藎臣何嫌何
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
文刻其賛皇家廟嗟乎

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　皇上神聖文明動法
祖宗而興枝清議所根苟餘援慤比言之朝曰公與
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家節不下
慤乞褒寵如慤萬一開可救詞臣紀其事則既可
爲公光耀又能作旒忠像其側以侍所勸將益廣
而祠爲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芾字叔章號肯齋先
生其先洺之永年縣萬項鄉招農里人穆君字公
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壽郡人延祐
二年進士於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都水監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八耳君之言曰吾
職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
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
嘗莅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曾署
老吏日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
則茫然昧所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
以紀其槩將刻石聽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
以涸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
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
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

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
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内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
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
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
一通惠河牐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
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七河通惠
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
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
京門壽張土山三又安山開河網城兗州濟州趙
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
牐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
壩都城外内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
凡河若壩填淤則測以平而浚之牐橋之木朽蠹
裂則加理牐置則水至則則啓以制其涸溢潭之
冰共尚食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澣衣者棄土石
瓴甋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
因以陋病牽舟者則毀其屋碾磑金水上游者亦
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
壑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
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

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路京師東北
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
眼二泉繞出瓮山後匯爲七里濼東入西水門貫
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内之左與金水合南出
東水門又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沽水入
海凡二百里立牐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
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六
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藁稭是八月
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
石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

蓋京師橋牐舊皆木牽相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
漸易以石今牐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六十又九
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蓋可臆度效畧不書
泰定元年七月缸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
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来
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廣溝決金口勢瀕王城補
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夭邑此其事
功嗚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嚴
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
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

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
與 列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
廩稍秩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
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搢紳先生
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
掌有屬而無事功稽其沿革以不能道者哉抑水
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
之壤吾嘗行雄莫鎮定間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
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湯燕郡之戾
陵諸堨則又併其名未聞豪桀之意有作以興廢

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瀕之沽口田下可塍以
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若是是殆濟
矣故以是卒記之監者潭側北西皆水廳事三楹
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吏堂右少退曰雙清亭則
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夫渠
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文書可治罷食啓窻
牖委蛇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青環潭民居
佛屋龍祠金碧黝堊横直如繪畫而宫垣之内廣
寒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得瞻仰是又它府寺所
無至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貢游稱諸生蘇伯脩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脩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暨　國朝上公碩人家伐閱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其嗜學不厭嘗疑胄子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即棄故習者伯脩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曾大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爲學者已能教子爲人先其大父威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

尤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寬輙正色曰可以一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篇曆家善之府君既爲時循吏又好讀書教伯脩如父教已有餘俸輙買書遺之於是予疑益信又久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略者皆脫稾而今之諸人文章方類粹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脩汲汲然至不知飢渴之切已也日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　國初自汴還真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貯書數十卷再傳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卷增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歲久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有子不知教不論教而不克如志者如志而不得及子孫者皆是也求若蘇氏四世知爲學難哉世之致爵祿金玉良田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始然有身得身失者況其後焉有一能振奮過祖禰者則又鄙昔之人無聞知撤敝廬創甲第矜貴富病先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之伯

脩能求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伯脩之購求方始不啻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是乎府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脩有屋京師真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又可以爲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爲學獨威如先生有著述伯脩著述益富豈閟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生至伯脩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脩亦一子阿瓚甫齔而穎拔可就傳伯脩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暨書之傳邈乎未可概也是爲記伯脩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拜

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
都宋本記

臨高縣龍壇記　　范梈

距臨高縣西二十里曰西村有龍壇宋故事令天
下旱雩擇郡縣地爲壇剌史縣令帥諸吏奉祭具
如法茲其遺也壇三成長一丈廣半之北有潭東
西廣七百尺北南少東西廣七之二中潭有穴二
水碧黑色探之無底父老傳天聖間嘗有白龍出
焉其在祀典者以此潭水西灌千畝大旱不穀甚
雨不涌或曰地近海穴與海通故然天久乾青白

氣上騰禱者以爲雨應延祐元年安豐牛君某來
尹是縣會旱禱之雨三日既祭又雨穀大熟思所
以修靈貺惟是表章先時民有侵壇側地以食
者蠛蠓四起褻汙不虔君盡撥而樹之注汲有塗
莫瘞有次泓涵澄映勃鬱葱蒨歲時祈報賛拜跪
起祀官以嚴神靈以欣二年又旱余錄囚歷縣尹
請述其事刻諸石欲往察不果命吏翦拔翳審面
勢以來且與龍約曰庶余文哉以神視余吏反而
雨隨至禾乃大起吁亦靈已夫宰百里所以治夫
人也神依人者也依乎人者事之猶若是備至則
治人之道何以尚之況山川之功在禮有足稱者
廼授以樂龍之章俾其人世世歌以承祀且并刻
焉辭曰

僊僊兮舞羽坎坎兮拊鼓龍之居兮有宮棟白雲
兮下爲宇湛湛兮天門龍之徠兮從繽紛去莫去
兮回皇洞簫亮兮須君蹇須君兮日復夜料有蒸
兮芳有籍折素馨兮揚眉玄夭矯兮上下我有大
田兮海之隅藷蕷充實兮黍稻于于終古兮介祐
子孫兮樂胥

懷友軒記　　杜本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
指畫擊几爲節詠九曲櫂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
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木公
薦在京師獲託姓名於四方之士于時張君伯起
以童子科校書秘省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
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廼二君皆粤産
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
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
書數百卷足爲賓客一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
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

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迕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遂得挾冊山中偵夙所額蓋二君之力也因欲結茅谿瀕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至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屋焉然與市井相滲綜又泝流而至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嵩邙鄠毅之間稍憩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敘語欣然若故人同行余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綫山益磅礴西南諸峯嶢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為雲巖雲氣

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江之左右澗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霧皆隱約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于下巖巒林壑澗谷湍諸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而刻薙藝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即其東偏構堂室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弟地而蓄之植兩楹為軒以舍余其間户牖簡朴藏脩游息在焉然每一俯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閒曠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親以成其志寧不重有所懷邪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可以朝夕披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焉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害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度律歷名數龜筴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仙佛變化之事至於厓鐫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

臼塵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有得亦可謂益者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踈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于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已之所守為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怊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已之所負挾者而後

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
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静修先生方
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爲敬仲未
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爲甚
篤行之爲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
元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静樸
韻敞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
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
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殁門人蘇君伯修
貽書同舍槀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爲鄉先生

士興議克合乃築於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
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帥里
塾子舍萌歲時具錫所事至是伯脩請余記之然
余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
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
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濂洛
考亭乎而況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
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脩士
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爲爾繼自今西管
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
遠埶安氏之澤其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
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
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
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觷教京亟召
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鮮
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
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
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

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
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
皇元肇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度江私
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
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
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趣於正
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
庭 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賀翁
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
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有功於斯

世甚大宜祠其鄉曹監集賢是其識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及畧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虖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温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賀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于斯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二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

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

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月晴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処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

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黒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彦之夫人目瞖暴生

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瞖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緑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瞖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瞖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渇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

已煑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処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

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
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
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
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
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
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
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
會要者來求爲序廼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
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楊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根其說不出乎
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藹遏也通古今
考之旣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
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
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
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
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
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
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
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
始守者不愼其終抑有以瀰夫人主好大喜功之
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
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
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孰爲
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
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
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旣書
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
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
而曰傳者誕也悲夫憂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
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
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
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
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
之思庸宣王之脩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
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將又之

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冑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黜乎曰莽操之惡均卻莽而納操誠何心哉當魏婿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手其孰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于篡弑若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樸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内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

肅宗掃清鉅盜廻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納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温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周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

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音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絶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脩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爲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絶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兩則不著善惡不兩則不分勸戒不兩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

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冶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皪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爲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

記誦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況
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醎平生每病自戒敎竟莫
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
私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
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
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
得焉耳寧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
欒城李冶序

大定治績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
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
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
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
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
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
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
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摭其
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
覽其於　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
元二年春二月上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
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
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
於伊尹傅説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
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
體蓋桓文功利之説興而義堯舜文之意泯矣春
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
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爲列國之名卿材
大夫其功業之隆庳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
而不得施或者每爲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
其時而亡具已甚愧德於斯文多矣凛然正氣惟
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
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
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替
宗朱㮚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絶
異之材卒亦不能適也非其不能適也而其故則
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建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
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無所
不關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
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
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入例
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
若槩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
臺也繇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
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蓋君子學以爲己必有所

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
自以爲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
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
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
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默皆海内知名之
士夫然後以秦晉爲户庭燕趙爲郛郭齊魯爲府
庫雄河太華爲枉寀奔肆横放而益趣於約正大
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櫝佔畢呻吟之習嗚
呼學之爲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
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之辨誠僞定而王覇之

略明矣門人貢擇蚤侍函文備得紫陽之道攟摭
遺葉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
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内顧庸虛屛若無
聲而辭旨悃愊牢不容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
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
字煥然甫世爲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
平御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
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别紀以具事之始

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
採合而别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
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
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
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
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
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
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
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
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

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
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
記而不敢做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
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
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
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
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

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
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
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
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
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
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
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
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
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
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

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
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
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
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
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
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
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
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
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

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
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
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
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
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
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
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
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
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
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

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

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

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

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拜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發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

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發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䟦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

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踈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

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嗟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

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

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

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

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脩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

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荅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輙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

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儒先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

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

往支離傅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因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頊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鈌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没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含𦣻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宫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𧇊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劒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劒之席冕服挾劒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顔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宫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閒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冗往果爲何説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儀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眞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

祀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兹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説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旣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説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二

序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周寓言夢爲胡蝶于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横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往以是非可否纏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内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眞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圖弄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趍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阜落楊内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簒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

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柰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簒蜀平而漢始亡上䟽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

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眞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袪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首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曖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筭律虞書周禮有聽律

之官無筭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筭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枉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權運旋官著在筭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權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筭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筭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

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棣以準法而筭家靳因仍用之以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三除爲大呂夾鍾中呂之筭非律生呂筭例矣甄氏能辨其然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筭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蔟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

黃鍾而母太蔟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筭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筭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琴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筭家以中呂求黃鍾彌其術而不

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筭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筭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筭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筭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黃鍾變律又推以爲林鍾大蔟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鍾從使人得以窺筭術之涯涘而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筭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

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筭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母而或以從商音夠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蕤賓之角歌考槃有

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算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自琱戈鈎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鼎貫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為鍾印為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栢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曰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元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考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

博古圖之外有晏慈開蔡天啓趙明誠榮洛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琱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

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
疑其不類古欵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
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荘平
馬氏疑宇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
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
臨移失眞昔人所以嘆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揚
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
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
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
文一時也夾鍾昭銘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

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
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闕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
近似晉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
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焉援不
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皐令
印皐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入下
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
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皐
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

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謬異況於香奩
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鵠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
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夾尖
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
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柳好而不能察
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
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
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
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
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

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
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
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
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
遑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
其姓名譏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
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盍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
信父名鉤以字行

授時曆轉神注式序　　揚桓

近古曆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

統吉凶之神於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儀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爲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狃於習常無所改正亦已久矣

聖上以聰明神筭統一六合萬機之暇因知大明曆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明之臣剏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其曆而敕賜名曰授時其以烏火虛昴爲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制蓋不敢失於古然曆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由所動年月日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亦王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曆

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曆注之義微矣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源也誠能推其源其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渾然爲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爲之損益立辭太重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者移之事涉鄙俚者刪之既成定爲轉神一卷上中下注式一十二卷上以備御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也授時曆存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　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宜彥中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事即日至官旬一言艷其行登孫欽惟

聖天子奮然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及此也甚盛甚休然思昔之爲

儒者日夜呻畢簡諒箕有司萬一採錄數路並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欽然曰使斯人得如古射策決科即晁董公孫當有其人迺今出是塗歷一日長即秉象板卷兎冊紆朱芾襪白衣其爲光華視昔何如也凡朝廷爲是崇飾美觀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則其爲責望又何如也豈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寔望苟其効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幹平居吏民有所憚懾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莫或不保斥斥於小明而

大察或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芒不知所爲守彼且圖視而起嘖曰文稚士固如是鄙使習刀筆者爲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紜有可慼爲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爲儒也曰必幾其用後之曰人以我爲吏也曰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己乎夫當儒者彙進孚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賀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邪彥中氣厚而質温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爲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爲者方今

聖天子右文之盛恩元臣大僚東技之至意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爲吾道光也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閔閔然望其成凡今縣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於彥中有望其摶士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與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

之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爲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唉曰子奚見吳先生爲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藝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爲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必求安能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阪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願執箕臂揲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

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獻蠹獻唯相濁視貨財化居
時逐虎噬而鷙攫山崇而海録赫然盛氣勢慴彝
竪嗣息目睗睒而耳項縮九不可致者皆可以指嗾
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能事程
試已若魯麟顈鳳祥蹄而瑞踍翃能孤征重跰相
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
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史列傳緫七
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
時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
歷聘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群而進退一再識

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荅
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
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
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意
孔門諸人固有勝於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
則荅問之功又何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況先生
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顔其理有相似然者嗚
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得見不知今人或勝於
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於不可得見之時而
每相忽於相値之日其得謂之智乎前乎先生者
固不知世後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豈無羨子之
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子志夫古
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荅子也宜可以終
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其荅
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子也知子
之嘗交於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焉
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南唐書序

趙世延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
曰公向在南臺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

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稗助良
多且爲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敦等就加校訂鋟
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
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昪系出憲宗四世閒關
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
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
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
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
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翃其閒政化得失興衰治亂
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

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皆獻橐駝并羊馬干討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導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爲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脩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三

國朝文類卷三十四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爲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志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

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知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

三年餘與徽一九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録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録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

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叅前後叅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避者度不可以户説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斮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脱屨仰天而祝蓋少須

叟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

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尾金將致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夘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血以鬬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魂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趍而以知己此其胷中撥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法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子將游秦子能序乎並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搢紳操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

燧有未遍知者爲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子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恆態也

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聞學之該微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縗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覩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夐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志不如進者陁而爲退矣宜季正之恥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會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屛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千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槩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

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

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冑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憑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鬬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

稗偉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
爲披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設言以愚之
不然始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掌恥益作既示
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
矢爲陽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
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
之見投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
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發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
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

猶寡嗚呼世固有獻空桑之瑟而恩聞鼓缶者乎
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
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
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
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
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遠其文如風
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
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
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
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

今爲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
乎將特夫莅民既爲循吏持憲既爲才御史富民
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乎豈以世
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
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
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
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
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姚燧

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

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
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
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
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
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
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
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
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户
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
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

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養民幸不
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雖
所事同列之懽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
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
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輿衆樹姻黨子弟入
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賍於士者君禄入外無他
營拾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
賀者諺曰兩姑之閒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
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按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
其色聽其言動立移豈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

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
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
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
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
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
用者恃其能此焉兩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
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
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闡司徒
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
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
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脩其
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
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
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
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
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
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
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

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後塵者千
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閟循
官洪校蕭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
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於嗣輝傾身接之
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
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
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
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家先得之多兩公
拱睎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植安意而往既軷燧
告之曰凡今仕者闡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

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訹人急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率不擇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徽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内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鋭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徴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爲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賛乎嗣輝茍以是爲心規矩董陶是邦之

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内之人指而誦曰是夫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榿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榿云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閤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推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顒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奉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勅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淩煙閣四焉耳麒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賛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乎爲設色

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耻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

作酒醴惟麴糵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
脩者甘 陛下有資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
方說孰敢犯是不疑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
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
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
襲說遺芳餘烈報 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
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
於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則使詣之猶
不得專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
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
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
四尺壽安二十萼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
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
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
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
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
蘭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
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
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
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
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
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
七寸太後有緋花株畢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
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
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
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稽云此洛陽壽安諸孫
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

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
孰勝若鄧花而校嗅勃穰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
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
爲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
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
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
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
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
者矧貴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
暑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

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数䔥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淵秦憲將走荊憲借居其廬客懐牢琗無誰與為飲張矜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䔥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讙者惟承顔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覩至今二十九年之又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辭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為遊狙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洋是花旋踵不

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在紫止一抹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絶聞壽安故在其王板白又毛園百抹將如在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来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邪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悼也尒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顔而求之屡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顔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後得者掾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殁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而述於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

始知詩之不為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為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敝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為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為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為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

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持見各傳于經纔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為言也不具九方皐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甫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晩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服制考詳序

吳澂

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

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以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跂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謂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共世之知禮者講焉

陸象山語錄序　吳澂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裒所錄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澂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塤嘗鋟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集序　吳澂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頗不與人人同旣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

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二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

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綢毯是衣蜆蛤是食俳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

夫心不挂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多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泝沿豈足進於是哉姑與子昂論經定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齋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王邑天

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讖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
雲龍矯樂經久淪士黍管介毫杪寥筌十二譜告
志詣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
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跌曲藝天與
巧誰實窺與突肉食肉眼多按劍横道寳鶴書徵
爲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蔫
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爲翰林學士序　吳澂

澂壯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閻宋
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澂所識惟閻盧

二公焉閻踵李徐爲翰林長盧公由集賢出持憲
湖南繇湖南復入爲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
宋至于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
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爲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爲
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爲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
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
先皇帝爲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
官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
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
茍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
者不疑其與疏遠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剏說而於
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雖今之人不尚
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爲天下貴也用之
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
而望清步趨稽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
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又
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間公不如是也
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吳澂

士可以游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游爲哉士可以

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
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
而聞韶自衛復歸于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
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
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
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
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
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
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
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

所知者降衷秉彜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揺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

欲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陽陽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爲道後之游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脩於己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己自大醯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爲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闖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眞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

游矣余將於是乎觀激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余爲兄余謂之爲弟云

國朝文類卷三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致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與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

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嶢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間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己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内翰須賢而得遺逸與治會才而亭遠陋皆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歆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尚予辭無慊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卻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趍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考

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覩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

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毎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
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
窒有曰匙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黠吏者
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為之一變若曰
吾將收儒之效矣黠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為噫
為而葦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
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泄
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葦之被攻踣者一人孤
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即官守慎
勿挾所得恃所着賫出發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

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
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
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
者止矣兄弟以為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
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扶而牢
者不破耶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
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訟其俗而導
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
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 天子閔遠
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
徼倖器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
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
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
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
者簞壺迎候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
覆師以自遠於息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
而取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

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
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
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
履雲南悉其見聞為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
按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
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
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㪚揩長吏九十餘人而三
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㪚傑而財賦足以給
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

慼恍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若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

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主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爲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中書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驎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庋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王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詠歌之

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涵泳之表今句比而字擧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吳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擧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

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槩於子美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駉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南昌劉應文文藁叙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

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illegible]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illegible]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

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illegible]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illegible]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illegible]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借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

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illegible]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illegible]乎會[illegible]則固陋而[illegible]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其清子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友[illegible]者而吾之應文頗應文之勉之也

先生文集序　虞集

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
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
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
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
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
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
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
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
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

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
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
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
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
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
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
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
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
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
蠓之細大蝨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

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
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
見其告先聖文曰因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凛不自
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
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
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
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
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
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

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
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
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
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
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
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
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
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
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
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凛然有不及

之數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
蕪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
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也

汪氏勲德録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
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
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
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捴帥柵石
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
矣汪氏猶未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

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
以自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為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
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畀給功多之紀他將
鮮儷焉此譜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
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
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
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咸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䘏有制詔世
次其譜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

輯録刻摹以傳于世謁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
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君軍世
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
必有大過人者真可信歟予故以為汪氏之德
先人事故主無慽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
譜俗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
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　以下凡十有五世
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

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
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
之間偏然以科第自至仕官至郡守有聞人當時
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
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為繼亦足慨
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
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
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
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
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

推其孫孫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之家爲然宅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祖稅又爲三宥制刑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録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

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楊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殁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凊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殁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殁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而爲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爲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蹈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顏髮之不似則爲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

知主道之所以爲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齊焉思其居處笑語所嗜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焫膋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攷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

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常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殁憂祥以宣命為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為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叙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

長史燈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為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若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謌以為一代之良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絶乎且夫大平之世物亦有感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曰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録乎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踈遠

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勸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摋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没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與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

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

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
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

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

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
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
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
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
近臣以先生薦於　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
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為國
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為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
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
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
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

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
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
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
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
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
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
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
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
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
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

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敘　　虞集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
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
取以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桮棬唯其有是
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
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
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
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
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

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為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
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
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
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
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
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
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
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
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
路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

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遭者 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異儒取訾矣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特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

其爲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履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穰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猥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關肆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於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諮於莅者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送冷敬先序

虞集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者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今族也嗚呼昔者

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 國朝興王之初其勳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責諸寥寥異世之隆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

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
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故先
輩仕而遠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爲詩以爲贈
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爲叙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六

序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爲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
粢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
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爲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
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
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修
古九扈氏之政廼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
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
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
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

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
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
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
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遹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
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
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霑
賜者制悉與之且勑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
惟聖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熙含哺

鼓腹於春風田里閭而不知爲有帝力何其幸哉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 皇上宵旰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産賢相忠誠爲國慮一夫之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屢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旣哉

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

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爲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蠭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或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儌福爲心歲時瀆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劵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爲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 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地也泰定五年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鎭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鎭祀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脩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 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同閭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爲越於秦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爲能使矣其益愼哉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

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
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玆糾劾不俾瘝官貽憂惸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槩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旣奏上制曰可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文林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卧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上其世之休咎彖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

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予杲玆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稾序　馬祖常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厖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骫骳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羇嗜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懥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詩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斡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末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褎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致藻麗而不華彈其思以志于文

而未已者也玆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畧告之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誥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圮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褎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鉤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

眞也時益顯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閭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次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業廣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徯斯者作詩以俟之

大元通制序

李术魯翀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

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丞相拜住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緯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譎行私民惘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恒患之

仁廟皇帝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爲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成勅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 上御椶殿丞相援據本末奏宜如

仁廟制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啓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暨議政元老率其屬衆共審定時 上幸柳林之辛

已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翀序之翀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

仁廟開本於先　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司之法守覩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送楊仲禮序　　　王士熙

杭爲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爲行都地多山谷淵藪時而爲巨鎮匯而爲廣涉瓌奇勝絶之觀博大弘毅之俗在方興盛且劇我元既與行省莅之以事之殷地之重于今視它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非清彊曆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

被命往夫杭之士風重文士子兟兟佩服整潔出辭粲然落筆縝然勉其上者必鑑別衡折陶良汰浮爛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衆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夔之爲是官者與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出美望孚于人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濟濟志于事功卓然勇往之資也士熙嘗與同僚私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爲喻而進其難者不以近爲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絶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踔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

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于淮振于海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膺斂祼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

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録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唐律疏義序　　柳貫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

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

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爲多故凡垂之爲甲令著之爲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　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賔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　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

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爲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間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以罔民爲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爲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

時曾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寀咸應曰諾而行省撿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于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傒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

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寵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闡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名臣事略序　歐陽玄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甫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誊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　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稡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　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真城東

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曹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内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脩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

蘇君伯脩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説也余嘗參

訂之説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亂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閒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説近之也然又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它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

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它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

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脩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爲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

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爲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爲推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己不盡己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易揚

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居官守城闕遇國難效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纖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己者悉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莅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

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士時職當校讎書既表章之猶懼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玄

歸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之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祀牛羊豕河南

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置制可比元嘉中事也
宅書考之雄具雄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
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
上命代祀御史二人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
部車工部帝幄光祿醴齊宣徽兔鹿脯脩留守烜
燎鄉宗正卒徒大興尹粢盛犧牲事眎古加詳禮
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寔與百石史同方是
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放辟雍獨器服無常職請
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史禮部胄監往復
諮問凡數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

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襃成在漢襃成
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援成均禮器
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其
難其人亦必愼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
行篤而惠旣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
名士大夫之詩文與時並漢碑以傳而偶然哉抑
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爲周周二十
三世孔子生其間千有餘歲矣孔子蚤年孟僖子
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
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絕也湯

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
父之曾其世系又未必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
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爲傳子言者世
不以爲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於故宮古今設置
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而獨人心士習之
屢遷去古也遠甚果何自而然乎余於其所甚同
者旣詳叙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爲孔氏後人爲
當世學禮者簡君願爲我敬告之而益以自厚也

送張文瑛序　　謝端

今上皇帝舊勞于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

臺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尚淑均奇袤靡
不具知旣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
之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援用亦必其
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瑛亦以選
爲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
佚編摩論譔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
下相與雜坐吟嘯旅官長至升堂一揖而退才逾
月即受俸以歸爲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
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
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爲之長又吏所

師也日始出即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報案既成吏持來前求予奪可否經歷爲之析疑似平向背寬易審定乃署以畀吏得其情又不戾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搖手以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嘗有事於珥筆以事上官者自謂優爲之洎至其屬亦翕然低首仰面相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薦者蓋必有以取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

重遲迂儒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脫去故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將駭且敬異焉之二者吾將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曆己巳正月既望翰林修撰謝端叙

太常集禮槀序　　李好文

太常集禮槀爲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謚及官制因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出而易見蓋太常之實錄也太常典三禮主群祀凡禮樂之事皆自出焉國家論議制作之原郊社宗廟緣祀之制山川百神秩序之典諸臣節惠易名之實不知其故可乎洪惟聖朝天造之始金革方載文德未遑我

太宗皇帝戡金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則已命孔子之孫元措訪求前代禮樂將以文萬世太平之治

憲宗皇帝二年壬子時則有日月之祀伏覩當時羣臣奏對之際　上問禮樂自何始左右對以堯舜則其立神基肇人極丕謨睿略固已宏遠矣

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討論述作度

越古昔至元之治遂光前烈

成宗皇帝肇立郊丘

武宗皇帝躬行祼享

英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袞冕鹵簿備四時之祀　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百年以來事皆屬之有司寄諸簡牘歲月既久不無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論之者或失於其初闕略舛訛頗違於舊泰定丁卯秋好文備員博士深慨其故既而僉太常禮儀院事孛朮魯公繼至從而倡率之遂暨一二同志蒐羅比校訪殘脫究

訛略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論疏其下事雖不能無遺以耳目所及顧已獲其七八越二歲書成名之曰大元太常集禮稾嗚呼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文綱常典則天秩人紀豈易言哉然事不可以無述言不可以無統與其具於臨時孰若求之載籍與其習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徵此裒集之有編而不敢後者也曰稾者固將有所待焉他日鴻儒碩筆承詔討論成一代之大典則亦未必無取天曆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承務郎太常博士李好文序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七

書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梗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棖楔楹杙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者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

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與姚公茂書　楊奐

奐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

知比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

杜相公讀書堂矣一見知其爲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昊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爲與人實聽齊其僧猶以爲藏書龕既而來洛下於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爲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矣之所目覩者爲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與家具有圖說自

己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内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内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内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名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爲先朝大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矣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矣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矣又問公之行禮將禴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矣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於掐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内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惡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客面告焉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别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

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

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撟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沈不足爲之庬耶抑眞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兩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倂愛之賓書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重承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齎閱算文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疑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淳此說固矣然

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淳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閒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歸依孝敬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可有益至於此等疑閒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毀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爲耶抑或他人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晉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

與楊元甫論梁寛甫病證書　許衡

梁寛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虛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虛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若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寛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順和其氣爲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脉弦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

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寛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于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爲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上宰相書　劉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敎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

行乎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　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乎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

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即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惟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與襄陽吕安撫書　　宋衜

年月日具位衜謹奉書于襄陽安撫吕君足下蓋

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已知彼苟昧斯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類此故别白而忠告之令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立武功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拥南之制閫總湖北之利權其報効酬勳亦已至矣而乃漸驕臣節專立已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上流之勢不朝貢于錢唐託外援之辭聚甲兵於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復生於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舘繼知縣貴代秉軍麾且吕氏子弟將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

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容足
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
心尺書見召魚脫于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
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圍我主東愛仁
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
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秣馬
畜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
交通東還饋運之師西絶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
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艱外覩孤城之日蹙
識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

而弓勁草垂實而馬肥行當整齊士卒淬礪戈矛
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柵萬山之道塹白銅之
堤前茅飲馬於江陵後勁摧鋒于樊邑用天下堂
堂之衆擊漢陰蕞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
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
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闕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爲福
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君當常保他人
孰能有之如闇於謀慮迷而不復事機一去雖悔
奚追國家大信明若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留意
焉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大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
摯頓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繇諸生承乏
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
念材能譾薄無所肖似既祗印省俗謁先聖校官
誠不自揆力揣分蓋嘗以蜀之文翁閩之常衮自
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
潭學素號多士志於殖學孰丈不散流俗篤好古
道者莫不跂踵振躍操觚挈牘咀英蕤漱芳潤以
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

其人不唯逢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搢紳處士願
欲喜樂者林林然聲聲焉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爲
務爲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爲言江村先生之賢向
也得其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筠亦嘗觀道德襲
言論於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
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
諸子者也其淵粹博贍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頡頏
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
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
掖然之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

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即與議往司講黎生季芳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於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使如摯者亦時時遙跡衿佩之末以摳衣函丈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唯此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復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袞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作止

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於慺慺之誠乃輕於然諾不于再于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讓以自誘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為樂與人為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公閣下

澂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澂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為實德行之於身為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為實事業貧之不敢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己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間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羣

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游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蹤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于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綠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澂何人斯而足

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誠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閤下之擧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澂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閤下哉適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取媚寵乞墦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斡其機丕變其俗若俾躁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

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澂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閤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澂雖不肖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閤下澂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未緣庭參敢冀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箋不勝拳拳不宣澂再拜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于左丞先生閤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於古披歷編扣斷簡役精竟於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瑶池之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露溫洛闡祕而皇極之

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爲古後乎漢唐不必爲今而方寸之地即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數陳往古特挈當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爲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玄誑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歟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

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蘊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閫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

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留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羣咻而聚笑之以爲狂爲怪爲妄而且以爲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眞無用且耶正道不明士習乖僻以至於斯可爲嘆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蹶覆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

成就吾民蓋胷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頹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臥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

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與烏叔備書　　安熙

熙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嚮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爲慰又聞春間嘗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即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歲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惜也顧兄留意更加慎節以迓新祉以慰友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

當脫葉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熙一來此行又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有效但覺悔尤山積尤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別紙録呈幸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也疑此書初脫葉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録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

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叙事本末始終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删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間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傳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歳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八

說

唯諾說　劉因

惟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

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爲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乎曰否孟子嘗言之矣權正謂害道者設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續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慮之大用也如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

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眞實無妄曰誠全

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

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强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懇亭識　吳澂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

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窆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窆之日送形而往於墓窆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内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又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

省馬鬣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乃或隆於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舉號悲泣彷彿初喪之亦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嘆夫古禮之泯也荏平梁潤之篤於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爲篇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爾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

於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爲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畯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敏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救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於是以告虞集曰頗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爲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賓而冠既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爲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爲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華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咻而迭喻之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爲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勗爾思慎必戒必懼

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競其業以事于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勗爾思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勗爾思德德稟自天既畯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失既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諸天而有諸己者爲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爲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遠數之不能既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勉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禄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閒爲槃曰吾名天爵字伯脩願子爲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

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爲名也槃嘗惕然思俛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脩己以敬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别也脩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别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於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脩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爲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君人之所以爲人其體固具何俟於脩嗚呼爲是說者亦將清靜寂滅之歸而姑爲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爲器也脩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脩其業

而巧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刻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脩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衆人也而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身而已耳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題跋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

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黄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達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黄華書如東晋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横説竪説無非般若百年以来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亦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吴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高蘐趙黄山趙禮部麗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為

百年以来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待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楊奐

金太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三月二十五日萬寧宫試貢士㧾兩科無慮千二

百筆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闇異香出殿欞間一紫衣頎乎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矣溥暮出宫傳以為希遇寔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没不能不憫然為叙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大題飛下寂無声南山霧豹

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炉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内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

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

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胷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牟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顓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拾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臥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爲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經滄洲家舊物云

書張俟言行錄後　　徒單公履

嘗讀莊周書見其爲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其飢飽而達其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當治其浮游猖狂之說乃引類取譬得用權之法余因周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於時者天豈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獷悍勍惡剛狠暴怒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爭是非於庭辯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於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澹游

王公所狀張君行事見其待東師未嘗逆其盛氣
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之失乃乎道術之士其
知莊周養虎之説而達其怒心者乎士生不辰有
能高蹈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説矣審不能爲
是舉當以張侯行事爲㷀身之法其無謂虎以取
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世人嗤笑云

記太極圖後　劉因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
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
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

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
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
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
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
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
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
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巳叙於通書之
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繫師傳黙契道體
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
與圖説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説之

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
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
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説者
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考乎此故其爲説之不
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
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
舊爲其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淺
薄不根之説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
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
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

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
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
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
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
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
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
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
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静之根者也河圖之
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
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

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
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
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
皆乾也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
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
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
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
凡十人而顏頍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

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
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
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
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
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
而汲公為宰相懿簡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
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
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
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嘆也此雖一帖而有
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
月已亥容城劉因書

題党懷英八分書　胡祗遹

文章與時高下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党竹溪在
金朝為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遼哉僅
能得韓擇木之髣髴耳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八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閒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當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

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帝於西畤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爲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爲司中一爲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猋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

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曰言神既來而過去以況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況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

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爲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絶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己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辭而已盖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者有神助然盖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旣爲作解題而復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詞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趣一也嗚呼千

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閽爲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桂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暾海横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蛟鼉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杜靈脩顧顧復去莫怨瑶臺神女姤坎坎鼓進芳醑恥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廻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書貢仲章文藁後　吳澂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揺強其言塞澁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鄉善之袁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蔚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温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袠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遠

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爲子乳哺鞠育同於己生使喬蓄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敎學之功

也而其賢不𡚁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絶嗣爲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内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明善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

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令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爲之譜乃能是著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於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者余於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家而已也

題書學纂要後　袁裒

余既粹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於此因復思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二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清婉亦由接武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濁李北海專事奇崛徐會稽全師禊序至顔太師一變爲方整規矩然平原畫贊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柳各命新體至楊李而極達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述二王故世所傳淳化閣帖猶不失古人意度者以出於著故也慶曆以來唯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

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後思陵大萃衆美筋骨過婉吳傅朋規倣孫過庭姿媚傷妍近世姜堯章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蓋尊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叉手並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功巧乃爲至妙夫古人所以窮極絶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今去古既遠重經喪亂真蹟愈少閣帖數行價逾金玉窮鄉學士何由獲窺加以傳摸之餘失真益甚今世師閣本者多尚肥美倣絳刻者率務奇勁

苟記憶所遺本態宜露致使學者訛以承訛謬以
襲謬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張鍾之徒復
何所倣像而爲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
變化於豪端起形模於象外諸所具述咸有其由
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
美老子曰通乎一萬事畢此之謂也雖然黄太史
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
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小子其尚識之

跋歐書皇甫誕碑本　　袁桷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燿四裔大小皆

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
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
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
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
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
通河會河閘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
訶上食於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
速至者衆避長席予之子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
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
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
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
徵我曹令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
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
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
費所有者主名即受賈書牘期其日以某物詣某
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
無忤視民甚異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很
鬬即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鬬即攝

牘置案二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
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鞫治即承罪謝
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鈎民爲訟
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己利至是無所
得志皆自免歸田園令去稍稍復來矣既而予憩
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暍皆依樹坐久之
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
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户小賦寡力不足自致
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自
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户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

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
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賦者
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
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希
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作張
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
遷翰林待制今爲右司郎官

書王贊善家傳後　　虞集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書輔翊　裕祖有古師傅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
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盍二十萬言上
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求
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責名以爲具
臣者哉　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
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
名臣自是多學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
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須正朔
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
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

曆成公曰命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
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
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
年公之微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
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
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情微晷不
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
公家傳於其孫挺將約而志之會挺赴高唐州判
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
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書玄玄贊稾後　　虞集

人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
木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感遇於事物之動而發
見焉無所容其私心也而以私心乘之者則紛經
蕪穢奇險僻陋狂妄之病有不可勝計者焉是故
天下之文鮮矣夫唯常爲於不得不爲因其所當
爲而道之無一豪故爲之意攙搶乎其間則天下
之至文煥然著見不可掩矣而非知道不能也何
也知道則無嬰兒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之慮
矣以其有天下後世之慮也故不得已於言而言

以其無嬰兒女婦之見也故時寓於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客情浮氣之望動古之人之名世者槩出於此而已矣而此其所存為何在也而謂有可娟嫉者非知文者也而況道乎集於所謂文者蓋常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為詞章者也於是不必言而强言之以相長於一日其自娓於中多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於物變之可愕者而又生當太平之盛從容優游於言語文字之間不亦可乎觀於玄玄贊槀而三歎焉玄玄贊槀者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為詩文也玄初服黃冠以自

隱無所營於時故無所爭於人無所礙於物交游天下之名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溫而肆清而容雅而不畎無所迫於憂患無所溺於宴安直幾於道者之為乎盖集聞之玄初嘗為雪空山先生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得其老子莊子說而讀之未盡解也以請於吳幼清先生先生曰嘻非儒子所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見今翰林待制袁公伯長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嗟夫易老之相表裏久矣世之知者或寡矣孰允之而指諸辭以示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山

之高致而不可見乃於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矣不然玄初何以能若是也集於是深有徵焉故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心也夫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而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　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

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它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迎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有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　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與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畏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特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經筵奏議稾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迭迷失而任潤澤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也先帖本而忽都魯禿魯迷失學士吳澂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膽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東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受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

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紙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藏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慨切至於孟子之所請夫

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業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題吳傅朋書及李唐山水　虞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牓吳公傅朋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眞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

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昻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猶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非飾辭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脩家藏雜帖一卷嘗試就卷中所有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王胄横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胡紹開如拙工鑄鼎摸範

未精沉重伾哨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帝陰兵舉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踈齋如叢祠野巫繪畫風雷雖後駭人却非壓俗張大經如油翁獻技錢孔不濡運杓自然不過熟耳苟正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業意度眞淳恨乏京樣王參政如勤婦作縑致力杼軸雖媿羅綺亦復遲壞周景遠如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脩或可證果予旣品題七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遺其口吻子僅解操筆詎容歷詆殊不知食前方丈具於饔人舉挾一嘗甘辛立辨正自不必手善烹

調然後始識味也

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柳貫

自予遊京師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盖陰山大漠盖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爲雄要大徳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　天子爲輟右丞相順徳忠獻王出莅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脩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遣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亦道死屯耕事即廢雖重

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夏迨関陜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閧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熖尋自引去而譌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比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偫縫紉調䕶竆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完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輙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甫及京遂卒盖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勲戚大臣以鎮重之至郎吏亦優秩假寵其勞效灼灼則或陞之以践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於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族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於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

粟足支丞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讋服豈有黒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歴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爲是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忝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者爲公悲而以其狃於宴安者爲世戒因予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

敢必其無人焉耳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 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來則 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

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太師丞相荅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摠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臣忽都魯篤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以著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

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
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
又命禮部尚書臣巙巙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
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
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
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
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
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
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
天下名號冣重作帝號第一 祖宗勳業具在史

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
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
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
四皆君事也參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
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
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
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
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續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
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
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
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
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䟽之學謬叨委屬
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䟽遠不知於避忌或
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是正
䟽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創於蘇冕續於
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
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
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
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廼若國初
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捜訪以待增修重

惟纂述之初獻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
之以廩餼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
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僚貪冒恩私不稱旨
意不勝兢懼之至惟 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帝號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聖神繼天
立極非若後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興虞夏禪殷
周繇契稷起蓋有所因而進者也三代而下莫盛
於漢唐宋漢起亭長則已微矣唐啓晉陽之謀宋
因陳橋之變得國之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

然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足算哉惟我　聖朝則不然

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附歷艱難而志愈厲勣高遠而氣彌昌神明協符以聖繼聖至我

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位正矣於是東征西伐莫敢不庭大王小侯稽首奉命而聖子神孫德日以隆業日以盛靈旗所向如草偃風至於

世祖皇帝天經地緯聖武神文無敵於天下矣試嘗論之金在中原加之以天討一鼓而取之得九

州之腹心宋寓江南責之以失信數道而舉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霫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蠭屯蟻聚俯伏內嚮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蓋聞

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而爲大元也以爲昔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爲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以啓萬年之基詎不信歟

成宗皇帝繼統於大成　武宗皇帝恢宏於盛業

仁宗皇帝慈祥之政　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內晏然兆庶寧一晉邸信用姦諆違於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　今上皇帝應天順人義師克捷朞月之間正位凝命而又克讓　明宗皇帝出於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悅重居大寶誕受尊號於是任賢輔治崇德報功體大臣而禮羣臣親九族而協黎庶人文備舉天道益彰頌聲作於朝廷泰和浹於荒裔治平之迹蓋有不勝其紀者嗚呼今天下垂黃戴白之民年七八十至於百歲者皆生

於聖元有天下之日矣含哺鼓腹長子老孫至於世世長戴聖元日月之照臨長樂聖元雨露之涵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國史夫大天下之統壹天下之心莫重於號著帝號篇

帝訓

臣聞

聖祖神宗之盛德大業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矣惟

聖心精微因言以宣者有不得而具聞焉采諸大臣故家有因事而親蒙教誡或傳誦而得諸見聞及以文書來上者悉輯而錄之以發其端後有可

攷者得以次第而補之矣

帝制

臣聞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於一時帝王之言或出於史臣之所脩潤其來尚矣　國朝以國語訓勑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著于篇

帝系

臣聞自三皇五帝以來莫不衆建同姓以作藩輔詩曰本支百世蓋重之也國家宗系外廷無得而聞焉者諸簡牘而可見者謹著之篇

帝系附録

自古國家別本支樹藩屏以爲國家長久之計然維持之道蓋必有禮法行乎其間　聖朝宗藩之蕃且大自古莫及而累朝爲之法制以保之者有分地人民賜予之厚有車服官府符信封謚之貴有使命往來之禮有奉命征討之事有訓敕防閑之禁事在簡牘可録而傳者次第歲月而著之篇

治典總叙

書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爲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治革以見其名位品秩祿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蹟之可述者也

官制

國家肇基朔方輔相之臣與凡百執事惟　上所命其名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討重在軍旅之事故有萬户千户之目而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可謂簡要者矣既取中原定四方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或以　上旨命之或諸王大臣捴兵政者承

制以命之若郡縣兵民賦稅之事外諸侯亦得自辟用蓋隨事創立未有定制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始采取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輔相者曰中書省本兵者曰樞密院主彈糾者曰御史臺以次建置內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矣其在內者廢置陞降之因革政治之所繫也故不得不備考而紀之若夫宗戚之重莫重於宗正府今宗正所隷特重於姦盜詐僞之刑稼穡之本莫重於司農今勸樹藝者歲受其成目宣政捴佛事而西域邊事

之重係焉至於內廷東宮之官屬若國史翰林集賢之治文書宣徽之治玉食將作之治營繕如此之類皆以重臣領之盖國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職掌之事視古昔幾至倍蓰故其官府之陞至於重大而其屬亦已繁多日益月增其勢然也其後頗以官冗吏繁為言數有詔裁減而卒未遑及亦有不得已者夫外之郡縣其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郡縣又遠於省若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慰司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於外者則置萬户府有大征討則置行樞密院

無則廢舉刺之事則有行御史臺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以治之此其大凡也其詳各著于篇

三公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其職則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為太師凡為三公者皆國之重臣而漢人惟劉秉忠為太保其後鮮有聞惟贈官或有之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或置或否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不恒有也又有所謂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因金舊制謂之散官實無開府之儀云凡開府者則有參軍長史之屬附見于篇

宰臣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以治民庶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否繫焉國初將相大臣年月疏闊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執政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列表而書之政事因可得而見矣

各行省

國初分任軍民之事或稱行省無定制既立都省車駕行幸都省官從而留都者亦謂之行省有征

伐之事則或置行省與行樞密院迭為廢置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有尚書省則為行尚書省尚書廢則行省仍稱中書初以行省為稱者雖有便宜承制之權而無職名留都所謂行中書省者不別設官因都省之留者而已其各處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或才置參政僉省同僉之類其後至於設丞相其官皆以宰執行其處省事繫銜既而嫌於外重改為某處行中書省平章若右丞左丞參政而其體始不與都省侔矣參政之下又嘗再置僉省後亦廢

今天下行省凡十而有廢置遷革者著于篇

入官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家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薛者然而任使有親疎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以自貴不以外官爲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胄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

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惟習於刀筆有爲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而政治繫之矣擇天下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始貴其名而存之而其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廢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　取不及百人爾

世祖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之制而加達矣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爲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籍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補吏

國朝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爲多郷相守令於此焉出故補吏之法尤爲詳密今別而錄之雖有舊例也衙改者簡牘尚存則亦存之以備沿革之考

譯史宣使通事知印奏差附見

儒學教官

世祖皇帝既立國子學以教國人及公卿大夫之子取其賢能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於天下而郡縣皆立學其司儒之命於朝廷者曰儒學教授路

府上州則置焉蒙古字行則置蒙古字教授考滿皆入流而陰陽醫學亦倣置教授不與流選之考

軍官

武臣之入官也其始以功其子孫以世繼茲著其大槩詳在軍旅之典矣

錢穀官

國家既有中原國用所繫賦稅爲重而内附諸侯之取諸民者寛急豐約各唯其意莫能一也

世祖皇帝始制宣課官多擇明敏忠厚之士用之民用稍舒方是時郡縣之間唯利權爲要官及好聚斂者見用紛然建置官府民用弗堪今數十年

之間稍有定制故凡錢穀之任有可考者則備書之以見其沿革云

投下

古者諸侯分國而治天子命卿之外大夫士以下其君皆得而命之今制郡縣之官皆受命於朝廷惟諸王邑司與其所受賜湯沐之地得自舉人然必以名聞諸朝廷而後授職不得通於他官盖慎之也

封贈

至元中追贈之制唯一二勲舊之家以特恩見褒雖略有成例未行也至大初始行定制課忠責孝之意備矣其沿革著于篇

承廕

聖王之制實繫于世是以國家有承廕之法辨嫡庶謹嗣續推恩致微之法意備焉

臣事

維我 祖宗聖德神功至盛極大如天地之不可言度如日月之不可繪畫 聖上詔脩此書實以顯謨承烈爲重然求事蹟於吏牘則文繁者不足以得其旨意事簡者又不足以見其始末於是神聖思

慮之精微詔訓之詳委攻取之機略法令之制作幾不得其什一焉以爲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遠將使旨内議典則外授征討戎各有所授而傳焉因得以考其績餘之所在故從而求之朞月之間其以書來告者既取其大係諸聖典而其事有不可棄遺者著臣事之篇

賦典總序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茲古今不易之論也恭惟皇元肇基朔方

神功大業混一華夏好生之仁如天地無不覆載此聖德之昭著也今賦典之目有曰版籍户口八紘萬國文軌攸同總總林林重譯歸化此有人也曰都邑曰經理始自建邦設都分疆畫界置郡邑以聚烝民經田野以均稅役次而大封同姓以厚親親之義此有土也曰農桑曰賦稅曰鈔法曰海運曰金銀珠玉曰銅鐵鉛錫曰鹽法曰茶法曰酒課曰商稅曰市舶均其貢賦遷其有無轂貨流通富民利國此有財也曰宗親歲賜曰百官俸秩曰公用錢曰常平義倉曰惠民藥局曰市糴粮草曰

賑糶賑貸曰恤惠鰥寡歲有經費制之以節出納稽會有司具焉此有用也於乎我祖宗創業守成艱難勤儉亦豈易言哉大率以脩德爲立國之基以養民爲生財之本布諸方策昭示後裔以垂憲萬世者寧有旣乎

都邑

惟我
太祖皇帝開創中土而大業旣定
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統始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遂分天下爲十一省以山東西河北之地爲腹裏隷都省餘則行中書省治之下則以宣慰司轄路路轄府州若縣星羅棊布粲然有條至元間嘗命祕書少監虞應龍等脩大一統志書在官府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異城邑建置之不常歸附之期設官之所皆必有徵所以紀疆理之大彰王化之遠也猗歟大哉

附録　安南

我國家始定雲南卽出師取安南事見征伐篇及其來朝事見朝貢遣使等篇今黎崱所撰安南志畧沿革地理山川物產風俗畧備取以著此篇其

封爵有王侯官稱有御史輿服法令之類僭擬於
天朝朝廷寬仁待以遠人而闊略之而不可載於此故不書

版籍

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開天建極以生民爲心繼惟
太宗皇帝纂承天緒迨歲甲午滅金於蔡明年乙未始下詔籍民數時方兵革之餘自燕京順天等三十餘路得户八十餘萬屢敕撫民之官勞來安集增羨者賞逃亡者罰歲壬子欲驗户口登耗復

下詔籍之視乙未之數增二十餘萬户欽惟
世祖皇帝其仁如天世治時雍黎民丕變至元七
年有司請大比民數復增三十餘萬户十一年
上命丞相伯顔伐宋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
而江南定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
鋒刃聖人如天之仁於茲見矣迨南北混一越十
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
八百餘户南北之户總書于冊者計一千三百一
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
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其山澤溪洞之氓又不與焉

上視漢唐極盛之數無以加此夫天地之道生生
不息推之以祖宗厚澤深仁洪昌繁衍事有以隆
我皇元萬世無疆之丕基

經理

履畝而税者亦田制之一法也故有國家者必善
治之則人不擾而賦有恒否則未見其利也夫民
間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產去而税存固在所當
治也延祐初章閭倡經理之議期限猝迫貪刻並
用官府震動人不聊生富民黠吏並緣爲姦盜賊
並起田萊荒蕪其弊有甚於在前者至降明詔以
撫慰之而後定故才臣計吏之有欲爲者可不熟
慮而慎行之哉

農桑

農桑者王政之本也可不重哉我
世祖皇帝從左丞張文謙之請立司農官頒農政
化天下以敦本就實之道老者得其所養少者有
以自力教之蓄積之方申之學校之義牧民之官
法其勤惰風紀之司嚴其體察歲終以爲殿最其
法可謂至矣迨夫列聖相承綸音誕布必諄諄以
勸農桑爲言皆所以爲生民之命而開太平之基者

也今悉著于篇

賦税 税糧

太宗皇帝詔有曰依倣唐租庸調之法其地税量
土地之宜大朝開創之始務從寬大此丙申歲詔
旨之節文也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申明舊制而加密焉則送
納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於是乎大
備矣

賦税 夏税

成宗皇帝時丞相完澤等以江南科税之未有定

例也於是參稽亡宋之制定夏秋二稅則輸以木
綿布絹絲綿等物秋止徵其粮稅視其粮以為差
或一石輸稅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伯文一貫
七伯文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
之蓋經久之道也然稅隨地出有産去而稅存者
貧弱或不給焉守土之吏可不體其立法之意也哉

賦稅科差

國家之得中原也納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
各驗其户而上下科取之中統建元以來始有定
制歲終中書則會計其出入總數而奏焉年穀不

登則有減免之恩所以息民方也及得江南其制
益廣國家殷富人物阜康則王者輕徭薄賦之效焉

海運

惟我
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粮以河
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顔言初通海道漕
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粮萬户府三以南人朱
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
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
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内外官府

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
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逮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
曷窮極焉

鈔法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七月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
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也行用鈔之法文牘
莫稽交鈔則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是年十
月又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
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
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未及行焉印造支發歲

有經數用久而弊者則赴官換易除以工墨緡物
貨之平通貿易之便為利愽矣其法之弊也鈔輕
而物重子母不能相權故至元尚書省折以中統
之五倍至大尚書省又折以至元之五倍每加愈
重而中統至元之相兼迄於今而見用其可稽者
皆録焉

附録錢法

周禮九府圜法其來尚矣　聖朝造交鈔寶鈔以
權錢鈔有錢文銅有禁法是
世祖皇帝有意於圜法久矣特未遑鼓鑄流通耳

至大三年詔有司行用銅錢四年詔罷之錢雖不行而議者甚衆間有論辯確至隨章具録以備舉行雖然資世之寶廢興亦有數存乎其間云

金銀珠玉銅鐵鉛錫礬鹻竹木等課

山林川澤之產皆天地自然之利也可以富國而或以病民我國家皆因土人呈獻願輸之課其多者不盡收其少者不强取故享其利於莫窮焉凡州郡所入之數登於王府爲國經賦者則載之而好功興利之徒時立說以自售其事之虛實言之用否則在朝廷也

鹽法

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定六色均辦之

太宗皇帝歲庚寅始行鹽法立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每鹽一引須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減銀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立兩淮兩浙福建運司三每引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凡天下總設運司七分辦歲課然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觧池之顆鹽也有煑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煑之井亦多不同往往在萬山之中觧鹽之外工力勞費竈戶凋弊課額漸增本末均困此其難者也元貞丙申每引增課鈔爲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爲一百五十貫泰定乙丑減去二十五貫天曆己巳復增爲一百五十貫凡今天下歲辦正餘鹽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課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定噫視中統至元之數已增幾二十倍矣然而國用益不給何哉司財用者不可不

察也

茶法

皇朝至元六年始以興元交鈔同知運使白慶言初榷成都茶課十三年江南平左丞呂文煥首以主茶稅爲言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次年定長引短引是歲征一千二百餘定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使司于江州路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二十一年免食茶稅以益正稅二十三年以李起南言增引稅爲五貫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爲一十貫延祐五年用江西茶

運副法忽魯丁言減引添錢每引再增爲一十二兩五錢次年課額遂增爲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文逮天曆已巳罷榷司而歸諸州縣按茶之榷始于唐德宗宋遂爲國賦額今國家茶課由約而博原委有自云

酒醋

國初有徵收課稅所而州縣酒醋悉隷從大都則立酒課提舉司外而路府州縣皆著課額爲國賦之一其利亦云厚矣

商稅

國家始得中原賦諸民者未有定制歲甲午始立徵收課稅所以徵商賈之稅初無定額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每歲隨路通收稅課以銀四萬五千定爲額禁毋多取以紓民力逮二十六年桑哥爲丞相遂重增其稅自是以來漸以增益視其初倍蓰十百不侔矣

市舶

皇朝平定江南幅員既廣貢賦益夥於是泉州上海澉浦溫州慶元廣東杭州瀕海諸郡與遠夷蕃國往復互易舶貨因宋制細物十分而取一麤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博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而所入之貨嘗以萬計其法至詳審矣或者以損中國無用之貨易遠方難致之物爲訛而不思夫國家聲教綏懷無遠不及之效孰謂知所當實者哉

宗親歲賜

國朝諸宗戚勳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每五户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

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予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
太宗之時而增於 憲宗之日其文牘可稽也至
世祖平定江南各益以民户時科差未定皆折支以鈔而 成廟復加賜焉於戲 大統有宗而事權不紊分支有則而恩澤不遺規摹宏遠哉

俸秩

國初在官未置祿秩至
世祖皇帝中統建元始著給祿之令內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

中以外有司之有職田也故益之以米焉　朝廷
之歲費重矣而官吏之奉職者可不思所以報稱
之哉

公用錢

在官者月給廪祿亦既周矣而隨朝諸大夫多貴
官時有賀上燕集交好之禮取俸給以備用則吏
屬多不給廼賜之錢使得貸諸人入其子息以給
其用自至大二年始賜左右司六部後諸司援例
以請者皆頒賜焉多寡無定制云

常平義倉

國朝自至元六年詔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倉
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
無菜色誠救荒之良法也今名雖存而實廢焉申
明舉行則在乎人耳

惠民藥局

聖朝自
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始立惠民藥局自燕京至南
京凡一十路逮大德三年詔各路分置之官給鈔
本各有差月營子錢備藥物仍擇良醫主典救
療貧民俾無疾痛之患大哉　列聖大德好生之
心無所不用其極

市糴粮草

天食者民之所急故八政以食爲先況邊庭所需
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
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於上都北京
西京等處募客旅和糴粮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
以爲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令有司以
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
之名曰鹽折草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
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市糴之
大略也

蠲免 恩免差稅

古者府藏有積乃與民休息或復其租我朝治底
隆平時因慶遇或行幸所過恒賜差稅由是溥遍
如大興開平興和畿內諸縣賦稅屢免黄白之老
不識公吏熙熙陶陶咸樂太平之世吁亦盛矣

蠲免 災傷免差稅

民者國之本賦者民之力我國家常以薄稅歛寛
督責思與民同樂乎雍熙故於耕也勸其惰勞其
勤惟恐民之不足或有災沴詔書迭下除其賦稅

以優民力俾無流移之患曰後有年皆吾
皇之賜也

賑貸京師賑糶粮紅帖粮

京師乃天下之都會人物繁輳逐末者多仰給海運糧至元二十二年兩城設鋪分遣官吏下其市直賑糶歲以為常間為豪强嗜利之徒巧取弗能周及貧民大德五年省臣奏旨令有司取會兩城貧乏戶口之數置立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之其視賑糶之價三分常減去其一名曰紅帖粮遂與賑糶並行焉

賑貸各處災傷賑濟

周禮救荒之政十有二凶荒凶札皆有蓄積以備不虞漢高就食之令文帝發倉之政亦其次也我
國家每下詔必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為念特加優䘏官為廩贍或不幸而遇水旱蟲蝗之災即遣使存問安撫戒飭官吏廩粟庫幣不吝其出凡在民者閉糴者罪出粟者官視之如赤子惟恐有凍餒焉斯民何其幸也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一

雜著

禮典總序

於皇有元應天順人功成治定迺稽古經國施和萬民惟　帝中興禮樂大備粲然成方垂則後世夫御禮自迩暨遠由親暨疏朝覲會同以正大位以統百官以馭天下錫賚燕饗以睦宗戚以親大臣以裸賓客天下既定弗敢怠寧故行幸以時君臨萬邦在器與名故通信以瑞節辨等以輿服定律作樂治歷明時何以守成求聞帝王之訓以崇

德何以新民率循聖賢之學以設教勵學以經行而賓興其賢能廣聽於芻蕘以通徹其壅蔽討論潤色藝文脩矣厚往薄來遠人柔矣天道弗遠示君以事故慶德以應禎祥脩己以弭災變而人道備矣是以道合于天德溢乎地仁義孚于民然後可以享上帝事祖宗通乎上下之祀而無愧生榮死哀極乎幽明之變祕科內典悉其祀禱之方而鬼神之情見矣考諸行事厥有成績作禮典上中下篇一曰朝會二曰燕饗三曰行幸四曰符寶五曰輿服六曰樂七曰歷八曰進講九曰御書十曰

學校十有一曰藝文十有二曰貢舉十有三曰舉遺逸十有四曰求言十有五曰進書十有六曰遣使十有七曰朝貢十有八曰瑞異爲禮典上篇一曰郊祀二曰宗廟三曰社稷四曰岳鎭海瀆五曰三皇六曰先農七曰宣聖廟八曰諸神祀典九曰功臣祀廟十曰謚十有一曰賜碑十有二曰旌表爲禮典中篇一曰釋二曰道爲禮典下篇蓋國家典禮朝會以尊君治人之道也郊廟以禋祀事神之道也佛氏爲教超乎神人之表所以輯福於國家民庶者也故各爲一篇之首

朝會

國朝凡大朝會后妃宗王親戚大臣將帥百執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朝會之信執禮之恭誥教之嚴詞令之美車馬服用之別牲齊歌樂之辨寛而有制和而有容貴有所尚賤無不逮固已極盛大於當時矣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始命議禮考文思兼古帝王之事燦然成一代典章以垂無窮焉

燕饗

國有朝會慶典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皆有燕饗之禮親疏定位貴賤殊列其禮樂之盛恩澤之普法令之嚴有以見　祖宗之意深遠矣與燕之服衣冠同制謂之質孫必上賜而後服焉

行幸

皇朝建國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處

世祖皇帝定兩都以受朝貢備萬乘以息勤勞次舍有恒處車廬有恒治春秋有恒時遊畋有度燕享有節有司以時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貽子孫萬世之法者也故　列聖至于今率循而行之

符寶

古者合信於天下皆用玉爲至秦得和氏璧刻爲皇帝璽後有天下者傳之爲寶或不得則倣而作之噫天命有德何有於秦璽哉我朝懲歷代之謬雖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製大寶質兼金玉之貴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典瑞掌之爰述其目凡軍符驛券諸侯王百司印章附焉

輿服

聖朝輿服之制適宜便事及盡收四方諸國也聽

因其俗之舊又擇其善者而通用之
世祖皇帝立國建元有朝廷之盛百官之富宗廟
之美考古昔之制而製服焉如冕服之制祭祀則
用之旂常之章朝會則用之至　英宗皇帝始置
鹵簿於是乎儀衛兼備矣

樂

樂也者聲文之著者也國家樂歌雄偉宏大足以
見興王之盛焉郊社宗廟孔子之廟先農之壇用
古樂朝會燕饗用讌樂於是古今之音備矣

歷

欽天授時帝典先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夏首徵名儒作授時歷爲仰儀
簡儀及諸儀表創物之智有古人未及爲者於是
測景之所東極句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
勒凡二十有七是亦古所未備者也其爲法多采
唐一行之議主於隨時考驗以與天合則無前代
沿襲傅會之弊此亦古所未能用者也豈非真元
會合宇宙一初之徵歟昔在
太宗皇帝時中書耶律楚材嘗爲庚午元歷足以
見國初弥綸天地之事者已如此今西域亦有歷

官國家參用之

進講

國初嘗求儒者於兵間已有問道考治之意
世祖之在潛藩也盡收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
傑知經術者而顧問焉論定大業厥有成憲在位
三十餘年凡大政令大謀議諸儒老人得以經術
進言者可考而知也歷朝因之至我　欽天統聖
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始開奎章閣陳　祖宗之
道訓考經史之格言以養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
大興矣

御書

日月之縣象雲漢之爲章星辰之經緯皆天之文
也及夫河出圖洛出書則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豈非造化之緼至是而著明歟天子言而
爲訓誥誓命行而爲禮樂典章何往而非文也至
於萬幾之暇親御翰墨則刻之琬琰焜燿來世亦
猶天之所爲其惟圖書乎我國家自
世祖皇帝爰擇名儒以傅東宮是故　裕宗皇帝
之在春坊嘗有日習倣書藏之東觀以示子孫迨
夫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賜羣臣

傳至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則辭章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猗歟盛哉

學校

古之有國家者設庠序學校以教其民申孝弟之義導仁義之方所以扶植三綱五常之道也故自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秦漢以降率是而行之則治違是而廢之則否明效大驗不可誣也我朝自 太宗皇帝投戈講藝建學于燕四方諸侯相繼興學逮夫 世祖皇帝之在潛邸也故金進士元好問啓請爲儒教大宗師作其即位以道

建極文軌混同內設胄監外設提舉官以領郡縣學校之事於是遐陬絕漢先王聲教之所未曁者皆有學焉至元八年頒行國字又設蒙古字學視儒學而加重自時厥後書院精舍月盛歲增及夫大司農之立則一鄉一社皆有學矣 列聖相承百年之間幅員萬里黌舍相望何其盛也而我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又設置授經郎于奎章閣之下以教近臣貴戚子弟之幼者斅學自貴近始天下有不感化者乎外是醫藥卜筮之流亦皆有肄習之所則名一藝者咸精其能矣若稽周官鄉大夫之教屬地官大司樂之教屬春官今國都郡邑之學載禮典鄉社之學則賦典具存云

藝文

我國家文學之盛上古聖賢以來諸儒經傳之學史官載之書其主典之官則有翰林國史集賢等院祕書國子等監而律歷陰陽醫卜之事竺乾之教老莊之說又各有其人爲民間之書尚多也自我朝之所作者製國字以通語言文字於萬方述國制以示禮樂刑政於天下至若奎章之建閣斷自宸衷緝熙聖學表章斯文所謂唐虞之際於斯

爲盛矣夫

貢舉

以科目取賢能之士歷周漢至于唐以來其目多矣我 太宗皇帝既取中原即行試選取士之法至元中嘗議行進士科歷大德至大皆有議而未及行 仁宗皇帝始以獨斷行之如茂異神童之科有則舉之非若進士科之有定額也而亦附見焉

舉遺逸

國家取人之途多矣其有爲有能之士或不肯自售朝廷以禮徵聘而起之高爵厚祿以待之是以

貪夫廉薄夫敦鄙夫寬懦夫有立志者用此道也
以遺逸舉者百餘年間尚多有之而簡牘殊不備
書有徵者以啓其端

求言

昔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我國家求言者以達下
情言苟不當亦不加罪著在令甲其內外臣條章
疏語在治典中禮曹職掌封事甚衆朝廷數使治
擇而采用之俟其成編則取而載之此

進書

工執藝事各進其技因以得官者蓋有之矣能文

之士以其所作來獻朝廷許之噫道成而上藝成
而下君子亦兼取焉

遣使

昔我國家之臨萬方也未來朝者遣使喻而服之
不服則從而征伐之事在政典此記使事而已天
下既定郡縣既立有所詢問考察則遣使致命遐
逖則遣使皆事已而罷彙有司之存牘為此篇

朝貢

我國家幅員之廣極天地覆燾自唐虞三代聲教
威力所不能被者莫不執玉貢琛以脩臣職於是
設官治館以待之梯山航海殊服異狀不可勝紀
案牘不具不得備書立此篇以俟考補

瑞異

古人有災異則謹書之所以儆天戒而思患豫防
也而祥瑞或缺不書者恐善佞者之生侈心焉今
災祥並置以考休咎之徵故簡牘有存者悉書之

右禮典上篇凡十有八目

郊祀

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國家建大號以臨天
下自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品尚純帝后親之

宗戚助祭率其世職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
始出於自然而非強為之制者也有司簡牘可知者
憲宗皇帝始拜天於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孫元
措言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
世祖皇帝至於今制度弥文而國家之舊禮初不
廢也

宗廟

國初祭享之禮祖宗自有成法 世祖皇帝中統
元年秋七月祀 祖宗于中書省三年因建太廟
于燕京四年冬十有一月有事于太廟至元十七年

新作太廟于大都更定室次歲有恒祀
武宗皇帝始親享　英宗皇帝更作新廟始製鹵
簿御衮冕行祼獻　今上中興先見廟而後即位
親祀之禮史不絕書宜乎克戡大難身致隆平規
模宏遠矣

社稷

古者有人民則置社稷至元二十九年始用御史
中丞崔彧言以明年正月營社稷於和義門內少
南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牲牢器幣三獻之禮八
成之樂亞於郊廟之隆矣郡縣之祀風雨雷師皆

附見焉

嶽鎮海瀆

古者有事於方岳天子親之其在諸侯封內者則
諸侯亦各得祀之秦漢之後嶽鎮海瀆全歸職方
氏之時蓋鮮我國家混一名山大川咸在封域之
內自　世祖皇帝累降明詔以次加封歲時遣使
禮焉

三皇

三皇配天立極有國家者載諸祀典禮亦宜之我
國家通祀於天下祭儀略倣孔子之廟歲以春秋
之季行事而以醫者主之

先農

國家既得中原始立勸農司又置大司農專領耕
桑之事歲有祈報於先農則其官主之請于
天子而行事焉

宣聖廟

有國家者通祀仲尼於天下其來尚矣我國家定
中國廟祀如故而學隸焉舟車所至凡置郡縣之
地無小大莫不皆有廟學其重者京師有國學之
建東魯有闕里之祠至於襃封聖門之重崇撫儒

者之勤尤爲盛大矣

諸神祀典

神明之祀必因山川之形氣或有功德於人民可
以禦災患可以立名教者則載之祀典非禮之禮
不淫則謟在王政所宜禁者矣

功臣祠廟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有廟以祭其祖考功
臣之立廟雖諸葛武侯之於蜀漢猶有所不許焉
後世宗法不行諸侯大夫之家無廟以祭幾於忘
其先矣我國家一二大勳勞之臣賜之廟而使之

祭皆異數云

謚

謚以易名所以定論平生也而羣臣之謚善惡具在今善者多得謚而惡者無與立謚焉

賜碑

昔之有大勲勞於國家者勒之鼎彛以勸臣庶以示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恩也其事具天官臣事兹著其目焉

旌表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夫孰無秉彛好德之心哉有國家者立爲法制使愚不肖者有所觀感庶乎企而及之勉強以從之故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目以風示天下我朝教育之久有司上于禮部者無虚日旌異之書幾編海内可不謂之盛治哉

右禮典中篇凡十有二目

釋

佛氏之學其言以涵弘廣大爲宗我國家思以至仁大慈覆燾萬物利益羣有是以崇尚其教而敬禮之日盛月益大抵爲宗社生靈計也其事致而

得之者悉載于篇以冠禮典丙卷之首

道

道家者流以清淨爲宗禬禳禁禦其末也太祖初有全眞兵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之此道之一門也其他如正一大道之類皆有所因起其事有關於朝廷者則錄之

右禮典下篇凡二目

政典總序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罔代不絶書惟我國家光受貞符　二祖三宗經營大業天戈攸及無遠不庭　成廟以來數文享成邊垂乂安間有小警德明威尋致敉寧若創與守度越前古編之簡册焜耀無極是作政典其類二十其帙百二十三

凡天下事其統有宗貫鑑挈裘以索以領作目錄一卷天造草昧西東梗阻式渙其羣以一萬有作征伐第一末盜邇夷潢池倔強蝨蚤奚校道無畏懷作招捕第二籍各編伍憲度以申踐更調發艱若畫一作軍制第三刁斗靈姑干戚斧鉞橐蠹兜函

矢皆軍之用作軍器第四作息進退齊之實難乃立之師示以成式作教習第五器久益弊習久益怠俾陳在列視其臧否作整點第六有能勤事以死樹功高爵厚祿用錫其成作軍賞第七怠惰亡命賊事敗衆待爾以何刀鋸鞭扑作責罰第八周廬徼巡前後左右居重馭輕以臨天下作宿衛第九大君之心天下一家思保億兆皆如王宮作屯戍第十勞則思善興建是役且寬三農俾專南畝作功役第十一爾病我藥我根爾之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作存恤第十二看來叢脞紛瑣無歸取不

可門棄之弗備作兵雜錄第十三屯田軍食馬牧軍資獵以合圍斯寓軍政驛郵驛遞皆有卒名非兵而兵故悉附見作馬政第十四屯田第十五驛傳第十六弓手第十七急遞第十八祗從第十九鷹房捕獵第二十終焉

征伐

平宋

國家既踏金遂與宋鄰歲有疆場之事天啓
列聖方事開拓宋德日衰權姦擅命土廢人貳曾不知警迨 世祖即祚拘我好使郝經結我叛臣李璮

天子震怒是以有襄陽之役文煥送款呂文煥亡徵具矣而直我神聖興王之運驅豪傑攬群策飈逐霆訇三道鼓行至元十一年十月左丞相伯顏奉詔南征九月一日伯顏與史天澤會師襄陽分軍爲三道伯顏引大軍水陸趨郢州招討使擢某以兵一萬由西路老鸛山趨荊南府唆都以兵一萬由東路襄陽攃同空山前茅破竹中堅握機於是蘄沙陽新城十月二十二日大軍至沙陽城下令黑揚總管招降城上不肯與之語復使一俘持黃榜及檄文且傳郢州都統趙文義青入城招之其件將串撻王總管者斬俘焚黃榜其部官傳孟秉一舟引軍十七人來降績又降軍船七鐵王總管斬益軍之欲降而未及者日募我軍立砲二十三日參政呂文煥至城下議之使降弓弩亂發乃水陸並進軍中有李國用者能祭風風大作砲手張元帥擊順風擊金汁火砲入城燒塵倉煙焰燎天滅遂破生會律擄王傳四人餘急斬之沙

陽南五里爲新城其將曰遣都然二十四日參政呂文煥至城下招諭城工人不肯戮答流矢亂下二十五日伯額等過汁令鉄木兒史答剌渾二人詔城下招之列沙陽斫斬首及縛串樓王箏令望城呼遣都統宜遠降不然橋在目下又射黃榜及文撤入城中又遣人招邊都殺曰請呂參政與語文煥騎馬至城下飛矢如兩中文煥右貿奔還二十六日總制黃順來降二十七日令噴赴城下串城上軍其部由即繼城欲下邊都戮趣截入城當門斬之統副任寧又來降遂引軍攜其周圍堡塞復使人招於城下遣都蹴不言但以火砲石砲弓弩前鑿俱發於是水陸並進立砲發弩壓雲梯登城攻破毒都就自焚死串樓王等四人亦併誅鏖陽羅十一月廿三日大軍至恭店伯顏大會親將議渡江遣撼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官趨漢口諸將曰漢口水急且有備不若由論河轉取沙武口以入大江伯顏遣覘沙武口宋將夏貴堅守其勢鏃犯伯顏乃團漢陽軍陽言取漢口渡江賣果出精兵數千樸漢陽併力守際伯顏遣萬戶阿刺罕卒騎兵倍道趨沙武口襲

板之十二月九日大軍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武口達於大江十日伯顏以戰艦萬計相踵而至先令數千艘泊於江岸北屯布數亘漢軍拉猿弥望宋人奪氣夏貴率漢鄂舟師弥亘三十餘里逆敵至夜賞潛發兵北我師軍船總管張當戰卻之是日令諸將修攻具進陽羅並十一日詰旦遣人宣布朝廷威德招諭陽羅將士弗聽十二日又遣人數陳禍福宋將士曰我輩受大宋重恩數力死報此其時也安有極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令日伯顏遂指揮諸將進攻不克十三日復攻陽羅堡伯顏密謀於阿朮曰宋人之心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堅攻之徒勞汝今夜攻以鐵騎三千凡舟舟視上流降必不堅當為擣虛之計以來日絕早渡襲南岸苟得過速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乃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同隙橋虛可以得志遂以晉時遡流二十餘里泊青山是夜雪大作夜半遙見南岸多沙洲即卒部由往渡載馬後猶宋將程鵬飛拒戰江中阿朮橫身監決喋血中派奪都缺高邦願旁某死者無算得船千餘艘阿朮登沙洲急擊攀岸

步騎關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卻萬戶史弼鼓勇而戰遂得南岸諸將出馬若顏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宋人敗走十四日黎明阿朮遣報依命而往巳過江兵伯潰大喜指揮諸將詮改陽賜堡又舟師直衝敵船大戰江中我軍盡殺攻之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流尸藏江而下夏貴佳能既命乘舟走至白虎山抵暮方止諸將以責大將不可使逸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責走代吾使不必追是夜宋置制使朱禩孫舍鄂州而遁既而沿江諸郡邑皆來降

敗賈似道蕪湖

十二年二月九日伯顏兵入池州宋平章賈似道率孫虎臣夏貴等悉兵十餘萬號百萬建都督府以戰艦五千餘艘屯丁家洲遣衆克已宋京等奉國書求成請稱臣歲貢伯顏遣千戶囊加辭與克己同往吞書如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不然滿尔甲兵以決勝負囊加闕四言似道不肯降十六日次于丁家州兩軍相拒數里十八日進戰伯顏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株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其舟宋人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乃分兵夾江步騎然後麾

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朮與其前鋒泰州觀寨使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將我已令諸將候江勢兩岸樹鐵寧其中堅兩軍律動伯顏趣我船急逆河朮即手挺衛船雷敵大震聲動天也我師棣候舟大岸曰宋人賊實以道然里失措紐應戰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森麾將救率駐鐵繼舉渡入宋軍大處所四韓走伯蘭以安騎史岸械之追奔百五十里殺為死者蕪江而下水為之弃復戰艦二百艘及都督府印軍貲器械無算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自走泰州平次當重和州大

走張世傑焦山

七月一日降建康相繼欲附於我張世傑等率永軍棣戰檣回責為白萬萬餘敗兵焦山南北舟十船為一船況缺旋於江非奔戰令不得燔自是旋赤示以必死也時宋將劉師男楊常州誘斬右新附諸成後板史世淵虎目艦拒合敵敵致死於我二日門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艦連燒餘旗燕江阿朮曰可燒而敗之遂命伉焚喜殺若十人數以二檣分兩舉來射阿朮居中合擊綴以火矢灼其遂檣篙無所出蓋又炳亦以軍直扣焦山之薨

交戰自寅至午宋人力不能支妻責欲適又辛不能起旋士李投江者載萬世隙等黨黛不知所姓追至圍山得船七百餘殘得敗兵萬餘自是食東兵不敢出

大婚毗陵

十一月十六日伯領軍至常州先是常帥劉師男舉田附說而陰結外援橋城以叛泊顏至不忍加兵泉射書城中燒以福征許其自新至再三終不從乃七日又令諸集史書諭文射入城中曰常州我十元已射之城尔矢復來蘇之大丞相餌兵諸城大面攻擊勢易指枯平然命我主上好生系殺務四招係為先達日遣人告諭未見聽從尔之士民以以歸降復叛為鐵斤之將士勿以拒敵我師為勿約以來日如能出城歸附以保生囊前罪一無粮明不妻戰一人仍家治江已府州城一劍遣加內賞四民各令安掌若更執走堅拒城破之日抗爵忝血老卸無遣宜史審思無船傳悔又不聽伯尸乃親督帳前軍戰千縣於南城又多遂火被弓顏等日夜攻之不日十八日諸軍李勇爭先當木曾即壁紅慎焚城上四面並進宋兵大潰克之遂屠其城

五戰而宋不國矣丑昌亡

旧廣九五人又港舶外元的月鼓兵廣五勇命
塔州日日宅名口操州刷帥徒江郡五兵月等假
出降塔千字武為得安洲張失西武萬大一抉息
會宜出戶作空廣戲撫十紫會兵至取假日宋閣
哈中圍教殺山州宋司四賞東與建部閣文宗廣
刹尋廣化關山宮建達年將省東昌武人天室五十
歸與州張屯上軍都魯九兵兵省民諸爵祥廣十三
言昰宜攫駐民殺廣茫月赴于阿心城賞宜王里年
灾昺中南其萬退州赤五擄福剃少六於中昺陳正
都世道人兵餘四攻馬日嶺州罕安月是世益宜月
達餘十言病家在咸良福與右蓋又命閩傑王中十
人劉二宜死有海縣性建昰副文破彭中等昰張九
特義日中者一山元遺宣兵元禍吳都亦立遁世日
書等宋奔甚巨有年人慰遇帥會凌就奕昰去傑大
倚走將廣多富一又於使敗邑征兵征為於宋蘇軍
世者張州十者山閩榻唆之師昰於廣昰福主劉至
傑山填十一昰名舟泉都昰發招南州用州尋義臨
昰十孫二月買秀師等言適左討豈李昰収歸劉安
等八以月十此山至廣南海副也九恒發集命師比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一 十八

蔑可千附月帥戰將急道人衆毋至經底泉戰招鳴
瀬抵餘洲十江守進以雖而降勇廣累為州臨計濱
陽其極廣四西之軍兵水兩言俞州捷風宜符王不
港所有州日省計為守淺洲昰如七行壞中印天知
徑舍船屯恒參崖之急無巳琁洲征船無梓椽所
性舟七新入政山雷夢服死等洋南泉尚其將之
崖莫百會廣李拉州於諸世十及左莉數將兵塔
州能舷縣州恒傾總轉闕傑五之副死千吏追出
十性軍之特為使六管運擾等年戰都宜人李蘐復
四屯士崖弘副張月忙止州立五海元中船徙之遠
日十尚山範都弘二九有守昺月洋帥以入寄與哈
弘六條縛準元範卜朗者巨攻二中府身百諸世剃
範年由草辛帥拜七等器致元十奪兵免號問傑解
至正海架戴征家日將浦給祥九船追二比之軍與
崖月道木實昺古江其可粮興日二昰十至茂遇宜
山二度為言等漢東說通二士昰百昺三虎對於戀
岡日朔宮孟閩渾道卹舟萬辛將戰世日頭世香保
世弘書戰王十潮宜命何石止王復傑沿山傑山衆
傑範夜凡死一元尉諸宜海萬用昰寺海中攻奪飛

福時為而欲擬島由艘傑之灰潛外昺範之範百軍
福有弘兵焚攻嗌港扶總昺弘舟舳建至西至二十
世罪範之昺毀船西昺管遣範載大宮山山甲十六
傑逃所竟艦羅甘旹艤自兵命騎崇山北南于艘日
堅宋敗莫昺遠並列于寨爭樂兵貫麓水北門入李
數軍弘能預弘海島北以之總登之恭凌亘擭海恒
古其範熾以範民螢弘砲甘管農為結不二昺二開
忠投以昺迎阿素船範擊敗立焚柵巨通百斤十弘
臣韓張將金取不北茫昺去寨其以艦乃餘艘二範
曰棄世周艦為知徹曰艦自斷宮自千由里劉日巳
吾晉傑文賊螢戰其此艦是其萬固餘山東青恒赴
知幕其英水數昺兩徒堅推沒以四艘東南頗會海
降戶父日筒章又岸阪不妝路闕闇下而據亂弘道
生府未能無雅不且死動日恒艦樓旋南海知範即
且經之戰數由敵以耳有棲亦號措海又西昺于李
富壁故十火衆援戰夜烏弘扶快如中西北樓崖慶
潰三辛餘船風進艦擇螢範都船城中與皆子山下
但遣戊次至艤退闕小船又船者弘艦昺港崖初戰
為前杷旹鈞火舉之舟千命當焦範而遇弘山弘艦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一 十九

至索挂衝消弘也今南將恒之與翻下謂且每兵卜
巳短擒擊天戴吾曰適其當發敵之宜弘上戰使紀
時兵其實弘曰其敵南一昺旋紐勢急範戒去吾不
奪接柵入範帥自西軍名北與相適攻曰吾吾出技
三戰我其曰當攻南急西及昺直夫之我昺分諸也
船彼軍陣吉先諸艦攻南西相對從不軍必退將韓
恒以愚恒北其將可切去北對攻費然雖誅非請追
率江高令也雖謂受夫昺角六二軍彼圍滅所以之
援淮職諸朝者元危之里樓日月力薪賊此利砲世
都勁敵軍退項帥閩西許諸平五不水賊今不攻傑
軍卒勇船水之不其北多將旦日能既船使如之矣
復各氣尾南有宜將軍曰分弘夜成絕止之以弘曰
與殊百命濁黑自左朔敵居範弘功自當遁計範果
快死倍施恒氣輕大吾東昺分範必知海何聚曰欲
船闘登師從出其午樂附南諸名逐以港以留砲吾
戰矢其韓北山等之作山及將諸嘗居日逐復而攻降
至石船船面西當必乃朝西為將圖恐朝命與敵獄
日蔽斷遁順欲放號戰退弘四三定乘水恒戰必攻
半空其行而雨力勇又必範軍營議風上亦也浮圍

潮水長北流南面軍復順水勢進攻世傑腹背受敵以火砲禦南面軍預濡罰覆艦砲盡不能灼寸大然戰不利弘範益其辛始奪一艦弘範所東艦布障四匝伏盾作樂敵疑宴而衡弘範以己艦畀於敵且出入艱乃四艦屋抵左大左大射矢集布障梳索如蠟弘範度其矢盡攔障去盾兵天火石俱費奪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敵偵網去自投水諸將合妙乘亂皆妹死混戰自巳王甲贊褒天海斬復奕畫爲端明殿學士陸秀夫先沉妻子於水登爲船曰官家事危矣秦何逸抱爲俱死于水時弘範掠小舟諸恒讓事世縣等衆閒閒南壁率十六艦奪港門遣去恒與弘範等追至崖山口值天晚風南瀕至烟霧四塞諸將名相失弘範遷恒獨進追之浮宣使翟國秀等解甲就降焚弼之餘尚得海艦八百餘熾十日浮水之屍十餘萬有呼求物屍聞言見一屍小而晢衣黃衣員卸識云詔書之寶取寶數弘範弘問求宋人尹都紱白爲世又問近侍數人皆以爲然求之巳不得失世傑奔交趾至海陵港爲風艦敗翁死弘範等虜崖山紀功而還恒退至高州得獲爲尸艦逸四壅

茅斯絕惟 太祖皇帝以來西夏回紇高昌六詔交州三韓以及中原悉爲臣庶獨宋未下我世皇遂能一六合車書混光嶽之氣以上接百王之統嗚呼盛哉若神謀睿算獨運於萬物之表者有不可得而知將相之方略士卒之拳勇取舍之機會降下之次第則悉著篇中

高麗

太祖皇帝之十三年天兵至高麗其王降通使歲貢十九年盜殺使者遂絕不來 太宗三年討之王㬚又降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監之而班師明年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保海島遣帥問罪帥中傷死軍回七年八年九年連以兵抜其城甚多十年㬚遣人奉表詣 徵㬚以母喪辭詔朝明年終不至 定宗之二年 憲宗之三年至七年伐不已 世祖中統元年王倎歸款且言出水就陸詔罷征二年世子植朝至元元年八月植以王朝京師六年其令公林衍廢植立安慶公曰淐者遣國王頭輦哥以兵撫定詔植復位偕淐衍入朝植受詔得還爲王且來覲淐衍不至七年討衍師壓境衍已前死國人滅其族因又設官監其國無何

植之族承化公以三別抄叛又遣將破斬之餘黨金通精走耽羅尋亦禽誅植始歸其王京者居焉是後王來世子入侍寵錫便蕃至尚主爲王官賜功臣號至于今渥澤益以加 列聖之涵濡煦嫗者至矣匪頒貢詣在禮典茲第書軍旅之事而附以耽羅焉

太祖十三年天兵討契丹叛人至高麗國人洪大宣降爲鄉導共攻其國其王迎王師降自後歲貢交通使命往來不絕十九年著古與往使中迨爲賊所害後猶年絕不相通 太宗三年遣元帥撒里塔火里赤等討之王㬚降置京府縣七十二達魯花赤而班師四年六月殺達魯花赤而叛保海島八月又遣撒里塔討之中流矢軍回七年唐古福源征之七八九三年連拔城池十年㬚遣將軍金寶鼎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詔㬚入朝辭以母喪詔朝明年 定宗二年命阿母侃與

福順■討憲宗三年命宗王耶虎征之拔禾山城壽四年改命扎剌解征五六七年達拔光州安城等世祖中統元年四月詔王倎歸款周爲王請出水就陸班師羅征二月世子愖入朝三年王抗至元九年八月植朝九月頒改元詔于其國大年八月世子愖言權臣廢其父立安慶公淐爲王詔遣斡朵思不花李諤詳問九月蒙哥都征之十月著國王頭輦哥行省事撫定高麗仍詔植淐林衍入朝十一月二十三日植受詔復位十二月植入朝十年正月討林衍二月植還國設達魯花赤五月大軍次王京衍已前死六月承化公以三别抄軍叛據江華島切焚府庫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令乃顔進擊之八年正月請尚主五月經略使忻都史樞等攻破珍島斬承化公其黨金通精走耽羅六月世子愖入侍十年四月忻都洪茶丘拔耽羅會金通精十一年五月公主下降於愖後名賰又名昛

日本

日本海國自至元大德間黑迪殷弘趙良弼杜世

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藩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未見敵喪全師二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往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上亦謂日本未嘗相侵而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遂罷征日本人竟不至國書始書　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繼稱　大元皇帝致書日本國王末並云不宣白不臣之也辭懇懇款款自抑之意溢於簡冊雖孝文於尉陀不是過早還　上以爲將命者不達黑迪被却　上以爲典封疆者以慎守固禦爲常此將吏之過良弼之往復謂不見報者豈以高麗林衍叛道梗故耶終不以抗拒名之忻都軍既還其國遣商人持金來易錢亦聽之又詔勿困苦其商人柔遠之道至矣阿剌罕之行　上宣諭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既而諸帥果以輿尸取敗而上言將校不聽節制逃去載運士至合浦遣還鄉里及敗卒于閶者脫歸則言省臣先遁去棄軍五龍山下爲日本所殲諸將之

罪始暴著昂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曰兵以氣爲主近歲民貧賦重荐水旱救死不暇復驅之涉海遠征莫不愁嘆此非上下同欲也軍嘗挫衄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鬬志非所謂以氣爲主也　成宗即祚或又建言伐之　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舶往使而已嗚呼

世祖之文經武略與知人之明謙光之度

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讜言諸將之罪負日本之自絶照臨皆當使後世有聞焉至元二年命兵部侍郎黑迪禮部侍郎殷弘持國書往使日本書稱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云云末云不宣白遣高麗高麗王

植言遣驗違不可踰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再命黑迪知往至對馬為日本人拒不納交關執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諸且俾中書省隸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松書臣趙良弼往使良弼乞定與其王相見之懷廷議與其國上下分未定與其因且無禮數上從之良鋤至留其太宰府守讓所者以之將又有曾介叔者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有技往順風半日可到但使臣則不啟同姓大陣進征則願為鄉導上回如此則書思之九年五月命高麗王植致書日本諭使通好始遣弥四郎者入朝上宴勞之毆又趙使者徒歸覓不報聘十年命風州經畧使折部高遷軍民燒僧洪茶丘以千斜舟拔都輕蒙舟及冰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二萬五千伐之十一年十月入其國敗之而枚軍不豎前又盡第粵掠四塽而歸十二年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鄉何文著計議官撒都詹丁往使書前言大元室帝致書於日本國王艘言不宜白亦不來縣十四年遣商人持金來易蝴鮫許之十七年十月立日本行省命阿刺罕為右丞相與右丞相范文虎及忻都忝立等率十萬人尉之十八年二月諸將空辭上若曰有一事朕憂之恐軍單不知耳先文虎新降諸也汝等以輕之八月諸將未見敵便全師以返上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棄風破舟艦欲議戰黃戶厲總艇王國佐等不聰郎制進去本者戰餘軍至合浦散還還鄭里未覺敗卒于闢脫歸言百渾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在島殺五寵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甘船坐去東比卒十餘萬于山下無食無主者三日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納東方伐木作舟欽運七日日本人來戰盡阮餘二三萬南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閻華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閻與莫青吳萬五者逃還十萬之衆得返者此三人也二十年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左丞陳禁右丞鄭其參攻往以十萬人姓准西宣尉使哥吉兒上言民勞乞復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不尚佛遣王續翰者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類行劉共謀殺積翁不果使而返二十三年上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達兒乞用兵日本上曰今非其時朕餘思之大德三年遣僧寧一山著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安南

安南以險遠為國自憲宗世祖時大將兀良哈解鎮南王脫歡凡兩以王師入其所居之城其餘疆場之事皆細微也然亦畧載之

憲宗二年世祖征大理發中遣兀良哈解由西道率當路諸王抄合也兀烈由東道白蠻進三年大理平四年 世祖北運留兀良哈解攻諸夷未附者七年女交交趾北阿闊達使往諭不返又遣幾數都等持兵進駐能江兀良哈爵從進十二月十三日文人敗入其國國主陳後寂海島出所遣使臣中歷其城留九日以樂趾師還至三十七部忽方復遣二使招諭喇還國價錢銀賜還二使八年勝傅國其長子九禺光易遣其皆以方物來見兀良哈孫遣誠趙丁拍光貴來朝光易物數中與元年禮部郎中孟甲充壽書使抹詔入安南光易遣來人道使大夫舉公貢外郎錦省寄班抗壞等諸關獻書乞三年一責從之至元三年領敗元諸賜曆日十四年光易年其世于日短立累滿入朝不至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對司以不類佑本先為參知改事行宮魁使都元帥殺除脩有差詔立陳遣蒙為安南王二十年阿里海牙以書抵日詔姪俾助兵粮攻占城上命鎮王道交趾伐占城二十一年十月師次家州安南遣與道王率衆二攝屯衛貴以臣王師十二月敗之于可雞鎰汉敗之于渭叔謚敕其將泰本至內旁鎰敗其與道王遁走執其將大侯班陵台進至萬劫與道王又敗走宮軍至富良江日姪親拒戰陳貫城走天長村師入其國別將右丞屠兀解敗貫太師賂明三儘據王左天王等兵宗王咬哥敗其賂者王于清化府新之大軍追日恒手阿曾江從門江敗國破之進至天長府日短又敗走會其

建德侯陳仲追至曙海口不知日烜所在其族昭國王文義侯武道侯明智侯明識侯彰懷侯彰愍侯義國侯等皆降唐兀䚟追日烜又其上皇至安邦海口棄船走山林尋䚟入清化府四月交兵大起其興道王攻萬戶劉世英于阿會堡忠誠王攻千戶馬榮于江口皆殺退既而水陸來攻大營城圍數匝雖多死增兵轉衆官軍朝暮鏖戰用乏器仗皆盡遂棄其京城渡江屯駐尋班師至如月江日烜遣其懷文侯來追殺之至冊江伏發官軍蹋斷浮橋多溺死七月事聞樞密院請以兵五千期今年十月會潭州征之二十三年正月議收兵各省復大舉役安南詔立其族之來降者益稷爲安南王秀峻爲輔義公以奉陳氏祀日烜上書東宮哀爲求罷兵湖南宣慰司府上言民疲士卒多死傷詔散兵還各營罷征二十四年令烏馬兒樊參政率兵水陸進攻交趾尋亦罷三十降以眾鐵不至議遣劉二拔都征之世祖上仙 成宗即位詔赦日烜罪

雲南

憲宗御極當癸丑之歲 世祖以皇弟奉詔征西南夷命兀良哈台爲先驅明年還朝兀良哈台專征至五年悉定凡得城五府八郡四蠻部三十七至元四年冊宗室忽哥赤爲雲南王遣就國鎮撫之自是裔夷獷俗時起跳梁則皆郡縣其地之後之事故第入招捕類中此不載憲宗三年世祖征西南夷由土蕃入雲南命兀良哈台自旦當嶺入降摩些部涉金沙江攻下諸砦取龍首關 世祖遂入大理國城兀良哈台分兵取附都善闡烏婁吹羅部府大酋高昇拒戰大破於渡可郎山下昇嬰城自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難攻國七日始克國主段智興索暗獲且高祥方謀墓獄及大兵至智與走匿昆澤追及善鄯獲之 世祖入其城秋毫不犯尋引兵入土蕃酋長竣火脫因塔里壁守兀良哈台進攻懼而出降用爲鄉導襲取白蠻譯曰察罕章蠻依山固守兀良哈台令其子阿朮殺蠻退走東勝至烏蠻曰哈剌章攻破水城四年春 世祖還兀良哈台至烏蠻之都曰押赤城依山阻水不可近鬼蠻章後助之兀良哈台攻不下阿木擊城而入遂拔之又下乾德哥城圍不花合剌國拔赤土哥塞又克之忽闡城降羅羅斯阿伯阿曾諸國凡平五城入府四郡烏白等三十七部蠻至元四年命忽哥赤爲雲南王以鎮之

建都

建都古越嶲也至元四年怯綿領兵招諭其人亦有願爲內應者既而以無功坐誅九年親王也速台兒乞往征十一年蒙古台又往征元貞間立軍民總管府于其地然出師振旅降下攻擊之詳簿

書闕焉至元三年九月四川行省言建都欲降乞降詔招之四年九月怯綿乞領兵招建都從之十月下詔招諭五年三月建都總管軍民大頭目八座億智拍祖不作四人遣急吉者來告乞官軍攻城我等殺國主效力土蕃頭目盹著亦願助報六年六月往綿無功已士卒秉市九年正月親王也速台兒願領六千人往征之上從其請十一年命蒙古台領兵一萬一千五百征之元貞二年五月丞相完澤奏立建都軍民總管府

緬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都土官信苴日輩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剌丁破其三百餘砦然皆方面疆場之事二十年始詔宗王相吾答兒往征破其江頭城

二十二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既其王爲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因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擅廢立四年命宗王闊闊雲南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率師問罪功不就而還臣作政典見高麗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亂今緬亦似之皆蕞爾國而妻有弗靖至煩朝廷兵鎮撫可憐哉

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遣乞台脫因等使緬招其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遣价博者信來十年以乞台脫因充禮部郎中與勘馬剌失里及工部郎中劉源工部員外郎卜云失充國信使副持詔往諭徵其子弟大臣來朝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

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爲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聖旨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信消息蒲驃阻道今諭人漸多降者道撫通達金齒千新緬管阿未探得國使已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寨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之未降部族駐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我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寨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

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而官軍負傷者歸後推一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緬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築遣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深蹄崗首細安立旁之所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禿塔欲等三百餘寨土官由臘蒲折民四千孟磨要呂民一千磨奈蒙匡里答八剌民二萬蒙古甸南祿保民一萬木都渾禿民二百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十一月王師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二十年九月一日大軍發中慶十月二十七日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二日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十一日與太卜軍會十三日令諸將分地攻其十七日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

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蓋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膽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土官匿俗乞緬上司晃軍馬入境匿浴給榜遣膽馬宅回江璽城拾阿又立相赴者且報鎮西平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寶擒司差三擒持榜王江頭城付阿必立相章直卜并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撫司章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視事阿又立先乞言於朝速律旨許其埠過然後差大官赴關朝廷尋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十四年正月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剌之地又害其世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弄四人同爲逆雲南省請今秋進討奉旨不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緬王遣其子僧加八的來朝賜王爵印封僧加八的爲世子二年雲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其國其加王遣其萬兀剌合兀都魯新合二人從管竹思加眞闊二月至蒲甘緬王帖滅的令可尾力引軍登舟縛夫兀剌合兀都魯新合刻掠貢物以去六月管竹思加至大公

城緬人阿只不伽闢等來言舊緬王怙戚的賈行嶽尊於尔令巳去位鄰屬為王遣我革召尔議遣人赴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都蠻曰怙滅的引八百娘歸軍被殺甘當散當只麻剌班羅等城又劫奪尔登羅國人物尔等四朝不知其故必加兵於我令怙滅的巳寶持差大頭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來貢入朝又移文雲南省称木達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與大解子為官人初實無罪前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占僧民前緬王却通叛人八百總歸引兵來懷甘當嵗當只麻麻剌班羅四族百姓又胡奪登羅國貢物是故阿散哥也阿剌者僧吉釐僧哥達等發前緬王令我爾王行省以閩三年八月太公城總管細直發文江頭站頭自達的剌必塞馬加剌言河戰哥也兄弟三人領軍三萬謂吞麻的微緬王及兵世子曰自歸大元之復徒我多貝旁貴殺緬王以下世子妻喪父師臣僕百餘人雲南行省問其持文書來者我文哥言緬王賊賊時謂阿散哥也曰我祖以來不死於乃可根我木中兵緬死速緬之理死所屋下七日風兩不止壹其國人口吾理不得其地右焚死弃賞

於水則晴從之果然我文哥出十餘日又聞世子及進出次子之母與父師且僕與前此隨國信仲番緬四四畏吾兄業人臣錄尊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溫蒲王之母是月緬王之子古馬剌加失八助敗八者里及其師來奔陳辭於雲南省乞復警大禦謂阿巳民散溫王乞師朝此伐定之叛人怒謂王求軍殺叔我為人奴旋偷城聽兵謀廣其王又僧可速左古及阿剌者僧吉藍欲人相緬從叛者殺害密里都邦加郎等族王謂其兄阿散哥也何捕汝兄弟勿尔劉曰我說丞聽不聽我朝代之王患以其民付阿散哥也因此力衆遂生二心王勝而囚之僧哥速等於不甘雨宿吉走亦之地築大城拒守水陸進兵來逼蒲甘王釋阿嵗哥也令百官乘象馬被阿散哥也出見僧哥迷僧哥達奪象馬掠百官求錢物燒城此鎖王民置承年中分其妻妾王為皇帝奴竟昔如此望拯殺雲南往省左丞忙兀都魯迷夫又上言緬王歸朝十一年矣未背達分令其目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躲細又通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假一罪皆實亦當奏欲朝廷區處乃敢擅擁廢立

豈有此理令其子來求救且小甸叛人劫虜官民尚且赴救荅麻剌的微王乃上命為國主叛且四之豈可不秋拆使外國故尤為亂將致大患行省以闢巳而又聞新主亦彼我阿徵哥也慕立九月中書閩於上上曰忙兀都魯迷失之言是也遠議奏行十二月阿剌哥也化邊攻阿真谷馬來城拒太公城二十里駐兵尋退四年正月白忙兀都曾迷失赴閩議十事五月故緬王胥馬來城土官細速剌上言大徒元年朝廷遠尚書教化迪伴送世子僧加八的遠國國王集衆聽節惟阿剌者僧吉藍僧哥達不至二年二月二人興兵叛來駐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諭叛賊之兄阿剌哥也曰尔二弟不聽語又敢為亂亦令退兵從命則巳否則是尔同謀阿剌哥也諭之不從王遂四阿剌哥也二人引兵遍城王達納遠剌等出戰納速剌敗被會王今國中諸僧出謂二人曰毋徒若百姓尔欲害我乎若無此心當釋尔兄復乃職否則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主是我主豈有與心如不信請入大寺為重誓從之誓畢釋之賊退納達剌亦得歸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執王及世子僧加八的次子朝乞力朝昔四於木速城凡十又一月三

年四月十日阿剌哥也令弟阿葬荅速秋緬王并二子餘子康吉弄古馬剌加失巳適去激世子於蒲甘而奪其妻又分揚王妻妾共立王孽弟都軍方十六歲誅不附己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真國馬來兩城納速剌進來五月十五日中書樞密奏征緬事忙兀都剌迷失請用六千人臣等謂緬與八百媳婦通好力大非一萬人不阿奉旨所撒猶少可增為一萬二千人又奏忙兀附魯迷失乞與薛趙兀兄劉都元帥德祿同事及求雲南土官高阿東從軍又請命親王闊闊監軍以叛兵嵗皆從之上曰闊闊雖去勿令預事四年聞八月雲南平章敗事薛趙兀兒忙兀都曾迷失等發軍中慶期至大理西來昌臘衛會集十月入緬十二月五日至為來城大會十五日至阿嵗哥也凡弟三人所守木達三城相樓賊出戰敗之賊關門拒守忙兀都魯述失劉左丞擄城東此面薛趙兀兄高阿康參政擄西面正南無軍守之賊日出戰城內四面立三捎單捎炮向外攻擊官軍尋立排沙圍其城五年正月分軍破其石山寨又名白衣催糧軍二千助圍其城南十九日城上發矢石播木殺官軍五

百餘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餘人呼曰我非叛人乃　皇帝良民以緬王作遣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飲藥而死非我等殺之我等蒙古人無其作罷若許我殺降省官醫之賊遂使人持金銀禮物出見省官諭賊三人親出方可不然難信若一年不出我軍亦往一年賊覓不肯疑出二十七日萬戶章吉察兒等狀陳天熱瘴發軍勞若不還實懼死揚擾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若明白有旨執敢不住在法口傳聖旨勿行我等洽當迴軍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議軍事章吉察兒等俱領軍起營回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國城追及章吉察兒等忙兀都魯迷失移文稱大事未成豈可回軍若亦等果不肯往可留一丞軍或三于當職當住夏守賊平章薛超兀兒劉左丞高參政皆言平章可住我萬亦可往我革皆願住夏編告軍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毋乘象追及分省官新賊拘我於木達城今始放出若大軍五日不迴必出降惜乎早回章吉察兒等宣言病軍皆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無可議者分省官令追回先行軍皆言去已遠何可及次日

將校皆回分省官亦由蒙來路歸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上言賊兵困屈旦夕出降參政高阿康土官察罕不花軍官章吉察兒等同稱軍多病不可往撒合回軍下令留之不聽恃親典兵權引軍而回欲既行矣分省亦不能住又言朝廷所立緬王已送王其父舊所居城中鄉賊曾從者已少皆從我矣若可往當道人再報若不可往我亦走出又言賊饋阿康酒食阿康受之疑是實貨又軍回五程阿康出銀三千兩曰此阿散哥也賂衆將殺者薛超兀兒等言此銀尒實受之我輩未嘗知也欲與諸將尒自康之蓋因阿康與察罕不花等預此行故功不成乞置對以懸候八月八日丞相完澤等奏奉旨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雲南雜問之蓋自宗王闊闊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左丞劉德祿參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將校幕官令史皆受賊賂爪難已至兵中復緬之共為金八百餘兩銀二千二百餘兩遂不能號令編押阿康因與察罕不花謀令諸將抗言不能住夏遽回阿康察罕不花伏誅忙兀都魯迷失前死薛超兀兒劉德祿遇赦皆追奪宣勑永不敘用

忙兀都魯迷失于不得擅首沮軍事萬戶交哎忽都不丁千戶脫脫木兒貢決有差皆奪所居官籍其家產之半餘籍校各以輕重杖笞察罕不花者遷江路軍民宣撫使也

占城

占城初嘗奉表來降至元十九年以執國使興師問罪二十年正月破其木城泊大州其主孛由補剌者吾適走其舅寶脫禿花陽求降附以款我師陰為戰計往返再三辭語支蔓總兵官唆都竟不之覺及得曾延之報始疑信相半而已墮其術中致陷偏師嗚呼鄙夷亦多詐哉二十一年之征則以安南道阻不果語在安南事中

至元十五年左丞唆都以

宋平因遣人至占城遣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內附意奏之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迪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羅耶邛南諸占把地羅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征占城初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吾曩歲遣使來廷稱臣內屬謂其誠服遂命左丞唆都等疑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賓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闌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海道皆被執故征之上曰老王無罪逆令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百姓當依曾彬故事不發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二十九日師次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自三十日為始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孛由補剌者吾親率大兵屯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七往終不服十二月十八

日占城貼書刻期請戰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嘴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爲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饋者數萬人悉潰散國主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伊蘭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答者回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尋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來降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召之我師復駐城外二十三日遣其舅寶脫禿花等三十餘人奉國主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定小銀五十七定碎銀一甕爲贄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卻其物寶脫禿花曰不受是疑之也行省度不可卻

始令收買贍很上闕二十九日寶脫禿花後令其主第四子到世麻八都八偽剌第五子剌世印聽剌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聞敢兵言補的故傳已死國主煙中闌今小愈燒蘭未從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蒲是闕進見之事省官疑其非其子不之價瞎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兵爲辟遣千戶林子全總把李德堅栗全偕往覘之三十日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盡人來拒不果見寶脫禿花誚子全曰國主還延不肯出降今反稱言欲殺我可歸合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見子全等回曾是日又殺何子志皇甫辭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爲國主至吾見今字由補剌者吾殺而奪其位新我在右二大指我實衛之類會字由補剌者吾補的父子及木彼檄機見以疑請給大元服色行省鄙衣冠撫論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進於大州西北鴉保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百日行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花偕審相保孫虔見及撤及等五人

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身寶脫禿花詰之曰延等蕃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清散安敢後戰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庚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人往乘舟抱諭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實安撫與一于會國王補的及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綢兵已同屯半山塔遣子全饒堅領軍百人與寶脫禿花城赴大州准討約有急則報率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實脫禿花肯約間打自北門乘象適入山官軍獲諜者曰國主實在鴉假山立岩聚兵納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闍婆等國借兵及檄實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顒等領兵赴國主所積之境十九日顯木近水城二十里賊攻蒙塑拒以大木我軍新則趁能萬擊破其二?餘聚縛戰至木城下山林阻監不能進賊旁出藏歸路軍皆珠死戰隨得解還營行省港整軍象糧崩木城遣捉管劉金千戶劉消去禁守孛三月六日咬都領單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安都軍萬戶怨者虎等至占城交都寶制行省督眉蓮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日忽都忽令百戶陳產招其國

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陳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忽等翰令其父子奉表進乾國主遣文勞邛大巴南等來稱嫂都除藩國寶無進物來年多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目理勒發文努邛大巴南等奉表歸款二十一年命平章阿望海呀奉鎮南王徽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遂

海外諸蕃

海外諸蕃見於征伐者惟爪哇之役為大會三行省兵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舟千艘費鈔四萬定賫一年糧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備賞往返八閱月爪哇降而復叛伐葛郎得其妻子官屬百餘人而還

其餘遜荅流求三嶼俱藍馬八兒那旺蘇木都剌
蘇木達也里可温木速蠻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
馬蘭丹丁呵兒來來急蘭亦台進麻里予兒阿昔
之屬又皆瑣瑣者其至也或遣使招來或風入貢
不皆以兵下

爪哇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詔福建行省擒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為平章政事征爪哇軍二萬海舟千艘給一年糧二十五日亦黑迷失等陛辭上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軍糧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十四日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十

八日至拘欄山議方略二月六日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剌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往招諭議定後七日大軍繼進於吉利門相候十二日船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與孫參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寧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興與亦黑迷失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爲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鑽鋒船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會二十一日招諭爪哇宣慰司言爪哇王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由省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

獲恩及大船百餘艘令那海居仁萬戶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筏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援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午時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爲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答哈聽礮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泝河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答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級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戌時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擔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擔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

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

平倒剌沙

天曆元年九月壬申　今上皇帝即大位詔天下
其節文曰洪惟我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
授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
守者也　世祖皇帝之後　成宗皇帝　武宗皇
帝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
相傳宗王貴戚咸遵　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
願守藩服而與賊臣帖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

謀冒干寶位使　英皇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剌沙兀伯都剌等專擅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明詔既下於是倒剌沙之罪暴於縣宇中外同心奮勇敵愾卒致乾坤清夷歸璽神聖宗社尊安四海樂業是編自八月甲申今太師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舉義至十月庚戌齊王臣月魯帖木兒奉上寶璽大臣奏散遣諸軍以至倒剌沙棄市三閱月之間致天下晏然者悉具簡冊焉

招捕

真聖樹業中天下以家宅大武不涉斯生蘖芽要荒四履六詔最遐闊廣播思兩江海涯遼雷江右貊蜀木波番分龍盧（自此下皆一字種名）黎別生熟撞爨驃蒲㑩芒𩏾姑（人切羅駼）落落顛顛綿綿羅羅（此疊字名綿綿則村名用以足句羅羅羅斯也）白衣金齒漆頭花角八百妾御七十闆閣（音奢此以其服飾及所有為種名者八百媳婦七十城門皆國名）甸若國洞箐柵壚畬岳盤川垤激駃谿谺山經叵究竪亥

斯差（此下一字地名也）廣瑶縹慶（甸名）燕我凍斜（州名）白帮上束（團名）齒判粘凹（村名）頻計渌在影雷窖瓢木茶（洞名）雌蝦之州洒涌之社琅謝之譯嚷聳之坡（此下二字皆地名此其尤奇者也）肥昌瓦農獲架必迦笡善抽俸矣比枯柯車里烏撒蹉泥窩散毛爛土排莫渌查林背嶺豚那結都渦杜望杜暮白定白李大踢青特筠連豕蠻赤珊籃蹇嵬骨果夥狰猛變省謄串昔霞曰九層隊（此下三字地名）曰新而元曰伽矣傑曰百眼佐曰水手浪曰上落麼師宗弥勒（此下四字地名）阿尼必解一奚卜薛阿白出麻狭猻犵狫八郎篤公吸剌谿曈客

客昔多夷生其中自爲雄豪火頭大老（此下皆長位名）酋把事希古軍火營主山主尊長族種謀悠氏名聱牙提呂摩耳（此下二字人名）詔思阿禾雄㧊渾弄矣豆者哦雙茱拜法的井苔𡰪个忙𡰪雁莽占居些谷納剌攜阿蔡胡弄夯來只驗娘報竹哥細麦嬰上亞浪落麼蒙甡空弟羅勾非白阿𤀹卧踏委界勾巴合虎鮮的官兇心撫尾英厭薛甲古阿娥若過生琮（此下三字人名）若大希婆若夢兀仲若渾乞濫若約薛要若阿慝瓜若卜制頭若閉羅靈若夭程猱若思邊怯若兀勸吉若黃公爹若獨然堋若大河沙必

乖豆來此下四字人名蒲雪葺吹麻納布昌玉不麃古六
分斬斤蘆崩信備苔昃什用喉杜句耶山公氏貞
此下■句着夷姓異的傍系猫古綴泒盤窮腸譜陀貞公猫的傍盤
古蠻陀窮腸健婦作配匪婉娩娃阿衣納衣此下二字婦人名
折射折利阿初地節攬陶蘇他有忙葛農此下三字婦人
名有梳蠻塔有南貢弄率蒸報室㝹上於加切下考加切韻譯
女作姿態貌今中原方言爲婦人很醜之稱駼結之左生息之野風氣
不淑習俗異華故雖橫目以生悉獷賦奇褒不有
天彝國悳謂何骨肉睚眦閱爭紛拏重譯之言獻
舌譊詉上女加切下女加切喜人怒歡含戴則那製衣不領

不中以靴裂絲纏髀椎結鬖髿起居佩刀少忤輒
相加或嘯徒復讐蠻觸鬩鍋或出犯徼地爲王民
孳癘焚劫公私脫囚挐枷邊吏捕之則螳螂奮斧
以禦車標搶批竹矢毒如虵敗則各鳥鳥散入險
阻限阿貢鋤坐草軍圈戶椽木狀盂繩魚粮蚆俗作
貝鏟自負■以事許見後下會獸畜之朝不見譴訶或畧誅
弗雞獨以兵戈華面而來羈縻撫錫賚冠服銅印
青緺粤若妖民造異興訛妄竊位號自投網罝黄
華猘狂黎德蛟譁六十鳴梟五九跳蠅聖許萬頃
鎮龍郎逵圓明廣德細春可用魚鼎紀號鼠宂正

衙劉六十擧五九黄聖許李萬頃楊鎮龍等郎達黄廣德立細春杜可用圓明和尚皆當僭號改
兀建朝賜賊騰跰罪亦見于後坐止其身族鄰宥赦叶平惻不盡
戮視同殺鍛於乎我元王政不頗文柔武競互出蕪
施叶躁何切威聲其誚流澤滂沱會稡譁異爲招捕之科

雲南

至元十三年正月羅蜀甸官禾者阿禾必細降十月雲南省調蒙古燮雙諸軍
江臼衣和近一百凡岩土官閬思鼓誤七溪等降科户四鶴又攻金齒落落參甸瑤甸段掠甚多又
汝耕鳥業老老蠻禹州猗連等州十九奥鳥棠阿謀歸龔侵藤串縣地是月與安南都者七十城門
尚主苍公遣其人名擧耳者來乞降又攪呂提報稍部來降獻行省發簿賑之未衆謁呂子達量爲
供索所爵行省鎮塘格提索及使釋達量提索詣冷二十三年掌乃土官長子砦昔其鄰境士官弗
里皮之增也家乃不以位與長子而與次子弗里皮與路昔同出討之朝廷降旨諭弗里皮如得掌

乃地許令其將賊之是叛又征蠻甸大部馬二廿四作十月木龍蠻叛他謀告阿勒沙村阿加之于
明目引軍殺兄四討頭目刺些雲南省下羅江路軍民宣撫司明目出兒雲南王兒其羅是年雲南
右丞愛民以棠古軍一千師宗孫勒寸白軍一千處士富曾丁三于征雄摩蠻者哦成鐵赤必匝尋
出降三十年入月雲南省征冒普蠻阿浪普龍華礼山岩賊官生官破之火頭華進者追晉安路總
營步木晉丁府昭戕頭目失豆等賁榜招出是壞七十城門蠻容寨挾蠻殺掠大甸土官阿都總遺
其弟年平來侵阿鄒遣入險安路納懷建水城避之行省不能撫又參省阿叔招捕花角蠻忭倫
率衆振獻殺令吏一人傍將十五人元貞元年九月習晉馬兒等犯邊雲南省招出習普肥呂等入
岩變及鳥兒部不舊歸蠻二砦蠻官的并的探等有必雅豆來者不肯降投的并從者二人的并
乞罹不敢出官二年九月蒙光路軍民總管吞越藍的頭目普刺吉尾農閏陽而寨自來不曾投
降靈南省差道如攻破之十一月亨里蠻軍弄與兵占年甸岩十又三所砦構入百娘婦蠻欲攻倒

龍等雲南省遣兵招捕大德元年十二月雲南省
參政忽速剌攻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牢郎遣走
初賽南西遣宣慰使燕知持書道事震士富上音
安寧州沈法普招引唐興州黃警祥渫碎縣林言
與花角蠻闊士富所居殺持奔虎符執其子信以
去又攻其叛州監岸百姓既而又吉夢掃結旺瞰
州劵聽引歸仁州歸洛州上降州利州軍四卞人
旗勃羅佐州官農郎生所輪那閃村及那寨州南
村晉谷村村州那羅村又奔其那塚射監剌芦羅
衣射布那哈那等十村行省覘知花角蠻去持鑿
四日程安寧州十日程唐興州賊蝦州皆八日程
十月三日怨連剌進討十二月七日過昔陽江經
杜菁九日至花角習木華岩被之十二日攻其正
岩第一門賊敗奪門孟其岩十二重也十四日分
九道逆攻自衣塞戰甫炎交被其門日暮入岩賊
嶽走齎酋章郎連不知所在章郎自國家開拓以
來不曾降附至元二十七年阿敘柏之不服近散
官軍失利以此狂繼猪稱大號以隸夫郎滿爲平
華其靜有萬户等官至長始昧勞又破其卒龍塞
鍼鑊絮哥雅木莽等岩拓出章郎達姊翁結村火頭

晉及把事希古竹幹哥雅岩火頭郎滿及其第部
狀郎滿章郎達之賢也耤畫郎達統降中傷敗走
不知存士又玖撒都岩其火頭郎國希古郎甚出
降及羅共若火頭跪幹希古都鷄章郎連第章郎
軟予章郎應把事希古通幹知幹不弄磐火頭郎
勁皆出降移軍攻安寧州沈法昔降務攻夢祥敗
之桑岩走七年春永寧路阿求蠻維控反初雲甫
四川陜西湖廣四者會兵討頃元羅鬼烏辦兵蒙
東州苦部叔梓蠻控歷項元蛇節賊黨阿擅及其
委折朔折判并芭部蠻骱郎弟卧路事覺遂與把
事阿都阿牟業以二月二十一日於赤水河作亂
殺永寧府判官常圭行省宣使南家台千戶卜速
曾拒暮暉關三月一日官軍過潤蠻拒戰阿都元
獲其金裹甲鑊于魯號退走日是連日轉戰自暮
暉至普市關尤戰稔蠻三百除較海落越寨二洞
阿牟亦死行省以天熱班鄉捉其魚檜長寧軍梅
嶺等關闊于朔以烏榛控東摟羅鬼西鄰芒部南
近烏撤烟親柏結旌斐力強合以十月初雲南省
軍進入暮晖湖廣軍自墻州打敵寨會寧鎮進入
蠻地蘭州四川省軍自魚檜長寧進封十一月一

日會於赤水河雄控巢穴從之閏五月軍中遣來
寧閙知禁閏行省左右司貝外郎撒班赤等移雄
控險挂連阿加阿抱出降稱病不出又令其爲委
界入朝寧和奏雄捶不至乞再伐之雄控之以十
二月八日病日山見入幸五月起閏原其罪仍克
上官達遷尤年羅雄州軍火主河邦龍少寨納布
昌結廣西路且溫阿匡普安路營主普勒下軍火
頭阿只阿嵩及亦在鄉阿甫等叛境他羅迷驛左
猶暉火主有軍三圖手普安路有軍六圖子降音
招論仍皆兵進討阿邦龍少拒遠雄山官軍進攻
勇阿那勇古吞等阿非阿樓阿邦龍少于龍且皆
降且溫賊阿任執弟阿思火頭者哇亦降連戰賊
之獲阿邦龍少進麻納布昌不得十一年阿迷土
官日其火頭抽首領落落軍劫雙人奪官馬以叛
又約隊茶甸土官師禾希古阿虎落主河立甸必
行怪鹽村火頭阿則判村火頭阿提納填村火頭
身和直善村火頭阿火罰抽集村火頭雙芙嵩村
火頭向休菁並鎮火照阿且加奏徐村火國阿主
矣壯村火頭抽皆來村火頭遣叔元江路日納村
伙頭介壯拉部人頭彰抽絵摩州上官者歐茅者

文大布安等並起應之官軍等望討定至大元年
教台三部步少來能岩火頭浦朽等反遣本許達
會花赤阿里招諭不服戰實苔冊較阿里官軍破
其業執湖洛苔州梟其首延祜七年七月花角蠻
章部達斜令五十三村山據起兵萬餘勃阿用抗
降其人日爾急來降我郇退兵寸之星帝甚速我
亦作帝甚近若不降我必敵介岩火頭農部勝降
賊行省達官招滿九月永寧路曲村頭目和俄等
權兵劫控役案津州更日年業貴奪蓋渠州同知
勒尉行省遣官招淪至酉元年十月八日篋渠州
知州判倘敵其兄判初癸丑歲判秋祖軸都降那
雲南行省定立州縣令判秋父判陶作土官光篋
累州知州後判秋伯父判落桑賊尋寫火頭本落
所殺判落于判定紉小依其舅予合住居綿總村
因持判陶判落宣命及州印以去判俄謂已當蘋
撒二大新于雲由省捕于台判定不獲判俄以討
誘判秋起破寺村者于道譬弓別之中左日營馬
又所左頭一刀判秋足與筆取依摩生俗殺馬牛
各一贊判秋琵明日過其嫂授蠻塔爲妻及占奪
剌秋所部百姓撫蠻塔父判貴半取其妾判歲欽

大理金齒

車里

羅羅斯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

梁王城阿車阿苗分軍二道欲執宜慰使阿忽台
約日由害吉愛口會阿乃普吉烏蒙軍先攻阿都
百姓又攻建昌僥烏蒙總管辟合十七日烏撒蠻
犯曲請雲益州僥寨坦驛設掠駐兵關度僑二十
日烏撒烏蒙東川馬湖四族聚叛四千復起羅羅
斯軍度全少江刻日攻建昌三月六日賊通雅州
印部州甚急陝西省遣右丞脫歡寨之八日奉旨
也速解兒兀陝西省平章政事汪阿諸赤兀參知
政事也速忽部會兀胡廣參政與平章劉二拔都
寺進征拔蠻閩里吉思為湖廣平章與左丞敢竹
解陝西揚參政給軍凡有軍事聽也速解兒劉二
拔部兩人節別其小有增損軍馬支給鐵粮並便
宜行事四月二日那由昔利通萬撒烏紫宣尉使
無管軍萬戶阿都台秉城去時陝西綱軍二千人
會合收捕三百人守播州小渓以過烏撒蠻丸斤
之路雲南省綱軍三千人屯陸梁州五百人騎西
曲請東望水西一千人於雲益州接烏撒地要害
議守二千人漢中蠻而梁王又有兵五千人劉二
援都劉宋田揚等兵方撫新傾元額蠻末能會
合也速解兒與雲南兵共進逐次第討平之

八百媳婦

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女胡倫又
侵緬國車里告急命雲南省以二千或三
千人往救二年與八百媳婦國為小車里胡弄所
諸以兵五萬與步胡龍甸土官及大車里胡悆之
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曲混于以十萬人使
蒙撲等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言
請自討賊朝議調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江浙五省
軍二萬人命前荊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率以
征既而道經順元土官宋隆濟作亂道路不通官
軍死傷牙領軍四不果征王大四年雲南省言八
百媳婦大小車里作亂蒲蠻阿臺錄播平章都元
師七十城門土官緬察犯臨安建水普定路土官
的謀害還調官吏以此蜂起數年不息乞進討朝
廷命賞詔招之皇慶二年雲角省命解雖甸遣曾
花赤虔忽剌丁等領元招出八百媳婦部曲乃要
乃温官哀官吾恰兒哀當吾化兒阿吾阿散阿哀
等桂其地廷諸元年正月至其境木肯棗其蠻酋
渾乞濫要南貢弄使火頭乃要弄來迎詔至皆立
撒國使者問來敵荅之又曰齊來聖旨有阿哉使
者言來闕讀不敢旨族見渾乞温官之乃要遂報

既又來致南貢弄之言曰使目有何說可告我前
此使者止至我皆師回法怨剌丁待不可二月十
三日渾乞濫男南遣來見使者言行省先遣胡知
實者尔事尔等遣乃愛等出降故聖旨令遣我董來招
尔父子南通曰我等非降也胡知事言尔朝廷地
闕軍多故使家中一二人從朔知事往觀之耳明
日南通遣乃要來言胡知事來時與我衣服牧馬
令尔等所有為可盡章來言說一晴幸去明日又
來敢去衣服既而渾乞盤遣火頭南忿來曰可令
使目來見我三月十七日法忽剌丁等至合三皆
与軍乞濫相是宜詔明日渾乞濫令使者送其子南
遇往孟范向把遣可就蠻我地境使者不從曰若不
觀我地土歸朝阿以復命使者從之至孟范別有
生蠻此要與南叔父力乞倫來侵南通言使者不
可不助我使者從南遇至木丙山拒敵以要闕有
路使遂退還至孟范使者欲返南通曰天熱冰漲
狀凉令尔回八月終始得出九月四日至軍乞益
皆軍乞濫手書白夾宇奏章象二象令其部曲渾
乞添渾八剌我董賽愛又名一奚
章隔等隨使者赴闕不辟至元

八番順元諸蠻

十五年羅殿國主羅阿察河中府方蕃主韋昌盛
官納上來降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國時龍蕃
主龍昌留大龍番主龍延三小龍番主龍延萬武
盛軍蕃主程延隔遇蠻軍番主龍羅篤太平番主
下廷與永盛軍番主洪延錫靜海軍靈蕃主靈延
陵皆來降其部曲有羅文穎龍章珍黄延關盡文
錦龍廷細延田龍四海龍助法龍才零龍文求等
朝廷立八番宣慰使司同官封額十一月二十一
日至新添遣于戶張旺招羅氏國惟賀宗一累投
降餘皆迎獻甘殺叛二十七日至羅崩寨賊又連
日與濮管王采戰皆被甲載紅壇帽來蠻害二十
九日又殺於大吳十二月一日司官至番中呼集
諸番主以四日集昕龍番安宜命至輿俱來惟盧
告主盧廷陵寓羅氏國主阿察引軍往大吳西胡
此使趙未納來執未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巳納款
役與兒國結婚兒國言我未降尔奈阿洗降羅氏
遂毀虎符以備叛羅氏又名羅敘事歸十七年四川
蠻呂告部主阿猜上言乞招阿察從之號而命南
省及雲南四川進討八月二十九日阿察遣阿悖
阿麻二人至四川諸蠻夷部宣慰使司白言無吸

意但雲南平章聰我警人鳥鎖納之言蠟羅我罪
朝廷不知我今則關鵰歷蘇雲南左丞受會四川
都元帥也速解見與南省期以十一月十五日會
一吳卜薛至期南省軍不至受魯與阿察國也速
解兒命萬戶彭天祥藥剌海帖木兒脫歛分三道
攻會寧關一吳卜薛遣其部落阿侯拒戰敢逃入
山菁亦奚卜薛奔鵰飛若阿察走大寧受魯等進
兵也速解兒曰敗巳離巢允令發烏撒播州及南
省近北兵足以勦除我等可四不然噴日持久報
走癉起不便事關上命祿制海以千人守其池久
之識窮因以二十年二月八日納數二十九年二
冂一日降諾招懷溪洞蠻夷曰中書省奏金竹知
府曉驛言先奉聖旨招諭平伐山弃若主建薛約
定傳今有居嵩地面百根左阿吉谷各富各迪等
自以外荒父欲內附乞領聖旨庸許自新服嘉其
識遂俞所奏令滿尔衆成聽朕言惟爾鄰封率多
臣服自番方而入貢尋萬國以來廷南順丹州北
讀金竹陳蒙爛土頭巳向風新添葛蠻父昔欽化
成賓賓命乃屏金符賞賚有加官守如故尔等如
雖率數旋順同仁一視尚沵述之或是伊成之

自貽勉思轄稱之言宮龍妍生之意元貞二年六
月平伐鄰界平珠蠻洞若主王三原謝蠻鷄公韋
巴郎楊義等十八處等官來雲南省告降行省差
官入洞撫諭至大德元年四月乎珠洞宿家沙家
二族賁進呈禮物出洞道經其卸蠻新添葛蠻宋
氏之村頭水底若宋氏怨二族不由巳以降乃遣
上都雲長官落胃卒衆蛊道奮逆物二族逃散被
劫章巴郎若五月宋氏復令平衣巡驗欽易羅龍
與其下大洞李巴林竹哥等卒木使六十餘人劫
平珠洞蠻官足葛金婁南大若禍遍使胥壬南亡
招從巴求降不從灌龍掠去足萬金從人足萬雷
等又達蠻方物此行實招到平妹爾山州蹬而洞
唐開珠羅等處八百四十四若民五萬餘朝廷立
長官司以統之而以蠻歸阿初充畏官大德二年
四月八番桑柘蠻王二萬馬亜等叛殺勉檢三萬
尋出降馬亜走地所隳七千餘人陷平包若圖董
與若又與叛貓佗從必際等蠻結連寬擺丫江等
處綿人作亂三年命朔賁平庫劉某征之四年正
月貓桑拓遣所部文何持竹契長刀又方物來降
播州宣慰司以爲蠻尚遜儉戮然亦須招安既而

黃平府亦上言桑招附近之重與必際都陣花緒
必撫等二十二若刻契來降七月桑柘蠻及思官
賊楊金匣播州楊金萬必梅若主娘報等三百餘
若皆降五年六月八番宣慰司言党兀自降至令
入年不供賊役阶部娘祖大盤小盤白定白寧寺
蠻先結連平伐蠻叛劫先宗若圍吳卜弄若財貓
民阿羊金墳皆死官軍捕班夏番家蠻党兀連道
助其拒敵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陵等若貓
燒劫百納若宣慰司令上馬橋金竹府備之巳以
兵討之党兀年七十九老不龍出遣其若主的物
及子党若的沙勇強若的福三人出降的物等又
兵其叢劫鬼階主陳醒朱盖若主樓地之第楊入
小盤若主麿香等共誓不叛至大二年三月八番
蠻劉和寨主谷徽谷霞若主洛縣刺客若洛卜傍
吾狂若的搗谷浪若只驗皆降諾闕三年八番乖
西貓蠻阿馬等作亂奏往捕之四年春阿馬與其
徒洛羅洛登各替及會從蠻官卜制路之子哥慕
出降至治二年六月八番蠻官閉羅繭與其屬卜
岜譽殺七月百眼佐羊奧蠻夷長官司言康左若
主老康紏合谷聳若主岱信等殺巡撿王忠拘長

官洛招又殺士官家卜郎作亂宣尉司發官兵與
土官敵通往討之三年正月八番呈房若王韋光
正等殺牛立天立盟歸降自言有地三千里九十
入若條揚黃五種人氏二萬一千五百餘房光正
等二十三人領之領歲出

宋隆濟

大虎五年雍貢
土布二千五百定爲租入葛蠻土官宋隆
濟叛初朝廷調廣朔雲南兵二萬征八百媳婦蠻
湖慶兵命左承劉深等領之取道員元八番進討
又令雲南左丞月忽乃招答剌罕軍入境禺用命
新忝葛蠻軍民宣慰司自琅翻驛經平填蠻峽匡
順元儂脅等若斟酌日程分六處安管備餽運丁
夫馬廷侯月怨乃至黥視而雍貞葛蠻乖西等部
當出丁夫馬百足五月二十四日文書至隆齊乃
言貓人莊耗謂官欲馳其髮印記而送軍三四年
不返寧死不往雜就若見殺可也以此觀之夫不
何差同官雍真總管府達曾花赤也里手白然則
起尔宋氏盡行隆濟曰吾往許之宣尉司遂行六
月十七日隆齊樓木妻等放作亂其姪鬮月宋六
分勤斤等告也里千使爲備也里千逐避於底高
揚黃紫明日隆齊率臘月弟小奴部家董農解洛

中段剌荅洛忙中李納五百人攻播黃岩燒瓏肯
總管齊含囉月奴鄒保鳥海又來報隆齊以一等
二矢與阿昔長官爲號糾其同叛又有紫江賊助
兵四千破楊黃皆也里汗走京去總管府印發也
里千奴阿麻婁忙葛農等是日龍貴長官阿都麻
殺生保里譽衆應隆濟亦謂官拘杜士黔面驍髮
充軍或殺勇親家亦不可知寧死不鄰北上各負
長刀赴亂二十日又會底窩燬管龍蹝與古龍阿
馬都所部不遠羅鬼阿開阿婿等花雅脈阿解紫
拒落拜密佐長官司止十里羅言欲攻普佐二十
一日破底窩若又欲攻龐兒皆於迷樂橋二十二
日自賁州至新添界眾聳陂北至播州界刀以冰
又卜鄧加鶴鳴等站旨拔焚劫又道中大紫江直
猶會迎險尚荅鄧同叛二十七日劫順元毋告之
地官教擬進御馬尋攻貴州發散普定龍里守倉
軍焼官粮殺張知州七月十日梁王下令湖廣雲
南四川三首會兵捕八月雲南平章來兀兒入
順元與賊戰數敗然水西木東璧俱無來兀兒
遣人拔水西土官妻蛇節不出寶人洛慕報云
諸衕迆言蛇節已反統清求破軍圍貴州甚忌又

有三家播胥宣坐草敵官軍賊之十一月詔寄陸
濟海說驚擾事端糾合紀節及雄鬼酋長阿容等
相肩作亂特遣洞廣行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郡指
揮使也先忽都魯宰兵及恩播宣慰賽因不花等
土兵與四川雲南省分道並進別勸梁王既兵進
討海罪來歸者復其官爵能殺賊首或禽獻者賞
執迷不彼勸除一切事宜並從劉二拔都撫匪處
十五日遣濟黨按莊旁等攻潰州來兀兒等得阿
容者言始因從往八百鳩婦人夫馬四亦美卜奔
之子岁曰人馬不雖官鎮其項岁曰職公與陰濟
識糾合阿八阿納許渡沼帖等反烏撒總管那由
言尓兵若破貴州鳴沙之事容易我將圖之進其
族阿雖阿行頭佐助兵行省令土官普利買馬助
軍普利稱軍馬擯不用則非金不可盤望不肯進
是月土官鳥岸叛行首討之敗走據豐岩劫梁王
拉財則六軍正月官軍以陸濟九次攻墨賞州粮
晝退還賊邀於花猫牛場二箐及長歸不捷襲萬
溪山沙木南箐鐵門關沙樹貓沙箐殺傷甚衆掠
去行裝文卷○江頭江尾和泥等二十四岩龍濕
歸一十八村皆無二月一日四川宣慰使廷惟勤

與湖賓平章會兵播州三月六日至打試岩南木
爪垻過賊阿禮敗之九月十九日劉平筆使土官
俠者措剌殺阿泡蛇節駐兵折判危水以待官軍
十月十七日劉平章殺敗蛇節乘船過去陝西兵
殺敗芒部叛蠻鬼旺納濟等贖雲東湖賓軍合過
泊飛關追蛇節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劉平章至阿
加岩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其黨曲棒阿暮等
四十於人詣出三月三日領軍自以加廻程漆旨
新蛇節蛇節初叛地名蹝君尋禽斬至
隆濟惟金竹賊月下卜蘭朮逃去　廣西兩江元
十三年知來安軍李維尋知來安軍蕪知東州事
岑從義降十五年田洲上隆州下隆州式陰州曹
州黃漢被恩恩州八中溫閫紫頻洞計同來祠在
洞上下雷洞上下影洞皆降十七年廣州海巷賊
霍公明蘇戰細麥嬰上等害招討馬應蘇捕斬之
○大德七年四月廢州大任府賊黃德寧殺人牛
犬祭兵偕賊造妖言劫棕稱稱皇帝李龍律定國
公皇佐丞相黃德寧立罷公皇羅榮閒國乘遣黃
京夫主朝化民尚主黃汝妙六部尚書瀋國用六
按尚書諸金征精光祿火夫益膂生民殿前太對

彭元吉殿前引兵斬所使莫道名都綫幹大師黃
勸賊盛敢廷門旨據寅大字牌曰建慶賀新吾登
軽大千肖場醮筵呼蒼歲又曰領我皇帝早登九
五之抗四月九曰以里東長曉依亭至詩兵貴雄
懺鳴金敗至至列山迎李龍神進銀慶賀德寧家
有大字黃紙位曉寓上杞拆房李為歲其晴民榜
示曰明會字庭發下肯嶺八李皇帝寧握日後紀
九五之任運半千大李山一十為旨巳榜成一天
令李皇錫排得力得語主差一十八司及康領六
百十四軍州七千餘錄後安天之日命令永確主
館靴帽殺活設王壁討七事給村李呈掌營今十
分之民七分不信三分須信五月軟差乎車收不
官中民一千之數尚憲累及信民今發曉民榜一
遣什古金御曉示信民至日兵馬行今有諸者免
罪與詔者定行誅戮玉印朱文循先榜示故榜並
令知恩免年四月日榜封民倉帖云逆民末倉定
公封龍神又名萬填德寧與父彈信先留叛迷出
降有司謂其三代為寇六次叛伏令不可赦尋習
捕獲伏誅八年都高洞賊叛至大二年常豐洞蠻
大弟什用糾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蠻契時永寧

之阿那禾砦延祐二年靖江古縣羅蠻峒征賊劫掠燒架閣庫文卷級獄因四年招出徭人趙小十
七當仆等殺獲石倉圍侯重用及秀秀領頭圍白圍提江圍林背圍繽豚圍等賊重用能舒雷雨通
陰陽七年十一月左州黄郎君劫掠深查村至治元年太平路賊趙郎陳叛屯黏村二年廣西宣慰
使燕章言徑族非一生於深山窮谷者謂之生猺野處巢居刀耕火種採山射獸以資口腹標槍藥
弩動輒殺人其雜處近民者曰熟猺稍知生理亦不出賦又有撞猺則號爲兵官守隘遞道於官有
用自宋象州王大守始募熟猺官伊田牛以供此役至今因之爲今之計莫若置熟猺與撞猺並爲
撞戶分地遇賊爲便

黄聖許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知上思州黄聖許反衆二萬人斷道路
結援交趾借兵攻邕州遣副柜寇程鵬討之聖許戰敗率三十人逃入交趾既而復至邊地攻劫三
十一年同知兩江宣慰司事楊兀魯台上言能不用兵招降聖許從之八月聖許劫募圓長山隘又
與交趾興道王結婚未幾詔赦罪許自新行省差兀魯台赴賊黄合巢內闕讀聖許經一月亦不出
復以二萬人討之時賊屯上思州那岑峒三弍峒佃良峒石佛峒那結峒那次峒等砦楊兀魯台上
言聖許兩招不出三月七日今子志寶同大小頭目一千餘人來言聖許曾對天陳誓不肯出官賚
到降狀稱楊兀魯台貴聖旨來招宣不欣悅望北請恩外聖許雖有誓不出願情投降當令兒孫頭
目出官聖許還本州招集逃戶復業行省以聖許不出依前進討三月十九日聖許生日坐草房正
蠻紫羅盤領衫裹布金帶鐵銀交椅直上懸朱漆金字關碑參賀人二呼萬歲明年正月聖許駐上牙六羅
茅山林既而兵敗自兜半山走交趾亨村晚夢文之蹋官軍四復還由旁村至峙細若居官軍約十
月一日會合進討聖許敗獲其妻女大德元年二月五日聖許遣其子志寶賫狀赴廣西兩江道宣
慰司出降赴闕尋詔聖許朝京師聖許不肯挾志寶走交趾萬寧寨志寶不聽逃四訴子官六年聖
許復回故地居鳳凰舊巢攻圍諸屯仙洞老既而又使人來告降且乞還其所賣之妾朝廷羈縻之
延祐元年正月聖許陷屯州殺黄知州等六年聖詣族人黄萬山萬松壽攻古能村汶村劫殺歸龍

圍皮零洞至治三年聖許胥黄縣官攻劫邕州渠樂墟百姓逃避於蠻圍

岑氏

至元十八年鎮
安州鎮撫岑毅反與特磨道農士貴書曰設有達達軍馬來起差銑吾與尔皆一家之人圍褱戰殺
實不顯作大元百姓於是放兵攻劫殺順安知州李顯祖掠其小妻家財官軍討之出降大德十一
年左江來安路總管洞兵萬戶岑雄作亂殺其姪世隙延祐七年來安綽營岑世興反十二月十七
日燒田州上林縣那胥村明年二月殺懷德知州委順武奪州印又攻那帶縣世興尋出降稱洞陵
事諳與內那不同自唐宋至祖誓殺並不當殺官軍侵有地廣西道又上言世興嘗殺兼州知州黄
克仁分食其戶世興雄之子也

思播

至元十四年六月思州思晁賢播州楊邦憲兩安撫使降
邦憲在宋爲牙牌節度使正任安遠軍承宣使左金吾爵上將軍知播州事御前雄威將軍都號制
紹慶珍州南平安撫使節制屯駐鎮成軍馬朝廷授以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給慶珍
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兼播州管內安撫使佩虎符十六年春官軍平思州杜塗杜募河上茶林
諸砦■桐木籠竹既而挖挖伯同叛陷合水美並二砦至大元年七月思州言壽利白拿等處苗賊
与公戲羊溪苗賊作亂伏白泥站劫人三年猫山州土官棠天童蘇附家朝廷設隔山州害洞木洞
都雲等五戴軍民司令天童乞往招本州趾鄰未附者黎峻上圖九黎九姓黎苟王刺南郭文下都
雲等一千九百餘砦平伐生猫主只王等不在其數行省從之招到平垻三間地酋長羅宋備桑根
地砦主蠢桑呉各解陳棠攏土蠻官天程牙男天程綠等桑林獨力長官亞浪男洛磨界牌猫甃主
乞把上帽土砦主陳爛垂下爛土砦劉園圍麻乃砦主猫的傍谷記砦主猫青娃等以刀館瘟馬來
獻延祐四年洛磨反初招附時洛磨稱病遣其子各里及大砦主都羅洛能等赴省既而同降者播
銀延訴各里非其子乃奴子各午也至是侵水手浪等良至治二年四月猫州上言招降洞蠻地心
砦官蓋崩信備大晏大關砦王安吉力上洛磨砦羅墩水洞入砦官黎上錢斯亮大小答架砦官黎
桑皮歪客絞等

蓋海北海南

至元二十八年壞州安撫使陳仲達上言乞招生熟二黎

降旨許之招到本州生黎大踢小踢端趙麻山等四洞王氏十等出降皇慶二年黎賊王奴歐等反鴿稱平章元帥立國設官贊劫百姓三年正月奴敔等降刻箭誓不復亂使之歸業欽羅稹等廢兵末敘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黎盜百餘人入橫州永淳縣殺達魯花赤妹死民義射傷縣歸走賓州古辣村至治元年九月黎賊犯茶洞焚民居二年七月黎人年火燒攻劫百姓捕獲其黨蒙甡甘傣龍彭褒等火燒劫盤奪去又陷南偏洞砦殺秀采等

廣東

至元二十年八月廣東黎德區將軍聚十萬人攻元階號殺居民陷城邑又增城縣蔡大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據平康下里東圍封等處官軍破之區將軍走盛冀營官軍追燒之延祐三年三月德慶路猺蠻叛既而令山主五世祿山主李伯達招降圖麻山猺人盤郎梗盤古經王窮陽等出官至治二年猺人何窮陽於窮陽等降出月猺賊馮岳蘐犯新會縣洒涌社

江西

至元十四年四月汀州長汀賊黃贛德自稱天下部大元帥刻都帥印又立為天從廣德皇帝設錫將軍銑舸軍等號五月沙縣賊謝五十自稱等天將軍尋皆平定十七年南康都昌縣杜可用反號杜聖人偽改萬乘元年自稱天王民間嘗事天差變現火輪天王國王皇帝以譚天睹為部天王都昌西山寺僧為國師朝廷命史鄧討敗之江西招討方文舍可用元貞二年七月贛州興國縣龍坑民劉六十名季撰妖言張偶捨及劉季天旗自彌劉王判皇漢高祖廣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設朝毆開行省置丞相左右丞相軍軍頭等官宣言止殺官中人與張大老作亂八月攻吉州永豐遣江西省左丞董士選討之十月捕獲六十自栽不死伏誅延祐二年四月贛州寧都州蔡五九反與其黨聚兔子寨五王廟殺豬置酒俱執鎗標搶刀五九自號洞主六月五九率眾劫掠村落郡邑殺寧都州趙同知國寧都州燒四關八月三日官軍開門與戰賊退五九自稱察王騎馬列儀衛張漢高旗造戰棚砲架攻具其餘甚張又犯福建地奏遣兵討之九月江浙江西兩省會兵至石城縣弓兵宋伏成於兔子寨木麻坑會五九伏誅

福建

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閩地八十四畬末降者十七年八月陳桂龍父子反漳州據山

岩桂龍在九層際畬陳帛眼在漳浦峰山岩陳三官水纂畬羅半天梅瀧長害陳大婦客寨畬餘不盡錄十八年十月官軍討桂龍方元師守上饒完者都屯中饒時桂龍眾尚萬餘拒二饒尋捕得其父子斬之南劍州丘細春反行鎮國閩國大王敗元昌豪二十年八月建寧招討使黃華反集之命十餘萬蔚疑文面號陀頭軍據政和縣十月詔史弼高興劉二拔都伯顏將兵討之興福建怨剌出會合華敗自焚死

浙東

至元二十一年十月台州仙居縣有王仙人者言今年五星朝斗天崩地陷合有聖人出招立大將置寨黃都南溪民陳再一等從之為亂敗自焚其屋赴火死二十六年二月台州寧海人楊鎮龍反據王山縣二十五都偽稱大興國皇帝置其黨驚其為右丞相據蒙才左丞相以黃牌書其所居門曰大興國改安定元年乘黑鍋黃贛轄單黃傘得良民剌額為大興毀軍四宇二月一日殺馬祭大受婺天符寧事蒙才等殊呼萬歲有兵十二萬七萬攻東陽義烏餘攻嵊縣新昌天台永東宗王魔吉爵浙東宣慰使史弼討之鎮龍陷東陽縣尋禽誅獲其二印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一護國佑民感推法令奉命之印

湖北

大德五年閏八月懷德府麻用南木建結構生蠻獲經狩從於麻用州界立岩殺掠田大十什家劫幸吉村洞主仰闕驪家皇慶二年十一月靖州青特團石福山蠻吳千道作亂尋率延祐元年沅州胡老鼠經賊作亂三月招出其黨滿徇向金朝李部凱至竄省岩出官七年六月慈利州貞家山居民貞公結懷德府河者洞驪合什用謝甲洞巨仙什用恩石洞皮尔什用安但洞重達義等侵台水泉界

湖南

至元十五年全州敎授唐子定奉府撒招下清庥縣西延奚囊官特木狀赴府中降治法圖屋孫耶捧水團門客耶師哥罵耶車田蠹唉舞米耶帳社勾耶龍堂團近師耶壬哥羅勾猙猛口圍客多耶小池團祖女耶穿第紗既耶等共二十鈴團此徭人居深山窮谷巢宂中不巾不裳赤腳露腔衣用牛羊血點白布作青花逆蝠相體婆成無領柚耕山地種豆薯芋產豬皮厚什大德二年綁州可大老叛官軍殺其劉尊長王寨司等又有黃公參昔亦反

四川

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諸蠻夷部宣慰使昝

順使招思州田景賢盧州西南番蠻王阿求叙州
筠遠騰串承敷昔霞等奠諸拔蠻夷十五年叙州
剥骨蠻殺使者十七年六月施州布備大盤嶽毛
等洞溪納欵十九年發都掌阿永等民爲兵征荅
馬剌都掌等上言宋時未常僉軍乞以馬牛助軍
需從之未幾征亦奚卜薛起軍酋長阿峻等亦不
從命二十二年正月討降又巴農洞諸壆三十
年十月西川行縕寨院奉語征聳州茂州汝州西
畨臺東殺裁降下者必力溪鐵十五岩其岩主
曰牛特蛇必○烏麦○蒲雪等吠○舍具○得
輪○另○拤白○東非○匀韋等也其未附而
當征者畨蝗磨○賜成○獨巴羅○强緯徹拔
○顔蘇呸則○客客昔○○秦必立○几剌○
新而元立山等也○六多陜坡平章也逺荅兒
奉命進討順元羅鬼烏年烏西東川芒部叛蠻
九月也荅兒自叙州慶職直蒙矣娘州烏嶽參
玫阿荅自長寧直衛岦符岸衛十八九田軍就
猿至求阿永蠻雄拴反部埋下八畨反蠻蛀節
部曲阿及其夌折躬折雄及蔵部納即弟卧路
故於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反於洧水河也逺荅兒

就討之射死阿都奪其全表甲鑁子拖九戰得出
拔境閨五月雄挫妻蘇他與招降官祭閨文字一
紙畧曰阿具阿甲責得榜文爲我住在山菁別無
同件蠻官我自來不管官事順元結連諸夷作亂
差人遨我同叛我雖是親戚斷不曾聽信又言聽
得昇子殺訖使臣不是蠻官本情我親去單洛具
與衆蠻官報知然後出來軍中再令閨往招雄挫
六月遣阿加阿抱持文字來大意謂我不反使臣
貪斐所致十四日雄挫遣牌頭阿底下夷人阿大
迺文宇降陝西省右丞而稱病不出但令永寧路
同知阿況之子委界赴官蓋其叔父也又與必能
阿模同行朝廷必欲令雄挫入朝移丈行首不出
則進討十一月雄挫呈擇二十四日起程續又呈
再擇十二月初三日拘日出部二十四日到魚槽
與其部曲阿他及把事頭目各者末未等二十九
人赴京部賞衣服弓矢鞍嚮放田至大元年三月
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兵侵者等洞既而由
降遣墨施什用荅昊什用赴閞五月歸州巴東縣唐伯
主言十七洞之衆惟吝米洞岡吉洞抽擱洞有壯
士兵一千餘皆不足懼也若官軍討之可分四道

其一自紅鈔寨直起容米○玩珍○眛慈○卸加
○阿慧○石隘等洞其一從皆竹岩抵条廚○上
条廚○抽擱洞其一由給慶至箄摩○大科○陽
蔓師○大緇迦洞其一微又巳洞閼十萬大帝什
用洞兵接應如此可平至治二年歡毛洞蠻大望
什用劫持黙江縣五里荒三年五月賴元洪畨安
無劫掠卜哥所管岩

西番

至元四年五月崇慶等
民銅鼓牛種等物處從宜王遇等令巳降
西畨人大畨官旁木及阿里吉招到西畨大和尚
解設○三卜魯大蒙○荅谷族思達怯○將同族
連恭麻○拘宰族鮮酌等共十一族七年從宜府
遣投降畨官額和尚招到逺畨和尚石本雜○汝
羅川畨官獨然珊入朝二十三年牌胥族六處及
其子合楚結種草族傺竹族冠廐思麻路賊之二
十六年疊州西畨人孕兒只牙思招到生畨心撥
等八族降至大三年二月雲南省蒙光路土官爵
罕上吉有弟三禍在西天界藍塞守壺大德八年
三閾來言西天地辭不知是何達達軍馬奪數岩
而去今年正月三闢復遣火頭官凭來言西天使
來又有連連軍馬毅西天王而立其孫會其堡寨

所乗馬甚高大路伏乃可聽謀問此擅之外其主
者雖西天王對白衣所居歸易大元爲民出賊久
矣遂出大蕭三金段一使致信于白衣曰我得之
地我爲主在府之地岡自主之無相侵奪今來使
以其蕭與金段授三躢毋覆陶有此邊警不敢不
粮事閒朝廷命雲南省軆探設備施行至洽元年
土蕃宜賜司呈孔提谷兀兒等七族畨賊阿賊弟
蒙者等佚五盧平林內殺傷官軍又昌東○着忠
巴○八郎萬公○參卜郎○赤塀○阿八○必只
剌等東西萬里俱係生畨其八郎朶公劫朶兒只
八站馬二

遼陽嵬骨

至元十年征東招討陵嵬匣
百餘匹剌呈前以海勢風兪難渡征
伐不到解因吉烈迷嵬骨等地征年招行至弩兒
哥地問得兀的哥人厥薛稱欲去嵬征必聚兵候
冬月賽哥小海波口結凍冰上方年骨去光征解
因吉烈迷方到嵬骨界云云大總可前正月招討
司上吉吉烈迷人百户蓋分○不二年○等先進
往內翁喧與叛人結達投頓嵬胥忽里奉旨招之
手户皮牙思以爲毒分等巳反不作耗迷止大德
元年五月嵬骨賊尾英乗吉烈迷所造黄窩兒角

過海至尺里馬背子作亂八月吉里迷人奴馬夫
吉過海至為子若遇内駱嗑人言吉烈迷人牙乞
才揖嵬骨賊與不忽思等欲以今年比海凍過果
務虜掠打鷹人乞討之既而遼陽省咨三月五日
吉烈迷百戶兀勸吉等來歸給魚糧姻肩存恤位
坐務文管兀者吉烈迷萬戶府收管六月五日官
軍敗賊於吸剌駱嗑七月入日嵬骨賊王不燕古
自果務過海入排里河官軍敗之九年六月吉烈
迷人甲古報嵬骨賊劫南木合等官軍追之不及
過拙墨河劫掠至大元年吉烈迷百戶乞失乞乃
言嵬骨王善奴欲降遣大河沙者至訥里于又吉
烈迷人多伸奴亦吉奴來言玉善奴尾英等乞降
持刀甲與頭目皮先吉且言每年貢異
皮以夏間荅剌不魚出時四還云云

圓明和尚

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盩厔縣終南景谷
小高山僧圓明和尚親扶風小負大家斜合蘇子
榮等五十餘人各執桑木物持二劍祀星斗偽卽
狃為皇帝衆呼萬歲圓明和尚者娃白名唐兀台
年二十七耀川美原縣探馬赤軍延祐七年四月
小高山湫池邊建禪菴誦經尋矜其母為閏娥與

弟廣師皆來菴中盩厔人來燒香者受戒牒因與
子榮等相識至是誠以七月五日攻奉元路舉陳
其徒言普覺長老和尚上元甲子合坐大位六月
二十九日扶風縣人告變官軍捕之唐兀台提細
夜二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鷄鳴時復四
菴中七月一日陝西省參政朶里卩八史中奉以
兵捕戰唐兀合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西
循秦嶺走久之棄僞印車草内又無報唐兀台與
斂師藏林中令人下山探伺消息八月五日午時
唐兀台因驛官軍追及執妙師等唐兀台脫走九
日奉元踏達魯花赤伯頻於白揚平河禽唐兀台
伏誅○招捕事不止此是惟服其人名地名及事
與序相下
諸入迮中

軍制

國朝起龍朔制度簡古典軍之官視軍數爲名設萬戶千戶而所鎮之地分左右手

世祖卽位建官位事侍衛則有左右前後中諸衛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此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總以樞密院皇太子兼樞密使御制天下兵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命長官一二人領之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今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

去者否號部伍曰翼百戶而下繇散兵官本翼則免其家爲卒他翼者不免千戶而上雖本翼仍不免幕官久次積階至四品得爲千戶而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料爲軍有事則空營帳而出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闘下馬則屯聚收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曰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一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甞

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又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或取諸侯將校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花軍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甞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丁少者再予五十日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

爲其主貼軍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中醫而良者奏復其房其土田則初視民輸半租既而蠲四頃曰贍軍地餘田賦如常法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大率蒙古軍探馬赤軍戍中原漢軍戍南土亦間厠新附軍諸國人之勇悍者聚爲親軍宿衛而以其人名曰欽察衛康里衛阿速衛唐兀衛內外卒皆以時踐更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此

不給糧餉不入帳籍俾爲游兵助聲勢虜掠以爲利者也其名數則　憲宗二年之籍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非有　旨雖典掌者不敢擅發亦不得閱其數軍出征戍家在鄉里曰奥魯州縣長官結銜兼奥魯官以蒞之此其槩也事之見簿書者具諸左方

軍器

是編載兵器而附軍需器之料例名物具工典此其給納之事也至元初命統軍司造兵壞則諸萬戶行營選匠自脩之今則內有武備寺積貯列郡

設雜造局歲以鎧仗上供其精者有西域礮摺疊弩皆前世所未聞軍需則糧鈔衣帽靴袴至製遂馬鞍馬蹄溫魚網斧鎌鴉鑊渾脫之類是也太宗四年十戶牌軍衣一簽每簽四件帽韝襪錦袴靴○軍器有十五精凡精七精五精三精砲至元二年令統軍司造兵器式俾補則各萬戶軍中選匠置局自治之四年上都宇中成造靴車神鳳弩射八百餘步六年教頭李初言乞造軍器教士卒武藝奉旨各色內止造一具者餘以木為之○軍需有馬鞍溫被鐙大簇大鎌木梳絆布帳鐵漏瓶斧鐮斛鞦子柳氈鐙帳鐵鐵鐵鴉鑊鐵軍簾渾脫鐵鈎十一年造弩四石斗力柱子弩二石斗力三十年取江浙省紙信砲皇慶元年新附軍甲仗拘收於本萬戶封置有調遣則給與之

教習

陣有奇正人有坐作兵有擊刺必耳金鼓目旗幟千萬夫如一人則始可用矣　神元上世北戴斗極以立國寓兵法於獵開闔斂散嚴矣及取天下四征不庭水陸之師莫不教練故能東西討伐所向無前承平既久愈益不廢諸將麾下悉設教首勤賞惰罰皆有著令今載其見於簿書者使後有攷焉陣圖戰藝秘不示衆

整點

天子新即位則分遣樞密院臣僚來傳行諸省洎列郡考戍將所與之士壯若懦校其籍之數覈焉

肥若瘠與兵之利鈍甲冑鞍盾之堅脆弢韔弓矢旗幟之新弊什物之備否大閱行賞罰還奏吏文曰整點一則以受圖膺貢之初振舉庶政而武事其一一則以聳動天下耳目而備不虞此常制也餘則或有征伐亦閱所當遣卒於期會啓行之方或外本兵者廢革而藩方新有其軍必覈實齊一之或受任者怠於事而徃作其弛隳皆整點如上法令雜載之第是數者非得　旨皆不敢行

功賞

賞典軍中要事也其有戰守功登口賞賚者皆已隨事附載見於是者則或已過時追念其功而賞或累數功而總議行賞或泛以征伐勞苦而有所賜予或與土木之役畢事而犒之或遣使整閱天下兵還奏恪慎效職而遷擢者也自　世祖已前則簿書闕焉

責罰

國家用兵行師數矣責罰之見於纂述者甚少蓋因事致罰者各隨其事而見此所録率多雜罪如賞典云

宿衛

屬櫜鞬列宮禁曰宿衛軍國有大朝會徧徵諸侯王入京師之歲所司設廬茇環大內士晝夜居其中以備非常既朝會則罷之曰圍宿軍　皇帝祀郊廟幸佛寺蹕街清道曰儀仗軍從幸畿甸曰扈從軍坐帑藏倉庾譏閽出入擊柝警夜以護天子之良貨賄曰看守軍　皇帝幸上都從留守大臣以夜鍾時出譙樓下分行國中衢陌察盜賊至曉曰巡邏軍歲遭緜海至枯水口輸海津倉五方人坌集惡少不逞游警其間出千人彈壓曰鎮遏軍如上雜載一卷舉一以附其餘曰宿衛類云

屯戍

國初征伐駐兵不常其地視山川險易事機變化而位置之前却進退無定制及天下平命 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如和林雲南回回畏吾河西遼東揚州之類而以蒙古軍屯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軍戍淮江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亦間厠焉蒙古軍即營以家餘軍歲時踐更皆有成法獨南三行省不時請移彼置此樞密院必以爲初下南時世祖命伯顏阿术阿塔海阿里海牙阿剌罕與月兒魯孛羅華所議定六十三處兵也不可妄動奏却之此其槩也

工役

軍之役土木者率以築都城皇城建郊廟社稷宮殿籍田官府寺舍倉庾治道築隄堰牐壩造橋梁開漕河大祭祀掃除壇壝之類餘則建佛寺起塔樹幡竿脩寺僧之水磑爲大臣築第拽碑石與伐船材斫葦筏城上理麂圈黄羊圈百人五十人則樞密院指撝過是則奏聞亦給傭直洎粮然第織內事也外郡則惟脩甘州城且建倉浚咸平府淸冠河之游理寧夏浮圖一百又八而已

存恤

國家恤軍士至矣然吏予奪之際亦有文致刻深者朝廷忠厚久亦悉釐正之廣其飢賜之粮餉寒給之衣歲荒振其妻子由戰戍歸道中有司續食病者療之不幸而死予鈔二十又五貫曰塡瘞錢將校倍之使槀殯行營旁俟其同鄉縣人爲卒更代得歸者命負置骸骨其家不旣至矣乎始定制卒之陣死者復其家一年病死者半年傷而扶還以斃者比病死樞密院以爲戰而傷還死營壘中異屯居告終扺席亦昇復一年又卒以月朔旦受

粮不幸病死自死至月末盡日之食曰破月粮有司復徵入倉廩或病時已費粮爲資用則取償其火五人粮曰揹除逃去者亦僂指其日徵之如上法在位者婁上言非便乞無多寡盡賜以買棺又官吏病滿告百日報罷其破月俸米過其月五日者亦仍給之又其比也事下版曹執舊比不變廟堂不聽卒免遠戍病死者破月粮而逃者徵如故不旣忠厚乎至元十五年八月樞密院議陣亡軍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若臨陣對敵被傷還營致死雖同屯居病亡合從陣亡例存恤至治[illegible]年六月龍興副萬戶王武德言廣東身死軍追揹支過月請鹽粮非便甘肅行省亦嘗言開除軍士照筭身死在逃月日食用不盡鹽撥

却於見在軍內就除有虧見役軍人又南安路總管府判官年規上言癘故軍閑下戍十日或半月鹽報拘收還官不便乞今後無問多寡盡給爲買指之用似望死生不致失所今南雄路戍軍李眞湛灼等自本月初九日十一日以後身死官司保將已支各軍破月鹽糧作門下數日於下月實在軍粮內揹除伏擬省部定倒諸官吏患病百日作關支過俸米除全月回納還官外擬夫過破月俸釗如已過當月初五日非爲破月糧數免徵都省送户部議身死及逃軍納下米糧擬合拘収遲官如無令所管頭自陪納已遍行依上施行訖都省以所擬未當再下本部遠若戍軍病故支過口粮餽已費用若令揹除陪納若失優慾之意擬合免徵次月隨即開除却不得因時處宏程合胃盛官報仍令肅政廉訪司体察

兵雜錄

兵雜錄者其所以錄之意義見總序此其事

馬政

國朝肇基朔方地大以遠橐駝馬羊牛不可以限量而數計今牧馬之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凡十有四所又大都上都以及玉你伯牙折連怯呆兒地周廻萬里莫非監牧之野在朝置太僕寺典御馬及供宗廟影堂山陵祭祀與玉食之桐乳馬之在民間者有抽分之制數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取一殺乎此則免牛羊亦然其抽分之地凡千有五或遇征戍及邊圉乏馬則和市拘括以應倉卒之用非常制也悉類以述于篇太僕寺典御馬左殿總官卿號大中子馬其卸有兵吉殿古闕川月思古斡樂寺名產駒即堵太韜祖事及諸寺影堂用乳酹則供北馬馬役及宮人出入則供尚乘馬世上及諸王百官栢乳承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詷乳諸王百官者謂之祖乳又自世祖皇帝而下山陵各有臨都取乳以供祀事號金陵嵊馬盡三年以與守山陵者取▇抽分馬太宗時家有牛羊爲及百者取牝牛羊馬各一頭入官牝馬牝牛牝羊及十頭者亦各取一頭入官定宗時諸人牛羊爲輩十取其一隱者有罪案宗時百取其一成宗時每年七入月闇委人資聖旨乘驛赴所該州縣與民官喊同抽分十月分起翻交斛里微陞箏上及百下及三千者抽分一兩不及三十者免共十河亂虎北口南口駝駝饋白馬句透民與業剝喇丁字口鐵門闕革原口沙靜▇仁安舍車坊兒和等匙遠陽等延寮宰鐵見又世祖時不許以馬遇南界黄河以南遠閑之東直至新隸腓官中人不得駒馬皆令實之於官中仍禁找車找根及耕地

屯田

國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堅城大敵曠日不能下則因兵屯田耕且戰爲居久計當時無文籍以誌制度之詳不可考既一海內舉行不廢內則樞密院各衛皆隨營地立屯軍食悉仰足焉外則行省州郡亦以便利置屯甘肅瓜沙河南之句陂洪澤皆因古制以盡地利雲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軍旅於蠻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和林陝西四川等或以地所宜或爲邊計處至周密法甚美矣其置立之由增損之制收穫之數賞

罰之規悉具左方

樞密院所轄

左衛屯東安州永清縣軍二千田
一千三百一十頃有零實耕一千
頃餘地立營司場院廬舍牛二千○右衛屯永清
縣霸州益津縣饒同左○中衛屯香河武清寶坻
餘同○前衛屯霸涿雄三州益津文安新城○後
衛屯永清霸州○武衛屯保定之定興霸州涿州
軍三千田千頃牛四千○左翼屯會川縣滄清二
州置屯田萬戶府軍二千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頃
牛一千六百○右翼大都之武清保定之新城一
千五百人田六百九十九頃田在部雄二州牛三
百七十○忠翊侍衛屯大同之平地朔州之馬邑
三千人二千頃眉州都海七百人六百五十六頃
○龍翊侍衛屯文安八百人三百頃○左衛率府
屯武清三千人千五百頃○宗仁衛屯薊州大寧
路七金山二千人二千頃○
宣忠扈衛屯一萬人田百頃

司農司所轄

永平屯馬
城三千二百九十戶牛三千六百六十頭田一萬
一千六百頃○營田提舉司武衛二千一百餘戶
田三千五百頃牛三千六百○廣濟署屯海州一
千二百三十戶牛三千二百田一萬二千六百頃

宣徽院所轄

淮東淮西屯淮安東海州高郵招
泗通泰淮東淮西淮安州塔山徐
邳沂一萬一千七百戶田一萬五千二百頃牛三
千二百六十六○豐閏署屯薊之豐閏縣八百三
十戶田三百五十頃○寶坻屯寶坻縣三百戶田
四百五十頃○尚珍署屯兗州四百五十戶九千
七百
頃

腹裏所轄

大同屯儲府大同山州縣九千
九百人田五千頃○充實司屯
上都置司典松州分司軍三千
佃戶七十九戶田四千二百頃

嶺北省屯

稱海
五婦
河四千六百戶
大千四百頃

遼陽所管

大寧路海陽屯遼馬
鎮置司瑞州之西瀨
海置屯一百二十戶二百三十七頃○浦松路屯
剌僻置司四百九十戶田四百頃○金復州屯本
路置司所都察立屯三千六百戶二千五百頃○
華州屯蒙古女直屯戶六百五十戶田一千五百
頃

河南南陽民地

六屯六千戶田一萬六百頃
牛四千○洪澤淮安之白水

塘黃家壩一萬六千戶田三萬五千三百頃○芍
陂安豐之安豐縣屯戶一萬四千○德安屯浮城
收豆陂環河磨山省港萬子港澤陝澤河港陂李
陝十屯屯戶九千三百軍五千九百田八千八百
頃

陝西屯

鳳翔鎮原櫟陽涇陽彭原安西平涼
終南渭南共七千五百戶田五千八
百頃○陝西萬戶府屯盩厔之孝子村張馬村古
園莊亞柏鎮寧州之大昌原德順州之威戎二千
六百戶田八百一十頃○貴赤
延安屯二千戶田四百八十頃

甘肅寧夏屯

西
安
州置司塔塔里置屯二千三百戶田一千四百九
十頃○肅沙瓜三州屯甘州置司黑山滿路泉水
渠鳴子翅置屯二千二百九十戶田一千一百六
十頃○寧夏營田司屯秉國納怜站唐來渠尾立
屯二千一百戶田一千八百頃○寧夏官屯鳴沙
州置司九百戶田四百四十頃○亦集乃屯合即
柰置司二百戶
田九十一頃

江西南安砦兵屯

贛之龍南安
遠五龍相鄉
四處三千二百戶
田五百二十四頃

江浙省汀漳屯

汀之上杭漳
之漳浦軍三
千田四百
七十頃

高麗屯

東寧府鳳州等十
屯每屯五百人

雲南威楚

提舉司屯

三十三戶田一百六十五双○大理
金齒屯軍六百六民三千七百戶田
二萬二千一百五双○鶴慶路屯軍一百五十二
戶民百戶田一千双○威楚軍民屯軍三百九十
九戶民一千一百戶田七千一百双○武定路屯
一百八十戶田七百四十八双○中慶軍民屯軍
七百九戶民四千一百戶田二萬二千五百双○
曲靖屯曲靖澂江仁德三路立屯萬一千戶田九
千双○烏撒屯軍百一十戶民八十六戶○臨安
路屯遠水州立屯二千四百八十戶田五千一百
双○烏蒙屯軍七百戶田三千七百八十双梁千
戶屯立於烏蒙○羅羅斯屯會通建昌會川德昌
立屯四百七十戶○烏蒙屯
軍五千田一千二百五十頃

四川

廣元路屯八
十七戶田九
頃○叙州屯長寧軍富順州立屯四千四百戶○
紹慶路屯九十一戶○嘉定路屯十二戶○順慶
路屯五千戶潼川屯一千四百戶○夔路屯五十
戶○重慶路屯三千五百戶○成都路屯百五千

戶○保寧軍屯千一百戶田一百十八頃○叙州軍屯宣化縣陽口立屯二百戶田四十一頃○重慶五路萬戶府屯三堆中漕趙市立屯千二百戶田四百二十頃○夔路萬戶府屯崇慶州數莫安連寧州北頃立屯三百五十戶田五十六頃○成都萬戶翼屯崇慶州義興鄉橋木國立屯二百九十戶田四十二頃○河東陝西萬戶府屯灌州之青城閬頃崇慶之大綱頭千三百戶田二百八頃○廣安萬戶府屯崇慶之七實頃立屯百五十戶田二十六頃○保寧萬戶府屯崇慶州晉源縣之金馬五百六十戶田七十五頃○叙州萬戶府屯青城二百二十戶田三十八頃○五路萬戶府屯崇慶之大綱鎮孝咸縣灌之青城縣之懷仁鄉千二百戶田二百三頃○興元金州萬戶府屯晉原之斧咸鄉三百四十戶田五十六頃○隆路八萬戶府屯崔之青城温江縣八百三十戶田百六十頃○營附萬戶府屯青城崇慶一千戶田百二十九頃○砲手萬戶府屯青城縣龍屯鄉九十戶田十六頃○順慶軍屯晉源之義興鄉江源之浙軍橋五百六十戶田九十八頃○平陽軍屯青城大栅三百九十戶田六十九頃○順慶萬戶府軍屯英初白土舉子平六百五十戶田百一十四頃○廣安萬戶府屯新明立屯雷百一十八戶田二十頃

湖廣

海北海南屯瓊高化廉王州立屯八千三百戶田五百六十頃○廣西兩江檀兵屯上浪忠州那扶雷留水口龍洲四千九百戶田六百四十頃○衛州屯綸陽之青化永州之烏符武崗之白金立屯千五百戶田三百一十頃

驛傳

國家驛傳之制有府寺通政院兵部脫脫禾孫站官有符節圓牌聖旨札子有次舍有供頓馬車牛驢狗轎驛傳之在漢地者兵部領之在北地者涖以通政院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衝要則設脫脫禾孫之官以撿使客防姦非驛各有主者以典其事此其府事使者銜命以出或急遽不能待有司文移則典瑞院徑自　御前出金字圓符付之即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　御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此其符節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湢兩驛相距道脩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憩號遞驛此其次舍使者宿驛中則給米泊酒各一升麪泊肉各一斤曰全飡不宿而過者給半飡冬之炭夏之冰雨之製備焉僕從孛來他不給陸行馬徼者或給驢閩廣馬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轎勸者給卧轎綱運以車馬直險則丁夫負荷遼海以犬戍小輿載使者行冰上此

其供頓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為多寡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四頃不輸租與兵士同然出馬供使客馬死輒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貧不能為役別取可者代之使者不得枉道行杖館人擇善馬橐槖重不勝載非警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槩也進奏之郎在京師者曰會同館而綱運則號陸運提舉司云太宗時祖使臣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升十一年十月奉　旨驛傳勿給濫騎馬如使給者乘者各拔五十七使臣無急事令乘牛車中往三年奏西京等路鋪馬疲勞損令押運官坐車騎驢車　旨今後道路車運官物止令押運官坐車乘驢不須給馬四年中書省定例使臣十月一日至正月三

十日日支炭五斤五年八月中書省奏站戶由限四頃免稅以供鋪馬祗應已上地畝全納地稅至元二年中書兵刑部上言澤潞弘州不曾立站慣天真定德興等站使臣皆道經行東換鋪馬中書省行下各處今後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經行不立驛站之處換馬○中統元年令霍木海總管諸路站赤至元元年改軍叢站令各路管民官掌管羅水海提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至元七年十一月立當站剌就錢使司使臣非急務則乘斤曆事遠則驗驛八年中書省議錢馬將子用蒙古字各站來能盡議仍繪畫馬之鋪小印於部字年月日之後就左右司以墨印印馬數複以省印覆之墨印左右司州掌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君海鎮守官恭澤言泉州至抗州陸路甚遠外國進貢方物勞民貞荷驛馬多死澤知海道濟有二千水軍合於海道立水站遞運免勞百姓又可或盜尚害省奏從之名曰海站後罷元貞元年六月九日聚相完澤奏哈兒實地驛舊立物站十二所為者皆站粮食出於百姓累其地不事群致數年以來站物多死至站無以交換又起前站轉致損逐站戶苦之每戶乞振鈔十定陛其俗用青珠宜掐養與之奉旨准奏

弓手

中統五年驗郡邑民衆寡置馬步弓手夜遊邏禁人出違者有罪皆以防盜也而京師南北兩兵馬司各至千人郡邑相距遠村落有郵舍可居停者亦置之每百戶取中產者一人以充盜發期一月獲不獲期兩月三月不獲則笞之至再至三則笞加多官有綱運若流徙者至則執兵仗導從以轉相授受外此則不敢役示專其求盜職也中統五年設馬步弓手驗民戶多少置額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定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有公事急速喪病產育之類不拘此遠者若二十七下有官者七下續州縣相雖遠趣其聞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巡防弓手習津度口合設之處不在五七十里之限百戶內取中戶一名捕盜官領之有盜則立三限盜捉每限一月一限不獲強盜一十七下竊盜限下兩限強二十七竊十七三限強三十七竊二七七限內獲一半者免驛中都設延馬律府郵軍十差四百名至元入軍御史臺里除捕盜防精外內得奎占十六年朝城設一千四百名北城七百不十五人今定制南兵馬指揮使司一千名西北九宿巡檢司三十人南閑廂延揮司二十七人北閑馬指揮使司一千人東閑廂巡檢司十八人鐵兵共五十二所二千入百九十九人上都二十四所六百六十人兵馬指揮使司二百二人

急遞鋪

轉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設卒五人文書至則紀于曆視早晏標至時刻封因以絹囊肘而版夾之又裹以小漆絹卒腰革帶懸鈴手槍扶襏襫賫文書以行夜則持火炬焉道狹車馬者負荷者聞鈴則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不苦又響及所之鋪則鋪人出以俟其至囊版以護文書不破碎不襞積摺小漆絹襏襫以禦雨雪不濡濕槍以備不虞所之鋪得之又展轉以去定制一晝夜走四百里郵長治其稽滯者郡邑官復督察加詳焉而勸懲有賞罰京師則設總急遞鋪

提領所秩九品銅印官三員又有號牌鐵匣印帖長引隔眼之法可謂密矣世祖庚申四月大郵東北西三遞立一百鋪鋪兵一千一十八户北道左院花國至云州赤城四十二鋪每鋪十里東遣大興縣臘八莊至趙州薑兒歲四十鋪二百人西道宛平縣通玄閉至涿州澤畤鋪十八鋪百一十四人又之開平至京兆鋪中歲元年五月今遞處官司直接部境兩界安置至本路至撫司宣與司直接里勒省每鋪鎮丁五人縣官置簿付鋪遇有文字至即法名件到鋪時刻傳遞人姓名文置簿令轉遞人承下鋪押字交收時剌遲鋪本縣時後架剛賫掌者治罪其文青縣官以鋪袋封把以牌書號牌長五寸閉一寸五分鎖油黄字書號邊閱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鎖於上重別題號尺寫朱函文牢發遑時則其匣長一尺闊四寸高三寸黑油紅字書號以千字文具號傳遞文字須管一時辰内傳遞三鋪蒸京宣總巳北每鋪十里計行三十里十蕪京宜德巳南二十五哩一遞一時行一鋪計二十五里二年四月禁不

律私自夾帶一毫物件轉送七月以傳定文字指條遣案委州縣末藏提誤每月說鋪照押其雁救鋪司一名掌曆提調官不治事初紀再犯贖三人官入年二月以文字露簿遣失令文字到鋪要卜款鋪包於又以袖銷卷係夾敍東繫賚小四曆一本到下鋪交割附晉說於回曆上令鋪司驗到鋪時剌并文字角數及有無開折損壞仍一蓋夜走四百里鋪中什物十二特輪字一收鋪曆遇夜常明燈鋪兵各簡夫版餘擎縛從銷包袱油絹算衣四曆大年左補閱祖丘福合言急者速也急色名不佳宜改奉旨令七成人議之中書令輪休匣史院議更為通遠鋪不果行二十二年以轉送文字不分綫急一祭遲帶令急者州油畢革皮表柏裹青囊庭之一盡夜行五百里其餘用油罩年皮衣布重白囊盛畫夜四百里尋改絹表布囊三十一年設大都總急遞鉞提領所九品銅印提須三貧大德四年和林宣慰司官本處係古革地無鼎轉遞文喜令使臣簡司至治三年以反匣損破公文有失設法兵部議每十鋪設郵長一人於州縣籍記司吏內差克一歲文承兩州縣相接之處

轄多者藉相等者遞年輪差使之事督其事於所管鋪分注來然視稽要憎置亭舍什物完備附寫鋪曆明白依程式走遞文事從始官司呈地違近印帖長引隔限於上明曰探寫件數發行日時至各各郵長去亂探寫發故轉遞上下半月具遞遇文字及各各曰時申提調官依期親暨刑勘整縣署押文察輯康訪司照刑各鋪稽滯損失文字或附寫不明不實郵長罪之罪在別鋪亦須互相舉呈上司行稜究治郵長不能盡職提綱官罪之三犯替罷仍去州縣籍記姓名一歲之內充盛乃投罷無給違者即從後先補

祗從

祗從之徒出入訶喝左右指使者也總以首領副以面前猶古首面也從在京諸司者給食錢而省六部樞密院御史臺者積勞得除征官外郡者免

其雜徭役腹內地取於輸四兩包銀戶南方則以徵稅至米三石之家充是皆庶人之在官者也其額視官府崇卑事務繁簡而多寡之出羨冒居逐去又有守犴防囚徒者曰禁子追呼保任逮捕者曰曳剌附焉

鷹房捕獵

國制自　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及一天下又設捕獵户皆俾致鮮食以薦　宗廟供天庖齒革羽毛以備用而立制加詳地有禁取有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　天子或親幸近郊縱

鷹隼搏擊以爲游豫之度曰飛放故類鷹房捕獵四卷夫獵殺事也而　列聖之仁政存其間殺胎者有禁殺卵者有禁歲飢而盜獵禁地者赦至　皇慶閒有司奏出幸時至我　仁廟以穀不熟民困曰朕不飛放且勑諸王位昔寶赤皆不聽出嗚呼萬世之下其求法之哉

乙未年哈罕皇帝
聖旨落打捕鷹房戶屬御出及諸王公主駙馬置打捕鷹房官令羲辦鷹鶴鶻入宣徽院生料達雉鵝入武備寺昔新舌雁鳴進入太廟神廚局路皮入利用鹽鷹韋戶進鷹雉雞尾餅光天大明諸殿及影生蕭宗五年正月奉　旨正月至六月盡懷羔野物勿殺■狼不以何時而見殺之無妨違者奪所騎馬及衣服弓矢　賞見而告者見而不言者亦同罪又省諸打飛禽人　先帝聖旨育卵飛禽勿捕之令後鷹房人春月飛禽勿殺違者治罪中統三年十月有　旨依舊例中都四面各五百里地內除打捕人戶依年例合納皮貨野物打捕外不以何人不得飛放打捕雖見違者治罪又奉　旨比口白馬句南口三道集圍獵違者籍沒一半家產斷罪仍遷其卿於真定之南籍沒物賞告人惟狼籠虎抓金錢鈞可殺景州之東二百里外平灤州西南海邊易州之比及武清■娍霸州保定東安州亦禁易州之南不禁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澧州棠地內劉得成殺食野物雖巳詞伏歸其因飢關食違禁捕死出不得巳其家有牛二十頭若依例籍沒何以爲生奉　旨免之明年房山民亦以飢犯禁依前例奏免之皇慶元年正月內余議中書省事免書哈帖木兒阿里海牙等恭飛放之時至矣承相帖木迭兒令臣等奏取　聖哉上曰今年田禾多不收百姓飢困朕不飛放二年九月奉　旨腹裏地分年田禾災傷諸位下母令昔宝赤八兒赤前去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二

雜著

憲典總序

皇朝憲典之作其篇二十有二焉而各以其序也法緣名興令自近始故名例爲法之本衞禁居令之先百官有司守法以奉上布令以御下故職制次之敬莫大於事神畏莫大於知義故祭令學規次之刑以弼教威以戢暴故軍律次之禍亂式遏生聚易爭故戶婚食貨次之爭起於無猒無猒者好犯上故大惡次之惡之初總非淫即貪故姦非盜賊次之淫貪之作始於自欺故詐僞次之僞作於心徵於詞氣故訴訟次之辭窮則鬬氣暴則殘故鬬毆殺傷次之庶獄備矣庶慎與焉示爲法者非罔民也故禁令雖犯次之知禁者罪可逭觸禁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立法之制嚴用法之情恕無求民於死寧求民於生故恤刑平反赦宥又次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至矣此其爲序如是槩而論其爲書則固五典之法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黜陟賦典非憲無以吝出內禮典非憲無以儆傲情兵典

非憲無以律驕盈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散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而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體用庶乎其爲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悉則有附錄焉作憲典總序

名例篇

名例者古律舊文也五刑五服十惡八議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變更是數者之目弗可改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作名例篇第一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即後世之五刑也凡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也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馬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大率如是至於死刑有斬無絞蓋嘗論之絞斬相去不至懸絕鈞爲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耳然已從降殺一等論令斬首之降即爲杖一百七籍流猶有幸不至死之理烏虖仁哉

五服

昔者先王因親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興焉法家者用之以定輕重其來尚矣然有以服論而從重者諸毆傷姦私是也有以服論而從經者諸盜同屬財是也大要不越於禮與情而已服重則禮嚴故悖禮之至從重典服近則情親故原情之至從恕法知斯二者則知以服制刑之意矣國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飭中外官吏喪其親三年至治以來通制成書乃著五服於令嗟夫先王所以正倫理明等

戚辨疏戚別嫌疑莫大於是也豈特爲法
家者設哉

十惡

人之罪無大於十惡者矣王法之所必誅也故歷代之律著之首篇國家任子之法舉人之條皆曰不犯十惡者始得預列嗟夫之二者之選豈必其人有是惡而後絶之哉言不犯者意其必無也意其必無而猶慎之知人之難也

八議

八議者先王用法忠厚之至情也故自周官至於唐律具載之國家待國人異色目待世族異庶人其有大勲勞於王室者則固當有九死無與之賜十世猶宥之恩歟若夫官由制授者必聞奏而論罪罰從吏議者許功過之相贖豈非八議之遺意乎故仍古律舊文特著于篇以竢議法之君子

衛禁篇

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所寄宗廟社稷之所託故君門九重出警入蹕非自衛也所繫重焉國家肇基淳德馭下乘輿行幸歲以爲常起居緝御扈從番直亦旣周且慎矣　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內嚴管鑰外肅輦轂侍正置府通籍劃符其爲長治久安之策所以幸萬世者豈過計哉矧特幾弭奸慝作衛禁篇第二

職制篇

日月運四時行法度彰百官理至元班祿以來常任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則總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兵代閑之世襲宮邸湯沐之樹建星列而棊布焉居積典守有官工

肆視成有官河有防賦有漕驛有置冠蓋往來則有王人之銜命岳牧之移委受事旣殊隨事爲令其間禦暴而司平則捕盜典獄專庀厥司是故國中共守者曰總例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典則傳之於是職制備矣嗚呼人君之遇臣下豈務持法哉由夫才譎之不齊資賤之雜進然後罪列公私贓論多寡而風紀之責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俟變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有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稽古禮祀郊廟先齋擇

日集執事官朝堂讀誓誡以御朝服再拜聽受而退齋之日御史二人服其廌冠以莅之外而郡邑通祀郡使者糾之如御史於是承事者罔敢不欽質神明盡臣志作祭令篇第四

學規篇

法至於學規輕之至者也而至重焉
太宗皇帝始爲國都學規
世祖皇帝廣爲國子學規　今上皇帝親爲王宮學規夫法不從吏議而出　聖裁重之至矣乎本
王化厲士節作學規篇第五

軍律篇

國家經武者定四方師律尚矣廟筭之折衝將略之制勝固非言之所可傳者惟夫仁義節制並行當時載之簡書有可徵焉纘戎功奮武衛作軍律篇第六

戶婚篇

井田廢而廉讓之道缺爭敓之俗興民無恒居田無恒主婚姻不以其時而獄訟作矣教化不足然後制之以刑而非得已也法常與原人情作戶婚篇第七

食貨篇

治財之道厚民爲本民者財之府財者民之命也故治財者先義而後利教民順先利而後義教民爭故治財者先民而後國國常富先國而後民國常貧治財而有刑所以防姦欺制期程非治財之本也作食貨篇第八

大惡篇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國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國不仁則君臣疑家不仁則父子離父子離無所不至矣君臣疑亦無所不至矣故易著履霜之戒孟子有仁義之對審哉幾乎去仁惡足爲國家哉作大惡篇第九

姦非篇

王化始於閨門故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桑間濮上之音作則男女相奔強暴相陵尊卑無別而上下失序矣文武道在施之則行古者聖人以禮防民制刑以輔其不及後世因之作姦非篇第十

盜賊篇

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政或誅

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十常八九至於白晝攫金於市略人以爲貨官有司不能其政所致使人人各得其所焉有盜賊哉作盜賊篇第十一

詐僞篇

霸代王而淳朴散利勝義而詐僞生其來亦久矣夫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明王道辯義利崇廉恥固去詐去僞之本然刑者聖人有不能廢也作詐僞篇第十二

訴訟篇

易著訟卦書稱嚚訟則雖五帝三王之世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謂之情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苟能行之以道雖無訟可也作訴訟篇第十三

鬭毆篇

古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居父母兄弟朋友之讐止如是後世一言睚眦輙起而鬭鬭而至於傷至於殺其有司之政不舉風俗之日偷且薄可見已甚而食祿共位比有事主爭豪發利卽攘臂相向飛文相抵所以令於下者皆自上犯之欲以化民得乎懲將來監已往作鬭毆篇第十四

殺傷篇

禍而至於殺人極矣然情有謀故誤戲之異而罰亦有死杖流贖之殊研之窮之審之覆之古人所以深致愼焉者哀民死之易而生之難也敬之敬之毋溢於刑哉作殺傷篇第十五

禁令篇

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

事無所統該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作禁令篇第十六

雜犯篇

人之犯名義觸刑辟不可以一途盡不可以一類求因其已然制於未然作雜犯篇第十七

捕亡篇

凡囚之在獄而亡在流而亡軍士之臨陣而亡舉家而亡奴婢之背主而亡凡有罪而在亡者捕之各有律作捕亡篇第十八

恤刑篇

不教而民從之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不教而強之從下也既不能以身又不能以言而以威迫之也迫之而猶有弗從者焉乃從而刑之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憾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飢而不爲之食寒而不爲之衣疾而不爲之藥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作恤刑篇第十九

平反篇

天下之至窮其惟冤獄乎干天和傷王化莫此爲

甚故或三年而致旱或六月而飛霜此于定國傳不疑之徒日以平反爲務而子孫世食其報也夫平反有司之職也宜不待賞勸而爲之者而國家慎之重之著于賞令作平反篇第二十

赦宥篇

赦宥者權事之宜可也　列聖以來或以初政更新或以大禮行慶或以救災卹眚或以懷遠招携事既不同赦亦有異至於釋京畿繫囚則或以特赦或以佛事有司往往以罪輕而疑者應之然所釋有數故又有幸不幸存焉本忠厚示欽恤作赦宥篇第二十一

獄空篇

傳曰刑期于無刑又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斯無刑矣雖聖人爲政不能不爲之刑所貴刑措而不用耳是故獄空者化行俗美無訟而獄空者上也有司廉明隨事裁決而獄空者次也苟不得其上得其次斯亦可矣今所紀獄空內自京畿外止山東河北諸郡天下獄空未必止此有司載之弗能詳也嗚呼彼獄空者其無刑乎其無訟乎使天下皆得賢有司致此非難也作獄空篇第二十二

附錄序

憲典之有附錄何議法者有沿革之不倫建言者有作輟之不一載之則非今日之循行削之則沒一代之典故於是事可入例者錄於前事雖偏舉者附於後至於用罰之重輕有上下之比附論人之淑慝有始終之異同善惡之彰癉枉直之舉錯具存於是而公論自焉此附錄之所由作也嗟夫治具百端性初一致末唯見其略揣其本不勝其煩有志德禮之尚監于茲哉

工典總叙

有國家者重民力節國用是以百工之事尚儉朴而貴適時用戒奢縱而慮傷人心安危與亡之機係焉故不可不慎也六官之分工居其一請備事而書之一曰宮苑朝廷崇高正名定分苑囿之作以宴以怡次二曰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有次舍以奉其職次三曰倉庫貢賦之入出納有恒愼其蓋藏有司之事次四曰城郭建邦設都有樂有禁都鄙之章君子是正次五曰橋梁川陸之通以利行者君子爲政力不虛捐次六曰河渠四方萬國達於京師鑿渠通舟輸載克敏次七曰郊廟辨

方正位以建皇都郊廟祠祀爰奠其所次八曰僧寺竺乾之祠爲惠爲慈曰可福民寧不崇之次九曰道宮老上清淨流爲禱祈有觀有宮有壇有祠次十曰廬帳廬帳之作比於宮室于野于處禁衛斯飭次十一曰兵器時既治平乃韜甲兵備于不虞尤工有程次十二曰鹵簿國有大禮鹵簿斯設儀繁物華萬夫就列次十三曰玉工次十四曰金工次十五曰木工次十六曰摶埴之工次十七曰石工天降六府以足民用貴賤殊制法度見焉次十八曰絲枲之工次十九曰皮工次二十曰氈罽之工服用之備有絲有枲有皮有毛各精厥能次二十一曰畫塑之工次二十二曰諸匠像設之精絺繪之文百技效能各有其屬

宮苑

國家龍飛朔土始於和寧營萬安諸宮及定鼎幽燕乃大建朝廷城郭宗廟宮室官府庫庾大內在國都之中以朝群臣來萬方又以開平爲上都夏行幸則至焉制度差矣中都建於至大閒後亦希幸其它游觀之所離宮別館奢不踰侈儉而中度可考而見焉

官府

國家設官分職則各有聽政之所故上自省臺院部下而府司寺監以及乎外郡有司雖室宇之崇卑不等然其聽事之設施與夫史胥之掾牘咸具其所而上下之等辨矣

倉庫

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供億京師賑恤黎元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城郭

國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因金故都時方經營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後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廼經營舊城東北而定鼎焉於是埤堞之崇樓櫓之雄池隍之浚高深中度勢成金湯而後上都中都諸城咸倣此而建焉

橋梁

都城初建庶事草創其內外橋梁皆架木為之而覆以土凡一百五十六至大德間年深木朽有司以為言改修用石都水監計料工部應付工物委官董工修理然後人無病涉之患

河渠

太史公河渠一書所以載水利者甚悉蓋水雖能為害然人得其疏導蓄泄之方以順其潤下之性則為利亦大矣國家定都幽燕上決白浮甕培諸水導之為通惠河以濟漕運又為之立牐壩以節其盈涸舟楫既通而京師無告乏之弊至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汲溺之患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虞開會通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免墊溺之憂害既除利以興作河渠

郊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者必先立郊廟而社稷繼之我朝既遵古制而又有影堂焉有燒飯之院焉所以致其孝誠也至如祀孔子為宣聖太公為武成推而至於三皇亦咸為之廟食若太史司天之有臺城隍嶽瀆之有祠其所以咨神休報靈貺之意則又至矣夫

僧寺

自佛法入中國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賜以內帑或給之官帑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故其甍棟連接簷宇暈飛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亦盛矣哉

道宮

老子之道以無為宗虛為祖知雄白而守雌黑故能柔弱勝堅安危平險天下莫能賓萬物不敢臣執是為右契以御天下而天下莫之先舉世崇尚為之築宮室立臺榭固非一日其教雖有正一全

眞大道之殊而我朝尊寵之隆則與釋氏並乃若琳宇之穹崇璇宮之宏邃皆出於國家經費而莫之靳亦豈其道非常之所致歟

廬帳

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爲穹廬以便移徙後雖定邦邑建宮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爲帳殿房車以便行李其不欲興土木以勞民之意亦仁矣哉

兵器

居安慮危有國之大戒安不忘戰有備則無患也

故兵雖凶器而不可一日廢我朝承平日久四海晏然兵器似非所急者而弓弩戈甲之制歲爲常貢率有定數其制作之工鋒刃犀利視苟安忘戰口不言兵器械不精以卒與敵者蓋不侔矣

鹵簿

乘輿之出入有大駕法駕其儀衛森嚴警蹕清道非以自奉也所以敬神明嚴 祖宗也豈直爲觀美哉

玉工

中統二年勑徙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瑪瑙諸工三千餘户於大都立金玉局至元十一年陞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掌造玉冊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束帶器用几榻及后宮首飾凡賜賚須上命然後製之

金工

攻金之工以煅鍊爲職器以適用而等威之辨實行乎其間若符印所以示信也而印紐之制則有龍獸駝龜之别金銀銅雖異而又有三臺二臺之辨焉符牌之分金銀固也而有三珠雙珠之異如此而后品秩之崇卑較然有不可紊者矣其它如

祭器以致敬銅人以驗鍼灸步占之渾儀沙門之佛像與凡器用之需莫不取給焉故雜造有府器物有局又立民匠總管以總之其制度亦詳矣哉

木工

木工之名則一而其藝有大小如營建宮室則大木之職也若舟車以濟不通几按以適用此皆小木之爲也故鐵匠有局繕工有司民匠雜造之有府歲爲定制以備用焉

摶埴之工

埏埴小藝也而其用至要宮室以蔽風雨而瓴甓

是需故爲窯場以埏埴之煆煉之而所用備矣

石工

夫石之爲物其理麤其質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而我朝攻石之工製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爲器用則務極其精巧云

絲枲之工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其藝遂以御衣尚衣同爲三局爲諸工亦立局焉如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大都等路諸色民匠及大都人匠隨路諸色民匠

又各立府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局雖不與此如御用諸王衆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謂之横造然其染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極其精緻焉

皮工

製皮爲衣以禦寒也而大祀之用禮不可廢我朝起朔方都幽燕皆苦寒之地故皮服之需尤急乃設爲寺監司局以專掌之而其柔治之方裁製之巧則又非昔人之所及也

氊罽

氊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爲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製以給用焉

畫塑

繪事後素此畫之序也而織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采色塗抹所能及者以土像形又其次焉然後知工人之巧有奪造化之妙者矣

諸匠

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户使得

以專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二

雜著

四經序錄 易 書 詩 春秋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説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説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

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説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黄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説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

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

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内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

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

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
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
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
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
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
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
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
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
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
篇自爲卷袠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

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
其所可疑非澂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
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
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
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
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
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
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
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

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
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
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
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
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
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
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
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
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
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

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
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
以一洗千載之謬澂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
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
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
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
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
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
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
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

既無從考据不敢輙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人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

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澂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乎爲辭比事春秋教也澂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

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録 儀禮周官小戴記大戴記

吳澂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録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録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

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槀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一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

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寘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刋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槀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槀本而已若執槀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

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澂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

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復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

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澂世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

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

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文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

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

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

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聮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

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

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脩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録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

位也本命以下雜録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緩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春秋諸國統紀序録

齊履謙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税志軍甲志城築志田邑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内女獨備於諸國者非特爲詳内録也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爲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尚有考於斯故叙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

於侯邦傷王道莫之能亢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脧力日蹙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但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叙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爲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與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叙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也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爲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爲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爲稱者意蓋如此故叙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

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卒邾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叙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聵爭入婁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則專爲衛輒而發夷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内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

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也何有故叙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叙蔡國春秋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弊邑爲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

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叙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叙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爲後封於諸姬爲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爲亂階書克段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爲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爲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

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敘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鄫昭四年書取鄫是則鄫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師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叙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間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殽之師

出罪已之言威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公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入滑圍鄭盟于翟泉會于温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録之康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詳耳故叙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爲伯滕自侯降爲子杞自公降爲侯又降爲伯又降爲子雖其所以降不可知固以見其國勢朘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

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曰日就卑替者何也曰是又不然夫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爲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

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就其卑替耳故叙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衞孫良夫來盟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叙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爲旅見即其所書而知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

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叙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少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强國矣故春秋書莒每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鄫皆强國事也故叙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牟

夷邾庶其畀我邾快黑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爲字克字或以爲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爲名者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以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道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悉不書至豈以邾爲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與故叙邾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之上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伯之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至於蜀之盟秦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至於降周而下竝依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齊爲霸者之倡特列君侯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叙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其者遷以內爲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其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叙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秋雖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竝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攘之誅之絶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

拳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録所以爲後世鑒也故其書法如此故叙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尤遠成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戰齊黄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趍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陷於險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坎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咸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上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

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趍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

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兌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故重錄如上以備參考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務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

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爲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鮒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

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頤顚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秖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屯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

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

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兌爲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

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欲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

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
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
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
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
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
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
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
焉故不難於超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
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

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
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
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
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
敬愼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
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愊鮮有不及
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羇旅而親寡之
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

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
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
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
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
震而近臣君有戒愼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
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
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
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
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
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
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
遷曲折不違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
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
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
之則顚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

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盖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佗卦止以得中爲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无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内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爲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内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

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睽家人革漸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過恒益巽兌小過既濟

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孚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无悔吝者同人姤有始屢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萃旅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升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賁損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遯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

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東西周辨

吳澂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

鄫及犬戎入寇弒王諸侯逆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丏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

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愼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𢊍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

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愼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旣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爲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玆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宄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𨻶旨明甚鮑注

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郟鄏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郟鄏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辯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

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荅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廼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廼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以

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袪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亦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

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爲臘宜得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者矣（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爲正抑未嘗改時月肅宗以子月爲歲首斗建紀月但行一年耳）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

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然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適獻公之世是時築國日淺二軍姑備（大王賜一軍自立一軍）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獻公滅虞歸其職貢其土）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内府物也銅䂖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掬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禄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别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閲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毁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説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内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刖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辯遼宋金正統　　　脩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苻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簒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朱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

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爲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故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爲

君長保有肅愼至太祖時南北皆爲敵國素非君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顚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則金有中原尤難别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簒逆甚於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内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

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後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爲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康當爲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當爲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史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奈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曆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及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

之爲是言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爲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紛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其讎固可以兼金矣愚曰

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爲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弑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旻之子贇尋廢爲湘陰公旻遂即帝位于晉陽終旻之世猶稱乾祐旻係劉高祖母弟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則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爲閏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爲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

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爲正在金則爲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脣齒之理延引強兵深入導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讎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復如是乎金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漁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歲幣猷臣韓侂冑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

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偃兵息民為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喪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閏之定論也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

高宗乃徽宗之子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為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遼之有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愚曰以此言之晉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略信任不疑宋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刱修遼史後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讀藥書漫記二條　劉因

人秉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乎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汎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

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縕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

氣而生於水齋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七觀　袁桷

翰林先生納祭自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旁越公孫懷賾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瞿然褐衣

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騷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遂昔吴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産也雲夢汗漫巫峽嶒岏貿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稜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徵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熅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沴曰夭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凉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沆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益頹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繇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憯忍莫覺石立土踊孛彗迕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脩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徵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畢高觀象以分離兮靈根感不以言繇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爲音實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薿薿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息相攸食畢風雨斯備連雲疊葉飛不得垂

喙稷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播衣饋餉而淮水復絶鑄鼎伏姦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援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茂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賫先生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于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夭夭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抉其蘊

越公孫曰粤昔尼父唯俎豆是斅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維交軌月竄風立氷天柱海馳心望雲請命欵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緡經飛騎鼓叕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鱗鴈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脅外寇楷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曰以繁尨者罷者恇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劍

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揲玄圖視龜文縱横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騃語之吾懼大夫之誄貽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照昭鴻藻緗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滲滲乎形畏垢而將翳也霏霏乎曉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轟鵰鏃鷹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響以就日

愴倏淪乎西傾噫悲何爲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扶幽漱芳深林趨寂凍流瀞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爲田旋運牝谷之爲獻酬猿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鉤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數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戔戔者耳攟拾蒼雅刮磨誥盤徽槩貝編飛英露漙何識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堪輿吸呼羲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礪發潛漏泉掖

民陽春瑰逸爲新簡絜爲眞列若户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沖遠者英莖縷絶而緒續醴甘而齋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光兮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磕渹溶莫止搖理者夸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鏌鋣謇莫任兮柰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王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繫于麟經檜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汔罔敢配迺司馬氏決榛鋤翳履者爲識激者爲刺升涉世家

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圯鄙儒書堙削章剛凡燔火並日卒澌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主取光緜緜相繼撰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漓研深益疲纖者闒者襲者濫者洪忍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聾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訛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曾史之謂厥今繫諜川盈記註擲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

而神骸遊鄧林而目眛般倕劾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悖也先生登秘丘覽群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圖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為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曰葉集成于蒼姬榭繖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redacted]而浸滛蘖芽弱者綴旒強者鋋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豢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條東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蕭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真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鄒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問以辨之厥德曰華儒者詬

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姦陳之毋激毋勦

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觿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鏗鏘莫明而聚訟若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比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倣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驂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行數落侏離狄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聱牙為今簡僻為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

王而周召先與莒莘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
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專
嚮迮莫之適麟麟魯經讖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
日月具剌紛若蠹蝟蚐若糠粃不壓其心不明厥
視遺珠抱疑探隱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
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避者愕者
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流思遺物形離超兮澂
迴飈兮閬而寥兮縱雲翱兮愴兮儒先從我招兮
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欲若不足突梯若避辱

靡精槁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
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
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
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
乃讙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浩素與所私者謀戕良
人不得間是日以其醉於衖而返也殺之倉卒藏
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措火者廼啓
榻甎實屍空中空陿劃爲四五始容焉復甎故所

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
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搒掠不勝毒自誣服婦
發喪成服召比丘脩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
棄壕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
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
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笞既
乃竟不得笞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
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笞無已
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踦
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輙出又數受

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
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
壕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
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
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愬於邑
以鞫訊憯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
求之不見輙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
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譟若
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柰何長
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

計乃聚議裒交鈔百定處匭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脩佛事則丐者坌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尚蚤不可旣熟婦門户乃闇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許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歳餘矣榻旣不可火又不敢埴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覊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

以其故偷不肯曰以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遂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遂去土揭席扳甎作欲擊鬭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儐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壙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欵擒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詸婦洎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痩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殺也觧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死伍作殺而工婦寃負皮道中而死枉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爲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爲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爲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爲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顔子顔不以爲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爲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爲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

爲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爲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爲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爲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爲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爲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顔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爲粗迹廢而不議可不可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勳之實莫先於欽若曆

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

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模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袪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詣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

自比閭族黨州而爲郡自鄰里酇鄙縣而爲遂自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適患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爲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聚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實覈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

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爲其事之大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胄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誅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劣上書美莽何謬歟辭入賦詩何迂歟顧閣所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臯

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
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
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
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
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
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隘而爲天下輕重
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
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
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權補
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大

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
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聞
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
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
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
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
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達效順者孰
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古者東觀禁中之名同
乎弘文崇文秘書之號異乎　秘書府居於外何所
始秘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讎周堪何

官揚雄班固傅毅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
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
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
與內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
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
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檮杌作
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
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卻太宗觀史
與卻文宗者孰賢卻張說託言與卻李德裕者孰
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撢人巡省四方與

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
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
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貞刺史者
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禨祥與三獨坐者孰賢
百城聞風而震慄果賢乎奸贓望風而解綬果得
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
爲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爲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
靖勣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爾注而上客何以誅設
壇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荆

州可和則和非怯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褒乎吳而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寇愈於毀家而紓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乎願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輙見問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俟進上之過乎由滎陽爲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竟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以

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賞王成何謂賢主不識眞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圜橋億萬計黌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舉成送尚書何以精

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舉司隸之幡與抹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牢脩之書何以乎嗾張顥之誣何因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者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選官清鑑與詳審者何如乎允與請謁不行者何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鏡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

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失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鄧號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衛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以異多懸之夫三篋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爲郎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

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爲而不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溥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爲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爲變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爲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

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者謂旣薦則簡畧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文王何爲以是爲訓凡玆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於玆數者必燦然於胸中矣願爲我縷陳其說

廷試策問　袁桷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

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丕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之美朕將有致焉

會試策問　袁桷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製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

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數開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桷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

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祗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
世祖皇帝聖神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祗承丕緒末惟
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

世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於今者何策
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爲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豈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遠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捨乎毛鄭舊

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察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其歸一乎此同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虞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與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輙成沮洳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宜於暵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求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

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嚙食茲欲講求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逮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成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咸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眾因其

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丘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

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黄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别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黄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瘝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員者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奬借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褎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致俗之丕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

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機者豈不在兹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澤涵昫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厖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兹非忠乎上下等威截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兹非敬與文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敝者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以爲定乎必擇三者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

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术魯翀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槩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録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寢宁斷制必采而用之其於事天享帝之爲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綱孝友睦婣任恤之爲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晉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爲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

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下有勸農之臣墾令雖嚴而汙萊問於圻甸占籍可考而游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隳農末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儌倖者公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懇其何術以平之
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先被

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媺惡其俗化隆汚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爲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貞觀唐史作於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

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

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覲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碣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内名爵之所砥礪才諝之所涵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勢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滿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穡之艱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諝既培養矣名爵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於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勢所必至昔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

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斂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僞盜抗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棄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貨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透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許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

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溍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

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遠徒勉厲駑之志莫成舉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實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曾駒之有頌小者大者繫之維之雖病顇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彈鞬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閻復

泮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

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邛詞客自茲以往作者寔多摛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擲聲金之美子雲韜吐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翦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上林以諷其畋游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

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爲科擧之文一變唐宋尙餘作者之典刑百變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揄之以對偶之重輕以寡邊幅爲謹驗以粘皮骨爲親切插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爲常事馳騁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呼雖子建胸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爲何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

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慨斯文重厄於秦灰賛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俾刮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尙而亦義理之爲主加程文律度於古今胥格之內取古今氣艶於程文規矩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起蔚然擧首之選如後者青衿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餒甚而易涸文慚七步才愧八叉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章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尙慚窺豹之一班鼯鼠之窮顧將桑榆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脩重鞭鄙鈍進而不已雖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士馬雄彊之地瓊華仙島營

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負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鼎鼐於億載況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爲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而尙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逮至干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蕭

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泰之心即廣寒之廢基戀清署之故事敬涓穀旦爰舉栢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 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千羽兩階苗自格籠包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閶道上都朝會日降王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

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為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鑾秋郊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瞱瞱相輝玉葉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林來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奠居延及魚鳥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肇建必宗廟以為先是故舜紹堯其歸格於藝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 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而豐腆於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梓半出於江南巨栢長松幷來於山北共勸樂趨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駝滿背香犀馴象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兩生何太彊

抛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
初覲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
除産靈芝於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
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
居蓋將別家嫡以繫人心所以敞儲闈而貳宸極
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

曠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
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
聳四方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惟　皇太子
殿下溫文日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
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
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
獻圖冬官督役頗傚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率
楩柟豫章之材罄般輸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桷華榱拱星辰於閶闔飛橋複道接雲氣
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謡

抛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儼仗曉鬱葱
浮動廣寒宮
抛梁西京觀巍峩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
威信徹羌氏
抛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鉛槧小才蕭統輩癡兒
官事竟何堪
抛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
晶熒拱辰極
抛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金相玉裕德無疵主鬯
承祧神自享

抛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邵笑
瀛洲非大雅
伏願抛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傅
若二疏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
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啓文昌
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
燕雀相賀欽惟
聖朝磬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攬羣英

而入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書總庶務喉古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政事之有堂寔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鞏來落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瞻鼇冠之峯聽雖有便於趍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為霖廣作蒼生之福允協龜筮共舉虹梁博採歡謡庸申善頌

抛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酒慶年豐

抛梁南解慍風清澍雨甘萬項黃雲登夏麥千村

白雪蔟春蠶

抛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枝穩鳳鸞棲

抛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駃騠附龍鱗沙遥鶺鴒攀鳳翼

抛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逌洗兵更挽銀河浪

抛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甄陶萬類入洪鈞廕庇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庶政惟和邦幾符鼎足之安輔相協揆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年共祝 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乏聖賢之出孰與綱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親傳之明道而後授以伊川況康節之同時有橫渠之行華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爲大備歷乎千載寔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湮

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嚴像設益篤信好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廛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善頌

抛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儒源來學者精思力踐是豪雄

抛梁西先哲從游記鄒郿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談易撤皐比

抛梁南春漲沅江一帶藍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伊洛學窮探

抛梁北斯文復振無揚墨集成今訛考亭功畢竟是傳來曾國

抛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吟靜者工夫讀擊壤

抛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之傳贊禮樂文明之治揭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肹蠁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

興于以為中嚴外辦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
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瓚黃流躬莅四時之祭龍袞玄冕力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制爲心之地度閟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繩直準平聽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炯清廟之星辰陟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涓致柏梁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羣工

抛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祭太平
天子宿齋宮

抛梁西　天子秋嘗執鎭圭明發有懷常不寐萬幾思慮一時齊

抛梁南祠祭端衷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遷秩聖恩覃

抛梁北大烝歲祭騂牛一　聖君方寸儘神通先正千秋常配食

抛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雲車恍惚中神靈只爲多儀享

抛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欝金秬黍與菁茅錫貢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支益茂黼黻謹彌文於燕翼搢紳執彝器而駿奔二世穆一世昭來配明禋於文祖三年祫四年禘載隆純嘏於神孫秦山四維
天子萬壽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與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弋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㬎已於其日月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翱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沖眇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哈剌哈孫答剌罕敢昭告于

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驚神御聿懷懼省秖薦苾芬　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爲歷代之珍符得自神皐進由憲長詢以僉言則脗合考之圖制則無差旨　祖宗孚

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一室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遽親承于鎮寶基臣賈上良用惕然始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抑如大琮玄璧爲宗閫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知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 右第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徽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示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太姜俾熾而昌長膺戩穀 右第三室

符維瑞璽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啓佑皇圖穀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斯年 右第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　姚燧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於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祼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

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
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
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寔歉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　昊天上帝加謚
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救我祖宗歆此嘉謚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册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埋晦浚闢聾瞽聰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愧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寔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

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眞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

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寔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竭駑頑進德脩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

摧頹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內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異有成不悖於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尚勤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悉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脩用孚乃勑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旣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為災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

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人主察其深識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逐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

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妄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能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詐人爲公憂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呼哀哉項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

開棘闈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燿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靡無見粮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關終軍孺子携長纓而覊南越無以成敗輙生予奪公之清夷遐略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賫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與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竺乾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顔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黒衣恵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

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黄山文孺扈從王師柔服哀牢公於是時蜀之韋皐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宫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擧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閲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
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
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
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兩義風欲
灑九州蕭巳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
身爲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葬公旣無
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
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
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
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
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
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
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
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
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
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
致公之歸老猶振頹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
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
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
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
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
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已者敢
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
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
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過詰不同

閭望不崇誠孚不隆獻之雖遠犂呼四訂謂角而
童謂堆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
奏功維蒙古生嶷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
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
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
聰謨猷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肇國家無疆之祚
惟寧求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
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
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
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
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
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
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
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
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
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
晦振綱常而再新顔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
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
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
祕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
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
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纘
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
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
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氷
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

進而事君也必欲上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
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
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
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
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
身千載繼絶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
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
亹亹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
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
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
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
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
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
誘掖諄至容謦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
思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
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楩楠豫章下蔽牛
馬上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

綺搆乎明堂渥洼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鉼鉼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先生之學經笥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茫茫者英巳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會識局于器文勝自數授事則躓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辭秉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中外日亦有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爲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遽身有遺用求蓋弗者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眺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慭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弈亦寂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實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

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子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玆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

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爲重四夷賴之以爲安萬民化之以爲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痾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爲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蒐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爲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爲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海爲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辭者蓋非一已之私

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桷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眞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澌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寛字彥栗形臞而器温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鈎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秘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況溢俚雜尸坐瞠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予曾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畛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眞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

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宇友謹哭且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淵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邅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寔紀兮吾何懲路孔脩兮神獨罷靈旋還兮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

卯進士第仵固安州椽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
部故游從爲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
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
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
率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
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
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
疑文冒進可乎堅卧不起予詮居絶人事獨相往
來鵠山楚觀之絶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
村居埜池靡不至焉時絶江登大別宿郎官湖賦

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
君聞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妬不終遂此先
子監郴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予亟銘之予不獲
辭爲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郎報同
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霫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
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
爲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濆於進也圭
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
又山北有力且疲況貧乎鄂不可留揚未貴亦不
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廼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
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
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廼
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
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虖今乃
眞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
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
夫率其國人葬之予既爲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
家子慕爲迎柩歸艤舟餞別之地哭爲之慟監縣
公塟郴陽遠不能祔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慕爲曰

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瘞焉母子力不
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
統餘萬緡旣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沓里
麻嘗同官閔其貧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
隷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横甚塞祈烹五十羊聚羣
不逞震動里閈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十事度不
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
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
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
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内

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人其邪其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懦於施或汚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訴議如文苑者可數而天復中道畫之於虖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賫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

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胸中乎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恝乎無情予不忍也慕尚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蘄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矰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嬬今君之來兮丹旐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迍邅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王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殁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鬣牖下兮非蟻則鳶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

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曰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册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貫

天地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厲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遂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箴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

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淳固已扶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巳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巳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宜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蕭㪺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㪺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巳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巳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巳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起出而即歸

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
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
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
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
罪呂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
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
升菽夫人舂蓬稗爲糧芼藜莧爲菹活之荒歲旣

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
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
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減燭止之已
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
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
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絶少年輩不游召其
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
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　今皇太子講讀薦
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
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劃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

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眞州總管
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
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與元水
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
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
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
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
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
中書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

未從南征至鄂留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
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
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
多劇賊遣私黨雜貿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
然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
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罷
權豪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
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
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

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嘗分省遷調山西河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敎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歎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攘嚴鼓栫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施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

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爲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重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録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寃公燭其誣召鞫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款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徙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藁束百萬公是來也冒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

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其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討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皆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

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
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盧州畔而重慶
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
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
都供億食糧支半月賦粟鹽之官船不足括商民
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
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栅
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覦
望致敗惡相齮齕顧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
歸以爲重慶帥閫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

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
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
張珏以 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
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
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
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
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
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
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
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

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詭累數千
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
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詗
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
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
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
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
前歲公爲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
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
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冒吾

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
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
然吾非攖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
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
計汝嫌怨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
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爲謝
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
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
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
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

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夷諸小夷洶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底月平也吾賴 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猍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熱公名閼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鬭死不降事畢驛聞 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賈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轎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

上聞而悼之贈光禄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 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李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三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頡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雖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凡既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之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識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人所長而豁其不及至繩撿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撫之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 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嫌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

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
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特
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
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爲言
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盍卻之亦不爲謝
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闢斯行以絕專嬖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
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闕滿調將
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闕輔得士爲多皆
視爲已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

事謹斂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
愈切取信蠻夷闡其論招推結荷擁竭歷慕義三
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蓋成功於一介
實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舁歸要荒抑嘗觀
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卒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
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
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
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
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
潛藩　聖皇非遽貴之也亦嘗身接之而訓之指

授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讋
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
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
或相或傅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耆舊可以勸
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
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
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
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
頫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
又與頫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

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
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彥材眞定路稾城縣人元帥公第三
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
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
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
賦試中眞定時以眞定稾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
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
公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
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
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子經是
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
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汾邊蒙古漢人諸軍
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
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

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
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
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
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
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
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
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閏十
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
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

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
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
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
都元帥阿术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
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
總重兵鎭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
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
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
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

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
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鎭以靜乃
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
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
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
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
習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鎭西方其下縱橫需索
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
國法其徒積怨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
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

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
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寛裕如貴人以重
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
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
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
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諸不行而省府
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　上旨行之中
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户文蔚卒不及
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
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
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剌今
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
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
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
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遽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
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
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捴
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
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
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公藎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
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
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
爲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

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
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
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
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
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
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
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

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其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甞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

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甞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

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禀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偘偘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

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
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
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
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
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
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
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
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
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

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
見桑葛皆屛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
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賛已功於　上前公不
荅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
具食丞相府公又不荅屬朔方軍與粮糗粗備而
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
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
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
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
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

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
浸忤其意益深乃換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
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容外人不知
也桑葛日誣譖公于　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
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
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
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
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
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

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
曰老人畏寒須膻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
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
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
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
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
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
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

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 先帝
新棄天下 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
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 先帝時每侍
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
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
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 至尊甚憐汝輙親

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
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 先帝之意也是年
詔修 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公於 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
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 上閔
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
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輙思慕
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

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
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
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
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 上前必引古證今從
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輙終
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
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
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
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
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

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
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
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 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
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
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
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
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
至忠欵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
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

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假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

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歷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爲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

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illegible]州還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

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
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
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
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
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
每奏一事　上輙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
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
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
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
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

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
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
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
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轡
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
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
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
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
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
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

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
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
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顔公南征議立水驛
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
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
黄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
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
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
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

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
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　上思用其
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
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
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
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
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
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
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

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
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
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
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
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
几暦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
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
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
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

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
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
樣公乃對　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
晏　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
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
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　上可其奏遂設監候
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

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
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
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
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
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
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
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
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强興元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强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
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

地二十度大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大十七年新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閒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二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

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

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

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

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

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

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稾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稾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

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
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
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
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
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
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
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爲哨石所阻舟不
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
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

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
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
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　上覽奏喜曰當速
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
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
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
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
甎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
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
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　車駕還自上都

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顔爲之開懌特賜公
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
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
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
三十一年拜昭文舘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
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
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
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
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　天子北
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

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
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
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
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
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
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澱瀨河
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
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
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
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

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漑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大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

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詡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窾礙且距衡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長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

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縣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　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屛

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

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保民壁鄒平縣之黌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萬歸欵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内以治庚寅歲覲

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宛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

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與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爲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爲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

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爲州初以質子侍王藩娶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爲政一以繼志述事爲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既莫而雨霑足其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

世祖皇帝在王邸㧾率兵伐宋公爲前鋒得生口輙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貯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爲　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筴　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

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欵附至陽羅堡　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舡名白鷂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巳樹矣　上麾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維彼恐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隨陷　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

降民數千從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
皆全活　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
撫之勳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
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
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户管
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愼守
卿司中統三年春李璮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
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
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淵爲城囿初以全
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甎石而儲粟於内且

留壯丁之轉輸者千府其志欲何爲哉又諸路兵
又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璮假都督之重
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爲討宋而實不
出境士卒唯知璮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
章王文統故璮姦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閒隙以逞
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
而璮獨以禦宋爲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
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
侯朝覲璮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
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璮獨不喜其和奸擬沮

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
路無論軍民槩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璮方散遣
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璮締交於
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璮用漣州會子
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
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爲三千
五百定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定餘悉自
盜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
師渡江宋人來禦璮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負其功
悉留歲賦爲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璮絕淮

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
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
而擇人代璮且徵璮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
東南須璮鎮戍刺眞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
不若輟璮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
都督内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
侮也公以其言袐俟燕閒以聞二年元會　上命
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
卿有言也十六日　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
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

是瓊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為前導而瓊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周六十里圍之瓊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饟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突圍公及諸軍逆卻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戌瓊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為逆徒盜據今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戒敕兵毋入城於

是王遣將分掌門鑰有卒攙民婦衣斬首以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掇拾公諸父罪辭連公　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公為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户佩金虎符宋安撫吕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吕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

生遂東兀魯回河又其二父為藩王妃性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閒歲一至濟南優游暇豫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為諸王忽剌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為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　之叛連謀于兀訥忽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听故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顏搆亂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　上嗟

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户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户次某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既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益有

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怨罵如仇讎者公遷眞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思遺愛爲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命過家覲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靑冦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

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戍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不關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力討賊者吾有劍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諭僚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瓊故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冦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鎭禦有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爲征西元帥府薦充副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爲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諫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一

墓誌

故金滌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滌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陜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

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閑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柬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

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不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頹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予人我獨也天孰爲　爲之樂我所然

國殤暴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懸披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秦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

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畏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換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選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

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甞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鋭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脱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

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狂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横如戰國游士歌謡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

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

張珏自名目中中敵無道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捹
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
鯨砥柱不捄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
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
亦當蹈東濱元精炯炯賦子形遽焉寧與一物并
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劒留泉扃何以驗之石
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曰
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
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
衣冠龍門大尹復興惎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
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
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
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
光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
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
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閒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
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

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
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澌節爲書生束以
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緼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
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
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翻
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書皆出於無聊賴之至
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嵩山者云伯英眞爲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
氏前歿子璋瑨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
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睢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更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
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
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而下或
有攬遺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
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諱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蘇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塟其父之明日乃絶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

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縣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豚有不可謂之絶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塟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聶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義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爲縣吏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旣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

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爲隆德也被圍於德順胥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幷鎭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觖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旣不能救民之死又

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瘞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冦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藂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

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閻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朱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爲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爲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彝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曠然胷中洞析毫釐外私内公息邪詎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資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

傑者後皆員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闢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

改兗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
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
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
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
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
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于廹於禮文謹
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滄滄而洪河洪河滔滔沃
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施方慘而有忻茲

然顧果孰新天心可觀吏民命凡胡甚不仁斬首
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
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念此而
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峩峩者誰辟門易山之民
今誰子孫爲斯人之胥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
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
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乎生
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
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
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譏吾是嘗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
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壁服衰釋杖叩
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
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塋有日乞銘其館士文
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
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

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
望臨淄晉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
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
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
諡忠肅者於公爲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
奏公幼奇儁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
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
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
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寖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

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
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
七月覲于上都
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
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
辭疾璲事初公自宣屬治撫至承宣使夏貴軍戰
黄之白鹿磯冒矢石鋭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
強靡吏姦莫何問乃斡經賦靡財胥數背法之羣
駷悍無敢犯令守趙希訪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倅莫脅前倅今倅儁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

屯戍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閔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士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
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懈慢
輙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嬰行坐靡縣官敢爾即
徒徽填圍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
輩構禁横吏十數蠧蠹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
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吏皆名才監司逮
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
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
錮諸圜越四日郰輙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

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
於訴及守興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
饒時論能之衢寇譌起連江浙數郡遂憲臣嵘守
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
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檄郊有執冦至
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雠脅平民互黨助
蔓冦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繇訟直之豈不在
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
罪以賞脅既良民即自拔盜藪知傒鄉罪除否則
必薙剗無遺餘廼巳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決旬歸業俾黄衣
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
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
守常煩痾奉旨意公至噤嚍不敢出一語撓法於
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擇四書以摩勵諸生去
郡未幾冦復作張甚冉至輙弭公忠實和雅英暢
摩易早歲莅政以敏鋭著稱晩廼斂縮沖漠權以
適其豪奕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
友接物識監覵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
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

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鞹弦其弓者莫能
擬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
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焉以爲賢世所寶
古琴遠甚古樂失傳稽籍蹟思刊分黍我以諧雅
族既作渾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凡
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
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
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
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
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

爲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
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
庚申瘞渾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
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
即彌寧疾廢彌寀彌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
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昏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
人嚴以祖廕當補官嵩岦巃峕崙女三人曾男孫
一人山童女二人孳孳謂公門閥人地文武猷爲
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摧亮治體潤色太
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

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
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巨室喬木蔚只邑器其
材備脩能只奚賓清廟斯斖敦只爰諏疑謀斯著
蔡只爰構大廈斯棟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俟
遹侯軸遠殆悔只沉浮星歲存蘊槩只云胡不弔
哲人斂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瘞曠弗音囊武遺
只媸妍白綰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
鐫辭煒幽窆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
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
時鉅夫客鄂諏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
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
器之洎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
後數年余從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
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
乃元師賊殺不辜爲君所劾鞫之如章帥遂抵罪
數以爲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
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

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
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
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
生負重名仕爲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
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
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
早穎核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
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爲部使
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輙見聽遂擢
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猺逼

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
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猺遂遁因按所部潛
與猺通以人爲貨及他奸利事守令巳下抵罪者
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
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
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縶臣以君爲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
時安南既巳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
民迎餽糜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主臣卜日拜
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

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侵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槖中裝甚厚辭不
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
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
稱最行省遣慮郡因袁瑞路各有詠愚民自誣殺
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擿理出之僉嶺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
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
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録之釋不知
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

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
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
倉實以振或曰俗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
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
載且治衾櫬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别
子詩别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禭遂卒於驛舟明
日斂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葬于吉州路嘉
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
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
密不煩不苛不爲事所詘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

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
於親忠於國不媕阿洪涊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
其始爲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
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
君此言豈自爲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
奕奕堂堂厓寄石蒼不可磨兮藏谷爾山君勿刓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
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　天子曰趙與票事
世祖皇帝迨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

以歸塟敢奏以請於是　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
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
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敘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
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
幅巾見　世祖於上京氷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
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　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
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直學士公之爲侍講也
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隴暴露皆大
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
辰虎来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擅政言訖公閉門

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
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
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　世祖沉幾先物神
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忽木奏公私貧
歲藉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適別給
廪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
祖伯沐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
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
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黄巖因家焉伯祖師
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與語胥受

身屢救公所行尤近實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
閫域以力行爲致知首清簡爲高沉默自私皆東
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
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踈數翕訛其持家簡
泊無復商確討處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
宋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
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
爲鄞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迨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
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禄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

里爲可稱篋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葬中嶴于婦翁不敢令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賽溫州路教授孟貫將以蔭入官孫男女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二月甲申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恭篤承天心維我 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大小共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眷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今 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飲贏諜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本敵桀鷔內豫王靈誦聲清泠鏗出金鐘賽賽九關壬人隕寬雖 帝有訓四方于闐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瓔麓茂一息以往嗟彼之豐雖時之通尚詔後人以對以崇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爲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 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 上遣使問何由且詗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末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爲壽又言誠以是懷懷之言歸聞之 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王以 天子之使求償來邪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 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

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
伐宋從王閣中留爲安撫使施治兵間裹摩創戎
外供仗糧不擾而集　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漢南路俾置傳驛
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蕃經略使兵裁叛
離仁華狠頑渠酋讋撓溢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
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
陽實爲蹶宋起本勳臣故相　上與咨軍國謀不可
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
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揆此

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　皇帝不欲郡縣
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
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爲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
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
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
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
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
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
公迺示息施袒寢一室盡撤所懸箭弓刀槊付衛
士聽汝何爲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

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
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
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
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勳貴巉絕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
有以凌轢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
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覘其人必賈吾言
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
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
復郎中佩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

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廩剗弊施宜當其後先明
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
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之視便輒行事
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
郢復民聞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
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
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閑吏不得輒行乞解赴不
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
艫柎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
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爲凌轢者後覷爲深

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攫子與國寶
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
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
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
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
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横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横人謂其眞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
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
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與質券契盈室
鞫之皆款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

或娼妓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
之食已聞未報輒止税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
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户罪謾以逃聞
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
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將何噉
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出一
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 聖上民
杜也非不知奉命不輙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
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
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

皆曰吾侯賢牧其爲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
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滦河
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漭爲巨浸廣袤千
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
又編木爲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
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
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
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
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
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惣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

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
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
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户
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
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
咸寧縣洪固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
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
省宣使嵩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録事韓和
一適紀德信一適輩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
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

年五十六固不云夭較齊耊耆孰謂壽考究其致
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挐舟
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巴至覘數萬里爲步伊餘招
麾兩王喋臺指輿吐蕃獷狄化不犯令由積苦勞
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爲藏死有可述短不害
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己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
躅租舟民于河雷轟霆馳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緜
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
流死所餘立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
濟取置平地穴陴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

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顯
顯公哉人之騶虞彼饞婪婪横目虎軀雖古循吏
列傳史冊載筆令功孰怍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
丘銘石道周以𢑥諸幽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葛使總制院結知
世祖氣焰烜烜爍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
言以爲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爲
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
簿所躐級于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爲稽其人
不利也一旦爲尚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
賢直學士奉直大夫昺不拏自餘妻及子景奴婢
凡資業皆籍入縣官桑葛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
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冤自部曹史主事省
掾都左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
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
省政與國官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令賊國
臣不宜誅夷宜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
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勑有司償所籍
入而昺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癈于

華而女年及笄自燕攜大參蘭公左山孫企伊入
壻其家自華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
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
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
中奉之家耶身殲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
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爲求壻令恤癈婭之家處
事變之極狃薄俗之圖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爲
弟爲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
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
萬夫長嚴忠濟從已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跋

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僉
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
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
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仕之官長有不相
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
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
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
苗胄五世祖綯爲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
秘書監爲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

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
鎬自儀曹而下皆家燕鎬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
亂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新識如故
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
室　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
世祖三十三年實錄院置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
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
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修撰而下年分
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而命矣由同官相驩故

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
及與之別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華經杖言曰昇
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
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
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推夭於人若薄
而厚錐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
竟之來視銘異時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

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爲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
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爲六年又求銘其
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祿潛德其幽宏豈
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爲者則以吾
其爲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
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
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
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塟長沙元配姚氏再配
白氏二子宏祿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
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

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就
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
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
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
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爲
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
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杼文薦出官瀏陽
非賢不即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
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胷中廓廓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詠友過不計嫌

慼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
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疑取筆之曰君喟然吾
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戕人者則不可也亦
思尉爲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
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恒
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疢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
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
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
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
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
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領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
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
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海戰艦欽廉
人難其一君難其二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爲者
必求爲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
使伺盜曰蚍之所塗蚍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
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
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況橐橐他盜順
指富室惟所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

擇世所共齎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
得依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
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
何而伺盜貧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
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
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
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
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
代家人責入備直與名以兵備歛者又所得爲也
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歟

師溢歟毀夫人觸法肆行儌倖未露悻人大語則
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韵憂不足
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燧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
以邑士安某爲先來言曰先生廿名篤古善文者
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
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
竊覬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
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

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頴先人始以
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選彰德院長
尋官進義副尉從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
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
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
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待而南以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
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窆焉又曰
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
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爲

人子惟其考嘗辱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
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
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工曹
遇入太府縣官視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
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
藏者罪死況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昴弟
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兆樂村二男
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

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
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
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
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
拔宏贍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
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
生爲叙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
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

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
會者耶當泰邸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
沙也無不往乎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
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君曉君來便宜啟
爲掛之錄事耕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
授尉廣之懷集令犨盜滋張虜人民燔城郭以冒
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
而殲之格鬬屢衂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
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遣寇

之家嶇崎艱棲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
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官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
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譏守終日不食頃
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則入
奏無不與偕　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
庭下問盂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
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
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千
排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
其不寖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

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
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忮之耶且求
以剸物置千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銛
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圜者始周乎
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顓錄捨枉
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
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
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
溪壑崖谷之險不得犇放乎衍爲澮爲川其濊潤
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

文有王亭小棗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
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
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
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嚟鍾徙吉頴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曾世
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
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迹市乃
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

義自奉殊眡志勤勤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吾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瘵發我廩庾飤老稚崩梁壞塗𨰻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已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丗廼棄塋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禱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孌芍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蹎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陛或者而宗由昌熾富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奚必門地漢民仲山凡豈異舊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眞州病未克進陝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金代嘗仕虢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冤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即以寃狀白官不荅時廣東得專殺貳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慴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贓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踰墻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贓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慙恚喑默吾父引寃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薄宣之南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塋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眞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

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勿書諳律仕未顯達賫志以殁紱將以明年秋奉柩祔塟鼎湖祖塋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有恔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眞有洗寃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適眞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

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爲盛而不一族横岡之族其先知

制誥龍圖公之後縣御從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周氏以姨之子爲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一早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既没養母逾盡歡大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

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自爲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辰晦窆于卦塘棲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李登孫女再娶户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勉女適胡宜審孫寄生孑移疾寓富州先塋期師周以前大學進士徐懋初狀因孑妹壻周鈞來請銘鈞謂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沖澹蕭散不

求工而自理致孑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覩巳嗚呼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乘逢一制於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進之途泛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跋涉攀援百計干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或至破家隕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可翔鶩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乎往年孑被命徵爲國史官弗果赴今幸補外閑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娛凡山林恬退

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

所豐者賢所嗇者年待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

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
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
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
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
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
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徃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
屬公子其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
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
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棣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

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不少
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
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
人禮相祀事低首傴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
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
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爲之謝絶中表
俱貴家務相矜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
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
是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奧之原以宋

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
葬于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
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
康府事歸　聖朝同知邵武温州處州三路總管
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桷翰
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
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
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
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瑋早世
瓘瓏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

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
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葬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
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桷生七日先
夫人没先夫人没由桷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
泯永遠或可以蓋桷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
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
爲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
歸咎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鄭誰其高閎奕世相臣相臣女孫來嫁于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閣右閣聯芳對峙維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逑被服閒閒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胥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嬔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褓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咎天生也無憾沒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桷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

年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殯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葬東平祖塋東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桷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貫文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敘遷應奉修撰陞待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禮二部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偉於世者　世祖皇帝謚冊追謚　太祖冊　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　世祖成宗兩皇帝定　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敘其佐丞相府劾剗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國公信從之爲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擻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

利便檢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摧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仗儀物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緣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適修閣于祠後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以先勤敏通博治時鉅公皆屈已期奬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七應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爲文閎闊詠諷落筆纚屬不止於王言爲尤長

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公之系錄琅邪居東平始八世祖沔為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髦譽珪璋孰阸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雖比厥聲曲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墓誌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寔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奪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典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

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 上以
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
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
遐遠小君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
兵入寇 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
帶劒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輙至而公入直
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
纛既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懾
容者唯伯顏爲然都僉見 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
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它日 上自校獵
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旋象師子以爲戲
者戴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 上在
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
靷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 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
以邊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
上所親信有使事輙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
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 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

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
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督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
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彝葛之爲相也懋忠貞之尹
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
賴 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 上之
改尚書者爲中書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
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
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綠真子也端

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
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
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爲久之又拜僉
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
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illegible]年
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延祐[illegible]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
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

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
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
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
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
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
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
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
史凌辱僚吏搒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
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

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
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
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
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
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
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
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
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
公象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 上旨
上京根本之地其遠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

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
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
次失律 天子或以爲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
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粮衣著不
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象勑學士爲贊識以天子
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 上旨 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
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
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鐵木迭兒爲丞

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
相家奴擅囿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
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
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
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
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顯奏之 天子震怒罷
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
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

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
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　主上遂
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
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
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類久之　天子察其
故并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
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　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
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
本由巨姦残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

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
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賫書哀惻
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
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
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請帷從在上都而惟一
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
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
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宄遺履危禍此
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

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
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
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
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
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
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
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吕
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
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
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

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
國夫人祖貴京兆路總管諸軍奥魯贈輸忠立義
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
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
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
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
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揑古
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
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

阿不海牙次適捌立忽撃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
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
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
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纘旦愼始和中興
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
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敭百試無替乃贊國
鈞乃佐本兵乃歛長籌以督徼垌時巡至止百用
具給清官言還罍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齎

力則非精思弗㤈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
亦仰而慨曰此老成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時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
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
無遨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
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兇滔天我則老臣悉從危顛
二三君子犄角以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
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
不隕揚言孔昭 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
任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悉緩
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
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
峩峩其麓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
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
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
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 上爲震悼勅
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
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烏乎正人亡矣其孤景

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
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
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
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柔之孫
故累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
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
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户明年眞

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
鎭建康未幾獻武甍京師
世祖皇帝亟名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 上親撫
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楨者從臣父祖久
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
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
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 上賞識
其成立初九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
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
署官掠郡縣燒府僉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

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
未克報至之日公發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
定乃使人言于行省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
得以彼此爲辭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衂將
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掠民家豕而弃傷
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
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歛兵設伏賊不
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
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

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師二十
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
斬之其黨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
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
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剚刃以駭
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它
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
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
賊之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
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

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直
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
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
安昔十八九矣獨南嶨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衂
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討導勝兵百餘
人鳥道緣登其巢背處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
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弩由
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弩得出益懈公曰
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

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撤
師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
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
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
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
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
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
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
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參
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

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名對蓋張方以軍餉得
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
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
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　上曰其命為副使
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
可大用請俟它日　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蹈金處
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
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
而可靳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
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
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
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登昌民
之後僉為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
庶貢稅雜藝倍摭他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
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
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
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吏陰制官吏持
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

知有條制焉得鹽運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
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
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
厭勝事且沮鹽法　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
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名拜僉
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
侍宴別為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
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
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
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

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
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
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
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 祖宗者
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聚湖
廣闊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
書公劾之不報馳驛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
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陜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名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

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
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 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
責 上卽日召拜中丞居月餘 上不豫三寶奴矯詔
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
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
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
子果卽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孫衣
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
制帶以賜之 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
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
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 上怒曰汝
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
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
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
必欲用諸言殺無罪臣請先死 上卽不殺六道士

親解衣以賜公明日 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
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
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
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
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
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
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
給櫝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
軍隷興聖宮而已領之以 上旨移書樞府衆恐懼

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 上從之著爲令敎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 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 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閒

車駕時廵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名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 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還歸 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 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增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

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名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餞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而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

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母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與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鐵失等自上都來夜扣國北門遲入中書稱遷矯制奪執符印莫

知其端欠之稍有知 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還顧無
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秃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
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
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
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
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甘虀粉萬死不敢以言
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
今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
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 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
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 陛下入承宗社大義

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 上曰以日計
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闊徹
伯曰此當書之史既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尚食既
嘗悉輟以賜公唆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官治書侍
御史南坡之夕彀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
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
死唆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
唆南親斫丞相拜住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
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
伏誅

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
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
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
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
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
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
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
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得解有售珠於四府枚
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

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
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
壞汙穢贓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
釁不遠惟 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
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
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 上肇開經筵
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
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
懇爲 上敷說皆義理之正 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
焉自是辭位甚力 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

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同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

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遥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閲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閔傷其意留其俸庋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

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小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蔑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異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内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悦生佚老爲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

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内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

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
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
孫游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領領
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
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賛國成人登其一
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省臺又使宅
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
咈哉德則惟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　世皇作之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抳

孰謂得君衆忤㩲厄既退既蔵侃侃大剛　先帝遺
直以錫　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憸壬睢盱
震慴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否諏屬于老成人
亦莫間攷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
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
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　天子永懷一鑑
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
者太史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
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
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
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
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
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
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
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
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
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庐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
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旻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
率恇怯傾辭不應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
避事耶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
其長曰懊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

甚貴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
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
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與謹儲之則
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頗
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静附近之粟别設重
購賓遷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
聞 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
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貫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鉤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泥
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
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撙節
謹惜非爲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
之褒以衣一襲吴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
傾槖償其貫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吏奏重
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
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
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争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説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爲眞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
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
察御史書吏轉戸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
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
經歴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
在眞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
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
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戸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
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貲
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詿誤者出之田廬貲賄當没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𧘂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未嘗一日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㝡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皆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閣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禎次適真定醫學錄張承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方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

銘曰

有蕭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執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謇謇舒舒何行弗感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旂光以享領領和城與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從執以書執害其人摻義抉除　天子德音元戎徃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毋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緡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趍寂寂弗發當為而為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户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蓋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已為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猜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刼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亮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爲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絶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澟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

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令陝西行省左丞康悖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遺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蹤越朱弦我則不聞

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

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吾當尔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荅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鄒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

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
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
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
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
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
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
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
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兊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
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
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
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
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
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
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尒集惟家世
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
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慰集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
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叅錯掇拾偏駁欺世之
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
粗工有餘而蔵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
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
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
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
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備觀古
圖書其識更進盖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裒部饟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旣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繄子之功功隸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與孰究孰承慨玆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暾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暾兄弟出篋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
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
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暾
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暾矣一夕暾感異夢旦而治
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
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
而起後六日遽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
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戚
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
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
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

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
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
理家益如志常遣暾明從師而無牵於愛暱故能
以卒業闓子三人暾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孫
徐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塋處也銘曰
有齋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桉有饌兮醴有尊不
少延兮誰怨樂玆丘兮勿諼

爲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
遂爲滇人曾祖考諱世斐氏有土嘗領布燮考諱

連龍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内屬妣張氏君軀幹魁
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爲威楚屯田大使増粮萬石
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
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禄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
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
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
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廉冤多所平反在縣
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爲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
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
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

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
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爲尹明年改宜良縣
尹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
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爲羨縣尹
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
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蠻
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
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
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毋從僰俗語畢而逝年六十
有二越八日葬昆明菩陀之西岡三娶皆張氏子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揔管府照磨曰昇仁德路儒
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學生曰益監税曰某
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
干人既葬諸孫伻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
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年朝廷置省憲以控
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
也然其人如勞深雍落相掎爲習獷悍喜爭尚有
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爲其先求不朽計
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徼南蓋悉其爲
人方以變俗爲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爲南人勸庶

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滇限邛僰皇風遠被爲樂國生斯牧斯揚
乃職半剌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爲息獄犴有
冤我爲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兟兟孔蕃殖喪
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
譯西岡之麓即藏室永毋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
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
世爲浚都鄢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毅由

地官屬尚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𢷬容靚紡績組紃之工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能有成慈睦仁恤族姻託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即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史治書甫卄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頴悟可令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爲大都儒學録大都四方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

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爲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爲臺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爲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衛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葬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葬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人杜愚爲之狀矣請吾友爲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而能賢爲婦而能孝爲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爲銘義不讓廼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烙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罹于福少也推弱壬節

閨房歸于夫家組紃含章教子俎豆不繫于遷弗離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居其孜孜廼成治書捴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稑我稼則穫且庤錢鎛洹泉出山紆流相西欝欝栢松蒼蔚之隣乞矣安定幽宫是域夫人祔之協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徯斯

大德中勳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陵范君元亨其强敏之才廉平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師則君没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曾爲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爲江西憲椽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椽又辟大司徒椽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中經成補湖南椽扶滿授瑞州栰使改武岡錄事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

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椽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孥曰田芭芭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芭芭長愬于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芭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戶曾

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求明伏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嘸牛耳鳴號于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没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爲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棠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没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

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令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績以長顧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

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過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意廉愿遜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贄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拔並舍大木似翁蓍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貴佳子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麝不如殰麑之不輸轂不如瑕奪其有據無與之爲瘠隳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而移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欒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與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概至大己酉遂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横經丈席者嘗數

百人礱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於在三足抜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求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栺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㷼離孫不可以貧廢學威望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罄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遬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髙薦名于朝勑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磬欬

欲聞鼎鼐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於爲監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説不使黠涅妄加疑益廢棄求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微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就疑立懦剋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𩔰天成宗繼序圜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厤禮

文酌古揆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内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祗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説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為憾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兒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斂脩為行鍾鼓衡門盍大其聲勑起布衣于定

敦教祁祁緹被來則來效再主禹城溝領勾稽不枉刑墨仁闢日躋蒲秩而拓入為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責蹇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擾而行反闕立言行後是程方儆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彦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晉齋先生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名壯矣尋由避宅左掖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名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歲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師屬非其道舉世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候侍

裕廟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鄢已講而出

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愬隣婦力明其無有鞫之薩孛而事始白又糾膺師西京宣慰使倒剌沙以己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為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

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
班視燒棧猶車徹也如是之地皆周爲制度卒有
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
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
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
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
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栝馬其州館鄰墻
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
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

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勳臣子開省京兆特
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
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
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
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
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
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
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
明年遂召直翰林感其毀瘠骨見衣表弔哭之予

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嚚嚚然先
生成法也爲嘆曰嗚呼遂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
以善及人如是明年遂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
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縗以出
世議陋薄自便非時遂備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
見爲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
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
十六卒苦瘟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
是哉夫人賈也以遂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
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抆淚擲

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
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爲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
單馬與游其門者庭拜遂還其幣曰吾無荅吾亡
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
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棣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
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爲秦將封
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
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
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
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救
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長觀婦于介靡一匪善廉
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
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
衰盛賢曰延有方其趺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
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鄃王府長史燕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
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冀狀其祖潤文
玉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
出不遺於受不借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
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
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
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盖鄃王之考
初尚主
世祖再尚主　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爲置守
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
進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孔子元
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無其尊禮斯文者惟
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君不可辭矧有大此
者懷之爲州
憲宗大封同姓初國
世祖于泰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
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　成廟賜名懷寧以王
今聖時方撫軍于北
皇太后偕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
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

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
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絶猶念惟恭不置
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
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
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
學懿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
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
爲娶元氏子李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　斯若可用爲
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　龍鄉其間下

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欒鱗翔況復有孫翼賢王逵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耀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縣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嵬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瑨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瑨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破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　睿宗承制監易州番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　憲廟世世祖方淵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朊兀妥

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臣苗冑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即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内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今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别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薦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

及妣夫人劉卒則塋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一女男秉政秉彝秉夷女適焦簡周其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若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狥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冢其閒沒即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藏亂離失其瘞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徬徉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遣其少子可身挐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摭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適本之曰魏氏縣唐相知古子林剌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爲今弘之順聖遠有延昶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兕荅館酒使子貞兕荅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筠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縣兕荅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兕荅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榷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增斂姦無走匿額有羸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高氏七男筠琥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琥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

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事泰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畮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爲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校誦所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漸涵化諭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獮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晜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倖是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

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汙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辠及其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閭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後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㳟學其使堂廚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

以故事無有不可又卹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縣吾李曾鉅鹿輔政兹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當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太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夘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育學行嶷嶷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王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李叩莫譽又仁厥之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瑰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膴膴桑乾原終天地碣執華其文大史燧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進肋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孫刻之墓神

道是不没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辛酉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問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震爲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

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窆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韞秀蹈高遯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莅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霆蓮花之馨配其德徽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贇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洪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摭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閤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敝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

官有媢其顯者君曰上領其槩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覬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事壅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徵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御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下劚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趣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

亦異況死生命定顧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于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巳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猜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剸象兕而後知其利驌驦要褭不必路極九有而

後知其良古人韞奇櫝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巳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勳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爲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書戶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府經歷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嘗因事得見

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其姓名是時

仁宗愛尚文學常不次擢拔材儁於衆人之中人亦率更名所居業以自傅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君略不少自衒鬻才得爲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主事以廉敏爲丞相器重而君丁內艱去國服闋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爲吏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西歸至京師以疾卒泰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遠相遠數寘省部要地皆不得久又常以文書爲

職業事無專制獨爲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爲盜者獄具矣理出之壽張童子以杖爲戲誤中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東大水民多徙死檄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浙大郡獄尤夥君決遣之數月廷至無事憲府以其狀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眞定縣君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未仕三女皆幼重爲國子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爲同舍而集爲博士故其葬君於眞定之三家原也以天爵所述狀來請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貴族石抹氏

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爲謀克謀克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爲官名云貞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配揚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爲千戶鄭公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爲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爲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眞定縣子妣尹氏贈眞定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具書之俾後世知

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眞定諱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烝匪信曷徵維鄭有良吏維逑是自銜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俾永詒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欵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匏冠布衣剌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

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奉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朮魯版授軍民招

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父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錄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

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和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洙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決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户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常曰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善不傳而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

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朅又能思廣其親之志乎乃爲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貌魁岸奇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父之從伐襄陽先登授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曼突圍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爲食居數日不降宋人疑其有謗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渡鄂州江命別將阿里海涯率萬户張興祖軍分徇

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達張虎諸軍薄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葬既襄事輒屏迹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給於湖南遇兵俘一儒生黎姓用金贖之曰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爲弟子師果同歸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年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辛葬眞定平樂原先考萬户府君之兆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天倪辟署權黑軍萬户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卽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

妣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適侯闓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興賊雜蹂蒩臨其民獨眞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焉而今爲眞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日君識其爲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學進有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閥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眞定挺身兜鍪而官弗崇雖則弗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則侈其迪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甥維彦日肆於文克表外氏纘玆勞功刻詩墓門維以允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茹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予同登進士第又同官于朝先人生世以迄于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

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爲文沂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周畢公高裔孫萬事晉更十世得列爲諸侯滅於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遠户部侍郎山甫始著於家諜子三人曰元節睿州觀察判官生翊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閥遠矣曾祖諱銳金尚書户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使河中詰總帥完顏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銀闕轉徙占籍眞定力學厎行起家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配丁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

宗義皆早世仲即君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君居浚都爲士子經師尤長於詩詞試浚都文學掾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專恣他吏恐諛弗敢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游饑群與賴起績溪盜斂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廩以賙貧肆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供玉面貍四十畢罘不獲則轉購他邑糜貲毒民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吏循格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祟社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

有寓望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郡守爭爲鼓譽江淛行省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又屬覈考江陰錢穀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爲脅誅者吏黨按之既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省事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遣脅誅者得免死南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霖潦水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鱉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壅事適淛西廉

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顛嫉君君又不自詘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辨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君所與游盡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寃而君終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無爲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階前資遷承事郎監黃池務稅以至治三年五月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

某州某里之原娶杞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澄沂洙女一人適浙東廉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適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勤苦爲文章發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爲崖機其官業行已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之所爲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卒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聞

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舘職皆不報屏居錢唐詩書尊俎詠謌息偃泊然無豪髮世俗慮撫育諸孤子姪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奬人之善汲汲焉猶負宿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而君爲之不知爲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瓦裂焚剽翦殘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其德以殁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弃不用君子

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沂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是宜爲銘銘所以使後世爲善者不怠也銘曰

晃弗媟也玉有玦也一擯不用有子晳也彪炳而文立其嶼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眞定蘇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磵王公惲俾天爵狀以謁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胄氏甄代遐邈君世有繫逺蓋略茂先昌祖字諱錯無極徙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潜爍祖讓事金剌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君若讀六經得大約毋王漘瀆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郭木石與居隱操樸師軸友惲敬不譴言信行過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万冊示尊閣修名曠然日孔炤蜀憲聘掾以養卻戊申月正體魄落歲六十二瘞諸俗儷代之王賢以嫓胤恒補吏晉臬擢安章戀兮死未竘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

事斯道卓幹毋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矱顧親小禄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鑠賴士載辭傳無硌抑本茲銘不巳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咲無雜賓嘗知阿于縣惡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名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藍田山碑欽王擬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槀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王尚書櫎墓經兵寺宇廢盪荆棘埋沒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許並舁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淅津張徽燕南毛居仁耿都陳父雲中孟攀鱗太華郭時中鄠范文炳平陸負釋加以衣衾藏之故究蓋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孤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滹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是饜飫史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觀前賢奇蹟偉行擊節嗟賞而不能自已至推耕午以饗食齊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然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比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建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俯仰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為書數萬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法數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雖節目碑碣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闇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許公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生於胙對楊學館夜半欻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既齋棲遲蓬蓽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亮辨天府七星挽章于以張皇幽眇振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將既而聞卧疾慮之調養詢諸友生始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

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媲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礎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為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

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惻傷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摭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評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潜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刃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

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窆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毋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實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蹈水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押至日告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州李芾死潭州馬曁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寂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不絕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

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爲諱抑
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
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
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
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悳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
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
伸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
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
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爲諧升斬一再
遷爲御史爲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
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
之而彼相挾私黨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
於朝者視爲軟熟恬不之怪獨公能抗議彈擊第
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
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
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
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
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
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

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
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爲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
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
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
閒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爲其國之
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無人則斯
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救於須臾
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爲何人在天則亦
顧運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
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録公生以宋丙
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
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黄
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
景盧陵文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巽
時余參東江西以脩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
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
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
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殁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
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

敢以不朽爲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爲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

世祖皇帝以親王揔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

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旣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權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録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爲傳而侯與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友友輯爲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鎭江丹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泯沒則終天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澂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爲君臣歲月甚淺鮮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韙之宋三百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顔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禄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噫

夫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適侯見帥深入不意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輙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卻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鬬

日具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衆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摽去弗受絡置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輙對儔黨言唶唶奬嘆曰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爗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缺陂戰死壻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

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嗤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戶帥器之妻以兄女繇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録武定軍屯光從死黄勇勝軍後掇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爲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爲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充統制官賈祐開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建城壁化服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覩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咺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

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貴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蘆瀝鹽場同管勾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砡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曰諱林曰榮曰瑩曰塋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鑾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　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彧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

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
行中書省宣使諱貴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
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
除掾將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砬
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illegible]
娶揚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通娶
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彧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
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
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崇曰晦諱興君以下塋

于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塋新阡
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
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
命執事機要盖懼夫族大日遠昧于譜考而溯先
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
緝學勵行命不遠者有爲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
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益美無窮豈無其人嗚
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眞定之眞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
元老父誠成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
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
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
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
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
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妻吳氏眞定縣君咸曰天之
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
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
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
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亂已若成人從鄉人

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
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盖以比古黔婁云大
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畏
也然猶內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
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
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弁異延巳曆
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
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十
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
研賾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

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應直風曾謝白金於
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覯其志而君神氣自
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癘有宴人
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姻喪葬者每
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
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諝日聞轉運司
辟君領眞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
利其贏君一無所汚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
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
族姻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

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愼中
饋旣嫠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
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
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
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
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
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
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
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卽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
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

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
女三人長壻卽從道次賈玟馮慶孫男五人長天
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
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
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紫何安道葬以卒之五
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
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
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
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絶者何可勝道其視戕
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

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
命數衰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桷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
辯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
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
傳南劒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閩明之朱文公
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
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島瞷
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

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　皇元平江南其書稍載
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
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
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
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
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
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
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
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

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
世書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
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
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
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
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黙求以通焉者也劉
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
有侶君無媿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
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士從貞
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

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
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
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塈垣女一嫁王
氏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
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
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
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黙菴先生天爵從學
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稱作
而言曰眞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
爲文公之學眞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

暨劉公生愈後聞揚合一劉公功與眞公並安君
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
爲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
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桷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
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
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
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巳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
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

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其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絶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

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眞定録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漢如也徒曰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爲幸閣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閣伯益宜

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歛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槖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吴楚多瑰偉奇絶

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閲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毉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趣喚揚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殯集往哭之見唐任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焉乎是爲表

稷山段氏阡表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隊地蓋爲金

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或解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救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盡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叙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已成已脩已克已成已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已登正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内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已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

克已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温皇子安西王召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已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似英甫彥孚輔之兄彝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仕有祿位獨輔家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曰盛君子有望焉嗚呼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爲得失哉故爲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應徧物變無託兮久焉識耿弱翰兮著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頡余庭兮鞠存嘉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𦤺肇造兮有匯羣材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岌維岳兮潤流斯河世寖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爲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皤茂厖頑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陞殿上上
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袍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厖眉黃髮序列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爲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葬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

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曰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湛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眞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買妾覬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筍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筍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筍力留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

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曰蘇君持君事狀告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主家產宅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爲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孫子之懇非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我文以表其墓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予諾而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郡君者已亡子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

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自不以我爲妻家骨肉張延賞韋皐猶爾矧餘人乎陽爲翕翕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鬭相責望者皆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爲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眞鮮哉方以杭

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筍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媼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

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
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以澌矣用於世而觀
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
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
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
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
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
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
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

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
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賫志之恨觀姚元
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
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
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偉傑之士困於貲考
限於銓選百未一試亢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
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
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
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
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

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大師合魯
合魯生大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剌內剌生
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
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
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
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
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
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
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
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僾然敬之嘗以

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廕補內供
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
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
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
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
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
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
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
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
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

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
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
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
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
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
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
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
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
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
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

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
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曆云
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
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
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
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
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
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
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
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問請曰殿下

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
授經聖人卒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
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
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
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
秦所傳正得其眞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
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
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
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
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

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爲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
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
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瘞不可違改爲言
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
業已受朝命必當別瘞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
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
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
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
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
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

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
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
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
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
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
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
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
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
言明日録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
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

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實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
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
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
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
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
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
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
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
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
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領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

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牓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二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

郭氏岵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胷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己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露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爭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弒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

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
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
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
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
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
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上封
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
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
況疑似之閒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爲子
後生子震與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

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
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
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
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瘁一旦暴得吐
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
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
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
百篇論者獨推其楪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
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
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摶霄所撰墓

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
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
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
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
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
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與陵用公殆未
嘗丘山萬牛償且僵顧以根閡待豫章暨國短修
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
殷士作祼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

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滦水其
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
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莫有
能國　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溥海內外罔
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
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
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
之學經綸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

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剌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奇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

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 國朝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 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 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諮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 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 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耶 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 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 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 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 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

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 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
國人命實 陛下無疆之福 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
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
數部大黄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黄可
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盗至駕車行劫有司
不能禁 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
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
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
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
安枕矣己丑 太宗即位公定册立儀禮皇族尊長

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
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 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
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
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
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
州此郡動輒兵與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絶之自
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别
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
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
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

税商税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
兩絹八萬疋粟四十萬石 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
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税所設使副二
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
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説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
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 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
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
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戸
府總軍政課税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
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

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
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搆百端必
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爲
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
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
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 上察見其誣怒逐
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 上知與公不
協特命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
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
上頗不悦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

卯秋八月 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 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 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粮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 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 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勑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為采鍊金銀

栽種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 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

陷首將速不解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實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 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

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 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

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户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户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

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户口皆籍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 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 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

太祖晚年屢屬於 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户口來上議割

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 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

民户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然終不能償公為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侍臣脱歡奏選室女勑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 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脱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 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括刷

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

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詰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

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户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

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勑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户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

終不能滿望即奔諸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
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
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
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 上亦頗
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 上曰
汝欲鬪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
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
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
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
已 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

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
勸以乘時廣布技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
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
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窟吾不為也辛
丑春二月 上疾篤脉絶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
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寃枉故天
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
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 上少
蘇后以為奏 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
十一月 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

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癸
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
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甚幸奧都剌合蠻方以
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
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
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令
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 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
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奧都剌
合蠻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
國之事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

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
老臣事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
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已亦以先朝勳
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
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
林為之罷市絶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茹
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甕
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
氏以兵亂隔絶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
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

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　曰希　曰希　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迴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識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曆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薨公七年今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

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　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扶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典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壁堂堂維國之華　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熈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惟與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方提於風雨指麾群雄圈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爲棟梁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迺俘纍纍敝野僵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

受其賜惟天難髙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
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毎毎新
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惟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
太祖大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
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間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内立省部以杜絶政出多門斜封墨勑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戸均其賦税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

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爲都元帥府君爲行部尚書鎭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眞定降王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眞定公年寖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繒幣爲北覲需旣行武仙以眞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卽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卽不招自至公慨

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可成之道乎卽出所賫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笑乃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武仙復取眞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曆寺夜斬關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槀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荊棘拾瓦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强勝於他郡

太宗卽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

太宗由白坡渡河疾趨陽翟與

睿宗相會破合荅軍於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

諸城公遂下太康拓縣尾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爲備矣不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

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乃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上命宅帥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

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

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爲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 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經畧使二年春 上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秋九月從 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土 上命丞相綫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 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璮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軍

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 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賜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

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 聖天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公與右丞相伯顏領荊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賚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爲憂惱可且北歸善

自調護公歸至真定 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 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二月有旨命臣槃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 以元勳碩德位

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爲宗社之蓍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於顏閒視富貴功名歛然退避若將有浼於己者此其蘊籍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職以復讎恥爲姪尚幼又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公姪爲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

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府官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壇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爲言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辭職而退

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藍答兒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答兒性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進曰經畧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周歲輙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

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留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即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敢間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輙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户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杷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

維開府公沈毅庬鴻起然異稟閒氣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鈐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

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恣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獄無款傾讜協寅意事合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役指驅羅覆簣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櫜鞬十甞八九其在鈞衡蹔而非久蹔而非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立天子之功彼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幷幪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寅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先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

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先侍

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勲臣二千户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爲先容合辭言於

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邪爲甚拯焚拯溺宜不可
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
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
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出貪暴剗除宿敝不期
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
憲宗皇帝踐祚　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
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

漢鄂公皆扈行
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
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爲務詔
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
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
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比行謂
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減
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
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
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

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
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
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
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
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
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
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
之乎
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
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紀綱公求蜀

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
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
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
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
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
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
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
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
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慼衆逮繫百餘人事聞
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

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
官普化莅決於濟南既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
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
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徧天下奏開籍
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
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
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於
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
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𠡠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

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
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
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
數欲中傷賴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
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姦奏罷
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
知爲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寖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

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
故有是拜曆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
樞密副使僉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
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
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
政大夫
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
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
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
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

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
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家之初詔頒廷臣
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
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
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
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
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
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
司農丞元貞改元
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

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
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秘書少
監劉庾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
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
子曰昇一女適劉樂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
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言人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
非民之罪
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
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
不可嗜殺
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
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燬
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本於
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公爲
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
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
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

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
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
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厓岸及當官論事
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
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胷必欲快吐而後已若
鹽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
爲樂聞己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
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
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曾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
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
若寒士門無閽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
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
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强禦今已矣若公者
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棣通乾龍將翔滃其雲從維我皇
元肇開五葉群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
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攄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
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
匡輔有功饕餮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
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

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
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
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風心經國遠圖天不假
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
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
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温既殁其徒相與號靜
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
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閭休滈慶延發於公壬辰

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
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
忘餔通昔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九
五六年剖劂摭摩磊砢而直廉粟而輝涵積揉累
日殊月異擷芳儁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宥周
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概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
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户
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内名
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
爲賓友公一謝絶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
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
經類以談纂若所陳也帝喜諭所聞凝聽忘倦且
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
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達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荊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
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
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

寬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
培殖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
公所論以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
不中止遂絶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遣請和屬
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
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
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
眞州籍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
聖衷日喻邊將戢戎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

啓釁自壇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
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
志知其終不可怵於恍數也捷鑰館所塹垣棘
驛吏訶闇夜士鳴柝防閑控抑獄犴之嚴不啻如
此介佐而下父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
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
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
望風鄉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
闕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賸
隱其齊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
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
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啟兵假手
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郤敵爲功取宰相畏公
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

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
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遜宋隨以滅
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
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陀會其患難不渝始
終名節儻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
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
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
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
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陗立衆不可攀
葉良藉姦題帖無償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

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
絀丕脩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
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爲主雄渾有
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
乎楫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嬪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權真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
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孫采麟謀從公之
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

來謂摯曰先子塋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没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斂鄒魯駸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淵孰植其滋孰芬其敷孰呴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戢聖潛于藩蓬選無遺裾曳冠巍謇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逵廼睠南顧廼休王師廼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逮其顛公凜乎危削槧操觚榮觀幽鬻刪述旷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　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嬰城爲應根本斯蹴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閩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昔魯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卽爲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今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褒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卽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罍曰唉至而省必合樂鼓其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田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獨堅呼实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喜也

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 視幼聰穎而辯長躬農
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
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
大及從事人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
呼魯僕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
大帝潛藩己未從濟江 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
徒挺矛舂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
喉出項 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
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爲大

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
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闍察耳嘗有
書 帝志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
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二年制以爲中書省
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
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不
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 帝前衆畏
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洺
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
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

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
閑遣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
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擬爲策襄陽吾故物由
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彊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
可平 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
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
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 太宗世所殘漢上
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從而南
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
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

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
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
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
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
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
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援戰二十里
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
東出下令軍中舟置燈藉岸積薪槱貴果結戰艦

為降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樞門闢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遣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絶　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眞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顔一人將之南伐宋杜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顔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

儀同三司太保升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絙鏁戰艦江中巢礮彍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山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滕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户馬成為導由巳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闕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束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睨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閫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警曰自今功者

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聞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傳婆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禩孫檄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淈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

署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
礮鐵垻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
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
者定以軍與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
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
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
以賑饑人傳檄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
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
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

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
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鷙囂易叛難服
不重與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阬之市
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横邕廉象潯滕梧貴昭欽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封爲
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内屬乃歸
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逓舟承制以萬户史格
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跂元海中
唱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
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

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黄斷相煽以動皆削平之
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
外無爲賊巢過柳州横時暑軍士病渴所乗馬跪
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跪泉而僞安撫趙與
珞巳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
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黄之紀皆磔之諭降瓊
南寧萬安吉陽聞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
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
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
去得文殺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

光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
勑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
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
塋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　帝既才公勑陳
乇額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勑復以其妹爲繼
自陳三召傳至京師　順聖皇后爲加幗服白金
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
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

王帶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
昔思海涯滕生突魯彌寶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
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㤮里斯班一適承
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
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
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
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吉思子
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埜斜餘幼後公薨十
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
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為銘嗚呼兄弟

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
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輿
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
青埀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
欲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
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
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壃理其時
將相雖睦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
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

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鍾被
髮大主小酋碁錯輻裂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摘
不與存其後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
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
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
與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
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咬突完顏訥懷闍出柔落也訥左丞四闍出海虞兒
帶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
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合答

耳高達爲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
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覩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
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
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頼以輕平
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
安興安皆一而巖闗與全獨二銘曰
嗚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幀可恃爲捍天混皇
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

於晉陳兼於隋朔趙遺胤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爓
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 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眘
恩兹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艤舸浮江亦既
越之歸正丹衮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 帝曰俞
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于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畀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
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荊長沙桂林
旹劉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讋言綏心亦孔
棘又錫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

公勞 大帝簡在衣衮爵隼纛有遺賚不事故常
蠒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罍合樂而
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
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閟是宅壽止名垂勑
勑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瀟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虐賓允延世其北居
庸盧濤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嬡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
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
使濯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
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
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
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
以昕遺冑於無窮敢屬筆子嬡以與憲副聯事此
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
而公之曾孫蘸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
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
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 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 帝貳之曰汝

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
不終事 帝者有如此矢 帝感其誠易名胥壓
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
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眞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胥壓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願 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 聖慮者戾入疾戰
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勑使止之乃旋師免冑爲殿
腦中流矢 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
親爲傳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曩只里吉

爲敵將實禦骨壓其以只里吉民百户爲骨壓子
世世歲賜勿絶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
家　太宗以其子怯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
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劃泰安州民萬家封
郡王歸奏　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
差次惟視　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
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户與
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争之忙兀舊
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
鞭馬鬬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

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
十六爲斷事官　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
不哥功賜其軍驛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
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
輙譏何李璮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
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
哥赤爲其省臣寳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
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具舉公且
言敢事臣請從坐　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
死第年少目不知書　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

尚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
委自卿明日愼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
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寳合丁遣人
負金六籯來逆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擁兵
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
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負
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
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歳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
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剌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
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
曰其右受伯顔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
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
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
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掎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
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
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開
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

猶城守故太傅伯顔入覲還容詔公進兵捄淮安南壘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逕漕河捄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捄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樂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隷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斡帶於應昌賜玉鑾帶幣帛與博羅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

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曰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蹴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妻其婦女囊其貲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與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畫陳董奏可之適常德入覲廖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勑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剌斯博羅斯斡羅罕薛運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

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黄華反徽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止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顔反　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　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户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

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顔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潦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

塹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
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
於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
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
力賊平勑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廷
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
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　陛下威德奉身之
物亦畢備矣　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
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旣有可謂謙挹
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

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
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
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閑封監縣鐵冗而告廉訪使
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勣置巡屋器械
於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扃鑰司夜出入詔
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
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
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騍馬十有八疋
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

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擬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
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潴爲
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　皇上元貞二年
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杜兀
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秦安州五戶歲
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内帑易爲疋帛分賚諸
軍　上以爲益勑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
十幣帛三陛辭之日　上諭之曰卿今白鬚
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愼中書平章剌眞宣
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　世祖分軍爲兩

右則屬之伯顏阿术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术
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　上曰何久不言
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
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
闔替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
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
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馳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
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
至　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　平章湖廣賜金鞍勒
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　公光祿大夫上柱國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亨皇
慶禱而雨抗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
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酸惡公變其法張省四遇其
富者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增其私
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
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
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二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
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
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

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
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
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
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鬬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
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皸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
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
歸報終事而止眞凛凛有曾考風　上尤眷重之若
世祖身御櫜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
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
背爪玉如聖語曉曰是會惟朕及鷹師所搆以卿

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曰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
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
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怠邪心皆殊錫
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
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
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
辭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
孛蘭肹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
宣慰使必牢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
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最
一其中矢矢湟告　帝視友同敵愾來加挺戈而
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
卯輪鞬功是創　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
既王其子追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
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　世祖之事
勳閥遺苗　帝植以培而獨於公　嘗舉其材聽於
禁闥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
患靡于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　海隅西南六詔

甌閩炎阪金山遐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
落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寄
鈞踐 先聖 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隼御
贊寶鞶介冑鞍帶衣衾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
太祖于遷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我大艱畀
之神孫神孫 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
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載業百城罔不
簞壺過歷義聲傳其國都爲王銜璧蕞爾淮東諸
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愍愍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

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
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 太宗戡定中夏又剿平宋彭義斌淑樓山
東 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
故國以兩州祖納忽 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
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捌旅局監其國以
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
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
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傅
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
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
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
見 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江
漸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
侯王稱兵東北 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
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咈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
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

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
庫也匪簡在 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
詔求遺逸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驚
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
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
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
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通錢粟併
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鉤
考豪奪諸省承風鄂省已剔浙省尤酷延蔓以求
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

獄充牣搒掠百至或闔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
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
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贓
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　帝以為醜詆大
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
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　上自私赦因雷霆
一擊遂爾結舌使　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
恥　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
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
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茂列忻都王濟
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束木皆臨以謝天下以
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　帝所忠怒御史
臺臣不善癉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
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忽有怨於臺乘其憑
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
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贓終未入抱案
帝前示曰稽是可見侯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
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　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

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
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千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
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
約束不貪勝不躁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
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縱野偃旗
仆鼓賊或偽降覘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
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
則平民矣吾安忍彼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
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曰浸南犇大兵躡之偷生

隅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鐵自是方
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
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與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
大臣定策禁中遣使迎　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
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部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
敎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贓以
多為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
敗風敎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
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栢臺七年改浙

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
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塡淤歳久富民利
之當水出塗築爲園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袤
民不可稲公發卒數萬浚決楗石堤之導水入海
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
頃至今頼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竱力
一心爕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詎異已相曰
方　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
朝之士在野之民裔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
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
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轜車始克歸葬
于徐邳岠山之陽前夕兹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
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
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
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大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戯
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貴幽墟可謂
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　大帝立極之歳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
於公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閲
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
夙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衷闕可彌
惡怒安邱大沃寇聚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
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其受斯耕鑿謳吟
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
臺宋尊綱紀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
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歳餘策
右已相阿中逮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

枚時望失將空徐方岠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
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
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歷乎古始河齧彭城其
永瀰瀰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
於皇　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既土
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從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楨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録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

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特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秘書盍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横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内搢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屬者求觀其文修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特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敎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

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録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爲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

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訓於爲言喪中大夫絶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袪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黄腸衣衾必縟踊衰絰饘粥悲戚爲疾杖始能與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聲修人極服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

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　上遣協律郎中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　上遣丞相弟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　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　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　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秀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

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寶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今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

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　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助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然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黄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贒遠識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領謂當
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
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
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
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
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
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致之
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
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
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

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
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
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
四大三小來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
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令授時
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
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
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
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從家得請歸又明年儲

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
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
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
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
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
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
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實天果以其日人以
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
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𣂏誌其

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成於江左
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
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
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
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
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
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𣂏之言同
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

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鎰謂不得
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王音以勞疾則尚醫交
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間入見坐語間辭則留
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
入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
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邈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
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

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
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
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
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塟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
遺藁高祖妣喬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
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
冑也宙令今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
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
述樞密院掾傳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
㓜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貴已厚公於明
命實有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
不苟三綱之淪我脩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
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都令闢之延
已徹宸韍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
叟大師之南仟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
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
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其九是大政無不可否
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宸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
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令識治黃耇惟汝爲可肱股

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
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撫穎垂詩千齡
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　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
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
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
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　帝爲震悼賻楮泉
爲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
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

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　裕聖太后以嘗侍講　裕宗言之　成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　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絶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勍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

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閤門使金州團練使玢生閤門祗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

盡三鼓聞將還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郎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秣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鈐索斷行見其懷印若

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餱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秣乃死公聞　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
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阬之大將幕竹林閒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麾數人逃入竹中潛歸

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
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
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
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
不欲北與公訣蘄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
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
仰天而號欲投瀨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
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
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
者百人北方經學自玆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
競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
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簾間遣人
追及與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
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
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
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
適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
人曰幾褫五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
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

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
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
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
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
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
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
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
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
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

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
以居會 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
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
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
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
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
受命遂行既至 上大喜曰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
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
見 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感
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指身驅馳宣力

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
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
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
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
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
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貢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
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
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
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
陟則善良姦邪可得而舉刺閽徵斂則部族不横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
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
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税省徭役禁游墮則民
力紓不趍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
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役之
擾擾賙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
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
以子為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
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
利便以塞倖途杜告訐以絶訟源各疏施張之方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　上奇其才由
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
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丁令司徒買奴為
之伴讀曰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
憲宗即位詔九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　上揔之
大為張宴群下罷酒将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
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
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
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庭臣
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　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
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　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
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　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
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
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
分有由是降附路絶雖歲加兵淮蜀軍将惟利剽
敓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
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冦至則戰冦去則
耕積穀高廩遺偹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　上善
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襄鄧宿重兵與襄

陽制閫掎角東連陳毫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
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
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
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粮興元猶懼不繼
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
大封同姓勅 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
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潟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
上古名天府陸海 上願有關中 帝曰是地户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
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爲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
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
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
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
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
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
道不拾遺師行留 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
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
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番刊木求塗以前三使

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
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餉
公盡裂棄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
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
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
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户世無有與及歸馬
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襆穀數升
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
旋牛及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
始免踦足 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

至八州諸縣諭 上重農之旨九今關中桑成列者
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
帝遣阿藍答兒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
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
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户以聞餘悉不請以誅
上聞不樂公曰 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
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爲久居謀疑將
自釋復初好矣 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
蒙思久之曰從汝從 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 帝在
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

許馳二百乘傳彝輜重先及見　天顏始齊大會宴
上立酒尊前　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
至　帝泫然　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　上勑罷
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　帝規
自將南伐與　上閱地圖俾公跽指瀕江州郡津步
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巳未秋及
江而　憲廟崩渝問至　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
以皐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闖公諸
謀軍中比爲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
興閩叛王將爲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

梁以歸　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出藩府舊
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横難制乃
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
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
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
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　天后留燕遣使召
公児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爲
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諜二年拜太子
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改大司農公奏在　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

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
潛落　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
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輩其歌工舞
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　帝親臨觀飭東平
守臣貟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聞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
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
禮盡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
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

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
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
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備内治
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内地之民不習武
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
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
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内竊以禦外侮漢
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
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
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

齋爲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
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
史忠武公奏之 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
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
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
閱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璮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 帝問
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
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
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
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 帝曰若是賊將
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
壓抑者伏闕群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
敢爲反逆 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
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
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
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
挺實舉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憲忌訟商公爲
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
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爲文統流亞械

繫于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 無輔行俾省擇人
公奏惟商挺可 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
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詗事關中恐
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
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故然安得與文統著
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 帝悟出之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
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
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 帝怒天降大
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 太祖開創蹐越前古
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 陛下天
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
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
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汙濫以清
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
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 先帝陟遐國難並
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
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
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

陛下克保 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 陛下
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心答天
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作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粮餉以
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
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 陛下
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
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
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
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 帝志為釋五年用兵

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
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
生券軍繼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
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
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陛辭付勑書惟逆
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
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 帝憂見色曰自 太祖戡定天下 列聖繼
之豈固存之今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

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
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
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
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閫斷陽羅澳先遣使
責貢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 陛下降不
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
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
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 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
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此聞揚州焦

山淮安人 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
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
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
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
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民有曰大兵之後必有
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
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為亂
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
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

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榷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榷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瘖不能言 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踰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 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熺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燁獨舉其柩葬塋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燁從塋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

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舉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貸劵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諫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咨公獨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蠲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恩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言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為國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爐撲滅而公始蘇古以揆之嘗羊枯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

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
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枯今焉不效於公歟
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
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曾與完顏氏李氏皆
從封曾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
人皆祔焯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
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姊
卒娣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
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卯翼
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之翰

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
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
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汏 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
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粤若
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徽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
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
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脩身以始賢親畏
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捄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
在綱 上經兵民公請民去 上受封國公擇地所

上征南詔公陳過劉 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
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
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略泰以宣撫
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
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殲 帝遄其歸大
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 帝思舊人台衮用
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
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諮
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 後聖相承言行其
生没爲法程謚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

太師莫尊國曾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于
杞可貽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願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汲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

峻絶不取　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勑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　世祖潛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　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閬皴瘃之鄉不懈益勤也　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勑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勑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术以

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閫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絶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

之拟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吏視疾瘻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柰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

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羣鄭冦起司空山劉黄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歷以官軍遂盡株橛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

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還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頗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絶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柰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内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時爲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冦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

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陽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嶄匿將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

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闊出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比寒滅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决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繚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

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誠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别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芠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憝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娟其成功

遣使入譏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使曰貫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閩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閒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

月歸葬威州并陘牛山先塋嘗宦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閒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槖駞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爲　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温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　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

膺聖天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
以燮眖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
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
而集之喣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
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董其
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
仁人柔能推守 太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
殺之訓者無公亞𣦸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
聖言僉盡瘁 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

與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
五子鑰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
鏞令曹之禹城鍔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彧
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邊男孫五汝玉行臺
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
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户劉遂壽武庫使劉
後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早官潔慎已至
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綿泉公焉其
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

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 天顏提顧
不恆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
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詔
爲烈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數澤優
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
剮勦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耕其豪民視曰公于
父子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閩遷省洪出涕齎咨
洪聞其來人抃以嬉既繫岸獄截糗與粥舟取溺
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鈇斧斯僭僞都昌生致
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

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𢒼世其德衆多令子有光歸山嶠石劖
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
父俊材而略 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
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
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閫真
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
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

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蘖
右副閫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橐合力爭後之仙
走壁抱犢旋踰河　太宗以太尉爲眞定河間東
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㸔宗歸
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
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
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
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
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
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艨舸求先濟敎遣他將
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
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郞後官奉訓
大夫居益近密　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
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
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田勳閥王孫夙以賢
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
爲乃從旁代對懇悃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開可
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　上於釋崇敎抑

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敎道學類禪
上怒已名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
辨公自外入　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
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
關脩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
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
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　陛下上建
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
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獨常
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

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
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鬬志釋甲投戈歸
命恐後　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
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
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
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　上深善之
詔從大都獵戶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
器之稅聽民自爲以勸本富俗會患多盜勑苟犯
者殺無赦在在繫纍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
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憯黷莫甚恐於

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勑筆之或告
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其盜斷監布
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
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
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脂滿覈毆傷
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
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入借毀成端斷
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
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
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

曉宮臣曰方靂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
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
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阽
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
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
瞿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
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
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 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
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

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
勵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
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
知盍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勑則理
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
臺臣將百人 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
臨决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
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勑以絶中
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 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
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

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聞
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
人其臣弗便也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
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
間言多目公公憲辯曰 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
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 上出
奏者公猶慰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 上曰朕自
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
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驩擯弃不
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

相　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雞鳴將入朝忽踣家庭氣息奄奄　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覬其息勑勿速斂五日乃歛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

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萬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韋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勦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　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

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廿有一年當大德辛丑　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士琭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叅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肅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史燮次適劉

文鐸幼姆士琭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以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左丞士選相好實彝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復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不廢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脩敬慎無尤人實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

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闕爲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爲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爲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鄭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伍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姦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牙戟黄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容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　前聖忠之賻以送終　嗣聖功之追爵上公入臣龍光至是焉極

矧子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

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濬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

太宗大其勛以爲萬戶俾將其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　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錄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　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絶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璮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

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户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絶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

絶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户脊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术公將二十五萬户爲前五萬户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胷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橈法皐公詔録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礮激柵木傷胷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

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轒轀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砞所集轒轀不可嚮何有怠隙樹鈎援擊堞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冑威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宸靜江曰示吾乆此下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

之斷手則屋取傭錢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王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從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從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既上不從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横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克剛趙珪趙修已五萬户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顔世英李榮張武鄒瑛閻國順

脫歡十千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爲化又以十
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
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眞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
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
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
備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
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
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
洞聞之繇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

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父共政汝不可有吾
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
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
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
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
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嚮其爵賞爭起爲應裂
裳爲旗荷矜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
時降斬不得使牢根寔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
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廩下令斬
首來者以鹽爲購諜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

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
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
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途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
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
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
自王鎮龍山侯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
刼而植稼其内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
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
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蘆柵隨以
民夫且擔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實之嶺方令走

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
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
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
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
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
進兵逼之淵子奔硇州獲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
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
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煑草爲
粮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
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

廣東之户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又户賦酒
酢筭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産貧征之適
急其爲盜省是其説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
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
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
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
年要東木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嚚然多事民喪
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責討巨萬大爲鉤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

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
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特有援藉
怒詈同列辯詐鷙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
聖知固謙抑不報强與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
與勑四年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
賦紙爲籍渠以户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
令州縣别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
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裒求罪其錢不可貰
公以濡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
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

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
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
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
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
姑昆弟羣從空乏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
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壼不敢干外事與
人交襟懷曠夷雖踈且賤不峻陛級不畱門廡游
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
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
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

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備氏兩
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
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
日可屬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静江同知還廣東宣
慰副使換淛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
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
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户即舉公柩
與四天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定之眞
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
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

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户別授燿虎符拜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郢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
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巳客有李裕者嘗以
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
嘗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遂亦故公者隧首
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覩雲龍風虎迺今覩
之匪古尊然天於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
軌轍　聖武我祖剗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

留大遺艱待　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
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
後事衞故横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
又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爲
勩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
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鰸鯢騰海狐猘陸起感
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變儲後而田繇方户廛東
十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
黜一日賓首公歷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
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

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知其惟孝不忝世德
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大尉之光燿後世
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嚮龍虎歸假斧丘奚憾
之莊戴烈兹碑石猷衛之與滹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
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
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
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

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
屯田萬户上萬户惟簡惟允上千户惟弼知階西
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
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
户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
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
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
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
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
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

正月死葬義武時即險移葺治石門山猶行天興
正朔明年乙未始下　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
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質
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
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
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
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
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
爲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肇昌元帥知府

事丙午以前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　祖宗賓天
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
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
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
將軍南詔檛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
州餽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鈇兵籍而恤乏民
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　憲宗自將討蜀忠烈
集諸將問計攫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
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
則曰吾曹挺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

何至爲是媢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
烈泫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
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棲
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
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劒闗闗之西
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
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
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鋭禦者惟此而　帝勑諸
軍攻未至其地無張汝檝自伐鼓督之公前登
帝望檝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

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紿
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
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　帝爲書繫筩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
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
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爲舟
行計與鐵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
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
有宜賡以療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
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

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
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 帝欲乘拉
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
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董襄
晃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
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 帝崩中統之元制以
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
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
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
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地公又子身受之

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入必摧壞其軍不
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
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變府獲其圍練使鮮恭
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
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衣其從者且以
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
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
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
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

其身竭力轉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二
十四事至殺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
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
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
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 憲廟出畋遇虎命射
之一發斷其吭 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
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廿
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
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
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爕思於公與

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
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
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
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
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宵待進戰夜則畫地分
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
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
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
人民遑志於忠涪夔黔萬梔雲安之間上功朝廷

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冢冢也
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
民居縛劉帥去罄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而克
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幾有汪氏隴西開
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作倫纂忠讓忠烈忠惠
貞肅逝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
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芴騈羅公以其序
大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雋功潛不自

張等崵吾家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
不年其盡齊致子而夭闋歸以何笑彼著者穹監
下而公惟我　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
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
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膴尊祖
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
求勳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
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
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
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卷古帶出處始終爲
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
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
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爲二臣已各受謚
忠順忠惠增賁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
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户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
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
郡夫人興元行省卷古帶贈榮禄大夫封汧國公

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汧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
聞者皆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
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荀德炎張自顯李顯華若
千人疏公平生立奏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
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爲女真避
遼興廟宗眞諱改爲直
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
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即守威寧十二
月金主遣使陷以大官襲其或貳苛復失地定襄

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户招討使人有援爾民
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
聞一以詔行之凡鎭戍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户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　太宗詔從太
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　睿宗拔鳳翔明年從
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發大安興元洋
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
不能國矣詔從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
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
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

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離代領明年凡
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
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
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
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叢而輟耕民窘艱食時
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黄偷甦生活竄栖太白窮
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
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
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
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税四

三備之於便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
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
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新王至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錫虎
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
一月之間三制併下　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
之如所奏築城塹内治堡壘外增鼓桴烽燧傳警
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瀰
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敖
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墉巨棟重棨壯厖宏壯

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士豪
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
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黄柳智德潘水薛閏
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
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
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
使之或訴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
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徂詐也吾
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
來反時敌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

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
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堺零夜燭城爲之赤潛
遣裨將焼絶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
鈎𨯳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
民還叛與敵合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
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
禿薛來援無從得達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
死令導由他山刋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
去公躡戮悉止還所俘亡故事　祖宗實天所授
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　太宗嘗賜虎符已歸

之官及是　憲宗授以軍民萬户再賜虎符詔敘
平金戰勞蓋　睿宗所聞　太宗者今賊玠至汝
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
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
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
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南
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　世祖以大弟
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税入恒病
於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驁負
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敎若曰自今軍民之

官田不税者無稟糧是年下敎若曰往者與元軍
民俱受賈住與汝節度今賈住征蜀比其還也汝
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户四
年請以今左丞堅實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
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
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
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
嘗聞　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揆以
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存
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爲詔行

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鬬太山之左右
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　睿宗
奏是功　太宗太宗不知非　憲宗舉而揚之於
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於
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
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
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
宗又　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
漢氏功臣子孫胄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
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

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
於邊冠紳之蟬嫣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
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殳斨與老戎
行右顛左頓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
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棹鞅之遙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益楚梁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
舒慘自口爲艱爲勤　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
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廛綺疏歌鍾清吹鵷
目脫顏嚬使趨風良庖鼓籥胎豹蹠熊酒酏介雝

登莽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綷縩昧者安之耽不知
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毳廬
擅車勝地即舍維嶓之麓與沔之水徃徃禽魚識
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丘
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枘鑿不受公而兼
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
朽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爆其益昭別
子雖翹丞獨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
用告無止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衛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
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瀕拉吃者將歸葬其鄉
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
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
在君臣先其叙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
者吾今何恤倏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
於理一惟命竟空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枝

流俗善于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
雖在人口耳不鑱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
以計事至鄂持與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
思昔貳荆憲由斜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
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掌鉅
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
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颷鼓鞞闐闐矢石餘軀老
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
公子侍傍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吊者乃三
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

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
若未也蓋　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
之變自
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襲而不
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世其符御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
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
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
耀一時未若旣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

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
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鄧之通城
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户仲兄史閭亦懷
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户獨一門三人金符虎
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
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
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
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爲萬
夫日隸其戲下
太宗賜金符千户老以公世從大將督韓征淮南

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爲兩
百鬪功于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
閫于襄陽及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
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
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
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管
萬户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
鄧鑿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鬪吾袍甲車道屬縣新
野西港盡鈔于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
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殳斧誅折馬足

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
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横屍而顚
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鞾裹創輿
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
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
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遷鄧
戍光化州澧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
敏公掀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
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
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

攄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
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
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體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幷國武宣公阿术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
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
鏁戰艦兩城下夾以礟弩横鐵絙江中大軍擊拔
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挽
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
皆身創先登矢又中頷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
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

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
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
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則曰漢鄂衆與所至視
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
已往戍聞荊閫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
丞逆擊走之荊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
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
中喋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
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
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沒入妻子

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
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
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
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露城下三月士咸伎兵
立寐不如礟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
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
樹旗陴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拊賀謂諸將曰
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
廨舍倉庫而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
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

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
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
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
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盗在在蠭起平章謂公
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盗今復蔓
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主常寧
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劉監軍
凡馘受偽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百五十人安
集叔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偽先
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

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爲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攫裂頰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户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户將眞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戢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

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閤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己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爲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部九男長忠顯次戍瑞州萬户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眞定萬户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甚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户者金符餘幼六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闞如虓虎不聞拔鬚視等麏麀以之勝督東挫退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荆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瘢躬元戎奏功　大帝一閲一官以廣追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笥華其衣裳又勅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鞶弓雕鞍金勒歸馬蹻蹻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

勞接報既多盍祚能光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令代一門三將誰兩炳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閩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退以勤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閒之堅莫若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户邸公神道碑　　姚燧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眞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洺磁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荒棄爲荆以茇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

顯將夏貴夜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
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
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客也勝
藉崩潰積骸如京剏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
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
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幷
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枝平塞砦功最幕
府賚白金爲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
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

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
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礟
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漢越郢
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
山磯多所俘馘郢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
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
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
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礟石傷首岑
岑垂絕已日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

宜中挾益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
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
屠殺長吏刼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
軍衝永路絕公從鄭平生致三渠皝皮以獻進懷
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
至則平鄙賊蕭良弼剗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
擻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産其鄉期
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
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鄉遺韶寇
不寃官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鄙盜閩宣慰司將調

兵萬人加誅未啓行公衛爲挈金帛即說曰今盜
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遠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
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毆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
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
纍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
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
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
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驛種
絕至郴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
部將戚令不伸管市杖之其徒一夕譖遁踰境毋

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諜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郎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眾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耄倪號呼遮留如

去親戚未至改穎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蘄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徼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固勦壁何秩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

直沈毅讀書尊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穀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篋曰先公之歷藏頻演令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勳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薊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眞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

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覬得爲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倚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爲山嗣雖總押其覆簣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荊南勞亦彰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勍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父額以是身千函三軍入百死而

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切者其為文夫亦壯烈矣然非遇夫 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韓為依日月末光隂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鄒氏巖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娣也前卒十年姊願為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惡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鄒長官子璧閭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禖幼未名

二女孫銘曰

嗟若郎公初由爵童嗣秉父節睢及戲邑凡戍十年強敵尚逆城頻而南地交壤隣縣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輕襲大比其拳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菁茅曠入包匭乃畀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枻以滸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郛大惛小悖剪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膂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膺之傷盡心瘝恫及身而將三軍奬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維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後葉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壽後幾何其悲宜爾有子踵武之践四十已聞慎保乘憲奏發穎匱歸從先丘烈勳于碑貽久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縗服持一書過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艮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

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胄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是命也令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嗚公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 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

世祖録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并長千夫李壇反戰
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禄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授
金符登最獎之外郛省槎楮稽百戰江中斷横江
鐵絙畱楗獲船三十艘授獎生致都統徐麟省又
槎楮稽百從今太傅南伐戰寂郢之柳林署省鎮
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邏獲船
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
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
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

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
祥于贑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
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略
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
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
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
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變南海軍三千人生
致其帥潘合人歐將軍僞署置官自王清遠遣爲
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
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巳集船至七

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村
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
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
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廿
四人皆磔之椎其僞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
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
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
少戢其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畱再
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
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頼勝立

興寧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
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其羣最斬盜爲起廿九二
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皆隣省連兵頻年
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
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烏舡游擊之不盡不巳其
爲什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
若可易而顛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
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横尸
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
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

民及聞令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
安頼雷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
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
遠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濵卒埂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
溟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
剿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今與
今吾元跳踉豪勁公有砧斧署領洊膺十八年中
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獲武庚㧞詳無
畔不是之書遂盜諄諄大纛錄微奚示後人曰訖

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
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㗊墟實漢南越
大兵艱施小兵弗讋剗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户
知令思求悲白潛昭幽柰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
斯石

戍守鄧州千户楊公神道碑　姚燧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眞
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
沈而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
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户從河内定興思立戍勞不

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
北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
北後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
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
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
書平章史曾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既降以歲
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雷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
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郪黙陂屢北之其後西山連
民由雕瘵故宅閑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
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

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為石亡
慮若干萬活餓羸為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
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
殳矣請
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户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
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
日塟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壖夫人同
塟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
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王與男孫十
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

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
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儆仔侃偁僎女曾孫八人最
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
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
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
昌熾胤裔而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由
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
與均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别遣將以萬
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
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

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
砦萬石堨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毋德章以拒合
州又城大軍平以闢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朮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鵶及入辯麥三山
會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
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格子川又會無名將樊
城戰六年襄陽迺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
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黄宣慰阮沙洋邊都
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步
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荆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
沙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
擇峽爾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署爲邑
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堨三先登進
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
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
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眞爲
萬戶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
阮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會都統一人總管三人
蘄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

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援而當殲言
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
身被十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
礧而顛血管口出積是勞勤位躋三品力有可至
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
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懋久自襄走鄙
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
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
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
以示全歸其乎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

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踵孰速戰陳苟於是而
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
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
季而執綏援枹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不
必死與雖死而名曰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關將之
登陴陷陳折馘搴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
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恩有若人者生今之世
得奮筆大敘其雋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
父子踴躍金華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
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
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
振迅天於恒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
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用胥附武過亂略
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
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觿之評其可輕出於鍊
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大今躬金壓祝斷有
衆二萬來歸
太宗獨河是亂棄民而戎轉鬭淮漢戍鄧空郛招
通立閈鄧人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
弓老而休年宜延齡而止七十玄宅長阡生子如
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
五嬰虎符以膺鈇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數五
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㙮令存章庶幾子心
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
斁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相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孟戲中衍爲大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盜驪騹騮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秉汳播

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絶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閫攻信効左軍統制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謾爲受犒欲致盡阬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比與敵鄰秉彼虛棄未戍盡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諱誅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寠挐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辠盡無吾噍類獲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冠手必歸

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輙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撟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

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然制閫昔者圖已
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
太宗爲太子南征還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
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二州民徙雒陽之西
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
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
於榮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
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
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
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

斤若干萬以廩饑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上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
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
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
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爲徙鄧均唐襄樊五
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
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
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十里淪爲
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
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

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
專里以葬自葬及變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
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
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
韋帶麤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
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
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
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
必會坐序飲其號餚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
贇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卿將州兵者大考仔

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
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佩今鎭衛州男孫
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
劉仲溫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
之臣入無素勛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
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
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
人絶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
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犇走爲依求以自全
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

貿貿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既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巳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王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既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佩也即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偕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基三十

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佩自衞遣叔利五千里持衞學官鄭怡所譔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游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闒孺子貢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犇與國涉漢南騖來戍是州始脫危阽乃棄衆是日月戴瞻甫少康蘇僕畚捽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稚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徃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燁烈光虎節斯皇敕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者贖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揖柩誓曰公平生

交友聞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叙馬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它日有遊而不爲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卒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闚耶中議中順通

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岵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彊識嘗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關憤由貧試吏征商屹屹自飭不濫華賄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滕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並政法制未嘗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譏禁中省曹多徒鬭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數對有次留後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聲縮公

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宣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滏之曲周狀其簿貪懦黜之圜襄陽急發民盐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江南既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歊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轎以杖殆數千里剌舉周治簡削

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摧雷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阜陞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擢其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

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楚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服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及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襮其閥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爲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

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温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鵬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公生自𢑽見靈奇也葱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徧己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牘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蹕吏不欺也風行嶺嶠江之湄也然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福慎多蕃悲也曰良弓傳子爲箕也采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氊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

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櫰子構基也有華蟬嫣冠雙綬也與乃祖有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衮職禆也豈天爲懸座右危也不盈其泉斯不歃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瀰瀰也茁冑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尊以螯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燧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禄考得用生行軍萬户府提控淚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貲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受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闥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懇婉令盡所言不峻謝别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權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判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奥魯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百神巳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

膏澤之神固己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横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爲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爲灾又爲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温燠凄凛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惠反之而已灾況暴厲無節穴涌谷起飄翔塵沙偃擺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業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窘無所於食目其艱苦之顔耳乎愁嘆之聲

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剌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灾衰息民賴至今允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入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刼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因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為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税西京廩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偽為我

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偽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偽為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煩勞廢其犓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姦利驅儈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為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昭

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九今蠲人皆盡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疏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偽敗在此為召郡兒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從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鞫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

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群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專己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曰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圄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

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塟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求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
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塟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敎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

致意其季者幾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爲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盛儀曰耳以聞如垣厚基增崇其早如田有鎡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閭閻臯絲秩秩其宜出爲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獲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順雨暹風衰誠之格思罪入疑彤有少枉疑猶己渴飢不身之私竭歷解罪必出是期發擿吏欺大法小笞戢威顰眉衣繡斧持遂浙江淮皆所往蒞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爲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大德戊戌燧卅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爲粗叙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塟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宛不返塟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

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懃哉會荐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帋副吾家秉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穎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瑱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隨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燿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胥

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
元凱也子敬立最之九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爲非
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秉得其傳次如是之
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
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
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
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
意生高陽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
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

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
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
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
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
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閼父爲周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
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
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
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
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

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
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
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
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
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
公卒弟宣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
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

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
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
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
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
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
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
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
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
天子命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卒子

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爲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爲虞中同爲嬀卒同爲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王以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

過江居吳興改姓嬀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顧顧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前邃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諶休光諶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眕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

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閤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裴松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

撰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溫州司户參軍其自軫至撰三十九世易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觀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壙下必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搶之不忍及其匶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

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眞大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嵫高阻西騖兮函崤趾北卭兮坡陀嶿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既夷兮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兒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愼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胄兮華遥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絕于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嬀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嘗其爲河東山西提刑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頼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鄧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王材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嵓嵐州長官後爲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爲參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已未遣迎

世祖於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

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其地多鹵民盜煮食有司
雖寬其禁犯者終不衰上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
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久矣至是都
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
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邏不使賊
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
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
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趍義胥氣而
尚俠其事如李璮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

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析之監州阿
八赤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
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密以爲 祖宗之法
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撒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
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戍西川
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兵
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提患之迫君
請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
爲姦教侯取籍閱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
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

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王人者言
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
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
爲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
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三家復
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
於州倅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
氏子願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
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

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
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
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
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
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
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
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論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
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
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
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

勢利藏獲父故既火其劵多至千指自今事汝父者其縱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為擲究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塟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為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覲今為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為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子繼妣邢夫人生毅校毅穀濟校宿衛成廟毅椽河東憲司毅大都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合權輿撓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闌已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閔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旨是 聖代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慶秉將戚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為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為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非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俾毅齒胄從許文正耳其嘉言曰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賛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為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
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
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脩峻
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膚立西定秦隴東靖
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
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爲後哲之
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虖
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
凱雅從回鶻國主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
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懿妣
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
曰希閔正奉大夫衛黄等路宣慰使次即王王生
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
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
輙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
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
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由以充四海　上善

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撫
使關中時爲　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
爲獷俗摧强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
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
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
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
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
有一大驅貸母錢子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
子止倍母後遂著爲令　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
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即予錢使
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　世祖伐宋下鄂城命
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　上指庭
實曰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
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　憲宗崩於合州
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　太祖諸孫　先帝
母弟旗指六詔群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即下天
道人心所歸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
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後至陝
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
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主威明料感

群情擾險致死殆將不利即命趙良弼假事往覘
以報初　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至是
發河朔民爲兵將與　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
察兒東諸侯之長也　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
行既饗語及渡江王大稱　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
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惕宗王悅從還奏
所語　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說對曰臣書謂
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
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　上至開平諸王
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

居守之權兒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
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顗望我有辭矣機
會之乘不容髮間　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
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倎爲高麗國
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
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
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二日至宣即
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
召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
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

事吾請任之脫聞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
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關而就縛
竄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
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
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
第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
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
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鬭鳴兩金鼓大張聲勢使
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滄惶完城儲材聚糧
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戶

諸庾獨然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
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俟嚴命
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
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
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八椿遣其子執一
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
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爲
也悉殺此曹徒携衆心因其怖死釋罪籍力乃送
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諭八椿之子使曉其父
果得此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答

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于甘州
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
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
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
前驅不利既而汪帥八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
覽荅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
地王上奏　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
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匿山谷請
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敗易生口者罪
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紋制王政辭

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
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肇昌帥上鎮戎州
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
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
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
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
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
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
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萱
安撫程都統張叙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

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
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
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尚堪此役奏入特
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
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拔
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　上曰朕欲
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藉於代者朕自知
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遏僥倖首議行
遷轉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

每慟嘔血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
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
退爲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
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承制行事東諸侯從懼
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民利者登與興之
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　上不聽強
起之墨衰即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　上曰
其留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決剖析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
顧諸相歎曰廉相方爾振理樸要天下賴之我輩

既回殆將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
下敕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
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
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 上扶中貴人阿合馬
領左右部饑其黨自相攻擊詔中書鞠實王窮詰
其罪奏杖阿合馬罷其所領 上諭王曰吏弛法
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已
戚矣自相御等朕無此戚王對曰 陛下聖猶堯舜
臣等未能以皐契之道賛輔治化以致雍熙慙對
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 上因論及魏徵王對

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
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
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踰
陛下粤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
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 陛下察
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
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之政府
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
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
有訟西川帥欽察罪者 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

明日王覆奏 上怒曰尚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
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違之至此與訟者廷
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 上曰其遺能者按問既
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陳無少
回借 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
乃爾木强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
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
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
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
何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究外糾貪

汚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
所言必使群邪肆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
寢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
大都因上還告者復訴 上怒召嚚相詰之王取
堂案視無所署楮之入對顧堂吏曰敬天威不測
豈可卑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 上曰詔併
釋匿贊馬丁王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
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 陛下以此爲罪
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
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

頻聞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　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爲左右以讀書對　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讒曰日與妻帑燕樂爾　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奏王行省河西　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　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

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倸華哥行省鎮遼霫東人有言王疾精愈　上命王徃肩輿入辭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　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知幾每慰朕以帝遺及鄂渚班師晏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當爲頗自退託爾遂霫户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徃知來察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徃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閭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

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對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羡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諷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擁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　上夜召王賜坐曰荊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

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
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者馬五
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
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
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
諸軍毋擅離部闢城門勿譏往來弛燈火之禁通
商販之塗館傳豐潔邸舍相望拜謁止虐掩骼埋
胔鬻孥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
材者官之不問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
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瀋水

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
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發之以振
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
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
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贄金見老
輙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
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群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
語及必頓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
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
重慶趙定應堅守耻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

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　天子詔安
爾士矣奏上　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
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
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
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
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
來至曰願奏土風於　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
母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　天子仁聖不重
夷音皆泣拜而回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
樞密臣發之　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

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
蟲咸被澤矣　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
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奈
希憲沈痾何　上即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
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
別大者繪象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裹囊蕭然奏
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饍夫日勤
供覦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　聖上龍飛國家根
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
水惑動　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還

都田奏王言　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楊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　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　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　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賛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爲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

門下省　上曰省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藉爲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煩親奏有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　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群小吾爲公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固雖先業一無所靳我丞事　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華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

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群邪蟻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沉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　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内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　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臯夔伊

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汲黯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訃聞　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　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　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

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同
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賚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
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
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
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恍同知沔陽府事恒
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悖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
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
適管軍萬户何德溫　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兩
夫人追封魏國夫人　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

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恒
陽王仍謚文正兩夫人加封恒陽王夫人
皇上既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
敬遵家範克奏父勳　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
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
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康公
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可謂名言然勳隆
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
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天祐　大君篤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

世祖如日亭午服臨萬國暉光草土惟恒陽王
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澤滂滂左右　聖皇大開明
堂四朝寧侯奏功効良手援群溺措之安康手援
飛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帝吾
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
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雪安化齊會嗟病天
有偏恩我不久公　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決感
行坐嚬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
之撫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
乎元宰退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

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閡何施不
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
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嘆尚在肖息鏡
致隮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業襲祉
帝曆萬年奮有康氏上爵尊官疇其前勳孰知
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劉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
其齊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蓟人遠祖青徙蒙城
又徙隨之洪山父祖稷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

心鉏耝氣長出人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
年從丞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
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
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範
等于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
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録前
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
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黃君瀍破獨松
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禽濡復命十三年我師
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

通守劉甲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
九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授都益師進戰蘭溪斬
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
焴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
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囲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
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僇於衢門敵大將魏福興
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趙秀王
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達
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
馬五百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

傭等百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舶
七十八艘十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
萬户佩金虎符俄加衢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
檄公討之公請以忙古臺爲都帥東陽賊張九強
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斬賊首千擒張九和
尚忙古臺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等賊
砦十戰賊福成砦屠萬人公留鎮閩宋故將黃華
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
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召公入朝從諸
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

大將也侍燕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祖
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 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
其秩頒宣勑金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
差公還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
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
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筭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
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
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
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九七日賊陳吊眼聚
衆十萬據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吊眼臨險

公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吊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明日吊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吊眼釋兵面語吊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披其手擊下吊眼及擒賊二十四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寧賊黄華反有衆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梁都統等黄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黄華蹙陳

壓半日華敗走赴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赴闕勅副雲滴斤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顧盡母年惟 陛下所使 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為尚書行省復參政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鷄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潛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

詹老鷄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秧砦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淳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碎爾民能擒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雖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税廿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極荒殘理究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大和鉤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粮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司海

船萬户府鐵冶提舉司爪哇黥我行人孟琪詔以公及史弼為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户府四發兵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冑弓矢鞍轡大都良田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卅年正月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史弼將水軍公將步軍期集八節澗王土罕畢闍耶舉國降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萬衆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又西來賊戰戰至暮賊敗公虞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

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
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
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虜葛郎王次子燒其宮比
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闍耶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
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
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
畢闍耶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　成宗登極改福
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魯夏言冠軍也大德
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改江浙平章
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

行省平章　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　成宗御服
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在至大
元年至是凡廿四制賜　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
今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
之路寢訃聞詔若曰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
汴省臣加禮以葬其月日葬祥符之史湖里春秋
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贈推忠効順佐理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
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某奉勅命
臣明善為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始提

孤軍為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
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
功臣亦云厚矣建纛抒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
七十子男數人斯又何耶蓋　世祖方夷大患致
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
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民潜施於不識不知之地
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
寖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
太祖辟國剗金滅夏　世祖一統乃屋宋社維此

宋孽元戎是禍　帝曰丞相汝師渡江九爾征夫
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劍愕眂萬夫失
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强不破無堅不攻既虜
元王丞相還朝群盜𨇫跳孰戈烏烋首鼠林莽乘
暗發鶻朝斬千聲暮集萬喙晝棲巖巢夜出民騷
凡二十年有伐斯藝廼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
罪飆進王師兩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
宄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　帝曰噫嘻
逭厥罪魁汝賞彼昔梁公承聖百戰百勝勳在宗
彝著于國令既蕃既宜樞機是權端揆之垣致理

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官歸完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胡有石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奕世重昇何可紀齡

槀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槀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勳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輔

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爲國元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

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 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

世祖軍久之 上復以君嗣令賞佩黃金符盡蹈前蹟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劉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備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追令槀城人或譏爲縣者輒曰汝吾董君耶君諱文直字彥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

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爾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僮病必手孚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

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塟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槀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塟子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閔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户改淮東屯田軍萬户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眞州路總

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户曾孫男鉤
釗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畱鎮宋都哭之
慟左右曰公慟傷柰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
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
無内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
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
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
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
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
待表於信辭也雖然藴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

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
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閈閎赫赫父晜佩黃金
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謡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氷
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
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廈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
朱户輝里髙牙虎節夔和至止惟晜弟之榮惟章
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嘅彼厚壤九門北原
下有九泉孰急斯賢嘅彼旻天羽者翬聯瑞若皇
鸞孰靳髙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大而弗違德也

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沕攸載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
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
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
璧之仲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
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青龍癸丑春代　天子祀淮
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
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
師者其友玄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

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
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閒審矣雖然君
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
子知之子富秉筆又再月孫富果走人奉狀託玄
德問銘於明善烏乎審矣忍銘予亡友耶是良友
可不與銘耶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
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
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
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因中與君書曰吾
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君廬

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破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于土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毋得吾必不歸九五年得之平章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蓋一代士得接納者為榮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顯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衆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

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　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勑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先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陞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冊方冊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　陛下采其所載資輔　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　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中書須制予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實範臣軏粲然譯為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

士其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鄮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即富也次曰實曰宏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鑑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

肅穆爾門道詰　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觀哲而其顛莊而謙謙敦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違人小中闕職嘗試大觀萬物皆變存者奚哀逝者奚憾鬱乎藪澤崒乎

巒峰違諸不利惟吉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吏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鍔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容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薦給事邸中久

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史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用公為副使問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卜大都宛

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爰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即俯拾俟有閒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財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舍同氣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耶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為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

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答吏也公向貺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兵伍為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其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疃中讎誣其有反狀州

若縣將織邏成獄公慮囚及之喟曰有是乎有是乎即抵以法公仕雖丞當官之日不多於開放之時故其施爲注措槩逸不傳今撮其士大夫口道以孰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爲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爲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欽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毋王氏追封昌平縣君欽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

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婿曰程博組錦局使吳壽中書省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公薨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蹠蹠構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消謂德既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彌其盈不隧其傾以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朶而只爲鐵木迭兒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

以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
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
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
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
而朶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
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
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
干非法不敢從它實亡罪丞相語詘得解去而中

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
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鞏貢
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
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
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
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名
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
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

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
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其後　仁宗皇帝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
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朶
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秃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
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
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噬之曰汝
等嘗得備風憲顧爲是犬彘事耶坐者既慙俯首
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戮諸國門之外俱見

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
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
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　天子
久亦覺其所譖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
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
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
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
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
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

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韃之鐵木迭兒之子
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
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
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粤
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鋭法度
脩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
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秉間用事以傷平明之
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
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
枝苛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官寺固結於

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
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
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
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
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
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剌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
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失剌唐
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齓知
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

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
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
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荅剌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機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旣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
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
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
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
失爾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名見

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
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
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與中書
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
其廿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
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
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
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

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眞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 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頼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擾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

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斡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 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 陛下有殺御史名 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 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 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 上笑曰

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盍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

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幸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寵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 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陲厥風勁強豪傑　時與爲國駿良駿良伊
何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　不爲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
事　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闕其幾不離以忡
投巇膠𦍕竊秉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虓猘彼爲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偲偲犯危嶄
其衝　太母尚慈　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猾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
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
于恩忍爲凶殘逞衈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

定人復幽狂辛雪明明　天子別于姦忠敷言萬方
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上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
子春秋之義誅意愼微咨爾來者尚徵臣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旣定天下　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
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玆矣於是乎有博雅耆
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
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
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
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

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
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名拜左三部尚
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旣老而不聽其
去又以爲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
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台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
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
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
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
成爲國蓍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

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
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澌盡閣學
士忽都魯都兒弥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
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　上言之　上以爲
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
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
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
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
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

主簿愨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
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
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
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
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
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
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
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

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
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
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
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
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
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龔氏先卒繼廖氏
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適
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

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
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
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
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
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
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
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有抒略善任事然好
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乎受之至公常以客禮

見盖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家賢豪
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沉毅
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
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
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最入坐堂上以
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
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
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訹其心則
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
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

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亟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顔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髯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誂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慼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顔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而奉親榆堇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瑶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顔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盬夕壞孰爲彊梁外肆中陰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與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禄有

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故知邵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間宋亡　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遣之還京師父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
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
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
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
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
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
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
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解
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籍能者奏用

長卿爲同知即以所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
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
產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
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
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
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
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
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
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然

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
以爲悔又恭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
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
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
貝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
公雖閑居猶被迫遣治徵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
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
撲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
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
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

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
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
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
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廿年五十有一初殯建
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宋康胡長孺志
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
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
其三人夭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
國家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

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其官夫人封其郡君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殲蠢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變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抑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七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于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處士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監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

公學故文章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　裕皇于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陜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陜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公識見明

敏況毅果斷登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望之儼
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
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
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拔樞府有疑忠武公之徇
公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俗
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
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爲憂使人覘
公方安卧帳中召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
鎮靜縱有漂濕所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
中夜擾動衆心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

矣聞者韙之闇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
畢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爲知人公之世父治
書公金南渡後嘗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强
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合馬輩
不法至陷囹圄居之泰然其黨巧爲機穽卒不能
傷出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擿不克殫紀其尤者
大同楊剌眞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
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
道彰德聞兩河凶歉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
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稟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

例比得請民已瘦於勾呼矣即移文停催然後申
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鞫獄鄴中而不果其
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蒙湔洗
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飢民多轉徙于南朝廷
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于河上以扼之公與
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
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爲衛輝懷孟害公覩乘
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沒者數版適
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户張公集軍民發倉
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閱數

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爲患衛人德之興元命
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桑哥擅權頤指所及竭
蹶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大夫人年將九十旁無
兼侍懇致弗克不踐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陝
西廉中之行亦極力巧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惓
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內艱哀毁過禮
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爲振舉綱
維爾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
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咈
死陳請蓋以老母故也今當宣力絕域以贖前過

甫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莅事即戒敎典兵之官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爲城化之有遺子第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敎數又如此河東地瘠民貧仍遭旱暵公奏除歲飼親王馬駞十之九所輸租稅易遠倉爲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政欲去而不得者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

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恒以古人自期晩年言事尤切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賛丕圖車服辨尊卑之差封謚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桑庠序檢灾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飢渴寒暑平居不事生産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貴賤爲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卹禮意兼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爲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也恬於進取勇於爲義卧病太原未得謝猶力疾視事一旦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翌日飲啖醴酒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逝蓋剛大不屈之氣充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爽如此僚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私親靈輀所經皆盡哀致奠則公之爲人槩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稱前公卒今夫人柏德氏臨潢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揚歷中

外才可吏師霜凜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如兒捍患禦菑奚翅己私事不辟難去必見思用夏變夷悦禮敦詩惟是頑獷化而柔慈萬里來歸兩髮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公廟堂決疑龜蓍命也奈何竟止于斯有韞于中未究設施不龍不蛇賢人嗟咨有巍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無愧辭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詒宋命　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廿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

是江東謝枋得在選中被徵丁内艱辭亡何連詔
江浙行省丞相夢古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名
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復
被旨集守令戍將迫遣上道廼行夏四月至京師
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
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王亭龔原其門人諡而題之
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彦安祖一鶚考應
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
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
高等廷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則後抑置第二

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
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名試教
官調建寧府教授已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爲屬
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
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
會軍興出入潯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庚不足坐廢
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
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
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
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怫賈意臺

評竟上其誘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
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
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户講道門之者翕如
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揚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華皆
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
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乎
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
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
祕書省著作郎召牢辭援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
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

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
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
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
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
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
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
論檢宰老謁屢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爲人蓋如
此及程公之薦報書廼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
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　皇帝夢卜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

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爲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

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爲疊山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龜玉毀折我朝天明廼完其節雞鳴風雨歲寒柏松伊其板蕩古有蓋忠道統既闕人文斯一有羨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裸匪京萬里氷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閟于佳城嗚呼先生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温毀瘠纍然衰服特工部侍郎胡彝行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椁飾終之禮庶幾無悔温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託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諜存者蓋

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政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

兼等處鐵冶提舉從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院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遷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娩畫直辭贊叶上下議遣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飢衆難之公請異日有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衡斷斷待餔以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户

程功礦火悉給緡貫殖貨以利子農冶辦為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騎之官撫境地稅户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公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譁訐未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纊用饒民有婦妬妾妊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𨓜以子生月逆計毋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閩郡號神明盜偽以小鈔貫文作大鈔貫文如錢取鉛然註誤七十人止以首

坐歡聲譁黃帝越人書躬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餞夫礼者賦有寸帛之羨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略要以惠恤元元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不怠字書多指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閒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廕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子氏祔塋並追封河閒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于鄉政聞于時為子而上貴其親為父而垂裕于後可謂完也矣為善人者可不以那氏為徵耶是宜

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爾馬蹻蹻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爾蘇有僎爾芻毋犯我松與萋時君子居若廣漢之明弗鉤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子有元之循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蕃維吉時視子貞刻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公諱月合乃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曾祖諱帖穆爾越哥祖諱把造馬野禮屬皆以財雄邊父諱錫禮吉思當金遷汝都尚

書省辟爲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
言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
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
投冠于地誓曰吾父死于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
侍母太夫人王氏覊鬬鋒鏑跋涉星夜出汴絶河
而北見　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
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
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爲斷事官治所
中原久刳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
規度政修事舉士悅民附否爲大和

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從行留汴餽饟六師悉
發輔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陸輓數百
萬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野而
商在塗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　世祖皇帝即位
降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尚嘉云者阿
藍荅兒據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鬻家貲市馬五
百疋進上　世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
汝也版尹淺試學子通一經即不同編民令令甲
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既肇建省部明年
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廿一日薨于上

都之邸第訃聞內外文武之屬搢紳之士咸嗟悼
藎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
薨年甫四十有八卽以其年某月日塟于大都宛
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
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爲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
官禮部尚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勳
上輕車都尉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
事諡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嘗平倉都轉運
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秩
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蚤卒無
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
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溫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
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
嫁廣東道副都元帥闊里吉斯孫二十人長潤朝
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梁
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爲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
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倉次遺道遵皆早卒次通迪
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未名卒次岳難武略將

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雅古處士以孝聞次必吉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監冨池茶場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勾河埰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萬户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祿合知行唐縣仕者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並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

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賛襄制度則幾於承平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潤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賛善大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達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瞑目於地下塋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老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茲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撫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次之矣忍不泣而終銘之銘曰

有嫗而起之孰趨而掎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復之懿矣我祖百年于茲衣冠之傳寔維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圯繩繩孫子思馬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

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塟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髙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煢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紝以居賔客僚隷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塟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擺枝於所親一不得志則摭醜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

事振吾徒何能哆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絶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巳名能古文流轉江淮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

巳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爲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橐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 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承直郎太子文學 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

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與脩 成廟實録明年與脩 順廟實録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又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 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 太皇太后旣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秉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免死徒皇慶壬子脩 武宗皇帝實録明年遷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毗賛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 英宗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脩 仁廟實録百官迎

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
賞 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
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
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閒得
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曾祖諱與不仕曾祖妣
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
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諡貞惠祖妣高
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
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

公諡孝靖妣彌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
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
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
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
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
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
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鏘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
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
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
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

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聾瞽瞶力
不克蜚聲天衢名𡵆𡵆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
施用弗極神柅其馳學逦碩天藻挍縟琢圭璧五
十四年返玄宅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七

神道碑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李术魯翀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
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
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
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
事召不起　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
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觀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
上悅若曰衆以卿宜力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

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琖賜之酒故事酒荅臣下殘
人設之不親賜也時特設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
有一月東宮賜宴翰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
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　仁皇出震召
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　皇太后賜宴南園夏
五月丐去陛辭　上御武帳聞之以氣暄室隘勑
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
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
朕即行之勑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遂加銀青
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

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大
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
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
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
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
事使三往迺起三月辛酉見　上嘉禧殿之後閣
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自　世祖皇帝效力潔
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
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
見皇太子首以念　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

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觀花園北行殿
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尚醞
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
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
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
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
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
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追封齊國公謚正獻公諱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
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　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一

時大臣體　上意銳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椅薦公忠宣奇之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立朝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秉忠薦公參預凡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覲冊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製皆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聖鑑通朗勑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　上召公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　帝德無爲天下歸

之其象類此　上悅習已大悅遂爲定制播告天下七年勑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儀司太保以公見　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廵行勸農事聯保五課耕桑脩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浮薄禁游情多自公畫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輙雨歲大熟踰竟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募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嗾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

安事治十九年冬召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隷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壓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白金千二百兩二十一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御史臺會聚斂臣答即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省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竊請大蒐抉上允勑衆勿沮利黨嘯結究壬擬使旁午省臣御史掾吏民庶罹穽陷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

史封章言　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擬之以杜讒隙此曹覘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勑大宗正薛尺干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拯之方閱舊案得究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勳貴忠賢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國本安天下兩公任也此輩傾險乘釁務奮不逞秘章出禍可言邪今先計奪謀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

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
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愼潔動必驚害
生靈宜選重臣使爲之長庶靖紛擾　上徐霽威
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綏其行兇燗爲沮俄而告贓
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
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
滅大熬銷大釁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
丞大農治京北屯田畎澮況溢不留二十四年置尚
書省柄臣顓政急賦鑱戮大臣衆股慄使者四出
峻繩督務贏官緡徼賞恍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
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
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
張罟攫飽饕餮摧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敝
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
訊則無之訊益酷乞輸直不聽聚貨誓珥作新尺
待其妄廼已劉氏子誣其弟貨利潛易金銀獄久
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寧息其年理鹽
名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理賦山之東署置
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欺惑正之尚書省
罷政歸中書二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

書省臣鈴綜所不當最簿上之流品清別并并不
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
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轄山南者
再事滯民疚公曰此憎忌者聞之耳凡政刑大務
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
讒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召爲刑部尚書公
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瘼請依古律令采
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　成宗元貞元年春拜
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
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洎大都護杜詰之左驗明
者平章者挾貴驁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
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當取數鎮兵於是藉
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
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即承兩造具備劾省臺
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把輕宜有御
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令所繫者上
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
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
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怨責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
之有罪亦輕不重　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

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巖廊再衆列奏公廷争剴切　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暴者拜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鋙論斥未晚何用紛紛衆韙公言未久倩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　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決蒲口冬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勑使相決河篙久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蕩徙不常失禹故蹤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彊湮遏上決下潰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泛濫歸德徐邳聽民避衝潰

擇所安嬰患户齒河南淤田量給求業他決視此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築上廷論從之河朔郡縣山東憲部争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胥宗室以浮論撼叛謂治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閫外掠譽而內貪虐憲糾小有違言吠咥即至公度難力争使者往來公以溫言順附而嚴覈之彼廷蹙服其下捻惡會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贓以慰悍弱遂大慙謝遜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在政以吏選清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主典隨事立法負數百決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南快私憤公曰此軍政也非制勑不敢行馹使額稟得報蒙古平章偕公在省餘以次出鎮衆計沮事聽公決摧彊生枯濯煩蹟壅省務清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牽譴遂唯

左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燮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糴之縮湧價訐市易泄富足通閉遏責蕪幷仁客佃民能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饑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卹齊魯彼擾亦息選淸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安善良江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浮圖氏號白雲宗者娶而妻子田宅詠愚民託祝釐逭徭賦倖習甘賄奏爲捻攝錫印章郡縣齒豪名署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

役時順德忠獻王荅剌罕與君同心輔政選庶官齊百度罷斜封汰冗員絕寶貨約濫支節浮費量入制出擇民牧舁世守定贓律除虐禁明婚制阜民生綱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修潔年十六七志學愬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爲根極孝友行業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　世廟方大有爲求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翺翔上下晝佐開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家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　嗣聖繼明耆注益渥使車累名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淸暇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漑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纖嚴器飲食動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盡兼之於戱　世皇長駕闊馭綱羅英才培植之久大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資世豈易言哉公娶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年月日葬完州某鄉某

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所狀公行迹以銘託烏乎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師也其敢以昧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大定于一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岳氣衆渾同天產人瑞以弼　帝功瞻彼恒山峩峩大茂挺生尚公神峯綜秀始遇　世皇邁績華勳禮樂稽古稼穡養民鴻臚大農事係賢哲左右後先夷夔稷卨朱轓五馬衛源之滸里謳塗歌神明父母孰隲皇靈匕鬯震搖用輔執法正色立朝孰勁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陽孰縱陸

深擢我御爲用立憲紀鋒稜益大孰徇貪蠹抳我
鴻鈞用握政柄化育載新年踰七袠勇於告老天
制臣義豈曰太早昔也廟朝淵淵晒晒軒后之鑑
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
龍有謁其庭翛𢊍清滌齒頰餘論皆世藥石道德
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寐斯悟善斆斆之侯
御侯公百歲完㝡其誰擬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
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大行嶙嶙濟易沄沄刻此銘
詩相配無垠

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孛朮魯翀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
無所顧畏　世祖皇帝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其
係出唐賢相文獻公元崇文獻諸孫伯祿卒絳州
觀察判官遂絳之稷山縣南陽里爲是世爲平陽
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寶字仲華甫冠辟兵爲門
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公及和泉主簿天祿公
姿白晳美風矩童丱不凡聞處士訓忠孝奉受惟
謹從事都府挺潔不羣儕輩畏之仕懷仁爲縣史
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進蒲萄酒見奇之留
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懷仁大帥揚闊闊出薦其能

於丞相塔察兒丞相奉使朔漠脩睦宗藩引與之
偕五年立御史臺丞相爲大夫奏授架閣管勾秩
將仕郎十一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年江南平
冬十二月宰相銜怒左遷同知衛州路明年春三
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
金符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秩中順十六年春使
憲淮西江北道秩嘉議十八年憲江南湖北二十
年夏憲遼東明年春以母老請歸養不允二十二
年春名爲刑部尚書秩通議逾年總管揚州不赴
二十六年夏復憲淮西秩正議三十年拜中奉大

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肅政
廉訪司　成宗即位使肅政廉訪于陝西元貞元
年春三月遷真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鴈門從
處士君柩合塟絳之稷山中書起公還真定大德
三年春二月拜江西行中書參知政事辭奉使山
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大都
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
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于位年七十
有三公至元名臣勳德焯著其薨也朝廷悼惜吏
士護喪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禾

里泰定三年以子佀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
行中書參政知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天
曆巳佀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獲終辭因
采其本末而次第之公始爲御史條奏宰相阿合
馬罪二十有四各廷辯公枚數其罪彼輒引服數
至於三氣沮情蹙 上動色若曰此三者罪已不
宥自公曰巳而思臣下有違 太祖之制于朕之
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竦其事今秘世未有聞
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亦爲公危之太夫人
趙君有賢識朂公曰國爾忘家汝第盡力果不測

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
得譴乞不以老母坐連也語聞 上歎曰是母子
有古義烈勑侍臣董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
小敢普得罪御史按之至見毆辱繼用公往問道
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取驛抵其所摘抉如神簿
責死罪十有七械送輦下俄以宥貫經臺門大詬
公在察院促捕之曰檢行橐得賂侍御史安元失
納救免狀即枉敢普而秘其事夜用巡符託詗邏
奄至一道士室盡獲其賂明日陛奏 上曰彼七
死猶赦汝欲何爲公對罪十有七赦七留十餘誰

任咎 上悟戮敢普斥安時御史大夫二安善其
一既斥與所善猶雙陞禁中公曰安庶人耳豈得
與大臣狎叱令起座皆失色公即入奏一蛇九尾
首動尾隨兩其首行不能寸今憲不綱蛇首二也
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乎名兩大夫諭以公言大夫
孛羅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議提刑按察之不便者
有旨罷之是時廣平貞憲王月呂魯爲御史大夫
公告之曰往者悖叛蝟起部塞見聞今列憲宇内
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督有司而已也
縷縷陳之大夫悟矍然曰幾失是夜造禁密詳奏

上曰此天下安危計也其勿罷會篤北辛所擊相
馳騎士縛公閱其家脫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藁羅
織苛毒公亢聲曰乘輿行狩戕害言臣宰相寧欲
反邪捃拾無所得斥遷衡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飢
開廩賑䘏議者以擅罪公 上知不私置勿問朔
方兵興役民轉粟人畜顛踣公曰執政非策自蹙
其本也投劾論奏改和糴疲瘵爲蘇尋遷治書出
憲淮西先是蘄黄有叛者將吏賊獲良民以萬數
公皆理歸民伍衆感泣相率立生祠徙節湖北劾
省臣楚國公罪以聞 上閔其有勞爲痛治其黨

會阿合馬敗大遣使治官慝遼東宣慰使阿老瓦
丁權黨也侵暴尤橫名公使遼至則封府庫究簿
書審事察寃正魁惡著公道使還即命長憲遼東
公疾馳夜入詰旦蒞事民懽吏愕郡縣竦動初遼
朔旱蝗公至雨澍蝗滅其境域爲桓白霤故地也
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公教以稼穡詩書居
數年農犁士讀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年不
決者訓聽之稔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
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顖有

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詰詢之
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
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臺章以
公詣平灤按總管劉捏古伯公至劉欲遁去公容
令憲傔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橋伺之劉果與吏
徒會橋下謀揜其愬仲威得眞公一問皆伏吏胥
之黠而虐抚民之吭而快其所欲而民莫敢校者
率以罪黜平灤都吏張氏子尤狡而忮杖去之遠
近震讋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默謂之曰汝寃從
我吾爲汝理至縣舍風即見令縣以橐鞬士從憲

傔覘之信宿及翁嗇而風息得五尸皆短衣其一
衣中得小印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
市辨之賊果執遼粟歲輸灤陽使督運急時民方
饑公曰吾忍視邪留粟賑糶使不敢沮民賴以生
遼人以公政通神明追思惠化立祠頌德入長刑
曹讞獄與衆不合歸卧於家竟如公言衆得罪公
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擢使節申飭舊規風采立變
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併俘齊民加以刼掠
絡繹淮境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訶譏民獲其鄉者
數千餘家帥臣昂吉而闊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

丞以宣慰使兼制兵民黨結中與其子亦握兵熵
虐奴官屬轢風紀莫敢誰何宿盜數十出沒淮海
陸梁自宋末有制者宋亡帥祿芘其徒通納賄賂
縱其所爲公遣健士襲捕得所匿兵仗貲財定案
市殉者七人自是帥漁鷙狀百出公疏其跡取驛
上聞帥銲驛勿給公潛前走得驛馳去帥遣兵校
丁文虎追刺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揚州文虎亦
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刺公狀聞文虎
械執公赴覲制遣近侍阿木治書侍御史萬僧馳
訊帥以罪廢已而赴闕以擅殺淮賊譖公不中憤

而斃淮境大寧丞相桑葛之黨虐平陽者尤劇其敗也用公尹其府以淸宿蠹詢父老得郡邑田里眞僞利病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輯事理遼西吳氏子贗爲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至府吏欲案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邪立命撲死衆服栗政化無阻崇館守引水置碓植柳代樵會歛爲紓眞定都會南北馹傳雜沓事弊民瘦大臣蠟眞奏牧守非公不可遂尹眞定導壅治棼生枯壯弱日聽愬訟鑿隱破堅動無泥閡人人竦慴衆走府治瞻判決優肆爲空初饋餉不充徵需日困

公以楮鏹貸民因毋取息蕃畜孳豐廩稍闢大寶館水碓創立如平陽用有餘裕宗親之位儀從之區秩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緡而下不加擾憲人摭細故劾公中書數奏事不涉私法可施用宜著令式以示他州制可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撤去廼慮獄囚底平允雨大霈驛置新樂北阻泒水使价車騎自南而北者雨溢夜瞑野次無所建議徙置泒南衆大便順築寺五臺督民運木奪農䕫衆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吾民牧也惟民是卹請待農隙朝省爲允繚城盜

殺人取財夜舁尸置民隆氏邸縣笞伏隆氏父及二子當死械因送府哭於庭尸母辨贓無其子印識公疑之會使者決大辟公詒他賊承盜殺狀隆民獄緩眞盜遂獲黠吏退胥之在民閭者不啻百數刼持官府而肥其家咈其心則禍之管庫稅廩之徒往往破產質妻鬻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辯公劾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數人質鬻者還之餘多遁去或改行爲善士其尹京也立誠信繩桀驁抑強禦卹惸弱事至而斷豪右歛迹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搒掠其囚使符所訟

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爲以不輸官罪之制令尚廐芻稈以鹽易諸畿民霖溢害稼公請市旁郡戶部據令督責上下洶懼公帥京屬從部白省竟以公謀寧息京甸京人弟假姊財不券姊嫠益貧弟賈益富姊嫠徵財弟曰有券即與姊憤愬聽者難之愬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誅刼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蹔姊中分其貲公果毅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淸介忠孚信格有賜輒辭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臣言分也受賞非分也竟不受持憲總郡皆有

淮

赴鄂民衆衛送不絶盜閧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
也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參知政事甘肅
難於羣養辭不往世高其行縉紳推論聖朝人物
骨鯁有爲終始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
葢嘗稽之鴻惟　世皇神鑑睿筭長駕遠馭文武
效能光輔丕業甸萬國冠百王盛矣然廊廟岳牧
邪慝間出兇鯀三苗唐虞猶病於是大植風紀明
目達聰以弘至治公當至元之際奮下列搏權奸
莅方州滌巨蠹使辯捷不能措其喙仇憤無所恣
其究風槩氣節炳燿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

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蘊積有素故也公揚歷
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磥赫奕俶訪輯遺軼既乆
始備因歎世有家者之子與孫或不俶若先烈湮
滅可勝惜哉叙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
楊氏皆平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蚤卒祖舜秘
書著作郎卒俶內藏庫副使楊夫人子也銘曰
帝運開大中統至元人傑斯實匪寶璵璠惟天聰
明憲象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我
厲冠讜言正色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陛檮
杌饕餮魑攙魂悖宸衷凝邃上動天容庭有直臣
屛微其同有鑒其明有玉其潔桓桓其勇夬夬其
決孰撓斯曲孰鍊斯柔善善豈親惡惡豈仇雖千
萬人莫沮吾往如脂如韋有泚其顙侯符三剖憲
節六持義槩秋凛仁術春熙　上亮其忠史載其
信何勸不懷何懲不震碣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
尸祝無怠其嚴濤淹溶溶霍岳峩峩其融其結百
世不劘台鼎之崇芥視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
有烈終始無間險夷誰近而忽益遠益思汾川西
流河水東會稷山之銘惟以永配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孛术魯翀

至大元年汴梁路總管兼府尹王公年逾七十拜
參知政事行尚書省雲南秩中奉大夫
仁宗皇帝以公至元大德名臣拜昭文館大學士
皆不果行延祐元年冬十二月七日薨汴私第春
秋七十有九明年春三月十二日歸葬趙州寧晉
之金特鄉換馬里中書以臺疏列公行績以聞贈
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憲穆元統元年冬其仲子承
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鈞以翰林待制蘇君天爵
狀徵銘公碑翀汴諸生也其敢辭公諱忱字允中

世居寧晋曾大考進晦彰不耀大考守忠金承信
校尉考王
太祖皇帝威行中夏率郡民欵附從太師國王木
華黎用武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
使夫人王氏生公剛毅正直讀經史不事空言能
見之行事　裕皇位儲宮取勲舊子孫入侍公被
選忠恪小心十有餘年日愼一日或因事進說明
諒不阿　世祖皇帝察其能至元十七年拜山北
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朝列大夫東藩諸王䕶
人縱暴民大厭苦公繩以法遂斂迹不敢犯牽相

阿黑馬揞充固寵希合之徒言利徼倖小吏耿熙
告北京宣慰臣通官緡若干萬既聞勑徵之熙懼
失實增益制勑逮繫百餘人公疏其妄熙獲罪
裕皇賔天儲極虛位　帝春秋高中外危之言者
雖衆未見允可公建言陛下臨御多歷年所至元
初豫建太子天下歸心鶴馭上賔臣民憂懼惟早
定大計以幸宗社章三上　帝俞其言俄勑皇孫
佩信寶撫軍朔幕大業延定二十四年憲河南時
南北既一無俚兇慝略民子女轉賣四方公謂此
徒於　聖天子仁覆天下之政梗害非小建請嚴

立法禁從之遂著令申息民汪清占息民籍已再
世矣兵豪狀愬帥府曰吾亡奴也即馳騎數十殺
清滅口取其妻孥賞產清子成逸出赴民有司愬
之兵民文移往來數年不決賴兵朱喜始以避亂
奴於人其主知其難於奴也集鄉胥里長同署券
免之隷籍兵籍已久喜家火其故主子謂券已焚
而復奴之喜持券出愬訟不決皆詣公愬之稽清
占籍以歲壬寅其奴亡以甲辰喜券足徵白之鎭
南王府證者皆屈明年兩訟之仇結近侍誣奏公
徇制下中書遣使收公案訊公疏臺請聞有旨馳

名入見敷陳盡底蘊　帝大悅曰若人非素餐者
勑省臺識慰還職近侍及使者皆以賕敗清喜數
百口脫虎咥繪公像事之二十一年置肅政廉訪
司以新憲度明年公副使燕南河間鹽漕官守盜
用賦緡十餘萬覈正其辜諸王分地恩州其下以
錢貸民加倍徵息公令子母相當則止餘有罪先
是以民入兵限私田四頃優其家公曰國家取天
下以來兵無寧歲今海內雖定征戍遠方一兵歲
費不啻千緡區區限畝豈易充給在民編者守令
猶歲差富貧以均其力一入戎行永不可變請增

田額使無飢寒內顧之憂不報其後以兵力乏竭
勑樞密名公等會議以眞定順德廣平等路俾之
詢簡得富民數百家充兵兵之貧者遣還民伍人
服其平公以舊臣優憲方州至是威名益振三十
年拜廣西肅政廉訪使秩嘉議臺檄以其廉能曉
諸道疾不赴　成宗皇帝即位元貞二年春使憲
河東名見柳林撫慰優渥會并汾旱饑請發粟賑
哺全活者衆五臺大建佛廬勑中書擇銳事吏董
役工部司程陸信驅民夫數千冒險伐木死虎豹
蛇虺者百有餘人其時　皇太后幸其所公入言

以寺福民福未及而害已甚非初意也微聽開悟
減其役仍賜邮死者家宗王分土并門廪餼歲取
民間或不能供輒立契約母息倍稱或不能償隸
其子女民患苦之公請出錢縣官贖還其親者百
二十四人於是諸王臘貲歲須于官民瘼始蘇王
嬖臣哈塔不花怙威肆虐公按正欵伏王爲之請
弗聽王馳使譖公　上未信會駕北幸罪人亡走
愬公不法勑中丞崔彧問之俄彧卒駕還復愬詔
省憲雜訊之無驗愬者抵罪由是王禁戢藩傔民
境晏寧大德三年遷江陵路總管不行七年遷汴

梁汴故宋金都邑號難治公至省人憲人以公舊
望不敢以府屬縣之政訟之難悉聽鑑裁下無隱
情久之政清訟簡吏民歌詠方宋包拯公莅汴之
四年歲次丁未河決原武注汴宋汴尤急吏士具
舟楫以逭漂溺民大懼公白省請疏導順下勢家
以田疇不利難之公曰吾守臣也當任其責即行
河決壅以完城邑水息大築隄防羌族礮手居鄢
陵者萬餘室民役不預公督使趣工得萬人不日
隄成民至今思之公精明有斷不畏強禦所至興
學獎士脩政新民不專法令威愛兼行爲世名德

故姚文公燧劉文靜公因與公游雅相敬尚蘇君
公鄉人也時賢言行優於志載其言曰
世皇天縱有爲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
福皆骨鯁敢言視社稷民物利害若疾痛嗜欲在
己才猷風采凜震一世庸夫庸婦知其姓字豈聲
音笑貌爲哉天故生之以弼治效善論也公夫人
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鈗曰鈞孫男三
人洙浩以胄子肄業成均淵幼鈗鈞皆有學行辦
固知之其諸孫爲胄子皆馴謹向學佳子弟也助
教陳旅云銘曰

世廟帝運鴻惟永年仁浹義洽德崇配天冶謂
裕皇左右前後侍衛僕從詢賢世胄時也憲穆宿
衛青宫行必循矩言必見忠涵育有年一靜一動
帝曰良哉才可試用卿貳東臬位四品秩碣石譽
閭光昭化日來歸定省遂莅河南上爾廷怒下警
狼貪　帝曰忠哉斯豈尸位丞相御史燕勞還轡
皇鑑昭明飭新憲綱卿才而舊益礪于將太行西
東鴻河南北草木知名山川正色棲遲晚暮尹汴
四封宋陳許鄭春陽誕充偪側將迎于此大府崙
健而獰猶憚巨慝上獲下順居五閱年華髮蕭

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鋼百其鍊肯柔繞
指五握憲節郡符冊分洪波砥柱砥立不牽政頹
鈞軸逖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耋之顯高朗之
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滹沱之郊邯鄲之鄙
刻銘豐碑徵信惇史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九

傳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鄉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盖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

諸方丈慰侯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為男子與其徒沉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瞿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名同志黄摑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秉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尔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尔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

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介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紿曰丞相避樓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恠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

首挽其鞚時伯淵驂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摑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爲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在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于表表獨見于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歿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宦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擁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

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金同知泌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外爲懼捷河之北縣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寸尺爲己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劉殘餓羸之餘收其魂魄化悴爲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七公竟無事劾相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跋踖不敢近京師形涉擁衆自衛獨上黨不肯與

謀去就提孤軍鬬府馬武根寇潞澤沁輝懷孟衛
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
義多節死聲跡著者襄垣銅鞮襄垣縣府五百里
銅鞮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為守獨襄
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衝府議非得縣上
招撫使顯守不可牢即版顯移縣衆往始顯部將
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略聞顯戰每求副往連
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藉其部衆纔一旅合縣
民得千人敵嬿梗己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
延之晝止其驅夜斫其營九戰禦事朝荷夕集不

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城穿如鑿室石積
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搖敵以
為難稍引不逼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
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
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
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賚以官地
多入敵懷數告身無所上縣遙領故仍治襄垣公
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襄垣今年跌明年保無馬
武願分部曲百人立銅鞮以綏兵衛顯允以便版
公以前官行銅鞮令公至治拥北磧勲艱危中且

朞年聲呼嵲招山通谷寬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
行夜至隘樓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
空拳搏數人以償顯聞哭曰鍛吾翼矣明年顯死
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城一實公言公代人
諱聞少孤鞠於姊之夫禹家即令榮祿顯也始顯
以募兵戍郡遷戍潞改孟戰有勞調臨洮司錄臨
洮尤深地戰又有勞遷招撫縣上取上黨節度公
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于年子仁風
謂燧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
云仁風歷懷邢洺三治中有善政

烈婦胡氏傳　王惲

劉平妻胡氏濵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
午平挈胡洎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
有虎突來啣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
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
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
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為
採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
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
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

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乎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
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為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莞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

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為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鹽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累

爵積貲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為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瑄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人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即建天澤院為大釜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欒散徒敬德素履為人

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
設廉仙林寺中飢民殍者不爲裏上敬德請杭好
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
飢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
大甕中明旦飢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
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虗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
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
已以次去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
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飢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
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

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
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骼枯骴數十萬具語在破衣
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
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繼
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
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
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甞爲義烏丞至元十三
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
二女貧甚斸水備儆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
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

祕其人既而假子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
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飢趙
悅道尹臨安府發廪勸分恐弗暨吞民死中而生
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
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既謁贊道之陛由阼階端笏
俯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權汝無子抹汝救
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
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咸應星父記於書當
時湖州作糜食飢人糜朘金猶沸湧器中人急得

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飢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
生婺州顧擇米作糗熟而寒之約飢民旦由東門
入與之糜使之北門賦糗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
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
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
貯大甕中蓋傚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
亂豫許從家杭昌化縣猶號頴城散人以自表大
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

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
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
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膺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
元批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
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
游清獻公為相趙忠惠公為尹葉公為守以行能
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
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
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
所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

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感也尋亦病死斗龍廢
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
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
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
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
以温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事
移提學得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
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
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
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為初

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
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
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
惴惴恐失後聘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
妾母嫡子它子以為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
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
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
甫母徽亦杭人產已去歸既長求之百方弗得議
用六十歲時母生日始為齊衰三年及是歲之
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

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
敎脩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
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訪求母
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
者矣逢白髮媼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
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為兒時作伴侶嬉遊相
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
泣下我方戲年不識其語之為悽楚也亦弗問何
州有問兩夫舁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母
鄉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又

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間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爲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父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盜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牽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攜後未至山廬路逢

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芃芃然披之與根合莖並蔕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循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

文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劚葛蕨根續食死以瘞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鉞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飢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國録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嬀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

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漓汭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嗚呼余嘗得三卯録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殪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禩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禩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録城中骸骨

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益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携其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纂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史兵果執母詡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

史氏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瘞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淛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于今旦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絶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刬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况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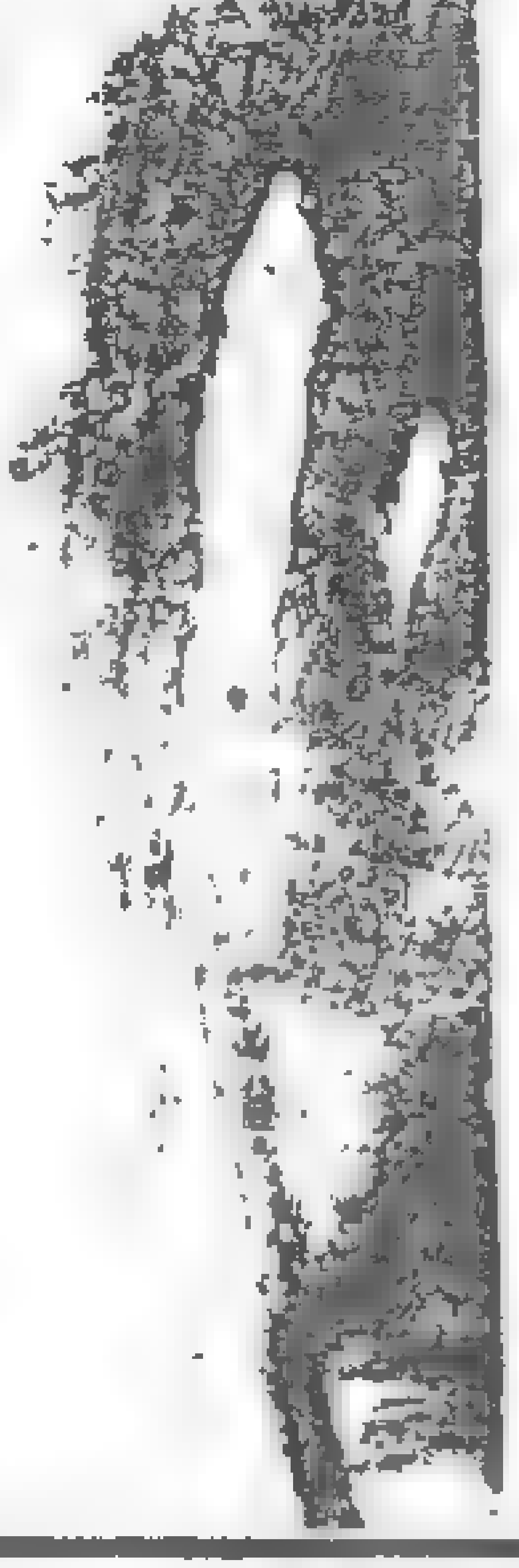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以後

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戢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惟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迁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嗇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叅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术魯翀翰林學

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
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為文章盛夸道之
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
朝請襃異焉其子仕伏事毋極孝皆掾大府有廉
直聲而好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喪
携其母子返乎汝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
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刲其股也當時亦豈欲扶
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
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
教乎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七十

傳

槀城董氏家傳

元明善

國朝龍興幕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金滅矣若眞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兩張氏是也後史太尉有勲王室爲諸氏冠槀城董氏能與之班而又以孝義稱令遂大顯第其譜諜無徵不知世所自出其可知者徵生晢晢生昕昕生俊俊是爲龍虎公傳自龍虎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

龍虎公諱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

貞祐間邊事棘槀城令樹的募兵五射上中者拔爲將領衆莫能弓獨公能挽強一發破的遂將所募迎敵歲乙亥木花里國王爲大帥而公審所歸遂爲大元人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佩金虎符金將武仙據眞定以城定武諸城定武諸城皆應仙公率衆夜入眞定走仙定武諸城復去仙來庚辰春金人大發兵以張武仙我治中李全應之中山公軍軍曲陽仙銳氣來戰敗之黄山下仙脫走秋獻捷于大帥由是仙以窮降大帥承制授公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槀城公謁大帥曰武仙

縣不可測終不我用當備其衝突然之承制授公左副元帥陞稾城縣爲永安州軍號匡國事一委公乙酉仙果害都元帥史侯天倪擾眞定以叛我之郡縣大氐皆爲仙守公提孤軍介反側間戰者不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匝年無所利秋來操我禾公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去潛出兵掩擊之仙敗走久之公復夜入眞定仙走死內史帥之弟天澤是爲史太尉壬辰會王師圍汴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公及大軍追圍之急城人夜薄我於水我師殊死戰公死之夏

四月十有八日也公蚤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喪以能衰聞歲時有事于廟非病不可力不廢拜跪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曰祀以孝先也禮宜是凡族親故人待之以恩信里夫家僮疫之亦有道汴陷時以待其軸先生爲賢禮請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久不通屢誡諸子吾實一農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覬非望爲吾累也公忠實自許一心王室不爲夷險少移臨陣勇氣襲衆立矢石間夷然若無事中傷亦不動每慕馬援爲人曰馬革裹尸吾

固多援故戰必持矛先士或不可公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顧趨安脫危犬馬不如竟死國事戊子間朝行在所諸帥獻戶口率增數要利吏請如衆公曰民實少而數多需求無應必重斂足承是我獨利而民日憊也且欺君不可其以實獻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坐其渠魁餘釋不坐深冀間妖人扇惑圖爲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當之族公力請主者但首惡是誅求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仙威州公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乎其家才者官之衆果去

成降沃州民砦天臺爲賊既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奪之孥仁者不爲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公願爲奴既全其家歸悉縱爲民隣境人有被掠賣亦予直贖還其屬公器度弘遠善戰而惜殺人以樂爲之用大小百戰戰輒克爲政寬而明見人羨其田廬名其丈人權與之語憤不敏生者怒且罰之民惟恐其離部不得父依之也父老至今念之流涕嘗蒙全活者無不額手嗚咽云薨時年四十八子九人曰文炳曰文蔚師諸弟事兄忠獻甚得弟道終武衛親軍千戶曰文用

歷事兩朝以誠得於上爲時碩儒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曰文直臺城令曰文毅同知潭州路總管府事曰文振早世曰文進順德路總管府判官曰文忠事 世祖皇帝三十年未嘗有過舉嘉謨讜論有人所不能悉知而信於人主者天下士大夫徹至閭巷細人無不知名聞其名無不愛重之累官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大德五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曰文義蚤世忠獻公諱文炳字彦明龍虎公長子也龍虎公薨時年始十六率諸稚弟

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荐飢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民前令乏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已足責吾爲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藝

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戶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罪亦所甘心民亦不樂公曰後當德我由是藁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剝民規利即棄官去 世祖皇帝在藩邸癸丑秋奉 憲宗皇帝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 世祖南詔後 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

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頓躓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公弟文忠先事 世祖軍 世祖亟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糒來迓既至 世祖壯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己未秋 上命 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砦者宋光山縣寄治其上命公諭之公馳往砦下示以禍福不應公脫冑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若人也不亟下今屠砦者遂降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千岸陳船江中軍容

甚盛公請於 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
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
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衝鼓櫂疾趨
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衆奔岸搏戰宋師大敗文
用馳船報捷 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
渡諸軍圍鄂州會 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爲中統元年 上命公
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
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
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執道會立侍衛親

軍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即追授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反據濟南
璮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久之賊勢
日蹙公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
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
縋城降田璮愛將既降衆亂遂禽璮璮勝兵有浙
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
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
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彼覃土耳良非 陛下仁聖
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

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璮
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畧
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
月公次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
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若曹
璮誅死若曹爲王民 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
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曹勉取金
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悦山
東安至元三年 上懲李璮潛拜方鎮之横以公代
史氏兩萬户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户河南等路統

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宋方畧凡
阨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爲吾利 上召
公密謀欲大發河南民丁公曰河南密迩宋境人
習江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
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
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
所部千户私役兵士四人百户二人聽其顧役稍
食其力 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七年
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
仰給内郡饋餫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

移文衆皆爭以達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　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緩襄陽以擣宋腹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脇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絶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絶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郛

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陳公病創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瘡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王師大舉入宋右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于羊邏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羅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

州事王喜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揚州眞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眞揚兵致死於我眞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陳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

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得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脩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復爲宋公予之檄世脩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

瑄降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猶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丞相于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還覲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尉士女宋

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舘且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于國史院與籍氏宋宗室福王與芮赴遠京師編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却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來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　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

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庾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得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唶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諭閩人扶老攜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凡得州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

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十四年北圍有警　上將北狩正月亟名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比至　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名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圍　上曰所亟名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蹴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治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

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
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捍海寇誘諸蠻臣
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 陛下鑑裁 上大嘉
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 裕宗在儲宮
公求見敎曰董文炳任重見畢遣行旣見尉諭懇
至且曰 上嘗多卿公留士選宿衛卽日就道凡
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
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
憚公姦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爲左丞
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 皇太子聞之謂宮

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非尒曹所知後或私問
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
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
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
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
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
北役 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
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八
月 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

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當坐是每尚食
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來診視九
月十三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名文忠等曰吾以先
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
男能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 上聞
痛悼之良久命文忠護喪葬藁城令所過有司以
禮弔祭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曰忠獻
敕翰林待制李謙誌其墓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撰
神道碑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
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

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第
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盖
上嘗識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
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公薨後十餘年姦臣桑葛事
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逮名入 上素愛士
選有父風卽拜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名入卧
內 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
足以知 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
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
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 上曰曹彬不殺

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爲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既也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 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屬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事人主三十年任大事豫大議其廟謨廷論逸不盡傳史臣無從考索最著於閭里者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

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悃欵受之以改及喪公毀瘠踰禮而恩其㷀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爲萬石君奮家云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直學士濟南王若虛先生真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卹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子士元剛不下人以氣由內供奉爲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戶佩金牌及宋將姜才戰於揚州身被十七創而卒士選今爲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士秀資豪爽才藝過人事 裕宗東宮寵信無比 裕宗崩終明威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顯四世子孫數十百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爲大將不妄殺瀕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十萬人其諸以是爲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雖然繼美大家斬澤仆世孰非人子者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尚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尔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

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尔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燿也馬氏亦足稱哉

張淳傳

元明善

張淳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淳早孤學軋箏即知求巧既長名貫京師凡為調曲盡聲韻幺妙入神成一家藝鉅公宴集淳戛新聲四坐為傾然非其意不可名也名在上所為管勾為安和署丞矣

仁宗皇帝曲宴淳必在一宴一蒙賚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宸判官降玉宸院為儀鳳司進淳階中順遷儀鳳少卿詔造軋箏岳柱龍齦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賜淳加嘉議為卿甚悅淳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而色懼君子蓋有取於淳云

贊曰　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底之從容肆體而豫焉淳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顧知音者謂唐㮧軋箏以來未必有淳之手自足名世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淳也淳乎其亦殊遇哉

國朝文類卷第七十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脩父所類也守誠在胄館時見伯脩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聞人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積以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徵而遠者遂泯其實不以顯而崇者輙襮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

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敘之於史傳者非發明乎學術之説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焉是則伯脩豈無意而為之者乎伯脩方以政事嚮用所集名臣事畧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朝文物之盛嘉伯脩會萃之勤矣伯脩名天爵以國子高等生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遼金故事亦有論著他書無所不閲予之敬交也故題文類後元統三年三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